

鷹擊長空（精選巨型俠情小說）馬行空・著

一個初出道的青年人，本着俠義之心，……那知，却惹來一連串兇險的追殺，幾番陷於絕地，終於憑着勇毅與智慧，盡殲兇邪……。

$3.50

1095

編者話

今期我們介紹一部由新進作家馬行空的作品——「鷹擊長空」。馬君在本刊曾先後發表的如：「古堡逃龍記」、「大漠逃龍」……甚得讀者們激烈讚賞，好評如潮。

「鷹擊長空」是一部充滿俠義情懷氣氛的巨著，情節激昂，橋段新穎，佈局離奇，打鬥緊張，描述一個初出道的青年，本着俠義之心，鋤奸扶弱，因而惹來了一連串兇險，幾番陷於絕地，但他憑着一股勇毅與智慧，終於盡殲兇邪，造福江湖……過程有令你意想不到的莫測發展，請先睹爲快。

**　**　**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闖蕩江湖」今期已續完，餘情未了之故事發展在下期刊出的故事之六「神州無敵」，將有很多有關蕭秋水和羣俠的最新行止去處、激昂事蹟的交代。屆時切勿忘記購閱本刊。

社會奇情鬥智中篇「痴人」，今期經已刊出，這是馬雲先生的另一新作，題材寫實，故事動人。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司馬翎的「烟波江上使人愁」，是一部文藝式武俠故事，令讀者們有新鮮感受。

武俠世界

第109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５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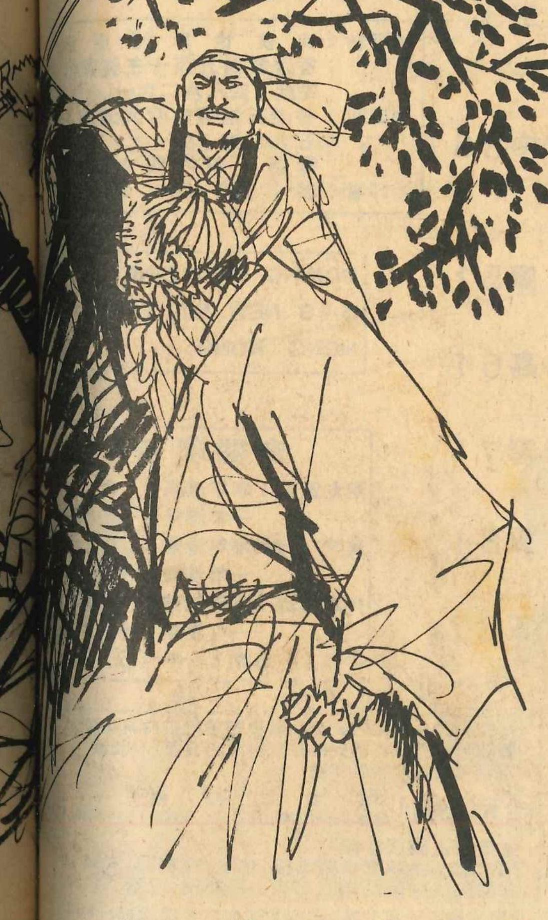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鷹擊長空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馬行空・文
盧　令・圖





仗義援手

烈日當空，山林寂寂。

酷烈的陽光彷彿要將大地烤焦，萬物燒毁一樣，天地間就像一個大火爐一樣，酷熱非常。

山林中鳥獸絕跡，林木在太陽的淫威下，枝低葉垂，了無生氣。

在這酷熱得連狗也懶得走動，吐舌喘氣的七月炎夏天時，荒寂的山道上，却輕快地走着一個人。

一個身穿土黃色粗布衣褲，背揹小包袱，膚色黝黑，相貌沉實，就如農家青年的年青人。

這個看上去有點土頭土腦的年青人，彷彿對頭頂的熱毒日頭全無感應一樣，走在山道上，氣不喘，汗不冒，一雙明亮的

惹禍上身

眸子不時左顧右盼，觀賞着山道兩旁的景物，狀甚悠閒。

若是單從這年青人的穿着打扮，膚色相貌上去判斷，任誰也說他是個鄉下人。

但是，這個看上去毫不起眼，樸實無華的鄉下年青人，束腰帶上却斜插着一把劍！

——一把普普通通，殘舊的長劍。

殘舊的長劍就那樣隨隨便便，像乞丐在腰帶上插一枝趕狗棒一樣插在腰帶上，使到這個土頭土腦的鄉下年青人給人一種不倫不類，有點滑稽的感覺。

就像一個農夫下田時，原本手拿的是鋤頭或犂耙，却拿了一本書所給人的感覺一樣。

但這個走在山道上的鄉下年青人却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不時微笑着，展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

隨着他輕快的步子，斜插在他腰間的長劍，一突一突的不時碰在他的腰肚上。

太陽繼續無情地烤晒着大地，年青人繼續輕快地走在荒寂的山道上，順着蜿蜒的山道，一直往前走去。

×　　×　　×

神州大俠趙蒼，在這個山谷裏力戰洱海七怪，少說也有個多時辰了。

越戰，趙蒼心內越寒，因為他已感到差點力不從心，頭昏眼花，一個不留神，又被洱海七怪中的三怪在背上抽了一鞭，衣裂肉綻，血，混和着汗水，迅速地流下，傷口被汗水沁入，火辣辣般痛。

連背上的鞭傷，趙蒼身上少說也有五六處負了傷，但他仍極力抵抗着七怪的狂攻，希望能逃得一命。

神州大俠趙蒼，俠名滿天下，憑着腰間一把四尺長刀，九九八十一招破浪刀法，至今未逢敵手，是當世武林中有數的頂尖高手。

至于洱海七怪，就是三十年前將中原武林攪得天翻地覆的洱海七怪木至尊的七個徒弟。

這七人就像其師一樣，無惡不作，兇殘暴厲，好在七人只在滇池一帶作惡，足跡不到中原，否則，中原武林勢必被七人像其師洱海老怪木至尊當年大鬧中原武林一樣，被攪個天翻地覆。

至於趙蒼因何與這七個足跡不踏中原的洱海七怪在這酷熱天時，毒日頭底下，人跡少到的山谷中拚個你死我活，那就只有雙方心裏才清楚了。

趙蒼以一柄四尺爛銀刀稱雄武林，如今眼看着，却將要喪命在七怪的聯手合擊之下。

趙蒼不是怕死之人，但就這樣死了，可說死不瞑目！

爛銀刀在耀眼的陽光下，閃射出眩目的光芒，閃耀的金銀光芒，在七怪的合擊下，左衝右突，却硬是衝突不出七怪七件兵器織成的光幕！

八個人，在酷烈的陽光下，却渾身汗濕，不過，趙蒼身上却多了一樣——血！

趙蒼手中爛銀刀揮動的速度越來越慢，層層的刀浪有時連接不上，露出的破綻越來越多，好幾次，要不是身形變換得快，閃避及時，早已被七怪斬殺！

洱海七怪臉上齊露出殘忍得意的微笑，身形如風車般疾轉，繞着趙蒼，七件兵器乘隙抵縫，急攻趙蒼。

一聲悶哼，趙蒼腿上被七怪中的大怪刺了個洞，鮮血汩汩流出，額上的汗，由於劇痛，暴沁而出，流下，汗水差點連雙眼也遮掩了。

這情形非常危險，趙蒼咬牙，趕緊猛搖頭，將滿頭滿臉汗水甩掉，雙目圓睜，目光模糊中，瞥見三件兵器攻刺向自己頭、胸、腹，不敢怠慢，拖着受傷的左腿，右脚疾移半尺，手中刀奮力斜削而下，削斬二怪、五怪、六怪三人執兵器的右手。

大怪一聲狂笑：「趙蒼，今日你死定了，還是自栽吧！免受分屍之苦！」說着，停了手，並喝令其餘六怪一齊停手。

七怪停了手，將趙蒼團團圍在當中。

趙蒼以刀拄地，也不回答大怪的話，兀自在大口喘氣，由於失血與疲累，他感到頭暈目眩，氣促心跳。

猛烈的陽光令到他不能將雙目睜開，雙目瞇成一條縫，目光模糊地看着面對面的大怪，三怪，四怪。

「神州大俠，也不過爾爾！」二怪大言不慚地說：「你今天註定要死在咱七傑手下！」

武林中人都稱他們七人為七怪，他們却自稱七傑。

「趙蒼，到底你探查到些什麼？」大怪厲聲吼問。

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以七怪的兇殘，怎會在能擊殺趙蒼的時候，讓趙蒼有喘息的機會，原來目的在套問趙蒼。

趙蒼這時已喘過一口氣，挺直腰身，眼縫中閃射出一綫精光，盯注着大怪，啞聲道：「你以為我會說？」

三怪目射兇光，一揚手中三尖兩刃刀，刀刃在陽光下閃溜起一道白芒，吼道：「難道你不想死得舒服點？想嚐嚐咱們七煞銷魂的滋味？」

趙蒼了無所懼地瞥了三怪一眼：「橫是死，豎是死，休想從我口中取得半言一語消息！」

「好個不識抬舉的匹夫！」大怪暴吼，「咱要一寸一寸剮了你！」

手中喪門棒「嗤」的劃破沉凝的空氣，疾點趙蒼右肩。

趙蒼待大怪喪門棒沾衣的刹那，拄刀的右手一轉，身形乘勢轉了個半弧，大怪喪門棒擦肩刺了個空。

大怪一動，六怪跟着齊動，六件兵器如電閃雷擊般攻襲趙蒼。

趙蒼猛一聲大喝，拄地長刀化作一道銀芒，鏗鏘一陣大響，六怪的六件兵器被他奮力一刀，擋煞了。

但他亦禁受不了六怪的一擊之威，拖着受傷的腿連退兩步，胸前劇烈起伏。

大怪的喪門棒這時却像毒蛇一樣，迴刺他腰間，其勢如電。

趙蒼本已被六怪六件兵器震得血氣翻湧，加上負傷多處，身手轉動閃避欠靈活，如何閃避封擋得了大怪這陰毒快速的一擊？

眼看是躲不了，趙蒼雖死不甘心，但想到受制後，必是會受盡七怪的凌辱折磨而死，與其如此，不如爽快一死，心念一動，猛舉手朝天靈力擊！

橫豎是死，不如死在自己手上。

大怪眼見九招即將趙蒼制住，心頭大喜，怎知變生剎那，趙蒼竟然想自碎腦門而死，一喜變作一驚，想阻止，哪裏來得及，一剎時，連疾點刺向趙蒼腰間的喪門棒也停頓下來。

其餘六怪也是發夢也想不到趙蒼會有此「上策」，眼睜睜看着趙蒼的舉動，呆在當場。

趙蒼掌指已觸及天靈，眼看就要腦漿激濺，自栽而死！

驀的，一聲大喝如旱雷乍發，霹靂連響，震得趙蒼渾身一震，力擊天靈的右掌剎那倏頓，擊不下去。

七怪亦被那聲霹靂連響的旱雷震得全身一抖，心頭顫動，臉色齊變。

霹靂聲未過，一個土頭土腦的年青人，彷彿裂土而出般，出現在七怪面前，離大怪不足三尺！

× × ×

最先看到這個彷彿裂土而出的年青人的，是七怪中的老六——他面對面站在大怪對面，趙蒼背後。

他雖是最先看見那青年人，却不知此人打從那個方向來的，他一眼見到那年青人，就見他站在大怪身後，彷彿老早就站在那裏一樣。

老六一眼瞥見那年青人站在大怪背後不足三尺處，心內大驚，疾聲對大怪道：「老大，小心背後！」

老六一出聲，其餘各人也即時見到站在大怪背後的年青人，包括趙蒼在內。只有大怪例外，因為他不敢轉身或擰頭，恐防背後人乘機出擊！

他已感覺到背後有人，大太陽底下，原本滿頭是汗的額頭，剎那，暴沁出豆大的汗珠，任那汗水蚯蚓般披流滿臉，硬是動也不敢動一動，木頭人一樣站在當地！

——他由心裏寒出來，雖然他看不到站在背後的是何許人，但，他感受到背後那人的殺氣。

其餘六怪也不敢動，恐防一動，大怪會命喪當場，是以，六怪十二道兇厲的目光狠狠地盯視着大怪背後的年青人，表情兇厲，實則莫奈他何。

趙蒼於七怪中的老六喝叫大怪小心背後時，已然張目瞥見大怪背後的年青人，乍見之下，心頭大喜，以為來了救星，及一細看，不覺涼了半截——站在大怪背後的人，不過是一個看來土頭土腦，膚色黝黑，相貌樸實，毫不起眼的鄉間青年。

他實在不想眼見這個無辜的鄉間青年枉死在七怪手下，剛想示意那青年快點離開，不想那不怕死的青年却開聲向他招呼：「這位前輩，請過來。」

趙蒼以為自己聽錯了，睜大眼睛望向那土頭土腦的青年，那青年正眼望着他，向他點頭示意。

他躊躇着，沒有移動腳步。他不是不敢，實在是不想害了這個淳樸的青年。

七怪在聽到那青年向趙蒼的招呼後，都沒有動，只是全神注視着那青年人，十二道目光兇光熠熠。

那青年人視如不見，恍如不覺，平靜地再次開聲招呼：「這位前輩，快點過來吧，你身上傷口還在流血。」

趙蒼感動地欲言又止，咀角嚅動了幾次，終於啞聲道：「年青人，不要多管閒事，快走吧，我不要緊。」

土頭土腦的年青人聞言，不以為意，露齒一笑，道：「人命關天，怎是閒事？既然叫在下撞見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你死！」

「簡直是個傻小子！」趙蒼現在反過來心急青年人的安危，急得他頭上冒汗，一跺腳，忘了左腿受了傷，頓時震動了傷口，痛入心肺，不由他呻吟出聲。

「前輩快過來，待我為你包紮傷口！」青年人目露關懷焦急之色。「時間一久，只怕他們不殺你，你窮也會精枯血盡而亡。快過來吧！」

大怪仍然不言不動，更不敢回身擰首，一雙兇睛亂轉不停，似在打什麼主意。

六怪心存顧忌，雖然心裏狠不得將這個不知死活好管閒事的土頭土腦青年人擊殺，但在未摸清對方底細前，仍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大怪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在這青年人伸手可及的地方隨時可擊殺大怪。

青年人再次催促趙蒼：「前輩，快點過來吧！你快支持不住了。」

趙蒼確實感到有點支持不住了，耀眼的陽光在他看來，如七彩霓虹，令他不敢睜視，心跳頭暈，口乾舌燥，渾身感到虛軟無力，一雙眼漸顯模糊，眼前景物人像似幻如虛，連忙一閉目，長吸一口氣，聚攝心神，再次張開目光，目光在大怪臉上轉到青年人臉上，見青年人正自焦急萬分地注視着自己，不由苦笑，艱澀地道：「

青年人，我橫豎是死，你快走吧，我不想你無辜死在這批惡人之手，你快走吧！」

粗喘着氣，趙蒼無力地閉上雙目，一個身子拄倚在長刀上。

青年人適時大喝道：「前輩，你若不過來，我不會走，你若過來，在下保證，咱倆死不了！」

趙蒼聞言，心神一振，閉起的雙目又再張開，目光接觸到青年人那雙充滿關注、自信、固執的明亮目光，不知怎的，就被那雙目光深深地吸引了，就像大海上暴風雨過後，迷失了航向的船隻驟然見到燈塔火光一樣，不由自主的，慢慢拖動虛弱疲累的身軀，朝那青年人走過去。

好奇怪，七怪眼睜睜看着趙蒼脫出他們的包圍，竟然沒有一個出聲，或出手攔阻，就連站在大怪身側的老三，在趙蒼從他兩人身旁走過時，想乘機擊殺趙蒼，手剛動，就被大怪以目制止了。

別以為大怪忽發慈悲，不殺趙蒼，其實他想得發瘋，恨不得將趙蒼砸個肉爛骨碎，不過想歸想，自己的命不能不要，就在趙蒼腳步一動的刹那，他想到背後的壓力重了幾分，他有自知之明，雖然他看不到背後的人，但他知道，背後人隨時可取自己一命，故此，他制止了三怪的出手。而其餘五怪之所以沒有出手，只為從大怪的目光中，知道大怪的處境，不敢貿然下手。

趙蒼終於艱難地走到青年人身旁，就這短短的幾步路，已累得他喘氣不止。

幸待他喘定，青年人忽的一伸手，一抓一退，已帶着趙蒼，退離大怪二丈有多，輕輕鬆開手，低聲道：「前輩，快將身上傷口上藥包扎，在下為你擋着這幾人，快！」不等趙蒼答話，橫跨一步，擋在趙蒼身前。

這時趙蒼也不及多想，腿一軟，坐倒在地，強聚精神，急忙從懷中掏出兩個瓶子，將其中一瓶打開，就着瓶口，吞了大半瓶藥丸，再打開第二個瓶子，將藥末傾倒在身上各處傷口上，並撕下血漬斑斑的長衣下擺，包扎傷口。

就在青年人抓着趙蒼一退的瞬間，七怪先後動了。

首先是大怪，驟覺背後壓力一減，霍的一個轉身，喪門棒隨着擰轉的身形一掄，護住全身上下，待到他看見一直威脅着他的青年人，青年人剛好一步跨出，擋在趙蒼身前。

六怪在青年人帶着趙蒼一退的剎那，同時擰身撲前，想乘機將兩人擊殺，但當一眼瞥見青年人退身的快速身法，心內同時一震，腳下一窒，撲近大怪身邊，止步沒有再進。

這時，七怪全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這個從他們手中，從死神懷裏將趙蒼救走的青年人。

特別是大怪，一雙餓狼一樣的兇睛，緊緊盯住在面前二丈處，毫不起眼，土頭土腦十足是個剛從鄉間走出來的青年人。

眼前這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穿一身土黃粗布長褲，面目樸拙，膚色黝黑，背上揹個小包袱，十足是個剛從鄉下出來，要到城裏找生活的農家青年，單看他的外表，那像一個會武功的人，大怪盯着眼前這個青年人，不由迷惑起來，他不相信眼前人就是剛才曾經威脅着他生命存亡的人，橫着，豎着，一點也看不出。

× × ×

這個青年人，原來就是在山道上，毒熱太陽底下，輕快地走着的青年人。

七怪目光全集中在眼前這個土頭土腦的青年人身上，任他們怎樣端相，也看不出對方是個身懷高深武功的人，難道眞人不露相？又不像，對方年紀太輕了，但無論如何，對方退身的快速身法，大怪感受到的殺氣，壓力，都不是假的，不管如何，都不能輕視對方，這是七怪的共同心念，也是他們歷來對敵的首要信條，不管對方身手如何，決不能掉以輕心，全力以赴，本着這個信條，七怪到現在，從未失過手。

「上！」大怪低哼一聲，六怪身形翻飛，快疾如風，刹那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將青年人與忙於包扎傷口的趙蒼圍起來，蓄勢待發，隨時發出致命的一擊。

大怪正面移進，在青年人面前一丈處站下，目光一落，落在青年人隨便插在腰帶中的殘舊長劍上，不由冷笑出聲。

那把殘舊的長劍，就像叫化子的趕狗棒一樣斜插在青年人腰間，看上去，十足像個逃荒討飯的鄉下人，大怪看在眼裏，不由感到好笑。

其餘六怪，亦先後發現了鄉下青年的殘舊長劍，不由都好奇地齊注視着年青人腰間的殘舊長劍上。

長劍劍鞘殘舊得銹跡斑蝕，令人懷疑這把長劍是否還能再用，劍身是否可以從容輕易從劍鞘中拔出，是否還能削斬敵人，總之，這是把看上去像被人丟棄不用的廢劍，但這個青年人却帶在身上，莫非是用來嚇唬人的？

——這是七怪腦中閃過的同一念頭。

獰厲一笑，大怪目光上下打量了土頭土腦的鄉下小子一眼，冷聲道：「小子，你是誰？」

他雖然瞧不起眼前這個土小子，但為了慎重計，想弄清楚對方的底細再動手。

「在下只是個過路人，我是誰？說出來各位也不認識，不說也罷。」青年人不疾不徐地說，對於眼前的兇險，全不以為意，還轉過頭，看了一眼在包扎傷口的趙蒼一眼。

「不管你是誰，咱們認不認識，快將你的姓名說出！」大怪兇暴地喝叫。

眨了眨雙目，青年人樸拙的臉上現出一絲不解表情，詫聲道：「你為何定要我將姓名說出來，也不管別人願不願意。」

大怪被土小子這句話窒得一時無言以對，不知怎樣說才好，羞怒之下，吼道：「不知死活的小子，大爺要你說，你就要說，否則——」

「否則怎樣？」青年人一副急於想知道後果的表情。

大怪被青年人那副毫不在乎的表情氣得鋼牙咬碎，怒從心生，狂怒道：「小子，就讓你嚐嚐死的滋味！」

口裏這樣說，手部沒有動，他心裏實在有很多疑問，得不到解答，他摸不透這個青年人的底，故此不敢貿然出手。

青年人皺了皺眉：「怎麼動不動就要

人死的，你們好兒，你們既然一定要知道我的姓名，那好，請你們先將你們的姓名說出來，我再說，怎樣？」

青年人看來雖然土頭土腦像個鄉下小子，却不笨，還精得很。

「老大，和這臭小子磨菇什麼，管他是阿豬阿狗，宰了他，不就了了！」最沒有耐性的老五不耐煩地吼叫。

大怪何嚐不想一棒打殺這個土小子，要不是他，趙蒼早被解決了，但恨歸恨，大怪仍不想冒險，他對先一刻感受到的殺氣與壓力，印象猶深，不肯貿然動手。

他心念一轉，想，就算自己不說，等會趙蒼也會將他七人的底細說出，既然遲早被其知道，何不自己先說出，好讓他也將姓名說出，想到這，遂輕咳一聲，沉聲道：「小子，站穩了，莫要軟了雙腿，癱在地上，咱們兄弟七人，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洱海七傑，咱就是七杰的老大。」

大怪說完之後，七怪都狂傲地一挺胸脯，滿以爲青年人一聽七人名號，定會嚇得發抖。

那知青年人竟像從未聽過洱海七怪的名號般，將七怪名號念了兩遍，一搖頭，不好意思地說：「各位，我第一次聽過這個名號，不知你們是何許人，現在我也將姓名告訴你們，兩不虧欠！」

「那來這多話，快說！」性急的老五急聲喝叫。

「我叫李子飛。」青年人平淡地說出，「相信你們也和我一樣，也是第一次聽見我的姓名吧？」

七怪確實第一次聽過這個姓名，確實如青年人先前所說，名不見經傳。

七人互相交換了一瞥目光，大怪仍不放鬆地問：「你師父是誰？」

「什麼師父？」青年人驚詫地問：「義父就有一個，師父就沒有。」

「那你義父是誰？」大怪急聲追問。

「你我素不相識，我將姓名告訴你，已是不智，爲何還要將我義父的姓名告訴你？」

大怪啞然。

一會，大怪眼珠一轉，道：「咱懷疑你義父是咱們認識的人，故此一問。」

自稱李子飛的青年人搖頭道：「我不會受你騙的，若是你認識我義父，爲何義父沒有將你們七人的姓名告訴我，你若認識我義父，好，你將姓名說出來聽聽，看是不是我義父的姓名。」

大怪本是藉詞訛騙李子飛將他義父姓名說出，以確定李子飛的身份，及下一步之行動，那知李子飛外貌樸拙，實則精靈無比，不但不受騙，反將話套住了大怪。

大怪乾笑兩聲：「李子飛，快說，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手中喪門棒一揚，作勢欲動。

六怪同時呼應，六件兵器同時揚動，在陽光映射下，閃射起一溜溜耀目晶光。

「青年人，你快走吧，我來掩護你！」趙蒼已然將身上傷口包扎好，似乎傷痛減輕了不少，精神振作很多，站起身，手握長刀，戒備着，感激地目注着身前的青年人。

青年人聽見趙蒼語聲，側身喜道：「前輩不得事吧，不要理他們，咱們走！」

「走，走得了？」大怪嘿嘿一陣冷笑，「小子，是你找死撞上來，大爺忍够了，黃泉路上，你和趙蒼結伴走去吧！」

說着踏前一步。

六怪如响斯應，跟着同時踏前一步。

包圍圈跟着縮小。

氣氛隨着呈現緊張。

李子飛却視如不見，一手挾着趙蒼，移步向外走。

「青年人，不要管我了，趁我還能一搏，快走吧，我會拚力阻擋他們，你犯不着陪上一命！」趙蒼想掙脫李子飛的扶持，可是，却掙不脫，急得他額上又冒出汗。他實在不忍心眼見這個淳樸的青年人死於非命。

「自身不保，還想保他走脫，妄想！」大怪獰惡地厲叫：「今日就是你兩人的忌辰！」

扶着趙蒼的李子飛，聞言止步，有點氣憤地道：「你們因何一定要殺趙前輩？看你們兇巴巴的樣子，一定不是好人！」

「他們就是惡名遠揚的洱海七怪，青年人，快走吧！」趙蒼仍想勸說李子飛離開，他却不曾細想一下，這個有點鄉巴相的青年人，能威脅着七怪中的老大，令七怪不敢妄動，從七怪手中將他救出，若他眞是一個鄉巴，又那有這大的胆量，和如此高明的身手。

這時，七怪同時再踏進一步，氣氛更形緊張，被圍的趙蒼與李子飛，感受到從七怪身上發出的殺氣與壓迫力。

六怪巳經蓄勢待發，只等大怪一聲令下。

× × ×

李子飛迅速環顧一眼七怪，面容沉凝地對趙蒼道：「前輩，你還能支持嗎？」

趙蒼緊張地點頭。

李子飛放心地一笑，轉頭沉聲對大怪道：「各位，我不想和你們動手，請各位讓開點，我要扶趙前輩離開。」

大怪聞言，不由怒極反笑，仰天狂笑不止。

站在大怪身旁的三怪，乾笑兩聲，道：「小子，你好狂的口氣，竟敢要咱們讓開，也不瞧瞧自己的土相！」

其餘五怪，均目露兇光，瞪視着這個不知死活的鄉下土小子。

大怪止住笑聲，陰聲道：「臭小子，要咱們讓開可以，留下你兩人的人頭，咱們讓你兩人走！」

「這是什麼話？要人家留下兩顆人頭才讓走，難道一個人沒了腦袋，還能生存行走？這豈不是咄咄怪事！」

趙蒼激憤地道：「別以爲你們殺得了我，我今日就算是死，也要拿你們中的幾個墊背！」

李子飛却淡淡道：「只要你們有本領將我的人頭留下，那盡管留下好了，我絕不痛心！」

他答得好絕！

七怪同時怒吼一聲，大怪喪門棒一抖，厲喝道：「殺！將他兩人挫骨揚灰！」喝聲未落，喪門棒如毒蛇般吞吐而出，棒勢陰毒，快逾電閃，不攻李子飛，點刺向趙蒼心坎大穴。

一招欲置趙蒼於死地。

其餘六怪，像早有默契一樣，六件兵器，一齊招呼向李子飛。

看情形，七怪對於眼前這個長袍樸拙如農家小子的李子飛，沒有掉以輕心，對趙蒼，更是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快，他們更認爲，只要纏住李子飛，大怪就可以輕易殺死趙蒼。

事實亦如此，趙蒼雖說將傷口包裹好，畢竟受傷多處，失血太多，加上經過一番苦戰，體力與精氣均大不如前，大怪那一棒志在必得，招式雖然平常，但速度迅疾，其勢狠毒，饒是趙蒼早有防備，仍然封擋閃避不及，眼見大怪一棒就要點上，無可奈何，只好拚死一搏，不閃不避，反而撲身而上，長刀刀光一閃，劈向大怪肩腰！

趙蒼抱着就算死，也要拖一個落水的意念，不顧一切，但這又有何用，長刀離大怪還有一段距離，而大怪的喪門棒巳觸沾上他胸前衣衫！

眼看趙蒼喪命在大怪喪門棒下，大怪目中閃射出一種兇殘之光，咀角泛起了獰笑。

倏的，站在趙蒼身旁的李子飛，對六件即將臨身的兵器視如不見，手一伸，一拉一帶，也不知他用的是甚麼手法，總之將趙蒼身形拉帶開了，令到大怪喪門棒點刺空，將趙蒼從鬼門關前救回。

這瞬間，六件兵器挾着森寒凌厲的殺氣，如雷霆萬鈞地擊臨李子飛身上。

間不容髮間，驀的白光一閃而現，隨即，一陣金鐵之聲震耳，六怪六件兵器齊被震起，李子飛手中，垂握着從腰間殘舊劍鞘中拔出的長劍，劍鋒在猛烈的陽光下，淡而無光，且有銹跡！

七怪眼色也變了，以他們的身手，連李子飛拔劍的手法也看不清，就被他一劍封擋了他們七人的全力一擊，用的劍還是殘舊得劍鋒起銹跡的長劍，以他們的功力，竟然敵不過這個土小子的一劍，怎不令七人不驚駭欲絕！

若不是眼見身歷，打死他們也不相信這個叫李子飛的土小子，身手切此高明，但事實擺在眼前。

趙蒼也被李子飛的一劍驚呆了，直眨着雙目，瞧着眼前這個看來毫不起眼的土小子，他眞有點不敢相信，以爲自己瞧錯了，在發着夢，但，大太陽下，陽光耀目，一切都是眞實的，他不由得驚喜萬分，他有救了，他剛才還担心李子飛被殺，那簡直是多餘的，他不禁興奮得有點發抖地對李子飛道：「李少俠，我看走了眼，估不到你原來是個不露相的高人。」

李子飛平淡地一笑，道：「前輩，你過奬了，我不是高人，只是個平平凡凡的人而已。」

語聲一頓，環顧一眼有點發呆的七怪，道：「各位，現在不用我和趙前輩留下人頭才讓我們走了吧。」

大怪從受脅的一刻起，一直沒有對李子飛心存輕視，但仍料不到李子飛有這種高明的身手，看着李子飛手中那把銹跡斑斑的長劍，他眞有點以爲自己才看花了眼，感到無比的憤怒，這個面掉得太大了，以他們七怪的身手，竟然制服不了一個名不見經傳，其貌不揚的土小子，以後那還有臉在江湖上稱雄，何況，對於趙蒼，非殺之不可，目中兇光閃射，大怪悶吼一聲：「殺！」當先撲上，攻向李子飛！

他要掂掂這個土小子的份量。

喪門棒挾着嘶風銳嘯之聲，急逾流星，點刺向李子飛頭臉，倏的棒到中途，猝然下沉，棒頭抖起碗大的棒花罩到李子飛小腹。

幾乎在同時，其下六怪，猛然齊聲暴喝，如平地起巨雷，六件兵器閃溜起耀目眩神的燦光，狂攻向趙蒼。

剛才一着，是一人擊殺趙蒼，六人攻擊李子飛，現在，却倒轉來，目的仍是一個：擊殺趙蒼。

究竟爲了什麼原因，七怪非要擊殺趙蒼不可。

這，只有趙蒼與七怪心知肚明，但雙方不說，那只有天曉得。

李子飛明亮的雙目，由大怪喪門棒點刺向面門的一刻起，雙目眨也不一眨，注視着大怪疾逾流星的喪門棒，沉凝得就像個石人一樣，直到大怪喪門棒倏地一沉，罩刺向他小腹，他才動了。

——也不見他如何的作勢，手中長劍橫閃，但聽「叮叮」連响聲中，大怪點刺向李子飛小腹的一十七棒，全部都是擊在李子飛的長劍劍身上。

不等大怪再變招，李子飛身形一閃，長劍一起一繞，連串金鐵聲中，暴濺起一蓬火花，六怪攻向趙蒼的六件兵器又被李子飛一劍震彈起，無一能沾上趙蒼衣衫。

趙蒼想不到自己竟會受一個無名土小子的保護，令他感到既尷尬，又好笑，不過他絕對沒有半點氣怒，反而對這個毫不相識，面貌樸實平凡的青年人嘆服不已，年紀輕輕，竟有如此高明的身手，令他大感自慚不如。

大怪十七棒被李子飛接住，其餘六怪一擊被其封擋，不由都惱羞成怒，怒吼連連，不約而同，激起了其兇殘的本性。

七人見一招不能得逞，恨得牙癢癢的，繞着趙蒼、李子飛兩人，如風車般疾轉，轉到快速處，見影不見人，七件兵器在陽光照射下，幻起一圈眩目燦光，令到趙蒼目眩神迷，不能睜視，雙目迫得瞇成一條縫。

李子飛却不爲所動，雙目瞬也不瞬地，注視着疾閃繞飛的人影燦光，長劍斜伸而出，指向地面，像一個石人一樣，屹立不動。

站在旁邊的趙蒼，看見李子飛那模樣，不禁大大嘆服。

繞飛疾閃的人影燦光，驀的石破天驚，山河震動般一聲巨吼，連趙蒼那樣高修爲的人，也不禁被那聲巨吼震得心浮氣窒，腿顫手軟。

巨吼同時，七怪飛繞遊走的身形倏的一停，三起四伏，騰躍滾動，七件兵器從空中，地上，分七個不同的方位，如雷劈電擊般攻襲向趙蒼與李子飛兩人。

這一擊，如天羅地網，將兩人罩了個密不透風。

洱海七怪終於使出了向不輕用，威力至巨的最後一招：天羅地網七煞式！

天上壓下，地上捲起的巨大壓逼力，令到趙蒼兩人差點透不過氣來，身手四肢

有如被緊束一般。

趙蒼感到心頭作悶，揮刀欲砍，却有力不從心之感，不由唔嘆一聲，自忖必死，心內不由對身旁的李子飛感到歉疚，覺得對不起這個見義勇爲的青年人，是他害了這個青年人——若不是爲了救他，李子飛不會身陷險境。

正當趙蒼爲李子飛年紀輕輕，將會死於非命而感到惋惜，壓逼力刹那倍增的一刹那間，驀的，一聲長嘯如龍吟虎吼，振人神志，令人有如沐清風的感覺，趙蒼心頭感受到的壓逼感陡覺一輕，急睜眼，但見一道白光如龍在田，盤繞一匝，升騰而起，直衝天空，耳聞一連串兵刄交擊鏗鏘聲異响，身心如解束縛，渾身輕快，不由深吸了口氣。

聲寂人現，七怪掩胸蹌退，滿臉駭然之色，目中露出不相信的神色，齊皆注視着落回原地，仍和先前不動時同一姿態的李子飛。

連站在李子飛身旁的趙蒼，也看不清李子飛剛才一擊的身法以及落回原地的動作。

他只聽到李子飛發出的一聲龍吟虎吼，以及那匝地盤繞，一飛衝天的白光，至於李子飛是如何與七怪動手，則看不清楚了。

七怪掩胸站定，喘息過後，各自低頭察看胸前手掩處，無不駭然變色，每人胸前，近心臟處，皆有一個深有二分的傷口，傷口不大，如被鳫啄般形狀，正沁湧出鮮血。

傷口再深入一些，則七人皆會傷及心臟而亡。

七人臉色刹那數變，難看到極，目中露出既懼怕，又狠毒的光芒，盯視着仿如石人一樣動也不動的李子飛。

趙蒼看到七怪那種狼狽相，不由長長舒了口氣，用一種驚異的目光，看着身旁這個外表平凡，實則高深莫測的青年人。

大怪臉色首先緩和下來，兇毒地掃視了李子飛與趙蒼一眼，色厲內荏地狠聲道：「趙蒼，今日你命大，殺不了你，但你記住，錯過今日，隨時取你一命！」

隨又朝仍然不言不動的李子飛兇厲地道：「臭小子，今日讓你威風，但你必會付出慘重代價。」

「還不滾開，在此嘵嘵不休，難道要我將你們統統留下在此？」李子飛姿態不變，向着七怪怒喝。

七怪早就想走了，只不過不甘心灰溜溜地敗走，想找回一點面子，故此大怪才會說出那番狠話，目的是想挽回一點失盡的面子。

打不了就走，這是七怪奉爲至理名言的信條，是以，自他們七人出道以來，從沒有損折過一人。

「小子，今天讓你兇，咱們走着瞧！」大怪實在心虛，狠話說完，隨着急聲喝道：「咱們走！」

當先擰身，領着六怪，如飛而去，忙忙如喪家之狗。

趙蒼目光直到看不見七怪影踪，才長長吐口氣，正想開聲說話，猛的吃了一驚，疾伸雙手，扶住了搖搖欲跌的李子飛。

原來李子飛之所以一直保持原來姿式，一直沒有開聲說話，是爲了强壓胸中翻湧的血氣，及湧到喉間的一口熱血。他不能讓七怪看出他已受了內傷，若被看出，兩人就危殆了，所以他鼈着一口氣，强撐着，終於將七怪嚇走。但他剛才不得不發的一聲怒喝，又激湧起胸間血氣，强忍到現在，終於忍不住，亦支持不住了，身軀搖幌欲倒，被趙蒼及時扶持住，「咯」的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喘了一口長氣，臉色蒼白，李子飛啞聲道：「前輩，請扶我到樹蔭處坐下。」

趙蒼一見李子飛吐出一口血，已知他受了不輕的內傷，忙一掌貼在他背心上，將自己已有限的內力輸送到李子飛體內，一面急聲道：「少俠，不礙事吧？」

李子飛慘淡一笑：「前輩，沒什麼，只要坐息一會就沒事，快請收回內力，扶我到樹蔭下。」

趙蒼沒有將右掌從李子飛背心上移開，左手挾扶着李子飛，走向幾丈處的一處野樹叢。

輕輕扶李子飛坐下，自己站在一旁，爲李子飛護法。

× × ×

客棧房中，一燈如豆，床上躺着一人，床邊椅上，坐着一人，一老一少，正是趙蒼與李子飛。

「趙前輩，你躺着休息吧，相信你身上的傷口，不出三天，就會痊癒，」李子飛關切地輕聲對趙蒼說：「不過，腿上的棒傷較麻煩些，可能要將養多幾天才能愈合。」

「李少俠，我這些傷口沒有什麼，你的內傷怎樣？」趙蒼對眼前這個年青人，感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切感。

「趙前輩，我的內傷，只要再調息個把時辰，就全好了，你放心。」李子飛站起身，「前輩，你要吃些什麼，我去吩咐小二。」

移步向房門口走去。

趙蒼張口欲言，想說什麼，終於沒有出聲，目中露出讚賞之色，看着李子飛出房而去。

× × ×

李子飛吩咐完店小二將吃的弄好送到房中，回身走向趙蒼的客房。

離客房不到十步遠，猛的聽見房中一聲悶叫，心頭一動一驚，來不及細想，足下一躍，身形平飛前射，如箭矢般飛射向客房窗戶，「格嗶嗶」一陣碎裂聲响，李子飛已整個人穿窗而入，紙裂木碎中，人已在房中。

他的去勢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慢了一步。

房中燈光仍如豆，房中什麼也沒有，只有趙蒼躺在床前，一個腦袋，無力地歪垂在枕邊，向着後院的窗戶大開。

一眼瞥及那大開的後窗，李子飛的心猛的收縮，吸了口冷氣，一步竄到窗前，戒備地向窗外左右一看，什麼也沒有發現，疾忙擰身，兩步撲向床前。

人未到，眼已看見趙蒼歪垂的腦袋上有鮮血淌流出，臉色死灰，雙目怒突，口微張，顯然已經死了，不禁心胆俱裂，急聲呼叫：「前輩，前輩！」

死人又那會回應呢？

李子飛雖說和趙蒼相識不過二天不到，但不知怎的，彼此已建立了感情，故此，在聽不到趙蒼回應後，一撲上前，俯身床前，視察躺在床上的趙蒼。

一眼看去，已知趙蒼已死，伸手按在趙蒼鼻孔前，氣息全無，不由又悲又憤，注視着趙蒼左耳後仍在淌着鮮血的血洞，默不出聲，將頭俯低些，仔細察看傷口。

傷口不大，一寸不到，却很深，差點貫穿了右邊耳後，從仍在淌流鮮血去判斷，兇手就是在他在房外聽聞悶叫聲時殺死趙蒼的，那麼，他破窗而入時，不可能會見不到兇手，就算兇手身手如何快捷，也不可能不被他瞥見，倏的，他心中一動。

輕輕托起趙蒼的腦袋，重新安放在枕上。

就在他俯身輕托趙蒼歪垂在枕旁的腦袋的刹那，暮的「卜」一下輕响，趙蒼胸前竟然透突出一截劍尖，疾向上冒突，刺向李子飛的右胸！

事出突然，任誰也想不到死去的人身上，會猝然冒突起一截劍尖。

李子飛由於正俯身托扶起趙蒼的腦袋，右胸正好俯離趙蒼屍體胸前不及半尺，事出突然，驚覺已遲，倉促間整個人彈躍起，劍尖已刺入胸。

所幸反應快捷，劍入三分，經已彈跳而起，怎知人在空中，屍體與床板，連着尺長的劍尖，飛豎而起，追刺李子飛！

情形好不詭異，由於房內油燈昏暗，乍看起來，就像屍變一樣，變成趙蒼的屍體突然飛起，追刺李子飛！

李子飛臉色一變，身形再起，「哄」的一响，身形衝破帳頂，騰向屋頂。

被長劍連貫在床板上的趙蒼屍體，竟然跟着飛騰而起，劍尖仍追刺李子飛胸前，緊逼不捨。

顯然，兇手於刺殺趙蒼後，就躲在床底，乘機刺殺李子飛。

好陰毒的暗殺者。

由於李子飛有所顧忌——不想冒犯已慘死的趙蒼屍體，若他動手還擊，必然會傷及趙蒼的屍體，所以只有躲避追刺不捨的劍尖，處於險境。

至於那個躲在趙蒼屍體、床板後的暗殺者，此人端的好智慧，竟然用死人來作掩護，令到李子飛一時奈何他不得。

就憑此人刺殺趙蒼的手法，及躲在床底不被李子飛發覺，乘李子飛心內驚憒之際，精神不集中的刹那，突然從床下刺出一劍，企圖刺殺李子飛的手法及陰損毒辣看來，此人是個可怕的殺手，身手很高。

李子飛背脊已貼在屋頂上，已無可退避，但床板、屍體、劍尖，仍然騰逼追刺他，毫不放鬆！

直到現在，李子飛仍見不到那個躲在床板下的暗殺者。

劍尖已臨胸。

騰躲已無餘地，若不想被刺中，唯一的辦法，只是衝破屋頂騰遁。

看來別無他途。

李子飛胸前的劍傷，鮮血如泉流出，也顧不了。

冰寒鋒利的劍尖已觸及肌膚。

情形危逼至極。

倏的，李子飛右手食中兩指一伸一挾，快逾星火，「砰」的一聲脆响，入肉的劍尖在趙蒼胸前齊胸被李子飛兩指挾斷，身形跟着斜滑而落，右手一抖，看也不看兩指挾着的一截劍尖，脫指疾射向飛騰起的床板下！

就憑李子飛危逼一瞬之間，用二指挾斷劍尖的那份快速、準確、勁力，充份顯示出李子飛過人的胆色，及高明的身手。

躲在床板下的兇手，顯然料不到李子飛會有此一手，待他驚覺到長劍被李子飛挾斷，想撤身欲逃時已然遲了，「哎喲」一聲尖叫，躲在床板下的兇手，顯然已被李子飛脫手甩出的一截劍尖射中受了傷。

騰升在空中的床板與屍體，猝然間墮落。

受傷的兇手可能在負傷下，心慌意亂，忘了推送床板，故此床板與屍體一起墮落，墮向地面。

李子飛聽聞一聲慘叫發自木板下，知道兇手已受傷，更不放鬆，身形加速下墮，刷的落在地上。剛好，受傷的兇手亦同時落地。

李子飛適時一掌拍向那兇手肩臂。

那名受傷的兇手猝不及防下，只好疾出一掌，拍向李子飛擊到的一掌，幾乎在雙掌接實的同時，「蓬」然一聲大响，急速墮下的床板與屍體墮砸在兇手的頭上。

兇手要不是受了傷，心急遁逃，又被李子飛一掌擊出，爲了迎擊李子飛一掌，忙亂中忘記了頭頂還有一塊帶着屍體的床板由於失去了推撑力而急速下落，斷不會被砸個正着。

這一砸，只砸得兇手頭昏氣浮，雙眼直冒金星，頭頂疼痛欲裂，慘叫一聲，撲的仰天摔跌在地，蓬的一下大响，趙蒼的屍體帶着床板，壓在兇手的身上。

李子飛想不到一下子會發生這樣大巨變，一掌當胸，戒備着踏前一步，雙目瞬也不瞬，恐防被壓在屍體與床板下的兇手會猝然發難。

躺在床板上的趙蒼的屍體，沒有因墮砸在兇手的身上而受到震動滾跌在地，似被斷劍貫釘在床板上。

趙蒼的屍體，經過這番折騰，在昏暗微弱的燈光下，更形恐怖。

等了有一盞茶時份，被壓在床板與屍體下的兇手，仍然動也不動一下，露出在床板下的雙腳，仍然伸得筆直！

李子飛仍靜立着，沒有貿然上前——前車可鑑，他恐防這個詭計多端，手段陰毒狠辣的兇手，在玩弄什麼花樣！

用脚尖踢了踢兇手露出床板外的雙脚，只動了一下，就靜止不動了。

再踢了踢，反應仍是如此，一咬牙，李子飛下了決心，左掌戒備着，半蹲着身體，伸出右掌，掌力一吐，緩緩將壓在兇手身上的床板與屍體推移開。

李子飛仍然不想冒瀆趙蒼的屍體。

床板與屍體終於移離兇手身上。

李子飛一直戒備着。

兇手終於現出了原形，動了不動地躺在地上，小腹上插着李子飛擲出的一截劍尖，直沒入腹，流了一地血，咀角也淌流着血漬。

燈火雖然昏黯，李子飛還是看了個一清二楚，兇手無疑是死了，不禁長長吐了

一口氣。

從兇手的面貌去推測，年紀在四十左右。一面標悍兇殘之色，李子飛從未見過，亦不是七怪中的任何一怪。不過他知道，肯定和七怪有關連。

兇手的致命傷在深插入腹的一截劍尖，照道理劍尖擲向兇手，不會插入得這樣深，好明顯，是由於他仰面摔跌後，趙蒼的屍體帶着床板跟着砸落在他頭頂時，一個失神，被李子飛乘機震傷了內臟，雙重夾擊之下，那還活得了，終於一命嗚呼。

李子飛盯視着地上兇手的屍體，不覺感慨良多，兇手原本想藉趙蒼的屍體與床板將自己刺殺，到頭來，却死於趙蒼屍體與床板的墮砸，冥冥之中就像早有安排一樣。

一陣敲門聲將他的目光轉移到房門上，這才驚覺門外的人可能是店小二，將食物拿來，兩步上前，將房門打開。果然是店小二，手上托着個盛滿飯菜的托盤。

「客官，飯已弄妥，剛才，小的在外面，好像聽見這裏有響動，房中那位老客官沒事吧？」店小二托着飯餸，一步跨進房中，目光探視房中靠牆的床上。

李子飛想阻止他進房，已來不及，隨的「嘩朗朗」的一陣碗碟碎裂聲響起，原來小二一眼已看見房中兩具恐怖的死屍，嚇得他心驚胆顫，手脚一軟，托盤上的飯菜傾跌在地，身子軟倒，張口發出驚悸的嘶叫。

不過，店小二發出的驚叫沒出口，就被李子飛及時一掌掩住了咀，只能發出「唔唔」聲，軟倒的身子也被李子飛一把揪持起。

店小二何曾見過如此恐怖的場面，一張臉嚇得紙般白，雙目大張，不斷地眨着，露出極度驚恐之色，直翻白眼，差點沒有昏了過去。

等了一會，李子飛才放開掩着店小二咀巴的手掌，店小二張口大大地吐了口氣，驚恐的心情平靜了不少，雙目懼怕地直朝李子飛巴眨着，抖聲道：「客……官，……這……這是……怎麼……一……一回事？」

李子飛見店小二那種驚怕的表情，爲了安定小二的心情，淡淡一笑，道：「沒什麼，同我來的老客人被躺在地上死去的人殺了，而我殺了那人。」

伸手一指死去的兇手。

店小二目光隨着李子飛的手指處移去，接觸到地上的死屍，身子不由一哆嗦，趕忙將目光收回。

「客官，鬧……鬧出了人命。小店：担……担不起。這……這如何是……是好？」小二心情平定了很多，沒有剛才那樣驚怕了。

「小二哥，這是無可奈何之事，相信你們也不會張揚出去，依我看，煩勞你去買兩副棺木回來，將我朋友及兇手殮葬算了，怎樣？」李子飛說着從懷中掏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遞給小二。

自古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更何況，店小二也不想將事情鬧大張揚，那對他沒有好處，只有麻煩，起先還是猶豫的神情，一見那錠銀光晃晃的銀子，立時雙眼放光，立刻連聲道：「只好如此辦，小的立刻去買棺木。」

一把將銀子接過，轉身就走。

「小二哥，剩下的銀子賞給你！」李子飛加了一句。

店小二一面急步向外走，一面頭也不回，連聲多謝。

×　×　×

李子飛仔細地將兇手的全身上下，搜了一遍，令他好失望，兇手身上，連一絲多餘的東西也沒有，只有幾錠銀子，李子飛原本想在兇手身上找出一些綫索，看來是沒有希望了。

目光落在被斷劍貫釘在床板上的趙蒼屍體上，不禁黯然生悲，雖說和趙蒼相識不到二天，但，人是感情的動物，就算是相識一刻，也會對其有一絲一點感情，更何況，雖說是他爲了救趙蒼，但兩人畢竟共過患難，趙蒼亦在他受了傷後，一直守護。所以，李子飛雖說相識趙蒼不久，連他的出身來歷也不清楚。但對於他的慘死，心內感到悲痛。

對於趙蒼因何會被七怪追殺，李子飛一點也不知情，到了現在，李子飛想知道也不能了，因爲趙蒼已死，若想知道內情，只有去找七怪一問。

照剛才情況看來，兇手是連他也要殺的，無疑地，他已捲入了這個是非的漩渦中，陷入了一個非常兇險的局面中，以後，只怕兇險重重。

爲了自己，爲了替趙蒼報仇。爲了弄清楚趙蒼與七怪因何拚殺的原因，李子飛對着趙蒼的屍體，暗暗起誓，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爲了能够找出一些綫索，李子飛只好瀆犯趙蒼的屍體，希望能從趙蒼身上找到一點綫索。

他很小心在趙蒼身上搜了一遍，趙蒼身上，亦和那兇手一樣，只有一些銀兩，其餘，什麼也搜不到！

李子飛失望地站起來，望着兩具屍體，不覺有點怔呆。

一陣沓雜脚步聲傳來，李子飛驚覺地快步走到窗前，從破爛窗口往外看，小二正帶着人，抬着兩副棺木，朝這裏走來。

他放心地吐了口氣。

快手快脚，八個仵工很快就將地上兩具屍體裝殮在棺木中，李子飛拿出一綻五兩重的銀子，賞給那些仵工。仵工有了賞錢，更加落力，吆喝一聲，抬起兩具棺木，如飛而去。

×　×　×

仍然是那套土黃粗布衣褲，背上揹着個包袱，腰間斜插着那把殘舊的長劍，李子飛站在趙蒼墳前，低頭默然了一會，抬起頭，仰望長空，良久，轉道大步而去。

中陷被擄　聯手殺怪

星燦月朗。

長街寂寂。

一條孤獨的人影，被清輝投射在長街地上，地上的影子，隨着走動的主人，迅速地移動着，那情景，就像一條忠實的狗，寸步不離地跟着它的主人。

快速移動的影子倏的停下，跟着，地面上瞬即多了幾條人影，與停下的影子相

距不到一丈。

長街顯得更寂靜，地上的幾條影子，就那樣不動，對峙着。

這幾條影子的主人，究竟爲了什麼，在這樣深夜時份，仍不安寢，在長街上走動。

地上孤另另的那條人影始終一動不動，倒是一丈不到的幾條人影中的一條，移前了一步：「嘿嘿……你這土小子眞命大，趙蒼死了，你居然沒有死，今夜，老子們送你去見趙蒼吧！」

影子開了口，語氣陰森可怖，在深夜中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孤另另的影子開聲了：「各位，咱們無仇無怨，素不相識，因何阻攔在下去路，並要殺死在下？」

聽聲者，那孤另另的影子原來是李子飛。

李子飛仍是那身鄉土打扮，殘舊的長劍，仍隨便地斜插在腰間，明亮的雙眼散射出清明的目光，正瞬也不瞬地打量着面前五條人影。

前面五人，在清明的月光下，清晰地顯現在他眼前，五人身材瘦削，高挑，身穿清一色的黑色寛大長袍，長袖將雙手垂掩了，五人的面目很難分得出有多大的分別，皆是臉色青白，高顴削頰，眼如銅鈴，閃射出幽幽綠光，要不是爲首的三人剛才開聲說話，在這靜夜，眞以爲五人是殭屍復活。

「就因爲你是那個好管閒事的土小子——李子飛！」仍是當先那人答話。

其實，李子飛在乍一見五人在街角閃現，就知道是麻煩來了，一定又是爲了趙蒼的事，他之所以有此一問，目的是確定自己心中所想的是否正確，答案果然是。

「各位，趙前輩已被你們所殺，因何還要殺我？」李子飛想從對方口中，問出原因。

「凡是和趙蒼在一起的人，都要死！」當先那人，目中綠芒一盛，厲聲對李子飛吼說。

「在下不過偶然途遇，看不慣人多欺人少，救了趙前輩，難道這也要死？」李子飛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小子，老子們不管這些，只知殺了你，老子們就完成了一宗買賣，小子，你是自行了斷，還是要老子們動手？」

五個殭屍一樣的人，同時踏前一步。

「各位怎樣稱呼？」李子飛知道問不出什麼，但仍想知道五人的來歷身份。

一陣夜梟的笑聲從五人咀裏發出，笑聲撕裂了夜空。震動了長街，引來了一陣狗兒狂吠聲。

鬼嚎一樣的笑聲倏的一停，當先那人嘿嘿一笑道：「小子連老子們的大名也不知道，就學人家好管閒事，抱不平，哼，站穩了，老子們就是陰山五鬼，專門勾人魂魄！」

李子飛聽說是陰山五鬼，表面上神色不動，實則心內暗暗震動不已，想不到眼前五人，就是江湖上兇名昭著，殺人喝血的陰山五鬼。

×　×　×

陰山五鬼就是陰氏五兄弟，由於五人武功高強，手段兇殘，專門在夜間殺人，殺人後將被殺者的血喝乾，恐怖至極，就像吸血殭屍一樣，故此被稱爲陰山五鬼。

據說，五鬼一天不喝人血就不能過活，所以，不論如何，每天非要殺人不可，以便將被殺者的血吸乾，無辜死在五鬼手上的人，不知多少，爲害江湖之烈，爲近年少見。

江湖白道上，有很多正義之士，曾經組織起來，欲除五鬼，但先後都作了五鬼的爪下亡魂，被五鬼將身上的血吸了個清光。

五鬼爲了每天有血可喝，不惜充當殺手，只要有人肯出錢，什麼人也敢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既有錢賺，另一方面有血可喝，在他們來說，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今晚，他們就要將李子飛殺死，既有錢拿，又可在李子飛身上喝個痛快。

×　×　×

五鬼當中的老二，已經不耐煩了。鬼叫道：「老大，快動手宰了這小子，咱們兄弟喝個痛快吧！」

其餘三鬼一聽，齊皆張口露出森森白牙，口角流涎。

老大陰仁亦早想動手，聞言，一聲猳嘷：「兄弟們，據七怪說，這小子好扎手，速佈『五鬼大陣』！」

喝聲未落，人影飛閃中，五鬼如鬼魅般移動身形，刹那間將李子飛困在當中。

李子飛表面上不言不動，實則心內意念飛閃，他已拿定了主意，今夜非要大開殺戒不可，將五鬼變成眞的鬼。

×　×　×

五鬼陣已佈成，齊皆一翻雙袖，露出枯骨也似的雙手，五鬼雙手十指皆如鳥爪般，留有半尺長短色作青綠的鋒利指甲。

李子飛一見五鬼十指指甲，心頭一懍，知道五鬼指甲上塗有劇毒，沾不得，一沾就陷身於萬刦不復之境。

五鬼中的老大陰仁，口中發出一聲淒厲的鬼嘯，其餘四鬼，跟着和應，刹那鬼嘯之聲大起，亂人神志，五鬼狀如鬼魅般，目中幽綠之芒大盛，繞着李子飛，穿竄閃躍，十指青綠色的指甲上，幻閃起一片詭異的濛濛青綠異芒。只見異芒，不見人物，異芒飄忽前後，令人不可捉摸，莫知其進退，令到被圍在當中的李子飛，一時不知怎樣出手應付才好。

鬼嘯聲刺耳，異芒飄忽前後，乍看，就如羣魔亂舞，這場面，不由令到外貌樸拙，實則聰慧絕倫的李子飛，有點心亂意迷，茫無所措之感。

就在他一失神的刹那，飄忽前後的光芒倏的暴伸，帶起一溜綠芒，閃電般抓向他頭面，若被抓中，李子飛今晚就完了。

所幸李子飛驚覺得快，不閃不讓，因爲他知道，若他一閃避讓，只會製造更多機會給對方乘機進攻。

淡淡的白光如電光一閃，劃向抓向他頭面的綠芒，一閃即沒。

綠芒疾速閃縮，同時響起一聲鬼泣也似的嘯鳴。

李子飛仍然站立在地上，沒有移動過，不過右手按在腰間殘舊長劍柄上。

剛才，顯然的，他已出了劍，不過其出劍的速度，快得令人看不見。

鬼影幢幢，綠芒飄閃前後中，鬼嘯聲越來越急越厲勁，從鬼嘯聲，可窺知五鬼已焦急萬分。

驀的，一聲殺豬也似的嘶鳴聲自五鬼中响起，夜空爲之震動，刹那，月黯星昏，風雲變色，天地彷彿陷於混沌初開的境地般，渾濛一片，氣氛更覺恐怖，尖嘯聲連串响起，飄忽前後的綠芒，倏的化作千百道綠芒，暴雨流螢般飛射向屹立不動的李子飛。

五鬼終於施出了「流光鬼火」一招。

其實，這千白道暴雨流螢般的綠芒，就是五鬼雙手十指幻化出來的，李子飛只要一個疏忽，被其沾上皮肉，非死不可。

看來，李子飛再不能不動了，否則，很難躲得了這如暴雨流螢般密集飛射向他全身上下的綠芒。

由此一點，亦可顯出五鬼身手之詭異絕倫。

李子飛眞的不能不動了，一聲清嘯中，一道淡淡的白光倏的如靈蛇般從他腰間閃劃而起，刹那將他全身裹了個密不透風，千百道暴雨流螢般的綠芒甫一接近白光，瞬即閃縮，衝突不入。

厲嘯聲刹時急驟响起。

千百道綠芒更密集，更急驟地閃射向那團淡淡的白光。

白光似昇抵受不住綠芒的密集點射，縮小了很多。

鬼嘯聲更急厲！

千百道綠芒已幻成一道光幕，如水銀般瀉罩向那團越縮越小的白光。

嘯聲响成一片，分不出先後。

水銀無孔不入，而現在的情形和水銀瀉地差不多，只要那團白光有一絲一毫的縫隙，綠芒就能滲進去，被劍光包裹住的李子飛，就會中毒慘死，身體內的鮮血，就會被五鬼當作美酒般吸喝個清光。

鬼嘯聲更急驟。

光團更小。

綠芒光幕更漲盛。

倏的，光團暴漲，綠芒光幕被逼着縮退。

綠芒光幕一退縮，光團跟着暴縮，其間有了空隙。

光團在空隙中疾速地貼地閃繞一匝！

號泣之凄嘯聲厲起，綠芒光幕星散，貼地暴洩起一溜血光，跟着一道白光衝天而起，直射長空，白光射起的刹那，周圍洒濺起點點血雨。

白光一落一歛，李子飛拄劍在地，頭也不回，一個身子搖搖欲墮，胸膛劇烈起伏，在大口大口喘氣。

在他身後五尺不到，一團倒摔着五具無脚屍體，咽喉處汩汩流出鮮血，十只齊足踝的斷脚散置在地，流了一地血。

五鬼已雙足齊斷，死在李子飛劍下。

五鬼都仰天躺在地上，十只鬼爪在月光下更形妖異，幻散出青綠之光。

五鬼，如今眞的變成了眞正的鬼了。

從此，再也不能爲害人間，喝人血。

月朗星燦，天地重現清明，李子飛喘息了好大一會。才拖着疲乏的雙腿，頭也不回，一步步向長街盡頭走去。

剛才的一戰，差點耗盡了他的體力。出長街，轉鎭口，拖着長長的身影，李子飛離開了這個小鎭。

× × ×

荒村僻野，只有一間小酒舖，李子飛坐在靠牆角的一副座頭上，喝着淡而無味的村酒，吃着粗鹹的鹵菜，沉思着。

他的一身打扮，和鄉野之人沒有多大分別，是以，沒有引起村店中其他食客的注意。

從路見不平，挿手援救趙蒼，挫敗七怪起，到客棧中趙蒼被殺，兇手亦亡，小鎭深夜長街上被陰山五鬼圍困，終於擊殺五鬼爲止，他從頭到尾想了一遍，深深感覺到對方之可怕，手段之兇殘，行動之迅速，三日夜間，他已遭到了兩次襲殺，未來，不知還有多少次，想到這，不由雙眉皺起。

他不是怕死，自從他別師下山的一刻起，他就抱着不怕死的心念去闖蕩江湖，臨下山，師父亦諄諄叮囑他：人在江湖，就要有一股不怕危難險阻，不死怕，不屈不撓的堅强意志去闖蕩，否則，寸步難行，永遠都只能做一只繞着母鷄脚邊打轉的小鷄；他師父又指着天空中一只展翅飛翔的雄鷹，對他說，若想做展翅高飛的雄鷹，就要到江湖去闖蕩一番，在那險惡的江湖中，磨鍊自己，當時，他亦曾仰望長空鷹飛，在師父面前立下誓，一定做一個像鷹飛長空萬里一樣的人！

他是抱着這樣的壯志雄心去闖蕩江湖的。

想不到，下山不到半個月，就遇上一連串兇險的事，尙幸他還能應付過來，至今平安無事。

想到這，緊皺的眉頭不由又舒展了。咀角孕現着一絲笑意。

喝了一口酒，他的思緒不由又轉回到趙蒼身上，究竟趙蒼本身有何秘密，和洱海七怪有何仇怨，因何他死了，自己還遭到襲殺，究竟內情如何，這一連串問題，纏繞在他腦海中，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一點他想通了，趙蒼肯定不是和洱海七怪有仇怨，否則，因何派人刺殺了趙蒼後，還要殺他，一次不成，再來第二次，他只是個不相干的人，如果只限於仇殺，他們決不會多費手脚去對付一個不相干的人，其中顯然另有內情，一種不想爲人所知的內情。

他不禁後悔地一拍大腿，後悔當時在救了趙蒼後，爲何不問一問他，究竟因何會被七怪追殺。

但隨即，他又搖了搖頭，江湖上最忌探人隱私，要不是有難言之隱，趙蒼怕不早巳對他講了，他不對自己講，就算自己主動去問，也是白問，趙蒼一定不回答。

現在事情既到這地步，可說欲罷不能，就算自己肯置身事外，對方也不會放過自己，肯定還會對自己採取行動，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設法找到洱海七怪，向他們問個清楚，不然，自己始終如在五里霧中，不明不白地被對方追殺。

現在，什麼事情都要他自己單獨處理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什麼自己想不通，解決不了的難題，就去找師父解決，天塌下來，也要自己獨力支撑了。

他拿定了主意，盡速找到洱海七怪，將事情弄個清楚明白。

心裏有了主意，心情輕鬆安定了不少，一口喝乾了杯中酒，抬起目光，隨意打量着店內的食客，及店外的景物。

× × ×

村店內，吃喝的多是本地人，看他們那無拘無束地在談天的樣子，只怕店內，就只得他一個是過路人，事實上亦很少有外地人路經這裏，這荒村不是什麼位處通衢大道的鎭集。

目光移向店外，一眼就瞥到一個粗悍的漢子，一步跨進店門，目光迅速在店內一掃，瞥及坐在牆角的李子飛，神色微動，瞬即收回目光，隨便地在靠門口的一副座頭上坐下，店家很快爲那漢子端上酒和鹵菜——村店中只有水酒與鹵菜。

要是別的人，像座上的鄉衆，一定不會注意到粗悍漢子在瞥及李子飛時神情的微小變化，但李子飛自從經歷過那兩次兇險萬分的襲殺後，對一切都加强了注意，粗悍大漢於一瞥見他的微小變化，被他注意到了，當下心頭一動，拿起酒杯，若無其事地喝了一口。

粗悍漢子坐下後，由始至終，直到桌上的酒菜吃喝完了，一眼也沒有再看李子飛。

李子飛也沒有再看那粗悍漢子一眼，繼續喝他的酒，吃他的菜，間中，只用眼角餘光，溜瞥一下那名漢子。

那漢子好像酒量很大，接連喝了六壺酒，然後結賬，起身離去。

那漢子離去後，李子飛感到有點失望，難道自己看走了眼，或太過緊張，令到自己疑神疑鬼，那粗獷的漢子只是一個平常人，一個偶然路過，進村店喝酒解喝的粗人？但他搖頭否定了，他自信自己眼光不差，不會看走眼，特別是那漢子在一見到他後，神情上的變化，他還記得很清楚，變化雖然小，但仍逃不過他那雙明亮眼睛，那種神情變化，分明是只有在見到認識的人才有的表情變化。

他肯定那漢子認識他。

但問題來了，他自問在江湖上一個人也不認識，那麼，那漢子怎會認識他？斷無別人認識他，他不認識別人之理。

但有一個可能他很快就想到了，可能那漢子是七怪方面的人，七怪將自己的容貌衣着，告訴了那漢子，故此，那漢子認識他，他不認識那漢子。

這個猜想推斷大有可能，不然，就想不出別的理由解釋了。

邊思索，邊喝酒，李子飛直喝到紅日西沉，才離開這間簡陋的村店。

血紅的殘陽雖未落盡，映得半天通紅，但陰凉了很多，不像日間正午時份那樣燠熱。

平靜的小村，勤懇樸實的農人，李子飛眞想在這小村住兩天再走，但想到自己還有要事待辦，自身隨時會有事發生，他不想爲這樣平靜的小村帶來災難，於是留戀地，踏着落日殘霞，他快步離開了這條寧靜安逸的小村。

× × ×

沿途，他一直提高警覺，小心戒備着，提防着隨時會出現的襲擊，直走了好遠好長的一段路，却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但，他並沒有放鬆警惕，他牢記着師父的一句話：小心駛得萬年船。

一個人行走江湖，就像大海裏的一葉小舟，隨時會遇到惡風駭浪，非要特別小心不可，不然，就會被風浪吞沒。

日落月升，天巳入黑。

李子飛仍在趕着路，他要去找一個人，一個他不認識，但他師父認識的人。

他想從這人的身上，打探一下洱海七怪的行踪，江湖人對江湖人的行踪消息，知道得最快捷。

而他師父認識的這個人，正是一個老江湖。

踏着月色，他決定爭取時間，貪夜趕路。

× × ×

周維漢是周家集四海客棧的老板兼掌櫃，鎭集上的人，都稱呼他做周掌櫃，周掌櫃在鎭集上有人緣，爲人和善，樂善好施，喜歡帮助人，甚得鎭集上的人愛戴。

周掌櫃今年巳六十七歲，仍是個孤家寡人。

自古話月有陰晴圓缺，人有生老病死，這一天，恰是周掌櫃老死的日子。

周櫃掌不是因病而死，是無疾而終，含笑而逝！

死得就像日出日落那樣自然。

一個人若能够那樣死，是一種福氣。

周掌櫃既死，四海客棧只好暫時關閉，由兩名伙計打點料理他的身後事。

鎭集上的人，由於周櫃掌生前多行善事，又得人緣，很多人都自動去帮忙辦理喪事。

周掌櫃雖然生前沒有親人，但死後，却有很多送殯的人。

× × ×

李子飛走在鎭集大街上，不時仰頭左右視掃大街兩旁的店舖招牌，似在尋找店舖。

當他一眼觸及大街盡頭一塊布招後，不禁面上神色一喜，加快了脚步。

十丈不到的距離，晃眼間就走到了。

站在那店舖門前，仰頭望着店舖上正面的四個大字。不由念出來：「四海客棧，找到了！」

大街上的行人，對於這個站在客棧門前，仰頭站着看的靑年人，不由投以好奇的眼光。

李子飛認清了眼前這間店舖是四海客棧後，心頭大喜，目光往下移落，心內不覺一沉，怎麼，怎麼門前掛了兩個白燈籠，門前地上，撒着冥紙，應該大開的舖門，現在關上了，只留下一道僅容人過的門縫，棧內沉寂，完全不像一家生意興隆的客棧。

好明顯，客棧內一定是死了人，不然，門前怎會掛着白燈籠。

遲疑着，李子飛終於再打量了一眼招牌上四海客棧四個大字一眼，上前兩步，在門縫前大聲叫道：「裏面有人嗎？」

叫了兩聲，才聽見棧內有人漫應道：「什麼人在外面嚷叫，瞎了眼嗎，看不見門前的白燈籠嗎，本棧暫不接客。」

語聲响，跟着步聲响起，門縫中露出一張臉，雙眼瞪着李子飛。

李子飛見有人出現，忙陪笑道：「這位大哥，在下是來找人的。」

門縫中露出的那張臉開聲說道：「找誰？」

「找一位叫周維漢的老先生。」李子飛連忙答。

門縫中露出的那張臉，拿眼睛上下打量了李子飛一會，才開聲問：「你是他的什麼人？」

李子飛答道：「家師和周老伯是世交，在下亦算得上是他老人家的子侄輩。」

「找他幹什麼？」門縫中露出的那張臉追問。

李子飛見他一直不回答他所問的，只是一味向他提問，不由一皺眉，不答反問：「到底這裏有沒有周維漢這個人？」

門縫中露出臉的人盯着李子飛看了好一會，才答道：「是，不過他在兩日前死了。」

「你說什麼，他死了，怎麼死的？」李子飛聞言，心內着實嚇了一驚，急聲問道。

門縫中那人遲疑了一下，覺得盡讓李子飛站在門外不大好，將門打開了，道：「你貴姓，請進來再說。」

李子飛跨步進門，一面答道：「在下李子飛。」

「李兄弟，請坐。」那人一面請李子飛坐下，一面將門掩上。

「這位大哥，到底周世伯是如何死的？」李子飛一聽見周維漢死了，第一個念頭就是：可能是被人殺死的，說不定就是七怪的人，不然，那有這樣巧，他想找周維漢，周維漢就死了。故此，他急想知道周維漢死的原因。

「李兄弟，你若早來兩天，就能見到周掌櫃，他老人家是無疾而終的，是老死，不是病死。」那人有點悲傷道：「我是棧中的伙記，就叫我侯二吧。」

李子飛聞言，才知自己剛才太過敏感了。以為周維漢一定是被人所殺，現在看來，只是自己的運氣不好，想找人帮忙，偏偏就死了。

「侯大哥，周世伯的靈位設在那裏，我想拜祭一下他老人家。」李子飛雖然感到失望，但仍不失禮。

「就在後面，李兄弟，我帶你去。」侯二帶頭轉入後面。

拜祭過後，侯二領帶李子飛，回到前面，坐下後，侯二重新打量了李子飛一眼，見李子飛一身粗布衣服，隨身只帶着一個小包袱，腰間却斜插了一把殘舊的長劍，不禁好奇地問：「李兄弟，到此究竟有何事幹。要找周掌櫃的？」現在周掌櫃他老人家已不幸仙遊，不知道我是否帮得上忙？」

李子飛本是一團高興而來，現在見此情景，只嘆自己來得太遲，淡淡一笑，道：「侯大哥，在下來此找周世伯他老人家，原本是想向他老人家打聽一些事，但現在……只好算了。」

「不知李兄弟打聽的是什麼事，可否說出來，或許我可以帮忙。」侯二熱心地說。

「一些小事，不打聽也吧，侯大哥，多謝你的好意，在下告辭了！」李子飛不想對不相識的人說出他要打聽的事情，況且，侯二不是江湖人，對他說了，等於白說，他未必知道，可能會爲他惹來麻煩。

站起身，李子飛抱拳一拱，別了侯二，出棧而去。

× × ×

走在大街上，心內不覺有點惆悵，亦有點茫然，江湖這樣大，自己又是初在江湖走動，人不識，地不熟，如何打聽洱海七怪的行踪，找到他們：……

「客官，要吃點什麼的，請到裏面坐吧。」

李子飛正沉思着，突被人一把拉住，心頭一楞，擰身一看，拉着他手臂的，是個滿臉笑容的店伙，剛才那句話，想必就是他對自己說的。

店伙見李子飛回身，臉上的笑容更盛。「客官，樓上有最好的雅座。」

李子飛被店伙一說，也感到有點肚餓了，點點頭，邁步走入酒樓。

一入酒樓，早有另一個店伙招呼他上二樓，樓上的店伙殷勤他侍候地坐在臨窗的一桌，快捷地爲他擺好杯筷，首先送上一壺酒，待李子飛喝了一杯酒，才問李子飛要吃些什麼。

李子飛隨便要了兩樣菜，再要多一壺酒，二斤饅頭，店伙一迭聲恭應着，退了下去。

樓上的食客不多，故此很清靜，坐在窗前，又可俯視大街上的行人，確是一個好處所，店伙又殷勤客氣，李子飛感到很滿意，心情亦輕鬆起來，邊喝酒，邊倚欄隨意俯視街上熙攘的人羣。

酒菜饅頭恰在他喝第一壺酒就及時送上，那撲鼻的酒菜香味，令到他不由直吞口水。

他不知多久沒有吃過如此香熱的菜飯了。

饅頭熱，餸菜香，李子飛吃得津津有味，不一會，將兩斤饅頭，二個菜，吃了個清光，肚子有點脹脹的。

舒暢地吐了口氣，忽然感覺到人有點懨懨的，也不以爲意，只道自己連日來太疲累了，現在酒足飯飽，覺得有點想睡。

滿滿地斟了杯酒，慢慢送到唇邊，輕啜了一口，倏的心頭一動，他看見大街上一個熟悉的身形，在人羣中一溜而沒。

——就是那個在山村中的粗悍漢子，沒有錯，是他，李子飛猛的放下酒杯，霍然站起身，剛想張口呼叫店伙結賬，猛的感到一陣天旋地轉，雙眼一黑，一屁股跌坐回椅上，身子向前一傾，伏在桌上，人事不知……

× × ×

「臭小子，咱們終於又碰在一起了，看你還能愛管閒事否，今後，有得你受了！」洱海七怪中的大怪木殘，雙目狠狠地盯視着被五花大綁，復又點了穴的李子飛，嘿嘿冷笑不已。

李子飛從一醒來的刹那，就知道着了道兒，中了計算，但他沒有懼怕，亦不怕死，既然到了這個地步，怕也沒有用。

當他醒來後不久，見到七怪現身，心內不由一喜，自己雖說受制，但，畢竟見到了洱海七怪，心中的疑問，可以得到解答。

當他一眼見到跟在七怪身後的粗悍漢子後，心裏什麼也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會

中了暗算，原來自己的一舉一動，早就被人監視着。

「臭小子，滋味如何？不大好受吧？」木殘看着被綑綁得動彈不得的李子飛，惡毒地笑着。

李子飛眨了眨眼：「你們究竟想將我怎樣？」

「怎樣？咱們費了這樣多手脚，才將你捉住，當然是殺了你，難道放了你不成？」大怪說完，得意地放聲大笑。

六怪跟着亦放聲狂笑。

「你們因何要殺在下？」李子飛待他們笑够了，才問。

「就因爲你多管閒事，救了趙蒼，所以你必需死！」大怪恨恨地說。

「趙蒼已被殺，在下亦遭到五鬼的襲殺，都是你們主使的？」李子飛問。

「不錯！」大怪得意地答，「老子已說過趙蒼一定要死，但你，可說命大，竟然逃過了兩次襲殺，連陰山五鬼也死在你劍下，果然有點本領。」

「因何一定要殺趙蒼？」這是李子飛心中最想知道的。

「嘿嘿，因爲他知道了咱們的秘密！所以他一定要死！」大怪目中兇光大盛，「小子，你一樣要死！」

「爲什麼？」李子飛問。

「因爲你曾經和趙蒼在一起，趙蒼一定會對你說了些什麼，說！趙蒼那老匹夫究竟將咱們的秘密告訴了你多少？」大怪兇厲地逼視着李子飛。

「他什麼也沒有告訴我！」李子飛亦直視着大怪。

「你以爲咱們會相信？」大怪狠狠地說。

「趙老前輩確實沒有將什麼秘密告訴我，要我如何說。」李子飛大聲道。

「看來，不給點苦頭你嚐嚐，你是不會說的！」大怪右掌一揮，「啪」一下脆响，李子飛左邊臉頰上，多了五條血紅的指印，脹起了老高，咀角溢出了血。

「老大，和他嚕囌什麼，殺了他，不就結了。」三怪勾毒上前一步，倏的抽出了三尖兩刃刀。

「老三慢來，」大怪攔住了三怪勾毒，「一刀結果了這小子，太便宜他了，況且，咱還要問問他，有沒有將咱們的秘密告訴別人。」

「我根本不知你們的秘密是什麼，就算你們打死我，我也說不出！」李子飛左邊面頰被大怪一掌打得火辣辣般痛，仍倔强地大聲說。

而事實上，他確實不知洱海七怪的秘密。

「還咀硬！」大怪兇狠地一揮左掌，一個大刮子刮在李子飛右邊臉上，頓時，李子飛兩邊臉同時腫脹起老高，李子飛差點被刮得昏了過去，雙眼直冒金星。

「說吧，說出來，給你個痛快的。」五怪葛痲，陰陰笑的上前勸說。

李子飛知道任他怎樣說，七怪也不會相信他不知道他們的什麼秘密，乾脆閉咀不吭聲。

「這小子骨頭倒眞硬。」五怪葛痲見李子飛根本不理會他的話，不由臉色一變，沉哼一聲，右手一伸，五指搭拍在李子飛肩上，五指運勁一收，李子飛立時額上冒汗，牙齒咬得格格响。

顯然，他在咬牙抵受着椎心的劇痛。

「看你說不說！」五怪葛痲陰笑，五指力道陡增。

李子飛額上，立時冒出豆大的汗珠，渾身簌簌抖顫。

葛痲見李子飛硬是不開口，不由怒從心上起，怒吼一聲：「老子活劈了你！」猛揮左手，一掌力擊李子飛天靈。

「慢着，老五，」大怪木殘適時擋格住了五怪拍落的左掌，「這樣太便宜了他，且看我的手段。」

五怪葛痲，氣狠狠地放開了抓在李子飛肩上的五指，退開身子。

葛飛五指一鬆，李子飛胸膛大大地起伏了幾下，喘了幾口長氣。

剛才五怪的五指，確實不易抵受。

「想不到你竟是個不怕死的傻小子，好，老子就讓你嚐嚐不怕死的滋味！」大怪木殘右手倏地一伸，抓向李子飛胸前五大穴。

大怪竟然施出了慘酷無比的「五鬼搜魂」手法。

李子飛渾身被綁，動彈不得，只有任其宰割。

眼看着李子飛就要身受酷刑，熬受比死難受千百倍的苦痛，七怪臉上，都露出了猙獰殘惡的笑意。

大怪五指已沾及胸前。

驀的，大怪一聲悶哼，身形彈躍而起，股上血光暴現，其餘六怪，眼見大怪受傷，俱震驚不已。

剛要有所行動之際，「刷」一聲的，一蓬烏光射向六怪，叱叫聲中，六怪猝不及防下，紛紛散躍開，閃避那蓬激射而至的暗器。

緊跟着六怪驚躍閃避的刹那，一條人影竄入，其疾如風，霎眼竄掠入屋，手一抄，已將坐在椅上的李子飛挾在腰間，一陣風般退掠出屋。

大怪股上明幌幌插着把五寸長的柳葉飛刀，彈躍在空，腰身一折，臨空一掌擊向那條挾着李子飛的飛退的人影。

掌才出，銳嘯聲起，一縷白光，疾射向他胸腹。

怪叫一聲，大怪被逼得只好回掌自保，手一迴一抄，手上抓着一把柳葉飛刀。

人影挾着李子飛，已飛退至門口，六怪怪吼聲中，人影翻飛，撲掠向門口，企圖將李子飛與那人影截下。

「刷」又是一蓬暗器激射向六怪，六怪被逼得只好閃退撥擋那些暗器。

一陣金鐵聲中，與及「啪啪」聲中，一地鐵珠滾落。

就這一阻，來人已挾着李子飛，竄出了屋外。

大怪顧不了股上插着的柳葉刀，「颯」的落在地上，暴叱一聲：「追！」

七怪一窩蜂般，奔躍出屋。

× × ×

七怪一出屋門，就見到那名粗悍漢子倒在地上，心口流血，死了。

七怪同時臉色一變，怪不得來人掩近屋前，仍不知覺，原來負責守在屋外的漢子被來人殺死了。

從來人行事的手法，救人之快捷，來人確實不簡單。

七怪見自己人死了，李子飛又被人在他們身前被救走，不由暴怒如狂，連大怪也管不了股上的傷，率先飛躍狂追下去。

追了一會，那有李子飛等人的身形踪跡，就像消失在空氣中般，曠野寂寂，只有天上幾隻飛鳥。

大怪首先刹住脚步，忍痛道：「奇怪，難道他們有隱身術不成，怎麼一路追下來，不見了他們的影踪？」

老二吳缺四下張望了一陣，說道：「老大，別是咱們追錯了方向吧？」

老四繆雄道：「有可能，不然，怎會影踪全無。」

老五葛厤一指老大木殘，急聲道：「老大，你股上的傷……」

六怪聞言，目光齊注在老大木殘中刀的股上。「老大，傷得不輕，快將刀拔出，止血包扎。」

老大木殘聽衆人一說，感到股上刀傷椎心般痛，不由低呻了一聲。

人已追不到，六怪無可奈何，就在曠野，替大怪將股上的柳葉刀拔出，上藥包扎。

包扎好後，大怪氣恨不已，七人今次可說丟盡了臉，眼睜睜的，竟被人將李子飛救走，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

大怪倏的心中一動，疾喝一聲：「咱們快走！」

當先如飛向鎭集上奔去。

他們剛才，是在鎭集外一家荒棄的農屋中折磨拷問李子飛的。

老二吳缺加快兩步，追上大怪，問：「老大，回鎭集做什麼？」

大怪神秘一笑：「當然是去捉李子飛他們。」

「他們在鎭上？你怎知道？」

「還記得李子飛一到鎭集，就去找的那間四海客棧嗎？」大怪得意地問。

「記得，」二怪吳缺恍然道：「老大，你是說李子飛被救和四海客棧有關？」

「八九不離十，」大怪充滿自信地說：「李子飛既然找上那間客棧，一定和客棧中的人都關連，除此之外，咱們不見他在鎭集上找過別的什麼人。」

「四海客棧，老大，只有這個可能！」老二點頭贊同。

× × ×

大街上行人冷落，每個人都行色匆匆——因爲天已入黑。

四海客棧的大門緊閉，門前兩個白紙藍字燈籠，發出慘淡的光芒，氣氛凄黯無比。

裏面却沒有門外那樣凄黯，帳房中，團桌坐着三人。

一個就是侯二，另一個也是客店中的伙計，叫陸榮，倚牆而坐的一個，赫然是李子飛！

難道從兇名昭著的洱海七怪手上將李子飛救走的，就是他兩人？

不錯，別小看了他們只是個客棧中的小伙計。

其實他們另有身份。

「兩位大哥，多謝相救。」李子飛臉上的腫脹，退減了很多，向侯二，陸榮抱拳致謝。

「李兄弟，令師既然與先師是世交，咱們自己人一樣，份所應爲，決不要這樣客氣。」陸榮爲李子飛斟了杯酒。

「李兄弟，實不相瞞，咱師兄弟表面上是客棧中的伙記，其實是先師他老人家的唯一弟子，兄弟先前找上門，我因爲不知兄弟來歷，故此沒有實說，請不要見怪。」侯二抱歉地說。

原來他兩人是死去的周維漢掌櫃的弟子。

「兩位大哥快不要這樣說，小弟多謝還來不及，要不是兩位相救，小弟早死在七怪的手上了。」李子飛舉起酒杯，道：「來，小弟敬兩位一杯，聊表謝意。」

三人舉杯一飲而盡。

「李兄弟，令師到底是誰？」侯二放下酒杯，瞧着李子飛問。

「家師雲萬里。」李子飛恭敬地答。

「原來是雲師伯他老人家。」侯二，陸榮恭敬地道：「雲師伯身體可好？」

「家師老當益壯，近年更參悟道機，已入化境。」李子飛一提起師父，就感到欣悅無限，亦生出一股孺慕之情，恨不得立刻回到師父身邊。

「雲師伯不到中原，怕已有二十年了。」陸榮對侯二道：「師兄，還記得那時，雲師伯經常和師父喝酒下棋，携劍共遊的逸事嗎？」

「當然記得，」侯二黯然神傷道：「可惜師父已山遊了。」

陸榮聞言，亦垂首黯然。

「兩位師兄，對於周師叔的謝世，小弟也感到很悲痛，臨下山前，師父一再叮囑我，無論如何，一定要來拜見周師叔，想不到小弟來遲一步……」李子飛語聲有點哽咽。

三個人垂首黯然神傷了一會，侯二抬起頭，問：「兄弟，你怎會纏上『洱海七怪』這幾個兇星？」

李子飛苦笑一聲，將前後經過說了一遍。

「神州大俠趙蒼被他們刺殺了，到底爲的什麼？」侯二聽完後，動容道：「兄弟，你也不知七怪殺趙蒼的原因嗎？」

「小弟確實不知，小弟沒有問趙大俠，趙大俠也沒有告訴我，直到現在，小弟也不明白，他們只說趙大俠知道了他們的秘密，非殺趙大俠不可，他們懷疑趙大俠將探知的秘密告訴了小弟，所以非要殺小弟不可。」李子飛苦笑連連。

「想不到他們會不擇手段，追殺你，並請動了『陰山五鬼』這五個喝人血的魔頭，想來，這一定是個大秘密，否則，他們不會如此大費周章，非殺你不可！」陸榮皺眉道。

「可惜小弟眞的一絲半點秘密也不知，無端端惹禍上身。」李子飛淡笑道：「不過，我不後悔惹上了他們，看他們今後，還有什麼手段使出來。」

「兄弟，你日間找上門，到底是何事幹？」侯二關切地問。

「小弟日間來，一來是想拜望周師叔，二來是請他探聽一下七怪的行踪，想不到周師叔却山遊了……」李子飛怕引起兩人傷心，沒有說下去。

「原來如此，」侯二道：「現在已知七怪行踪，兄弟，你打算怎樣？」

「向他們問清楚到底趙大俠知道了他們的什麼秘密，爲趙前輩報仇！」李子飛握拳道。

「洱海七怪，爲害江湖，人人得而誅之，兄弟，咱們助你一臂之力！」陸榮激聲道。

「兩位師兄，小弟感激不盡，但……」李子飛欲言又止，雙眼瞧着兩人。

「兄弟，不用担心，先師遺命，要咱師兄弟料理了他老人家身後事後，到江湖上去闖蕩一番，歷練歷練，這正是個機會。」侯二明白李子飛的意思，忙加解說。

「是了，」李子飛像想起了什麼，「兩位師兄，你們怎會知道小弟落在七怪手上，及時將小弟救出的？」

「說來也巧，兄弟走後不久，就有個粗悍漢子，上前拍門，向我查問兄弟的事，我心裏奇怪，故意謊說他，說兄弟只是來投棧的，因棧內有喪，不便接客，將那漢子支走了，那漢子剛走，陸師弟就回來了，我將事情對師弟說了，咱們都感到有點不妥，陸師弟跟着出門去追踪那漢子，剛巧就見到那漢子和洱海七怪在街角僻處咬耳朶，師弟認出七怪，心想七怪出現，必是有事發生，於是，陸師弟悄悄跟踪監視着七怪的行動，不久，就見七怪在福如樓的後巷，將你悄悄挾走，當時你昏迷不知人事，顯是在酒樓內被七怪做了手脚，師弟不敢貿然出手相救，悄悄跟着七怪，見七怪進入那荒棄的農屋，才趕回來，知會了我，將你救出。」侯二一口氣說出。

「不知他們用什麼方法，將小弟迷倒？」李子飛由於初出江湖，對江湖上的下三濫手法，不甚明瞭。

「據我後來查問福如居的伙計所知，他們是脅逼伙計，在餸菜裏下的迷藥，是最普通的蒙汗藥。」陸榮說，「越普通的迷藥，越不容易被人發覺，因爲在江湖上，很少有人用這種藥力普通的蒙汗藥了，若不是你喝了酒，藥力也不會發作得那樣快。」

「原來江湖上有這樣多的鬼蜮技倆。」李子飛皺眉說：「今後，行走江湖，非小心不可。」

「不知現在洱海七怪怎樣了？看他們追的方向，只怕追到脚骨斷，也追不到咱們。」侯二好笑地說。

三個人想起七怪匆忙追趕的狼狽相，想到七怪越追越遠的情景，三人不覺啞笑起來。

× × ×

「嘭！嘩啦，」一陣碎裂聲驟然响起，「好小子，快滾出來受死！」大喝聲從門外傳入。

三人笑容倏斂，霍然站起，陸榮作勢就想衝出帳房，被侯二一把拉住，搖手阻止住了：「不可妄動，提防暗算。」

三人迅速相互打了個眼色，侯二，陸榮伸手抓起了桌上兵器，李子飛的行李與長劍都被七怪拿了，所以，只有空着手。

侯二見了，伸手從牆上摘下一把長劍，遞給李子飛：「兄弟，這是先師生前所用的長劍，你就拿去用吧！」

李子飛連忙惶聲道：「侯大哥，這怎可以？」

侯二急聲道：「這時候還講什麼可以不可以，他們有七個人，咱們只有三人，敵衆我寡，首先想辦法退敵，你沒有兵器，吃虧很多。」

李子飛無奈，只好接過長劍。

「嘿嘿，你們以爲咱們越追越遠，想不到老子們追到這裏來了吧，果然不出老大所料，眞的在這裏！」二怪吳缺在外面得意地喝叫。

「小子們，再不出來，老子們可要放火了。」五怪葛厤暴喝。

「他們怎會追到這裏來的？」陸榮壓低聲音問。

「很可能他們對客棧起了疑，追不到咱們，轉而尋來，被他們撞上了。」侯二說完，探首向帳房門外窺看。

「情形怎樣？」李子飛問。

「大門已被他們踢碎，」侯二縮回頭道，「相信他們已將客棧包圍了，咱們想辦法衝出去。」

李子飛、陸榮點頭同意侯二的說法。

「小子，老子們可要放火了！」是大怪的聲音。

三人知道不能再拖遲，侯二「撲」的吹滅了桌上的燈火，低聲道：「窗外可能有人守候，咱們從屋頂上衝出去。」

話落手起，抓起了一張椅子，運勁向上拋擲，「嘩啦」一陣木折瓦碎聲中，當先平地拔起，穿出屋頂破洞。

李子飛、陸榮先後拔騰而起，緊隨在侯二身後，穿洞衝上屋頂。

木折瓦碎聲早以驚動了地面上的七怪，不約而同，七條人影騰拔而起，撲上屋頂。

三人剛飄身落在屋瓦上，七條人影亦同時躍落屋瓦上，將三人圍起來。

「小子們，看你們還逃得到哪裏？」大怪木殘獰聲道。

多說無益，李子飛、侯二、陸榮三人，悶聲不響，撲向七怪。

三人一動，七怪同時身形飛閃，撲向三人。

夜色月光下，刹那間，精芒白光閃現，雙方激鬥起來。

李子飛長劍飛閃，「刷刷刷」，一連三劍，急刺大怪頭、胸、腹。

大怪知道厲害，喪門棒拚力揮出，擋截李子飛刺來的三劍！

同時，三怪勾毒，五怪葛厤，三尖兩刀與蛇頭鏈，左右斬插李子飛腰脅。

李子飛三劍未完，長劍閃電般左右迴舞，「鏗鏗」兩聲，震開刀鏈。

大怪見有機可乘，喪門棒直點李子飛心窩。

李子飛劍勢快疾，白光一閃，長劍迎向喪門棒。

「噹」一下脆响，劍尖點在喪門棒頭上，洩起幾點星光，三怪的兩刄刀，五怪的蛇頭鏈，右砍頸脖，左鏈腿膝，霎眼攻到。

李子飛彈身揮劍，避過腿上一鏈，長劍蕩開兩刄刀，人已躍起在空中。

大怪，三怪，五怪，同時怪叫一聲，喪門棒，兩刄刀，蛇頭鏈，隨着躍起的身形，進擊李子飛。

李子飛人在空中，身形再拔，一拔二丈，腰身一折。

長劍下沉，盤空一繞，幻起一團劍光，硬是將三人逼落瓦面，身形亦跟着落回瓦面。

脚才沾瓦，大怪，三怪，五怪，各仗兵器，一齊攻擊李子飛。

李子飛劍光飛閃，與三人戰作一團。

侯二身形一動，就被七怪中的二怪吳缺，六怪言黑，將他截住。

侯二手一揚，兩綫白光激射向吳缺，言黑兩人。

距離近，猝然之下，吳缺與言黑被侯二發出的暗器，弄得手忙脚亂，還幸兩人應快神速，吳缺於間不容髮間，身形平地仰面倒下，面上一凉，暗器貼面射過。

言黑也不慢，但他沒有吳缺那樣幸運，而忙中鐵鍊鞭一抖一抽，「啪」，「噹啷」，將激射至胸前的暗器抽出擊落瓦面，原來是柳葉飛刀。

哪知他這頭才揮鞭抽落柳葉刀，那邊侯二早有預謀，暗器出手，人亦跟着箭般標前，手中三菱刺乘着言黑忙於揮鞭擊落暗器的刹那，「噗」的刺入言黑小腹中，一入即出，言黑負創，痛得大叫一聲，血像箭一樣從腹上傷口中標射出，吳缺拗身挺起，剛好是言黑氣絕倒下之時。

瓦面傾斜，言黑氣絕倒下，一個身軀，骨碌碌，順着瓦面，滾跌下去，「叭」的一聲，像死狗一樣，摔跌在地上。

侯二一照面間，就解決了七怪中的六怪，不禁精神一振，揮手一刺，削刺向剛挺起身的二怪。

二怪吳缺，才挺起身，就見六怪言黑倒滾而下，想上前撲救，一溜烏光已劃空而至，逼得他只好倒退一步，閃避侯二的三菱刺。

一退即進，手中寬背刀閃溜起一抹寒光，斬劈向侯二。

侯二見吳缺刀勢剛猛，不敢硬接，退步擰身，避過一刀，三菱刺疾走偏鋒，斜刺向吳缺左臂。

吳缺見老六滾跌下去後，聲息全無，知道定是凶多吉少，不由兇心大起，一側身，閃過三菱刺，寬背刀一起，「霍霍霍…」一連十三刀，疾劈侯二。

侯二身形閃避，速避十三刀，根本無機會出手。

十三刀之後，吳缺刀勢仍未盡，跟着又是七刀，刀刀奪命。

吳缺已是兇心大動。

侯二三菱刺在手，根本無法封擋吳缺勢猛力勁，快速絕倫的七刀，只好再次閃退。

六刀已閃避過，第七刀已臨胸。

侯二再退。

那知身後一脚已踏空。

──原來他已退到簷邊。

身後一脚踏空，身形由於失了重心，不由晃了晃，就這一晃，吳缺第七刀已砍在他胸上。

× × ×

陸榮以一對二，力戰七怪中的老四繆雄，老七畢艮，陷於險境中。

以陸榮的身手，若一對一，七怪中的任何一怪，都勝不了他，但兩怪合手，陸榮就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了。

陸榮也了解這種情況，所以，他一直只守不攻，雖然危險，但守得很嚴密，兩怪一時奈何他不得。

就這樣，陸榮苦戰繆雄與畢艮。

李子飛獨戰大怪木殘，三怪勾毒，五怪葛厤，有守有攻，令到三人怪叫連連，恨不能一招擊殺李子飛。

李子飛又何嘗不想殺了他們，只因內傷未愈，不能發揮出本身功力，只好等待機會。

李子飛與陸榮，都在纏鬥中，暫時不會有危險。

但是侯二就難逃大限了，吳缺寬背刀力劈在胸上，不由發出一聲慘叫，整個人被一劈之力，撞跌下地面，胸前刀傷處，噴洩出大蓬的鮮血。「叭」聲摔跌落地面，死了。

李子飛與陸榮都聽到侯二的慘叫聲，俱不由心神一震，陸榮更是驚震不已，手上一慢，被畢艮乘虛而進，一鐵索抽擊在大腿上。

脚下一蹌，差點撲跌在屋瓦上，繆雄的鋼杖，已兜背砸下。

杖風壓背，陸榮無可選擇，身形只好藉那一蹌之勢，乘勢撲前，一個側滾，避過繆雄致命一杖。

身形剛想彈起，畢艮鐵索已挾着嘶風聲抽擊至，只好滾動身形，順着瓦背滾下去。

「啪啪」連响聲中，畢艮鐵索追擊陸榮，都被陸榮疾滾的身形閃避開，鐵索將屋瓦擊得粉碎。

畢艮緊追着陸榮滾動的身形抽擊不捨，每一次，都只差那麼一點點，被陸榮滾避開去，鐵索將屋瓦擊得破裂碎爛。

倏的，陸榮滾動的身形中，手一揚，一塊黑影疾射向緊追不捨的畢艮，畢艮只顧追擊，一心想擊殺陸榮於鐵索下，那防到陸榮在滾動中擲射出一物，猝不及防下，被擊個正着，悶哼一聲，一手緊掩着小腹，一個身子慢慢蹲下。

陸榮見突襲得手，滾動的身形疾停，彈起，探身伸臂，一刀捌進畢艮胸膛。

畢艮悶叫半聲，口噴鮮血，隨着陸榮將刀抽出，身形撲伏在屋瓦上，身軀四肢抽了抽，咽了氣。

剛才，陸榮在滾動中，揚手擲出的並不是暗器，而是一片屋瓦。

陸榮剛將刀抽出，繆雄已到，眼見畢艮喪命，不禁狂怒，脚下一用力，屋瓦碎陷。

繆雄差點被陷進一腿。

陸榮那會失去這個先機，手中刀一進，直捌繆雄眉心。

繆雄一脚踏碎屋瓦，脚往下一陷，整個人也失了重心，倒吸一口長氣，忙抽脚穩身，陸榮長刀已到，刀尖直指眉心，嚇得他忙一低頭，欲避捌來一刀。

那知他低頭欲避，陸榮這根本是虛招，見他低頭，刀勢一沉，改捌爲劈，一刀向下力劈。

頭頂風生，繆雄嚇得出了身冷汗，急忙一側頭。

他只顧側頭，忘了閃身，避得了頭，避不了肩，刀光一閃，左肩連臂被陸榮一

刀卸掉。

劈落，血光現，噴洒得屋瓦皆是，繆雄只痛得臉色煞白，咬牙有聲。

左臂被卸，驟然問身體失去了平衡，不由得向右側了側。

陸榮一招得手，絕不放鬆，刀光一閃，長刀迴斬，攔腰斬向繆雄腰間。

繆雄新創在身，痛得渾身顫抖，人早已失去了戰鬥力，怎擋避得了陸榮這傾力一擊，刀光過處，繆雄半截身軀飛旋而起，直到上半截身軀落地，仍然站立不倒的下半截身軀，斷腰處才噴射出大蓬血花。

陸榮想不到剛才還是險死還生，現在却已手刃兩怪，心裏掛念着侯二剛才發出的一聲慘叫，抬頭一望，正見到吳缺提刀躍撲向和三怪激鬥中的李子飛。

陸榮怎容吳缺聯合三怪合攻李子飛，足下一蹬，迫向吳缺。

× × ×

陸榮身形才起，耳邊已傳來慘嚎，李子飛已奮起神威，於激鬥中，故意誘使三怪勾毒上當，露出了一個破綻，三怪勾毒貪功冒進，大怪開口喝止，已來不及，被李子飛劍光縱橫中，突出一劍，「嗤」的刺入勾毒咽喉上。

勾毒只發出了半聲慘嚎，一手握着脖子，雙眼大張，氣絕倒下身亡。

勾毒倒下的同時，陸榮亦和二怪吳缺互擊了一刀。

「鏗」聲脆响，兩人互退一步。

接着，兩條人影一退又進，刀光將兩人纏在一起。

李子飛以一敵二，感到壓力少了很多，長劍如矯矢神龍，上下飛閃，左右盤舞，劍光將大怪木殘，五怪葛厤，罩了個密不透風。

大怪早在三怪被殺的時候，就萌了退意。他知道再這樣打下去，不但討不到便宜，恐怕連命也不保，如今，在李子飛的劍光籠罩下，只有招架之功，更是心驚，咬緊牙關，奮力揮出一棒，將漫天的劍光逼開一道隙縫，身隨棒閃，口裏疾喝一聲：「老五，退！」身形閃出了劍幕。

渾身一鬆，精神來了，反手一棒，棒影如流星飛渡，疾點李子飛咽喉。

仍在劍光籠罩下的五怪葛厤，身形慢了慢，脫不出劍光籠罩中，見老怪在劍光外拚力攻擊，忙打起精神，蛇頭鏈不顧一切，硬是鏈入劍光中，毒蛇一樣鏈向李子飛大腿。

李子飛久戰之下，由於內傷未癒，已感到有點氣促力弱，無奈只好一歛劍光，飄身後退。

五怪葛厤脫出了劍幕後，粗喘了口氣，正想湧身揮鏈，再戰李子飛，大怪却不進反退，一拉五怪，暴喝道：「速退！」身形一個倒翻，翻出兩丈過外，足點屋瓦，如飛遁去。

老大遁逃，五怪怎敢怠慢，前衝的身形被大怪一拉，乘勢一個倒竄，緊躡在大怪身後遁逃。

正和陸榮激鬥中的二怪吳缺，一聞大怪喝退，心頭一緊，手中寬背刀運功連砍三刀，一刀已將陸榮逼得横閃，兩刀逼得陸榮斜退一步，刀勢一收，身形騰空而起，接在空中一折，追着大怪，五怪遁逃的方向，斜掠而下，一掠五丈，足下一點瓦背，身形縱掠而起，如飛而去。

陸榮身形欲動，想追下去，被李子飛揚聲勸阻：「陸大哥，他們逃不了，還是先察看侯大哥的情形吧。」

一言提醒了陸榮，兩人在屋面上巡視了一遍，不見侯二，縱身躍落地面，在大街上，見到了侯二。

兩人一見侯二仰躺在地面上，一動不動，大驚，一個叫師兄，一個叫侯大哥，一齊箭步撲前，可惜，任他們叫破了喉嚨，侯二也不會回應他們了。

月光下，兩人見侯二胸前骨裂肉翻，血漬殷然，頭無力地垂在一側，手上仍緊緊握着那把三菱刺，顯然已經死了。

陸榮見狀，撕心裂肺悲叫一聲：「師兄！」噗的跪下，俯身扳起侯二有點僵直的屍身，淚流不止。

先是喪師，今又喪兄。難怪他悲從中來，傷心欲絕。

因爲兩個都是他最親近的人，先後離他而去，難免有一種孤獨悲哀的感覺。

李子飛直挺挺地立在侯二的屍身前，低垂着頭，目中有淚，點點滴下。

他覺得對不起死去的侯二，若不是他找到四海客棧，侯二師兄弟不會冒死救他，如今不會死去，仍會過着平凡而又安靜的日子，侯二的死，可說他也有責任。

面對着侯二的屍體，眼前恍惚又現出趙蒼慘死的景像，他不覺深深地感覺到江湖之險惡，人性之兇殘。

強止悲痛，李子飛低沉地道：「侯大哥，小弟一定會爲你報仇！」

望着月光下，侯二一臉死不瞑目的表情，陸榮抬頭望天，一字字道：「師兄，你安心去吧，不手刃吳缺，小弟誓不罷休，除死方休！」

輕輕抱起侯二屍身，朝客棧走去。

李子飛擰頭望了眼躺在街邊，死狗一樣的六怪言黑屍體一眼，深長地吸了口氣，隨在陸榮身後，走進黑暗的四海客棧。

月殘星黯，黎明又將降臨人間。

千里追殺　誓殲三怪

柳家寨大寨主柳遠清，正和兩位盟弟在喝酒談天，突的，一名小頭目快步奔上分金堂，單腿下跪，大聲報上道：「稟三位寨主，山下有三人求見。」

柳遠清一皺眉，放下酒杯道：「來人是誰？」

「洱海七怪中的老大老三和老五。」

柳遠清臉色一變，驚道：「洱海七怪，咱們和他素無來往，亦無過節，因何會找上咱們？」

二寨主程鐵道：「大哥，他們既已找上咱們，不管如何，亦要見上一見，不然，得罪了他們，只怕……」

三寨主展雄道：「怕他怎的，大不了和他們動手一搏！」

「三弟魯莽！」柳遠清沉聲道：「七怪名頭响亮，萬萬開罪不得，走，咱們下去會一會他們，看他們來意如何，再行定奪。」當即起身，邁步走出分金堂。

程鐵，展雄，相隨在後。

那名小頭目，早已起身奔前，在前領

路。

出到寨前，果見有三人在寨前二丈不到處。

柳遠清一眼就認出立在當中的是洱海七怪中的大怪，左右是二怪，五怪。

他曾於四年前見過七怪一面，故此認得。

懾於七怪在江湖上的兇名，柳遠清連忙上前兩步，含笑抱拳道：「三位，柳某失迎，請恕罪。」

三怪這次來，是有求於人，一歛平日狂傲之態，齊抱拳道：「柳寨主，咱們突然拜訪，唐突得很。」

柳遠清見三人客氣，心內暗道：「七怪狂傲兇殘，不講禮義，今番如此客氣，不知葫蘆買的什麼藥，倒要小心應付。」

主意打定，笑道：「三位，未知有何貴幹？」

大怪木殘耐着性子道：「柳寨主，可否借一步說話？」

柳遠清根本不想招呼三人入寨，只想在寨外應付走三人，怎知大怪已直截提出，無奈，只好裝作失禮的樣子道：「柳某眞失禮，請入寨一談。」

待到三怪行近，才含笑爲三怪介紹了兩位盟弟兼二三寨主的程鐵，展雄兩人。

三怪只好和兩人抱拳互道仰慕之意。

趁着三怪和兩位盟弟在客氣，柳遠清向站在身後的小頭目一使眼色，小頭目轉身，快步而去。

一行人邊行邊說話，向寨內走去。

分金堂上，六人分賓主坐下，柳遠清心定了很多，因爲他已吩咐那名小頭目將人手安排好，以防突變。

「三位，現在可以將來意說出了吧？」柳遠清目光注在大怪身上。

「柳寨主，咱們此來，是想柳寨主你幫個忙。」大怪目光直射柳遠清。

「未知三位要柳某幫的什麼忙？」柳遠清問。

「想你廣派眼綫，打探一個人的消息，並設法將那人引到貴寨，將那人擒殺！」大怪直截說出。

柳遠清與兩位盟弟聞言，不由互相對望一眼，柳遠清故作沉吟，道：「木兄，敝寨只怕很難……」

五怪葛麻早已按耐不住，聞聲喝道：「柳寨主，你知道違抗咱們的下場嗎？」

這明是威脅。

展雄怒聲道：「咱們亦不是任人指使的！」

氣氛刹那呈現緊張。

乾笑一聲，大怪沉聲道：「柳寨主，相信你們亦聽聞過咱們兄弟的手段。」

柳遠清雖說人多，但懾於七怪名頭，實在不想得罪他們，陪笑道：「三位不要見怪，舍弟一向火爆，不知三位打探的人，是那一個？」

「李子飛！」大怪幾乎是一字一字吐出，想到七怪只剩三怪，不由氣怒攻心，但在柳遠清三人面前，又不便表露出來，壓下口氣，道：「此人二十出頭，相貌平凡，有點土頭土腦的樣子，穿一身黃粗布衣服，很好認，可能會和一個人同行。」

「李子飛？」柳遠清重覆唸了兩遍，從未聽過江湖上有這個人，不由問：「木兄，這個李子飛到底是何來歷，咱們知道他的底細，才好見機行事。」

「這個小子，咱們也不知他的來歷，只知他叫李子飛！」吳缺氣憤地說。

「奇怪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三位怎不直接對付他？」程鐵問。

「別小看了這小子，身手厲害得很，究竟你們幫是不幫忙？」五怪葛麻不耐煩地望着柳遠清三人。

「幫忙可以，但……」柳遠清沉吟一會道：「至於擒殺他，最好還是三位親自動手。咱們只負責將他引來。」

「廢話！」葛麻霍的站起，氣虎虎地狠聲道：「咱們要能親自動手，找你們幹什麼，咱們早幹了。」

展雄亦一跳半丈高，戟指怒道：「葛麻，別人怕你七怪，俺展雄可不怕，你兇什麼，是你們求咱們不是咱們求你們！」

葛麻臉色連變，一雙突眼兇光閃現，突的一進身，一掌拍向兀自在跳脚的展雄心窩。

大怪，二怪一見五怪動了手，想阻止已不及，只好來個先發制人，雙雙幌身閃進，喪門棒與寬背刀同時撤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向柳遠清，程鐵。

柳遠清，程鐵驟不及防下，剛想有所動作，喪門棒已抵在柳遠清咽喉，寬背刀架在程鐵頸脖上。

兩人立時臉色煞白，動也不敢一動。

與此同時，展雄想不到葛麻悶聲不響的動了手，身手本就比葛麻低了一籌，驟然間，如何閃避抵擋得了葛麻蓄意的一擊，「啪」的被葛麻一掌印在心窩上，整個人被掌力擊得倒飛而起，狂吼一聲，張口噴吐出大蓬鮮血，「噗」一聲摔跌在牆邊，一命嗚呼了。

柳遠清，程鐵，眼見盟弟命喪當場，臉上一連數變，心內悲憤交集，但受制於人，不敢妄動。

站在一旁侍候的小嘍嘍，一見三寨主慘死，無不大驚失色，驚呼一聲，紛紛躲閃。

堂後預伏的伏兵，本是柳遠清的死士，聽見堂上驚呼，知道發生了變故，一擁而出，弩箭長槍，一齊指向三怪身上，但一見大寨主，二寨主受制於人，不由怔住，不敢亂動。

大怪先見堂後左右擁出不下三十人，個個手持弩箭長槍，心頭一凜，不由手中棒一緊，低喝道：「要命的就叫他們不要亂動！」

及後見伏兵不敢亂動，心頭一寬，喝道：「快叫他們丟下兵器！」

這時五怪上前，一掌按在他頭頂上。

柳遠清無奈，只好啞聲喝道：「不可妄動，快丟下兵器！」

寨主有命，他們不敢不從，紛紛將手中弩箭長槍掉下。

「退過一邊！」大怪厲聲喝叫。

柳遠清只好萬般無奈地喝道：「速退一邊！」

二三十名死士，只好退開一旁。

五怪上前，雙脚一陣亂踩，將地上的弩箭踩碎。

大怪向二怪一使眼色，兩人同時運指連點，封了柳遠清，程鐵兩人身上三處大

穴，然後撤去棒刀，退開一步。

柳遠清，程鐵兩人，不由透了口氣。

「現在怎樣？」大怪望着兩人的狼狽相獰笑問。

肉在俎上，只有任人宰割。

柳遠清與程鐵，只好點頭應承。

「柳寨主，千祈不可作怪，否則，莫怪我心狠手辣。」大怪兇狠地盯視着柳遠清。

「柳某兄弟已然受制，有九條命也不敢作怪。」柳遠清口軟心硬。「不過，到時將那李子飛引到後，柳某兄弟受制，怎樣下手？」

「這個你大可放心，只要你能將那小子引來，到時自會將你穴道解開，咱們還會助你一臂之力。」大怪和聲說。

「木兄，那小子一定會到這附近嗎？」柳遠清問。

「一定會到，因爲咱們沿途留下了踪跡，可能那小子這一兩天，就會追踪到這附近。」大怪滿有把握地說。「只要你這一兩天之內派多些手下四出打探，定可發現那小子。」

「用什麼藉口將那小子引入寨中？」柳遠清問。

微一沉思，大怪道：「你可四出廣佈流言，就說咱們殺了你一位盟弟，相信他聽到這個消息，一定會來問個清楚的。」

柳遠清目光不由一瞥躺在牆邊，氣絕死去的展雄一眼，倒抽一口涼氣：「就照木兄的主意去辦吧。」

×　×　×

李子飛，陸榮兩人，於安葬了侯二後，兩人立即起程，追踪大怪三人的行踪，誓必手刃三人，爲死去的趙蒼，侯二報仇，爲江湖除害。

兩人一商量，認爲大怪三人一定會遁回洱海，於是，兩人不惜千里迢迢，向雲貴方向追去。

沿途，他們都發現大怪三人的踪跡，確是向雲貴方向走去。

他們緊追不捨。

×　×　×

柳集今天是墟期，所以今天也特別多人。

李子飛與陸榮兩人，擠在人羣中，走進柳集。

柳集只有一家酒鋪，兼賣下酒菜，晌午未到，鋪內經已坐無虛席。

李子飛自出娘胎，從沒見過趕墟的熱鬧，今天適逢其會，兩人在墟場上東溜溜西逛逛，被喧嘈的人聲，五光十色，無其不有的貨品，吸引住了，捨不得離開。

要不是陸榮一再催他離開，他眞會逛到墟場散了才走。

口渴肚子餓，自然想到吃喝，兩人進入小酒鋪，好不容易才在一副座頭上插身坐下。

要來了酒菜，兩人默然喝着——人多的地方，不便說話。

酒鋪內人聲嘈雜，鬧哄哄的，兩人只想趕快吃喝完畢，離開酒鋪。

兩人都在低頭大口喝酒，大口啃饅頭，忽然，兩個人同時將吃喝的速度放緩，側起頭，似乎在傾聽什麼的，最後，乾脆停止了吃喝。

原來他們聽到了隔鄰一桌，兩個喝得面紅耳熱的鄉農土人，在說着一件他們極有興趣聽聞的事。

「大狗子，你說的是可是眞的？柳家寨的三寨主給人殺了，到底誰有那樣大的胆子和本領，殺得了三寨主？」

「當然有人囉。」被叫做大狗子的漢子說話不忘喝酒，話未完，已舉起酒杯，到話說完，杯中的酒也完了。

「到底是什麼人，快說吧！」

「說出來，別要將喝下肚的酒也吐了出來！」大狗子一口又喝乾了一杯。

「再不說，俺可要走了，不陪你。」

「急什麼，就告訴你吧，不過，你不要告訴別人。」大狗子得意地低聲道。

「得了，快說吧！」

「是什麼洱海七怪將三寨主殺了！」大狗子將聲音壓低說，「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洱海七怪是什麼東西！」

「俺也是一次頭聽二猴子說，怎知他是怪還是人！」大狗子打了個酒呃。

「三寨主武功高强，怎會一下子就被殺了？」

「聽二猴子說，那叫什麼洱海七怪的，武功比三寨主還要高，所以一下子就殺死了三寨主。」大狗子說。

「那，大寨主和二寨主怎樣，眼睜睜看着三寨主被那什麼怪殺了不理？」

「那就不知道了，二猴子沒有對俺說。」大狗子再次叮囑，「二猴子要俺別告訴人，牛二，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進囉嗦，曉得了。」牛二打斷了大狗子的話。「來，咱們別管他媽的生啊死的，喝他個痛快。」

兩個酒鬼，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個不亦樂乎。

李子飛與陸榮，都聽了個一清二楚，兩人不動聲息，繼續吃喝，酒足飯飽後，兩人結帳離去。

臨離去前，兩人不經意地看了眼隣桌那兩個酒鬼一眼。

×　×　×

「回寨主，一個二十剛出頭，穿一身土黃粗布衣褲的小伙子，和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今早在柳集出現。」那個在柳集酒鋪內，坐在李子飛隣桌，被大狗子稱作牛二的漢子，單腿跪在地上，向坐在堂中的柳遠清稟報。

柳遠清聞報，目光射向坐在右邊椅上的大怪，二怪，五怪三人。

大怪三人聞報，臉上同時轉過一絲似喜又懼的神色，向柳遠清點點頭。

柳遠清知道是大怪三人要除去的李子飛到了，沉聲問：「牛二，有照計劃去做嗎？」

牛二連忙回道：「回寨主，全照做了，相信現在大狗子已帶着兩人前來。」

「好，事情辦妥之後，再賞！」柳清遠揮手令退。

牛二連聲道：「謝寨主！」站起身，退下堂。

於起身時，目光瞬快地和柳遠清相觸了一下。

柳遠清轉向大怪道：「木兄，現在可以解開柳某的穴道了吧？」

大怪一聲乾笑，站起身，走到柳遠清身前，右掌在柳遠清胸前上下迅快地點拍了幾下：「柳寨主，現在沒事了，不過，你的心坎穴爲我用獨門手法點了，若沒有我爲你解穴，你會三日發作一次，發作時如萬虫鑽動，萬蟻啃骨，那滋味死不如生，希望你不要以身嚐試，只要今日解決了那小子，我自會爲你解穴。」

這時，二怪也幫程重解開了身上被封的穴道。

二怪沒有在程鐵身上作手腳，因爲，他們認爲，只要制住柳遠清，那就成了。

柳遠清目中閃現一抹怒毒之色，瞬間消失。

苦笑一聲，柳遠清無可奈何地道：「三位如此多疑，怎能衷誠合作？」

大怪奸笑道：「柳寨主，這不是合作而是脅迫，所以咱們不能不保留一下。」

「既如此，希望你們不要食言。」柳遠清望着大怪。

「柳寨主放心，只要那小子喪命，我保證一定會爲你解穴，現在你和平常一樣，功力沒有打了折扣。」大怪口裏如此說，心裏却殺機萌生。

「稟寨主，寨門外有兩人求見。」一個嘍囉奔入稟報。

「姓甚名誰，何事求見？」柳遠清問道。

「一個自稱李子飛，一個叫陸榮，是有關三寨主……」

那名嘍囉抬眼望了大怪三人一眼，不敢說下去。

柳遠清喝道：「請他們進來。」

那名嘍囉應一聲，轉身而去。

「三位，暫時到堂後避一避，聽到柳某咳聲，就表示事情順利，若聽到擲杯聲，表示事情不遂，三位請即時衝出援手。」柳遠清急忙對三人說。

「柳寨主只要合作，相信事情是會進行順利，希望如此。」大怪深深望了柳遠清一眼，和二怪，五怪退入堂後。

這頭大怪三人才退入後堂，那邊一名小頭領巳帶着兩個人朝分金堂走來。

一個年約三十左右，身材中等，一套土藍布褲，另一個身材健壯，年約二十出頭，穿一套土黃粗布衣褲，正和大怪所描說的一模一樣，但從兩人的裝束相貌上去測斷，兩人只像極平凡的青年人，一點看不出身負高深武功，令到大怪三人不敢正面相接，出此卑劣的手段，特別是穿土黃衣褲的青年人，更像一個楞頭楞腦的鄉下土小子。

但不管外表裝束如何平凡，能令到洱海七怪又懼又恨，欲置死地而後快的人，一定不簡單，柳遠清與程鐵，不動聲色，站起來，面朝堂外，兩人迅速交換一瞥會心的眼光，柳遠清並借舉步前迎的刹那，乘勢將頭微點了點。

程鐵一笑即歛。

兩人一齊站在堂前。

「稟寨主，兩位客人帶到。」那名小頭領向前拱手，跟着退過一旁。

來的人正是李子飛與陸榮兩人。

李子飛與陸榮連忙上前一步，欠身抱拳道：「拜見柳寨主，程二寨主。」

柳遠清程鐵忙拱手還禮道：「兩位就是李子飛、陸榮少俠，久仰，久仰！」

側身揖讓道：「個位請堂上坐。」

李子飛與陸榮忙道：「柳大寨主，程二寨主，請。」

四人先後步上客廳，分賓主坐下。

柳遠清目注李子飛道：「這位想必是李少俠了？」

李子飛連忙拱手道：「不敢，正是在下。」

目注陸榮道：「這位想必是陸大俠了，請問，不知找柳某兄弟，有何貴幹？」

陸榮答道：「在下兩人，在柳集聽說貴寨三寨主，被洱海七怪所殺，不知是否確實，故此特來一問，請恕冒昧。」

柳遠清及程鐵一見陸榮問及展雄之死，不由悲從中來，雙目淚光隱現，强壓悲憤，程重嗄聲道：「盟弟展雄，確是被七怪所殺，怎麼，難道和你們有關？」

「在下兩人對貴三寨主的慘死，深致哀悼。」李子飛憶及趙蒼，侯二之死，不禁亦面現戚容。「貴寨三寨主之死，確實和咱們有關，因爲，咱們有兩位朋友，亦是被七怪所殺。」

「他們是——」柳遠清沒有問下去。

「一位是神州大俠趙蒼，另一位是陸大哥的師兄，侯二。」

「神州大俠趙蒼？他眞的爲七怪所殺？」柳遠清激動地問。

「半點不假，是在下親眼見他被殺死的，並親手葬了他。」李子飛正容說。

「令師何人？」柳遠清目注陸榮問。

「先師周維漢。」陸榮含悲莊容道。

「『隱俠』周前輩？」柳遠清疾聲問，見陸榮含悲點頭，點頭道：「原來陸兄是周前輩的高足，失敬了。」

目光轉注在李子飛身上：「李小兄，令師是——」

李子飛答道：「家師雲萬里？」

柳遠清茫然望向身旁的程鐵。

程鐵搖頭表示不曾聽聞過這個名字。

柳遠清歉然說道：「李少俠，請恕柳某僻處荒野，孤陋寡聞，無緣拜聞令師大名。」

李子飛淡然一笑，毫不介意地道：「令師亦是山野草人，柳寨主不識，不足爲奇。」

「李少俠，陸兄，趙前輩及令師兄，是如何被七怪所害的？」

李子飛將趙蒼之死，詳說了一遍。

陸榮亦將侯二之死，說了一遍。

柳遠清與程鐵，邊聽邊動容不巳。

從兩人的描述，柳遠清與程鐵兩人，知道李子飛曾一招力挫七怪，亦知道兩人與死去的侯二，力除七怪中的四怪，不由對兩人另眼相看。

大怪三人，在後堂偷聽外面的說話，當聽到李子飛，陸榮兩人述說擊殺七怪中的四怪時，不由羞怒交加，五怪葛厤，身形一動，不顧一切，就想衝出去與李子飛，陸榮兩人拚殺。

虧得大怪眼急手快，一把將他抓住，二怪亦上前，制止了五怪的衝動。

「兩位果然英雄出少年，柳某敬佩不巳。」柳遠清敬佩地說，「兩位到此，還有別情吧？」

「不錯，」陸榮憤怒道：「咱們不惜

迢迢千里，追踪到此，就是想將剩餘的三怪鏟除，一來爲趙前輩及侯師兄報仇，二來爲江湖除害，故此，咱們想向柳寨主打聽一下大怪木殘三人的行踪。」

柳遠清哈哈一笑道：「兩位可說找對了人，柳某三弟被殺，也想爲他報仇，可惜柳某兄弟不是大怪三人敵手，如今兩位來了，正好借重兩位大力，爲柳某三弟報仇！」

李子飛不想在此久留，道：「柳寨主，到底大怪三人向那個方向逃了？」

柳遠清用手向外一指道：「他們三人，殺了柳某三弟後，朝西南方向逃了，大概是逃回他們的老巢洱海去了。」

李子飛聽說，連忙站起身抱拳道：「多謝柳大寨主相告，在下告辭了，後會有期。」

陸榮亦站起身：「柳大寨主，程二寨主，打擾了。」

柳遠清趕忙站起身道：「兩位，柳某只恨相識太遲，兩位想是心急追踪大怪三人的踪跡，柳某很明瞭兩位的心情，但急也不在一時，如今天巳快黑了，前路百里內，盡是荒山野嶺，一無人家，兩位何不留下來，明天再走，明天，柳某可派手下，爲兩位帶路，走過那片荒野山地，兩位意下如何？」

李子飛，陸榮兩人，聞言朝外打量天色，果然巳是黃昏日暮，兩人不由互相對看一眼。

柳遠清巳經看在眼裏，喝叫道：「來人！」

一名頭領模樣的人快步上前道：「大寨主有何吩咐？」

「快準備兩間乾淨客房，兩位少俠在本寨留宿一宵。」柳遠清吩咐，那名頭領剛應了聲「是！」轉身想走，柳遠清連隨喝阻：「還有，吩咐廚下，準備酒菜。」

李子飛，陸榮見柳遠清一疊聲吩咐手下，兩人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你望我，我望你，做聲不得，直到柳遠清吩咐完畢，李子飛才急聲道：「柳寨主，在下怎好意思打攪，在下……」

柳遠清不待李子飛說完，哈哈笑道：「兩位遠來是客，柳某理應略盡地主之誼，兩位若還看得起在下，請不要推辭！」

李子飛，陸榮聞言，不好再堅持要走了，只好齊抱拳道：「柳大寨主，程二寨主，既然如此，咱們恭敬不如從命，打擾了。」

程鐵連忙還禮道：「哪裏話，應該的，應該的，請坐下好說話。」

李子飛，陸榮只好再坐下，四人談笑甚歡。

在後堂偷聽的大怪三人，聽聞柳遠清巳將兩人留下，不覺滿心歡喜，認爲事情成功了一半。

「看不出柳遠清眞會做戲，居然說得兩人留了下來。」二怪吳缺悄聲道。

「哼，怕他不盡力而爲？」大怪輕哼一聲：「只要那老小子敢作半點怪，管叫他生死兩難。」

「嘿，只要一切順利，等會，咱們就可除去心頭大患。」老五葛厤得意地輕笑出聲。附在大怪耳邊道：「老大，等會事成，眞的爲那老小子解穴？」

大怪木殘陰陰一笑，搖搖頭，雙手作了個殺的手勢，三人啞然輕笑起來。

× ×

酒菜很快就擺好了，四人圍着桌子，分賓主坐下。

四人面前杯中，斟滿了酒。

柳遠清舉杯道：「來，爲兩位能手刃大怪他們三人喝一杯！」

李子飛，陸榮，程鐵齊舉杯，一喝而盡。

李子飛亦舉杯相敬：「爲柳大寨主，程二寨主喝一杯！」

四人又喝了一杯！

互相敬了一輪酒，四人邊吃喝，邊談天。

「李少俠，陸少俠，兩位想必還是初在江湖走動，是嗎？」柳遠清含笑望着兩人。

「柳寨主果然是老江湖，在下兩人確是初在江湖走動。」陸榮坦言相告。

「柳寨主，此去洱海，還有多少路程？」李子飛問。

「大概還有四五日路程，怎麼，李少俠，別是又心急趕路吧？」

李子飛點頭道：「在下確想快些了結這件事，因爲在下兩人縱不想殺他三人，他三人必定却非殺死在下而後安，所以，在下不得不心急，好一了百了。」

「究竟兩位知道了他們的什麼秘密？可否說出來？」程鐵開聲問。

「在下也不知他們的秘密，他們一口咬實趙前輩臨死前，一定將有關他們的秘密說給在下聽，其實，趙前輩眞的沒有告訴在下，很抱歉，沒有什麼秘密可告訴兩位寨主。」李子飛攤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之狀。

「聽說七怪的師父，洱海老怪木至尊，武功巳入化境，在滇邊一帶，無人敢惹，兩位今次去，務請小心，大怪他們知道不敵，必會請老怪出現。」柳遠清向兩人提出警告。

「多謝柳寨主關心，再敬兩位寨主一杯！」陸榮舉杯相邀。

四人暢快地談說着，氣氛甚是融洽。

不知是因爲連日奔波，疲累過度，抑或喝多了，不勝酒力，李子飛陸榮兩人，很快就醉倒了，伏在桌上。

柳遠清，程鐵相視一笑——會心的一笑。

柳遠清跟着輕咳了一聲。

× × ×

三怪在後堂，對於前面的動靜，雖然不能見到，但能聽到，對前面的情況，憑所聽聞的，知道個大概，耳聽外面四人不停舉杯邀飲，大怪三人不由喜心翻倒，這次，看你兩個小子還能跑得了？三人都既緊張，又歡喜地注意着外面情況的進展。

對於柳遠清，程鐵兩人的合作，三人感到很滿意。

但滿意歸滿意，三人殺心既起，滿意亦非殺不可。

三個人都極力按捺着性子，等待發出的訊號。

他們都希望聽到的是柳遠清的咳聲，不是擲杯聲。

終於，他們聽到了柳遠清的輕咳聲。

咳聲雖然很輕，但聽在三怪耳裏，無異一聲響雷。

× × ×

三人像餓狼一樣，從後堂分左右撲出前堂。

一眼看見醉伏在桌上的李子飛，陸榮二人，三人同時發出得意至極的狂笑聲，兇相畢露。

大怪咬着牙，切齒望着醉倒的李子飛、陸榮道：「嘿嘿，小子，今次終於逃不脫了吧！」

轉對柳遠清道：「柳寨主，你兩位很合作，咱們很滿意。」

柳遠清乘機道：「木兄，現在可以爲柳某解開穴道了吧？」

大怪陰笑道：「可以，柳寨主，你過來，我爲你解穴。」

柳遠清聞言大喜，移步上前！

大怪陰笑着，踏前一步，突然一掌閃電般拍出，一掌印在柳遠清胸上。

柳遠清想不到大怪會驟下殺手，身形被大怪掌力擊得連續蹌踉退了幾步，口鼻溢血，往後就倒。

幸得程鐵一個箭步上前，將柳遠清扶住，悲憤得全身發抖，戟指罵道：「你……你簡……簡直不是……是人！」

這時，二怪，五怪，正一左一右，站在醉倒的李子飛，陸榮身後不到二尺處，隨時可以擊殺兩人。

柳遠清雖然內腑被大怪掌力震碎，但仍強留一口氣，瞪目顫聲道：「木殘，我……我早……已料到……料到你不……不論成敗……必殺我……兩人……果然……不……不出……我所料……不……不過，你……你們也……」

大怪放聲狂笑着，踏前一步，兇殘地道：「料到又怎樣，你還不是要死，可惜你料不到我會這樣快動手殺了你，你以爲我會在殺了那兩個小子後才會動手殺你兩人，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那兩個小子巳是煮熟的鴨子，飛不走，你兩人都有不少手下，不先殺你們，那就大有麻煩了。」

這時，外面的嘍囉都知前廳出了事，紛紛趕到，將個大堂圍了個水洩不通。但沒一個敢動，因爲沒有兩位寨主的命令。

程鐵悲聲道：「大哥，你不會死的，你要堅持……」

柳遠清張着無神的雙目，語聲斷續道：「二弟……我……不行……行了，不過……我不……不會白死的……。」

「你當然不會白死了，因爲黃泉路上，有那兩個小子，及你的兩位盟弟陪伴你！」大怪殘惡地說。

二怪，三怪兩人，聞言，不由狂笑起來。

突然，柳遠清渙散無神的雙目，有了光，人也彷彿精神了，挺起腰，大聲道：「有你三人作伴就眞！」喘了口氣，「我雖然想不到你會這樣快下手，但你也想不到我如此『合作』！」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頭一歪，嚥了氣。

程鐵見狀，嘶聲大叫道：「大哥——大哥！」

堂下嘍囉，見大寨主死了，嘩然鼓噪起來，作勢欲動。

大怪視如不見，舉起手掌獰笑道：「程二寨主，不用叫了，隨你大哥去吧！」一掌就要拍下。

豈料，就在這時，劇變突生，「砰砰蓬蓬」幾聲響起。

大怪作勢欲拍向程鐵的右掌，聞聲一窒，擰頭遁聲看去，不由心胆俱裂，臉色大變。

原來，他看到了原本醉倒在桌上的李、陸兩人，現在却精神奕奕地站立着，嘴角泛現一絲嘲笑，而剛才還是活生生，站在李、陸兩人背後的二怪吳殘，五怪葛麻，一聲也沒有吭，死牛一樣倚坐在牆脚，七孔流血，死了。

大怪像看見妖魔鬼怪一樣瞪視着李子飛、陸榮兩人，身軀抖顫，連退兩步。

與此同時，程鐵召來兩名手下將柳遠清的屍體抬過一邊，隱住悲痛，朝大怪逼進一步，冷笑連聲，目中盡是怨毒之色。

大怪怎也想不通，李子飛，陸榮兩人，分明巳喝了不少他親自下了「今宵醉」的酒，本應該爛醉如泥才對，怎麼現在却……他不敢想下去了，他發覺自己錯得太厲害，從五怪葛麻殺了展雄後就錯了，他低估了柳遠清、程鐵兩人，他忽視了江湖人對忠義兩字的看法，正因爲像他這樣的人，根本不知忠義兩字爲何物，所以他忽略了江湖中人最重信義，寫了一個義字，不惜拋頭顱，洒熱血，盡管江湖上有很多見利忘義之輩，但，亦有很多爲義而不惜一死的人，像柳遠清，程鐵就是這種人，盡管他們出身於黑道。

大怪滿以爲殺展雄以立威，制柳遠清以爲脅，就能令到柳遠清，程鐵兩人心生懼怕，俯首貼耳爲其所用。但他想不到，柳遠清、程鐵兩人，在五怪掌斃展雄後，眼見盟弟慘遭毒手，心裏巳激發起復仇之情，再加上他們出身黑道，深知大怪等人手段毒辣，於事成後一定不會放過他們，這是黑道所慣用的手法——斬草除根，從大怪爲他解穴，却又留下一手這點，他們巳經猜估到了，所以他們早巳經存有了異心。

這都是大怪想不到的因果。

李子飛、陸榮同時踏前一步。

大怪不由再退一步，目光游竄不定。

這時，大怪可以說是插翅難飛，身陷重圍。

一股寒氣，不由自主，從他脊樑升起，迅速擴散至全身，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倒抽一口涼氣。

「木殘，想不到事情會有如此驚人變化吧？」程鐵目中噴火：「你想不到咱們亦會留有一手。其實，自你們慘殺三弟起，咱們就決定，不惜一死，誓報此仇！」

大怪臉上陣青陣白，口顫顫道：「你……你們難道眞……眞的……不怕……怕死！」

「怕死又有何用？」程鐵目光如刀，盯視着大怪，「怕死不等於能不死，況且，咱們亦不是怕死之人，打從咱們三兄弟開山立寨開始，幹的就是刀頭舐血的生涯，所以咱們都不怕死，況且，我和大哥自你們殺死三弟後，知道你們不論事情成敗，必會斬草除根，將我兩兄弟殺死，橫豎一死，咱爲什麼還要幫你去殺人，所以，咱們兄弟兩人，密令大狗子，無論如何要查截到李子飛與陸少俠兩位的行踪，將你們的陰謀告訴他兩位，果然沒有令人失望，大狗仔與牛二在柳集酒館中遇到他們兩位，大狗子在路上，將你們的陰謀告知他們兩位，先前的一切，都是在做戲，現在你明白了吧？」

大怪貝聽得心神震動不巳，原來他們三人，早巳落在對方的將計就計中，一直被蒙在鼓裏，還以爲事情一直進行得很順利。

但是，大怪還有一點不明：「我明明聽見那兩個小子喝了不少酒，爲何會沒有醉，難道你們有解藥，我記得，我給你們的解藥，親眼見你們吃了。你們根本沒有解藥！」

「哈哈，你眞是笨得可以，他們雖然沒有解藥，但他們知道酒中有藥後。還會喝嗎？相信你也不會吧？」程鐵嘲笑道：「你確實聽到咱們在不斷喝酒，但你見不到，他兩位都將酒悄悄倒在衣襟上，一點酒也沒有沾唇。」

大怪目光落在李子飛、陸榮兩人身上，才見兩人衣襟上，濕了一大遍。猶在滴着酒。

至此，大怪也無話可說，可算栽到了家。

李子飛盯注着大怪，冷聲道：「木殘，趙蒼究竟探查到你們的甚麼秘密？」

大怪臉上陰晴不定：「你以爲我會告訴你？」

「難道你以爲，你今晚走得了？」李子飛反問。

「你巳經是個死人，黃泉路上，你兩位師弟正等着你！」陸榮想起被殺的師兄，心頭就怒火升騰，恨不得一刀活劈了大怪。

「我走得了，走不了，是我的事。」大怪突然語氣淡定地說：「至於那秘密，你們不會知道，我亦不會說，否則，我又何必非要殺死趙蒼？就是不想讓秘密洩漏出去，可惜却殺不了你！」

「大怪，咱們來個交換怎樣？」李子飛突然含笑提議。

在場各人聞言，俱不由一怔。

陸榮，程鐵兩人，都不解地望着李子飛。

大怪目光閃動，問：「交換什麼？」

「用你的命，交換你的秘密！」李子飛語氣斬截。

「你以爲你們一定殺得了我？」大怪神情輕鬆地問。

三人都疑惑地看着他，不明他何以忽然間這樣有把握。

「不但要你死，還要用你的心，來祭奠我大哥，三弟的之靈！」程鐵悲憤地怒視大怪。

「除惡務盡，今晚，就是拚着一死，也非殺你不可！」陸榮手一揚，白光一閃，長刀在手。

「木殘，識時務者爲俊傑，難道你還妄想生離此地？」李子飛用手一指外面圍得水洩不通的柳家寨人馬，「你看看，縱使你逃得過咱們三人之手，能衝得過他們嗎？」

大怪不由皺了皺眉，但仍強硬地說：「縱使死，也得找幾個墊背的，休想我將秘密說出！」

陸榮手執長刀，程鐵握着一管鐵槍，就要衝上。

大怪神色一連數變，眼珠一轉，搖手急道：「慢動手，有商量。」

陸榮、程鐵聞言，欲動的身形復止。

由於大怪初時寧死不肯將秘密說出，引起了李子飛，陸榮，程鐵的更大興趣，極想知道內情，大怪說有商量，即是說他肯講了。

三個人六隻眼望着大怪。

大怪在三人注視下，感到渾身不安，乾笑道：「若我將秘密說出，三位眞的放我一條生路？」

陸榮、程鐵不敢拿主意，一齊望向李子飛。

本子飛明白兩人的意思，朝大怪點頭，正容道：「不錯，在下用生命担保！」

大怪聞言，臉現喜色。

「李少俠既應承了你，還不快說！」程鐵催促道。

大怪疑遲了一下，終於咬牙道：「好！拚着受師父責罰，就告訴你們吧！」

三個人默不出聲，注視着他。

大怪不自然地笑了笑：「我們師父兄弟七人之所以要殺趙蒼，是因爲他探知了一個秘密……」

這一句，說了等於沒有說，因爲三人早已知道了。

大怪目光溜了三人一眼，乾咳一聲，道：「這個秘密對咱們很重要，尤其是對我師父，殺趙蒼，是師父要咱們師兄弟殺的——」

語聲未了，大怪突然一個倒翻躍騰而起。

三人都密切注視着大怪，大怪一動，三人同時撲上，企圖阻截大怪。

陸榮長刀，程鐵鐵槍，齊往大怪身上招呼。

李子飛身形騰起，後發先至。

大怪人在空中，眼看只有落回原地一途，那知他却怪吼一聲，右手一伸，一把抓住急刺而至的槍頭，身形藉那一抓之力，打橫斜躍而出，閃過陸榮劈來一刀，避過李子飛臨空一抓！

身形如流星飛渡般，撲向那兩名守候在柳遠清屍體前的嘍囉。

三個人都估不到大怪有此一着，慢了一步。

大怪身形未到，雙掌疾出，那兩個嘍囉如何擋避得了大怪這志在必得，生死攸關的一擊，「砰砰」兩响，兩名嘍囉慘叫着，仰摔在地。

「颯」的大怪身形忽落，脚未點地，伸手一抓，一把抓起了倚坐在椅上的柳遠清屍體，往後一掄。

程鐵長槍追刺大怪身後，槍尖距大怪背後不足一寸，突的見大怪反手一掄，將柳遠清的屍體撞向自己槍尖，不禁大驚失色，若不收槍，就會刺在柳遠清屍身上，一咬牙，長槍疾沉，「篤」的槍尖將地上方磚刺得四分五裂。

陸榮長刀急收，李子飛「颼」的落回地上，不敢妄動，目中怒火噴射，鄙夷地怒視着大怪，不值他之所爲，連死人也瀆犯。

大怪乘那一掄之勢，身勢不轉，正好看到了三人憤怒無比的表情。

這時柳家寨衆手下，見大怪竟然卑鄙到用死人來做兵器，擋箭牌，而且用的是他們大寨主的屍體，不由怒吼連連，一齊擁向大怪，有幾個憤怒得失了理性，刀槍齊舉，砍刺大怪。

大怪厲笑一聲，將手中的柳遠清屍體，迎向那些刀槍。

程鐵一見，臉色驟變，暴喝一聲：「住手！」

這一聲暴喝，只喝得衆手下心神俱震，攻出的刀槍，半途中猛烈頓住。

大怪亦及時收手，執着柳遠清的屍體，擋在身前。

程鐵與柳遠清，展雄三人情如手足，情義深重，否則三人也不會結義爲手足，如今眼見柳遠清慘死後，仍受此折辱，被大怪當作兵器，不由眥裂血出，鬚髮俱張，血往上湧，嗔目大喝：「木殘！你還是不是人！」

喝聲末畢，一股熱血湧上喉頭，張口「咯」的吐出一口鮮血，雙眼一翻，昏倒在地。

站在程鐵身旁的陸榮見狀，疾忙伸手，一把抓住了就要倒在地上的程鐵。

李子飛見狀，亦是神色一變，急趕上前，扶持住程鐵。

衆手下見唯一活着的寨主昏倒，俱不由驚呼出聲，有兩名小頭目，急步奔上前去，將程鐵扶坐在一張椅上，一面施救。

大怪執着柳遠清的屍體，像一頭負傷的狼，目中閃着兇厲之光，掃視着各人。

陸榮「呸」的吐了口唾沫，激憤得聲音微顫道：「木殘，虧你還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竟然做出如此人神共憤的事！」

李子飛在則射精光，一瞬不瞬地注視着大怪。

大怪獰笑道：「是你們逼我如此幹，怪不得我。」

他正是覷準了李子飛等人對死人不敢瀆犯的心理，而用柳遠清的屍體來要脅他們。

兇厲地吼叫道：「你們若不再退開，休怪我對柳遠清不敬了！」

陸榮氣恨得咬牙有聲，却奈何他不得，怒聲道：「你敢？」

李子飛一拉陸榮，兩人退了一步。

李子飛實在不願眼見柳遠清死後，屍體還被折辱。「木殘，你想怎的？」

嘿嘿一笑，木殘狠聲道：「退開，命令他們退開，放老子走出寨，否則——」

將柳遠清的屍體舉了舉。

李子飛與陸榮對看一眼，李子飛無奈地點頭道：「好，放你走，但要你將柳寨主遺體放下！」

大怪得意地一笑：「李子飛，我可沒有這樣笨，放下柳寨主屍體，若你們反悔，乘機一擁而上，或背後來一刀。我豈不是死無全屍？」

陸榮氣憤得戟指怒喝道：「木殘，你還想怎樣？」

木殘瞥了手上執着的柳遠清屍體一眼了「我要帶着柳寨主的屍體離開，你們不能跟着，統統站在這裏，出到寨外，我自會將屍體放在寨門前。」

「好！」李子飛一字字道：「在下應承你，若你有一點對柳寨主遺體不敬，無論天涯海角，不將你挫骨揚灰，我從此不姓李！」

大怪聞言，不由心神一震。乾笑道：「只要你們放我安全離開，我又怎敢對柳寨主不敬。」

「好，一言爲定！」李子飛沉喝道：「各位讓開，爲了柳寨主的遺體不遭侮辱，讓他走！」

柳家寨衆手下，聞言只好不情願地讓開一條甬道，讓大怪離去。

大怪執着柳遠清的屍體，兇厲地望了李子飛，陸榮兩人一眼道：「兩位，後會有期！」慌忙舉步，向外走去。

柳家寨衆手下，俱用怨毒無比的眼光，看着大怪執着他們大寨主的屍體，從他們身邊走過。

李子飛與陸榮，一聲不响，雙手握拳，目送大怪忙忙如喪家犬般朝寨外走去。

× × ×

大怪木殘，果然不敢對柳遠清的屍體加以侮辱，將屍體平放在寨門外，遁走無踪。

× × ×

翌日，李子飛拜別了程鐵，離開柳家寨，朝西南方向進發。

他們發誓對大怪決不放過，更要將趙蒼之所以被殺的原因，弄個清楚——趙蒼到底探查到什麼秘密。

同時，他們也知道，若他們就此罷手，大怪也不會就此放過他們，必會採取行動來對付他們的。

既然如此，何不採取主動？

於是他們決定上洱海。

歷盡兇險　消弭刦禍

日夜兼程，李子飛，陸榮兩人，已來到距洱海還有兩日路程的一個鎮集上。

沿途，他們都聽到不少有關洱海老怪的傳聞，知道木殘不但是洱海老怪的徒弟，亦是木至尊的唯一獨子。

從傳聞中，他們知道洱海老怪木至尊，不但兇殘成性，兼且極是護短，從不放過一個敢於輕侮他七個徒弟的人。如今李子飛，陸榮不但折辱了木殘，並且殺死了他七個徒弟中的六個，就算他們肯罷休，洱海老怪也不會罷休，必會找他們報却殺徒之仇。

李子飛、陸榮兩人越聽說得多有關洱海老怪的傳聞，心裏越沉重，因爲洱海老怪不但武功高強，洱海附近二百里方圓之內，都是他們的勢力，只怕，一踏入其勢力範圍，就會寸步難行，兇險重重。

不過，兩人都是初生之犢，有一股百折不撓的倔强脾性，傳聞越厲害，他們越想一見這個早在二十年前，就名震江湖的老魔頭。

年青人往往就是如此，既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壯之氣，又有一股好勝之心。爲了一個義字，敢於上刀山蹈火海，勇往直前。

× × ×

鎮集不大，但由於地處交通要道，行商客販必經之地，所以很是熱鬧繁盛。

鎮上有兩家客棧，他們隨便的就在一家叫福陞的客棧歇下來。

他們之所以揀這個鎮集歇脚，是想在此養精蓄銳，好應付日後的兇險。

在客棧中隨便吃了些東西，他們決定先睡一覺再算——爲了趕路，他們已兩日沒有好好睡過。

× × ×

這一覺直睡到日落燈明，李子飛才醒過來。

他想不到自己一覺會睡得這樣沉，不由搖頭一笑。

肚子有點餓了，走出房門，往隣房走去——陸榮就住在他隔隣，他想叫陸榮起床，一起去吃飯。

在陸榮門前，李子飛叫道：「陸大哥，你醒了嗎？」

一點回應也沒有。

李子飛聽不到陸榮的回應，不由搖頭一笑，暗道：「想不到陸大哥比我還要貪睡。」

一手輕推房門，應手而開——房門只是虛掩着。抬起脚想跨進門內，倏的神情一震，抬起的脚忘了踏下，一雙眼直勾勾的盯着房內的床上。

床上被褥凌亂，那有陸榮的踪影！

怪不得陸榮如此「貪睡」。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李子飛一步跨進去，兩步撲奔到床前，朝床上再仔細察視。任他怎樣看，陸榮就是不在床上。

但從床上掀動過的被子，李子飛確定陸榮曾經在床上躺過，一個念頭迅速在他腦海閃過：「莫非陸大哥被人擄刦了？」

此念才生，身形如風般撲向後窗。

後窗大開　不覺心頭一跳，站在大開的後窗前，一竄身，穿窗而出，站在窗外地上，四處打量。

窗外就是後院，院子很小，低矮的圍牆外，是一個野草崗子，不很大，但草長且密，李子飛不由放眼打量那野草崗子。

若是有人走上野草崗子，野草必會傾倒，但他極目搜索，也見不到有被踐踏過的痕跡。

由於傍晚天黯的關係，他看不大清楚，心念一動，跳入窗內。

房內很簡單，只有一床，一桌，兩椅，沒有一絲打鬥的跡象，各物整齊，床頭陸榮的包袱仍在，但長刀却不見了，拿起包袱解開，只有兩套洗換衣服，及一些銀子，別無他物，但爲什麼長刀不見了呢？

若說是被擄，斷無長刀被拿走，而包袱仍在的道理，忽的，他心頭一動，莫非陸大哥他發現了什麼可疑的事情或人物，來不及通知我，一個人出去追查呢？

點點頭，他暗自肯定了自己的推斷：「大有可能！」

想到大有可能，他的心沒有剛才於發現陸榮失踪的那刹那燥急了。他相信，如若陸榮能小心，以他的本領，是會平安回來的。

他想出去追查，但想到人地生疏，茫無頭緒，不知從哪裏着手追查好，只好放棄了出外追查的打算，留在客棧裏，等待陸榮歸來。

心中焦急如焚，李子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整晚繞室徘徊，房外一有動靜，就以爲是陸榮歸來，刹那的喜悅，換來了失望惆悵。

由初更等到三更，三更等到五更，雞啼窗紙白，可說「望穿秋水」，「伊人」却仍未歸。

心神交疲，最後，李子飛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窗前椅上，初時還能強打精神，慢慢，朦朧中闔上了雙眼。

一陣急促的步聲令到他從昏睡中醒覺，猛的張大眼睛，一股剛亮的光綫映入眼簾，想不到一闔眼時間，太陽已升起了老高。

步聲在門前停下。

李子飛心頭跳躍，起身快步來到門前，懷着欣悅的心情，猛的拉開了房門。

門外站着微顯怔愕的店小二，不是他焦急等待的陸榮，一陣失望襲上了心頭，

一個意念亦閃過了心頭，莫非他出了事？

一想到這點，一股寒氣自丹田透上了心頭。

「客官，有人叫小的送封信給你！」

小二奇怪地望着顯得有點失神的客人，將手中拿着的信遞前。

有信？有信給我？自己在此，人生地不熟，狗也不識一隻，怎會有人送信給自己，莫不是小二認錯了人？李子飛腦中閃過一連串念頭，一時既沒有答小二，亦沒有伸手拿信。

小二見這個客人有點神經兮兮的，心裏有點害怕，大聲再說一次：「客官，這封信是給你的！」

李子飛這才回過神來，望着小二手裏的信，沒有去接：「小二，什麼人叫你送來給我的？」

他想先問清楚來歷再接信。

小二道：「那人小的不認識，大約三十多四十不到年紀，他只叫小的將信交給客官，賞了小的五錢銀子，掉頭走了。」

「小二，那人你可曾見過，是否本地人？」李子飛再問。

「從沒有見過。」小二答道：「客官，不是小的誇說，幹我們這一行，只要見過一面，來投過一次宿的客人，都不會忘記，小的是第一次見過那人，他不是本地人！」

李子飛見從小二口裏問不出半點綫索，伸手接過了小二手裏的信：「小二，沒你的事了，麻煩你。」

小二討好地道：「客官太客氣了，有什麼吩咐，只管大聲叫，小的立刻到。」

說完，轉身而去。

掩上房門，望着手上的信，猜不透這封信是誰送給他的，倏的，心頭一動，難道信上有陸大哥的消息？

想到這，急忙動手將封口撕開，抽出信箋。

目光落在信箋上，不由渾身一震，果然是有關陸榮消息的。

信上只是潦草地寫着十六個字：欲知陸榮下落，速到鎮西頭，十里，土地廟。

李子飛眼望着信箋上的字，心內思潮起伏，終於有了陸榮的消息，但從信箋上的語氣推測，陸榮一定落在人手，但無論怎樣，總算得到了陸榮的消息。

他的心裏既担憂又歡喜；担憂陸榮現在不知是生是死；歡喜的是，總算有了陸榮的消息。

陸榮，可說是除了師父之外，是他世上最親的人了，雖然和他非親非故，但却是他在莽莽江湖上第一個認識，而又投契，互相信賴的人，何況，還救過他一命，他到死也忘不了，他心裏下了決定；既然知道了陸榮的消息，不管送信來的人是何居心，亦不管鎮西十里處那座山神廟是地獄刀山，或火海龍潭，都要去將陸榮救出來。

「救人如救火」，李子飛一刻也沒有躭誤，帶上長劍，拿上隨身行李——連陸榮的包袱也一併帶上，結算了房飯錢，也不管小二那訝異的目光，匆匆往鎮西頭趕去。

× × ×

鎮西十里處，一座林子邊，果然有一座破敗的土地廟。

李子飛快步奔近土地廟，在離土地廟不到十丈處，停了下來。

對於土地廟後的那座樹林子，李子飛留心地望了兩眼。

四周一點聲息也沒有，只有陽光，洒滿了一地。

李子飛打量了那座土地廟一眼，揚聲叫道：「在下是李子飛，依約來到，裏面的人，可以出來了吧？」

聲音在空中飄揚，驚起了樹林內的幾隻飛鳥。

李子飛抬眼望了那幾隻振翅飛走的小鳥一眼。

等了一會，聲沉影寂，廟內連一隻蚊子也沒有飛出來。

李子飛皺了皺眉，往前踏進了幾步。

「朋友，既然送信約在下來，爲何又不露臉？」李子飛揚聲再叫。

依然不見廟內有人走出。

李子飛幾次想不顧一切衝進廟中，但都理智地按下了那股衝動，他知道，萬一廟內有埋伏，若貿然衝進去，萬一有甚閃失，不但救不了陸榮．連自己也會陷進去。從整件事來看，對方志在自己，陸榮只是對方用來誘使自己入阱的餌，只要自己無恙，對方是不會將陸榮怎樣的，反之，陸榮必死無疑。

雙眼留意地察看四周的動靜，心內在轉着念頭，倏的，他一轉身，舉步欲行，大聲道：「朋友既不肯相見，在下只好走了。」

舉步就走。

背後廟中，適時傳出一個人冷冷的語聲：「李子飛，既來了，還想走？難道你不想知道陸榮的下落？」

李子飛見這一着有效，心內暗笑了聲，也不轉身，亦冷冷地說：「朋友既約在下來在此，又不肯出面相見，在下不走，難道在此站上一天不成？」

廟中人哈哈大笑一陣，笑聲倏止，沉聲道：「李子飛，難道你無胆入廟？」

「在下是無胆入廟，難道朋友你也像在下一樣，無胆出廟，不敢見人？」李子飛反唇相譏。

「想不到你土頭土腦，却伶牙利齒！」廟內人冷冷說道：「小子，我倒要會會你！」

語聲才落，「颼」的從廟內竄出一條人影。

李子飛恰也在此時，轉過了身形。

面對面，李子飛目光注定在從廟中竄出來的那人面上。

猛烈的陽光下，李子飛將那人看了個一清二楚，青滲滲的一張臉，濃眉，細目，朝天鼻，不敢恭維；身材粗壯，腰上纏扣着一把緬刀，目中精光閃射，兇狠地注視着李子飛。

「朋友就是遞信約在下到此的人？」李子飛想弄清楚對方究竟有多少人。

「你以爲是，那就是吧！」對方很狡猾。

「在下的朋友，現在哪裏？」李子飛語聲沉凝地問。

對方嘿嘿乾笑幾聲：「你想知道？」

「廢話！」李子飛怒叱，「在下若不

想知道，何必急着趕來！朋友，到底說是不說？」

「說又怎樣，不說又怎樣？」對方嘲弄地問。

李子飛忍下心中怒氣：「說，在下以朋友相待，不說，在下只好得罪了。」

「你敢得罪我，難道不怕陸榮被殺？」對方有恃無恐地望着李子飛。

「當然不怕，因爲在下一天不死，不落在你們手裏，你們也一天不敢加害他！」李子飛直截地指出。

對方被李子飛一語中的，神情呆了呆，厲聲喝道：「李子飛，你別以爲咱們不敢！」

李子飛不答反問：「你到底說還是不說？」

「你以爲我會說？」那人哈哈狂笑，好一會，才止住了笑聲，「小子，你來錯了！」

李子飛踏前一步，沉聲道：「那到你不說！」

那人目中精光閃射，冷哼道：「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手段，令到我會說。」

雙方這一說，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對峙着，雙方目光相接，如劍交擊。

驀的，李子飛收回目光，淡淡道：「你既不說，在下只好走！」

說走就走，轉身就走。

那人估不到李子飛會有此一着，神情一呆，厲聲道：「小子，還想走？」

李子飛不理他，依然舉步。

那人臉色一變，騰身欲撲——想攔截李子飛。

那知李子飛亦在這時動了，迅速比那人不知快了多少倍，倏的身形直拔而起，在空中如雄鷹翻滾般身形一個側轉，腰一折，如蒼鷹攫食，閃電般斜掠向騰身欲起的那人。

那人萬料不到李子飛會以退爲進，動作如此快捷，勢道如此凌厲，措手不及之下，剛想閃避或出手反擊，眼前白光一閃，喉頭一涼，整個人所有一切動作，剎那全部停止，像個木頭人一樣，僵立在地。

也不知李子飛是怎樣落地的，總之，李子飛巳穩穩地站在地上，手握長劍，劍尖抵在那漢子咽喉上。

用的正是陸榮師父周維漢生前所用長劍。

剛才李子飛還是兩手空空的，現在巳劍抵在那人喉頭，好快的拔劍手法。

那人大氣也不敢粗喘一口——恐怕這一來，劍尖會傷及皮膚，雙目中閃現驚懼與不相信的神色，也難怪他，他實在想不到這個外表平凡中帶有土相的青年人，身手如此高明。

就在李子飛長劍抵在那人喉頭的剎那，「颼颼」連响，從廟內，樹林裏，竄躍出七八條人影。

人影一現，迅速將李子飛與那人圍在當中。

李子飛早料到對方不會只得一人，但想不到對方會有這樣多人，目光迅速溜覷了一眼，全神戒備着。

那人一見自己人現身，雖然不敢說話，但，臉上微現喜色。

李子飛一眼就看清楚了對方的人，沒有一個是認識的，他弄不清對方究竟是什麼人，但他想到，對方可能和大怪有關。

對方七八個人，雖然將李子飛圍起，却也不敢輕舉妄動，恐防李子飛對那人不利。

李子飛亦明白對方心存顧忌，不敢貿然動手，於是，他決定逼問那人。

長劍稍爲收回一點，那人立時長長喘了口氣。

李子飛不待那人定下神來，冷聲道：「說！你們將陸榮怎樣？」

那人剛喘了口氣，聞言一震，不加思索地答：「關起來了。」

「關在什麼地方？」李子飛毫不放鬆地問。

那人眼珠一轉，遲疑着不答。

李子飛手一緊，劍尖刺破那人咽喉皮膚。

那人喉問一痛，臉色刷的煞白如紙，急聲道：「我……我說！」

李子飛將劍放鬆了一點。

那人粗重地喘了口氣，驚魂稍定，乾澀地道：「關在……關在……喔——」

到底關在什麼地方，沒了下文，身軀猛一搐，向前一傾，喉頭撞在劍尖上，「噗」的劍尖刺入那人喉中。

李子飛反應可謂靈捷，身形一退，長劍及抽離那人咽喉，「噗撻」的一响，那人傾跌在地，喉間鮮血湧流，背上赫然插着一支透風鏢！

那人巳死定了。

李子飛眼見事出突然，望着那傾伏在地的屍體，不由怔了怔。

「殺！」林中倏的暴起一聲厲喝，圍在四周，眼見同伴被殺，有點失措的七八條漢子，聞言皆一震，身形一動，悶聲不响，各仗兵刃攻向李子飛。

李子飛聞喝亦一震，身形陡地而起，在空中一個轉折，身形如鷹般一掠撲向樹林。

七八條漢子被李子飛這一騰拔，攻出的一招失去了目標，差點收勢不住，互相攻擊起來，好在及時收勢撤招，不致「互相殘殺」。

怒吼聲中，八七條漢子追在李子飛後面，追向樹林。

李子飛一聽那聲暴喝，就知道躲在林中，暗下毒手襲殺那漢子的人是大怪，想不到手段如此兇殘竟然下手暗殺自己人。

李子飛人未入林，巳心生警惕，有了那漢子被暗器所殺的先例，他近林的剎那，劍在身先，護住全身。

果然不出所料，才入林，迎面一蓬暗器激射而至，好在他早有準備，長劍在身前一絞，「叮叮」連聲中，十多枚透風鏢被擊跌在地。

「木殘！看你今次還逃得了！」李子飛直恨得牙癢癢的，颼的掠入林中。

「李子飛，莫忘了你的朋友還在我手上！」木殘在林中喝叫。

李子飛循聲望去，有人影一閃。

這時，七八條漢子巳進入林中，一見李子飛，發一聲喊，人影閃躍，撲向李子飛。

李子飛心恐失去木殘蹤跡，對身後這

批緊追不捨的漢子，很感討厭，眼珠一轉，倏的身形在地上騰拔而起，身形在空中疾轉，白光閃繞，「嘩啦啦」的一陣响，方圓三丈範圍內的樹木，枝葉都被他削落斬折，紛紛墮跌在地。

李子飛在斬折樹木枝葉的刹間，身形穿射而出，撲掠向木殘身形閃現處。

那些漢子料不到李子飛會來上這一手，眼見就要追及，驟然間空中倒折墮跌漫天枝葉，驟不及防下，個個手忙脚亂，紛紛躲避，情形狼狽到極。

及至到衆漢子閃避縱躍過滿地斷枝碎葉，張望之下，已失去了李子飛的踪跡。

×　×　×

翻上一個山崗，李子飛游目四望，終於在左面數十丈遠的一處野地，發現了正在飛奔狂躍的木殘。

李子飛冷冷一笑，身形一起，如奔鹿般追向木殘遁走的方向。

×　×　×

轉過一個山脚，翻過兩座山麓，李子飛終於將木殘追上，離木殘一丈不到。

在前面奔跑的木殘，知道無論他怎樣奔躍，也擺脫不了，咬了咬牙，前奔的身形突然一窒一側，身形打橫摔跌在地，同時右手一揚，喪門棒「嗤」的點刺向自身後追到的李子飛。

在如此突然的情況下，任是誰也收勢不住，李子飛也不例外，全速前奔的身形，正迎向木殘點刺而至的喪門棒。

棒頭已觸及李子飛腰上衣衫。

木殘目光中，閃現一抹喜意。

「看你今次還能躲得了！」木殘在心中得意地暗道。

但，歡喜得快，失望得更快，就在棒頭觸及李子飛衣衫的刹那，攻勢不住，仍然前奔的李子飛，足下像裝了彈弓一樣，突的像跳蚤一樣彈跳起來，身形仍然前衝，但却越過了木殘的喪門棒。

木殘這十拿九穩的一擊，想不到被李子飛於眨眼間避過，不由看得呆住了，他萬想不到李子飛能在這樣危急的刹那，避過他這致命的一擊。

身形落地，李子飛亦不禁噓了口氣，剛才，只要反應慢那麼一點點，此刻，不是站着，而是躺着。

面對着這個面貌有點土相，毫不起眼的青年人，木殘由心裏寒出來，他實在不相信，站在自己面前不到一丈處的李子飛，竟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幾次逃過自己的殺着，並且令到自己灰頭土臉，師兄弟七人，死了六個，只落得自己一人生還。

若不是眼見身歷，打死他也不相信眼前這個二十出頭的土相青年，將他迫得簡直透不過氣來，狼狽萬分。

他自出道以來，從未如此狼狽過，但自從遇上了這個青年，可說一直走霉運。

瞪着一雙滿含怨毒驚懼的兇睛，木殘直恨不得將眼前這個青年撕個粉碎，但想歸想，擺在眼前的是，如何才能脫身。

木殘站起身，色厲內荏地怒視着李子飛，後退了一步。

李子飛沉着地踏前一步，長劍護胸，逼視着木殘。

木殘在李子飛的逼視下，不由又退了一步，目光游移，迅速向李子飛的來路掃視。

李子飛冷笑一聲：「木殘，不用張望了，你的人不會來的了，就算來了，也幫不了你！」

木殘一聽，慌亂地再退一步。

李子飛跟着逼進一步：「木殘，別打算再逃了，今天任你插翅，也逃不了！」

木殘狠聲道：「李子飛，別逼人太甚，大不了，咱和你朋友一齊死。」

李子飛聞言一呆，這確是個棘手問題，陸榮在他手上，為了陸榮的安全，確實不能對木殘痛下殺手。

「木殘，只要你交出陸榮，今天可饒你不死！」李子飛沉聲對木殘說道：「怎樣？」

木殘現在有恃無恐了：「李子飛，你以為你一定能殺得了我，就算你能殺得了我，只要我不說出陸榮關在哪裏，他一樣會陪我死。」

「木殘，你到底交不交出陸榮，」李子飛知道和這種人打交道，只有強硬，才能令他懼怕。

木殘果然被李子飛的語氣嚇窒了，但仍強撐道：「交又怎樣，不交又怎樣？」

「只要你不怕死，你大可不交。」李子飛逼上一步。

「我將陸榮交出，怎知你不會殺我，」大怪口氣軟下來。

「只要你交出陸榮，在下保證不殺你。」李子飛沉聲道。

木殘似是意動，眼珠亂轉，沉思了一會，道：「好！看在你上次在柳家寨的保證，我帶你去關陸榮的地方。」

「那就走吧！」李子飛也不想在此久留。

木殘掉頭就走。

李子飛緊跟在後。

兩人默不出聲，快步疾走。

「木殘，今次你是用何詭計，將陸榮關起來的？」李子飛想知道陸榮失陷的經過。

「很簡單，派個人將陸榮引離客棧，再在半路一處隱蔽處設伏，輕易的就將那小子捉住了。」木殘得意地笑着。

「你到底將他關在哪裏？」李子飛又問。

「說出來你也不知道，跟着我走，到了就知道。」木殘頭也不回，脚下速度加快。

李子飛心裏實在懷疑，因何木殘突然這樣馴服，肯帶他去釋放陸榮。

他懷疑木殘在明知打又打不贏他，逃又逃不了的情況下，施展什麼陰謀詭計。

但，無論如何，不管木殘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為了救陸榮，他會不惜冒任何兇險。

他一直懷着戒心，跟在木殘身後，保持適度的距離，提防木殘突然發難。

木殘一直很老實，低頭疾走。

×　×　×

走了差不多有兩個時辰，經過的地方盡是野地荒山，木殘仍是低頭疾走，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李子飛緊跟在後，忍不住問：「到底還要走多久才到？」

木殘脚步不停，頭也不回地道：「你如認為有何不可，可以不跟着我走！」

「木殘，我警告你，莫要花樣，到底還有多遠？」李子飛冷然問。

木殘停下來，用手一指前面一座高山道：「經過前面那座山脚，就到了。」

說完，拔脚就走。

李子飛沒有出聲，跟在後面。

轉過山脚，面前豁然開朗，山後是一片小平地，樹木葱郁，花草錦簇，林木掩映中，現出一角屋簷。

木殘用手一指，道：「前面那處房屋就是了。」

李子飛留意地打量着木殘手指處，心裏加倍提高警惕。

兩人幌眼接近了那半掩在樹木中的房屋。

「站住！」李子飛在後低喝，「大聲叫！」

木殘聞聲停下，擰頭望着李子飛：「為何要我大聲叫？」

「我不知陸榮是否被你關在那裏，亦不知你在那裏埋伏了多少人，我一直不相信你會如此輕易就帶我來此釋放陸榮，現在，你呼叫你的人出來。」李子飛注視着木殘臉上的變化。

木殘苦笑道：「打又打不過你，逃又逃不了，為了保住條命，只好帶你來釋放陸榮，至於那處房屋，根本一個人也沒有，就只關着陸榮一人。」

「不管有沒有人，你要大聲呼叫一次。」李子飛堅持。

木殘無奈地道：「既如此，你要我怎樣呼叫。」

「你呼叫他們出來吧。」李子飛觀察着木殘的表情。

木殘一聳肩，擰回頭，張口大呼：「嗨，你們統統出來。」

連續呼叫了三次。

等了一會，那裏一點回應也沒有。

木殘回頭冷哼一聲，道：「現在相信了吧？」

李子飛不答他，問：「陸榮真的被關在那裏？」

木殘點頭。

「剛才你呼叫，陸榮在那房屋裏，是否聽得到。」李子飛盯着木殘。

「聽得到！」木殘肯定地點點頭。

「陸大哥——」李子飛放聲呼叫。

「李兄弟——」屋內傳出陸榮興奮的回應。

聽見陸榮的回應，李子飛心頭狂喜。

木殘望着李子飛：「現在你可相信了吧？」

「走過去，」李子飛低喝，然後又高聲呼叫：「陸大哥，你沒事吧。」

「我很好，只是被大怪點了穴，並被他關在一座密室中。」

李子飛一邊跟在木殘身後，一面高聲呼叫：「陸大哥，小弟現在就來救你！」

李子飛跟着木殘，接近了房屋。

現在，可以很清楚和看到半掩在樹木中的房屋全貌。

房屋不大，但建築得很牢固，全部用岩石砌成，門就很難分辨了，黑漆漆的，不知是木是鐵。

門上有一把大鐵鎖。

李子飛跟着木殘，來到屋門前。

「將鎖打開！」李子飛一直站在距木殘適度的距離，長劍伸前，劍尖離木殘半寸不到。

只要木殘有何異動，李子飛都可以來得及一劍將他刺殺。

木殘從懷中掏出一把鎖匙，插入鐵鎖孔中，「咔」一响，將鐵鎖打開。

李子飛一直很留意木殘的一舉一動。

打開鎖，木殘伸手將門推開。

從屋門轉動時發出的沉重聲响，李子飛推測，屋門是包了鐵板的。

木殘沒有立即進去，回頭看望着李子飛。

李子飛從木殘身側向屋內打量，屋內暗沉沉的，隱約可見屋內情形。

屋內很簡單，正中擺一張八仙桌，幾把椅子，別無他物，不見陸榮的踪影。

「怎不見陸榮！」李子飛懷疑地望着木殘。

「在左面密室內。」木殘一指屋內左面。

「陸大哥——」李子飛呼叫。

「李兄弟——我在這裏。」從屋內左邊牆內，清楚地傳出陸榮的聲音。

「陸大哥，小弟很快就會將你救出來！」李子飛心定了不少，且有一份喜悅。

「李子飛，等會放出陸榮，你真的保證不殺我？」木殘疑懼地望着李子飛。

「在下從不食言，你大可放心，警告你，不可弄鬼，現在可以進去了。」李子飛目中精光閃射。

木殘一步跨進屋內。

李子飛跟着一步踏上石階。

這一脚踏下，李子飛只覺如踏空氣，整個人倏的往下一沉，迅速下墮。

心內大驚，伸手亂抓，想抓住點什麼，不使身體下沉，同時口裏怒吼一聲：「木殘……」

兩旁風聲貫耳。

同時聽到木殘在上面的一陣狂笑聲：「李子飛，任你如何小心警惕，步步為營，仍然逃不過我的計算。」

簡直連轉個念頭的時間也沒有，身軀「蓬」然摔跌在阱底，摔跌得他整個人像散了般。

定了定神，李子飛一個翻身，從地下躍起，仰頭上望，上面嚴絲合縫，一絲光綫也見不到，阱內黑漆漆的，伸手難見五指，也不知這陷阱有多深。

從墮跌至阱底的時間推斷，李子飛估計，這個陷阱，起碼有十丈過外深淺。

「李子飛，老子要走了，你慢慢等死吧，老子不會學人落井下石，一下子將你殺死，慢慢嚐下等死，餓死的滋味吧！」阱上傳來木殘得意洋洋的語聲，「三日後，老子會將陸榮開膛取心，生祭老子被你們殺死的六個師弟！本來想將你也帶回洱海和陸榮一齊開膛取心，但那樣太麻煩了，等你死後，割下你的人頭，祭奠老子師弟之靈，也是一樣，哈哈……」

一陣狂笑過後，聲沉寂寂。

李子飛等了一會，上面聲响全無。

他回想木殘剛才所說的話，不由為陸榮感到萬分悲憤，他對木殘要將陸榮開膛取心，祭奠六怪的殘酷舉動，切齒痛恨，

但又無可奈何，心裏深深的感到負疚，若不是他，陸榮何至會慘遭開膛取心這種酷刑而死！

他現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看來，他很難逃出生天，就像木殘說的那樣，待在阱底等死，嚐嚐餓死的滋味。

他心裏有一個問題實在想不明白，何以木殘站在木階上不會掉落陷阱，偏是他為了小心起見，照樣踏上木殘踏過的位置，却會階翻阱現，墮落陷阱中。

他怎也想不通，看來，只好等死了後，到地獄去問閻王爺了。

他試着繞阱底摸了一遍阱壁，發現阱壁是用堅硬的岩石做成的，很光滑，一點可容攀抓的隙縫也沒有。

他的心不由往下沉。

阱底有物件絆脚，他彎腰用手去摸，竟檢起了一個頭蓋骨，再摸，摸到不少人骨，令到他汗毛倒竪，饒是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伴着這樣多死人骨，止不住陣陣寒氣打從心裏透冒起。

從阱底有這樣多人骨看來，大怪及死去的六怪，不知利用這陷阱害了多少人，亦知道，凡是掉落這陷阱的人，沒有一個能逃出生天的。那麼，李子飛亦逃不過這個厄運。

× × ×

陸榮被五花大綁，縛在一條木柱上。

陸榮前面五尺不到處，擺着一張香案，案上排列着六個靈位，靈位前，擺着六杯酒，一個圓盤，圓盤前，有一爐香，香烟繚繞。

六個靈位，由右至左排列，上面分別寫着：

二師弟吳缺之靈。

三師弟勾毒之靈。

四師弟繆雄之靈。

五師弟葛厤之靈。

六師弟言黑之靈。

七師弟畢亘之靈。

原來今天就是木殘將陸榮開膛取心，祭奠六位被殺師弟之靈之日。

天上日移中天，將近午時。

陸榮怒目圓睜，怒視着站在祭桌右方，手執牛耳尖刀、不時抬頭望天的木殘，及站在木殘旁邊，一個年約七十，鬚髮皆白、相貌有六分酷似木殘，神情獰惡的老人。

「爹，」木殘對身旁老者道：「午時了，可以開始了吧？」

那老者點了點頭。

原來這老者就是洱海老怪木至尊！

看一眼手上在陽光底下，鋒双閃光的牛耳尖刀一眼，木殘獰笑一聲，踏前兩步，站在陸榮面前。

嘿嘿一笑，木殘兇狠地說道：「陸榮，試試老子開膛取心的手法吧，够你受的了！」

寒光一閃，舉刀輕輕刺向陸榮心窩。

陸榮目眦盡裂，咬唇出血，神態怒烈之極。

刀尖將要觸及陸榮袒開的心窩。

突然，一道耀目精光，帶着一條身形，從丈外一處草叢中飛射而出，其勢之快，快若電掣星飛，「噹」的一下脆响，一道精光劃空而起，斜向下落。

光斂人現，一個二十出頭，土頭土腦，相貌平常的青年，卓立在陸榮身前，橫劍當胸，凜然怒視着神情震驚，右手牛耳尖刀被擊飛的木殘。

木殘原已被來人一劍震退一步，這時，面對來人，臉色刷白，再退一步，顫聲道：「你……你怎會如此？你怎……怎能……逃出那陷阱？」

於千鈞一髮間救了陸榮的人，正是掉落陷阱，萬死無救的李子飛！

木至尊亦被突生的劇變弄得呆了呆，上前一步，目光如尖刀盯注着李子飛，冷聲道：「殘兒，這小子就是李子飛？」

木殘這時回過神來，有洱海老怪在旁，胆氣陡增：「爹，他正是那該死的小子了！」

李子飛可不理他父子兩人，手中劍一閃，綑在陸榮身上的繩索斷裂落地，陸榮一旦脫却綑綁，伸手展脚，活動舒展四肢，同時急聲道：「李兄弟，快為我解開穴道！」

李子飛聞言，一手執着陸榮，飛退盈丈，照着陸榮所說，迅快地將陸榮身上被點穴道解開。

洱海老怪雙目中發出懾人的厲芒，也不見他怎樣作勢，身形一動，已來到李子飛的面前七尺不到處。

木殘一躍上前，站在老怪旁邊，喪門棒已在手。

洱海老怪陰沉地哼了一聲：「小子，今天你可說是來送死！」

「爹，就是那小子多管閒事，知道了咱們的秘密！」木殘指着李子飛。

「他從今以後，再不會知道咱們的秘密！」木至尊陰沉地說，「今天就是他兩個的死忌！」

李子飛望着這兩個怪物，冷聲不已。

「小子，你是怎樣逃出陷阱的？」木殘忍不住問。

「爬上去的！」李子飛答。

「陷阱四壁皆是光滑的岩壁，連一條隙縫也沒有，你怎麼能爬上去？」木殘不信。

「有了這把劍就成！」李子飛將手中劍一抖，「咔」的一下輕响，劍身離柄彈脫，掉在地上，一道耀目的精光，閃耀得洱海老怪，木殘兩父子，不能睜視。

原來劍中有劍，從劍身上閃射出的耀目光華看來，是一把神兵利器。

裏劍比外劍短窄一些。

「木殘，我就是用這把劍，在阱壁上削砍出隙坑，一步步爬上去的！」李子飛冷笑着說：「你以為我一定會死，但我偏就死不了，要不是你上次在酒樓將我迷倒後，拿去了我的劍，我就眞的死定了！」

轉頭笑對陸榮道：「陸大哥，想不到你師父這把劍，救了咱們兩人一命！」

陸榮喜道：「李兄弟，你怎會發現先師這把劍中有劍？」

「或者是天意，咱們都不該死，」李子飛有點感慨地說：「小弟掉落阱底，無計可施，心煩意亂之下，抽劍亂砍，阱壁，無意中觸及劍柄上的機簧，外劍脫出，發現了裏劍！」

「李子飛，莫要得意，今天，你兩個一樣是死！」木殘喝叫，「我爹不會放過

你兩人！」

「木殘，到底你怎樣將在下陷在阱裏？」李子飛問。

「很簡單，」木殘得意地說道：「遲早你們也是死人一個，讓你們知道也不要緊。」

語聲一頓接道：「你以為我踏過的地方就很安全？你錯了，當我一步跨進屋內，我就踏活了陷阱的機關，而我踏過的石階，就是陷阱的活板，所以你一踏上去，就掉落陷阱中。」

李子飛也不由暗讚木殘機關佈置之巧妙。

「木殘，在下再問你一次，趙蒼到底知道了你們的什麼秘密，你們一定要殺他，甚至連在下也要殺！」李子飛想徹底解決這件事。

「你眞的不知道？」木殘不相信地問道。

「在下一向說一是一，從不打誑語。」李子飛斬釘截鐵地說。

「你眞想知道？」木殘問。

「不錯！」李子飛堅決地答。

「不怕死？」木殘盯着李子飛。

「只要弄明白眞相，死又何憾！」李子飛豪壯地說。

「好，我告訴你，」木殘抬頭望了木至尊一眼，木至尊微一點頭，木殘道：「趙蒼探知了我爹窮二十年精力時間，才找到的一處寶藏收藏地點，所以，咱們非殺他不可，以防他洩漏出江湖，而我爹亦準備用這批寶藏，作開宗立派，爭霸武林之用！」

接又道：「現在你們也知道了咱們的秘密，你們只有死！」

李子飛與陸榮相對一眼，李子飛道：「除了死，別無商量？」

「沒有！」洱海老怪沉聲道：「凡是知道秘密的人，非死不可，別無他途。」

李子飛無可奈何地道：「既如此，咱們只有捨死一拚了，因為在下兩人都不想死！」

洱海老怪暴喝道：「小子，那樣只會死得更慘！」

李子飛一笑道：「你眞的要殺在下兩人？」

「不錯！」洱海老怪冷冰冰地道：「就算你不知秘密，也非殺你倆不可，因為你兩人殺了老夫六個徒弟！」

「我師兄亦被你的徒弟殺死，那又如何？」陸榮忍不住反問。

「他被殺，該死，而你們殺了老夫徒弟，更該死！」洱海老怪厲聲喝叱。「老夫今天要為死去的徒弟報仇！」

怪不得被江湖中人稱為老怪，簡直一點理也不講。

李子飛見洱海老怪那兇厲的樣子，知道怎說也免不了一戰，咬牙道：「既然如此，你請出招吧！」

洱海老怪望着李子飛那沉凝的樣子，怒聲道：「好狂妄的小子，就讓你嚐嚐老夫的手段！」

聲未落，一掌疾拍向李子飛前胸。

掌未到，暗勁已如山般湧擊到，李子飛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壓力逼壓過來，胸膛欲裂。

他知道論內力，簡直無法和洱海老怪比，不敢硬接，一偏身，橫移八尺，避過一掌。

洱海老怪一見李子飛不敢攖其鋒銳，冷笑一聲，身形飄閃，逼近李子飛，口裏喝一聲：「再試老夫這一掌！」

一掌橫切向李子飛肩頭！

李子飛仍不硬接，旋身退步，避過一掌，疾欺身逼前，劍光暴展，「刷刷刷」，一連九劍，急刺木至尊肩、臂、腿。

洱海老怪喝一聲：「來得好！」雙掌翻飛，掌影如山，硬是將李子飛急刺的九劍，封在掌外。

李子飛一咬牙，九劍之後，又再急刺二十七劍！

但見精光暴現，如火樹銀花般罩向木至尊。

木至尊怪吼一聲，雙掌一緊，將全身遮擋個密不透風！

李子飛的二十七劍，突不入如山掌影中。

這時，木殘與和陸榮戰在一起。

陸榮空手對木殘的喪門棒，初時還能戰個平手，二十合一過，就漸落下風，被木殘逼得險象環生。

陸榮吃虧在空手，而木殘的喪門棒，足有五尺長！

陸榮知道再這樣打下去，堅持不了多久，必定傷於木殘棒下，必要想個辦法才成。

邊打邊退，恰巧退到祭桌邊。

木殘急攻十三棒，棒棒攻向陸榮全身要害！

陸榮一閃再閃，連閃七棒，眼看接連而至的六棒，閃無可閃，避無可避，靈機一觸，雙手疾往祭桌上一抓一揚，桌上六怪的靈牌，被他當作暗器般接連擲出，「篤……」連珠六响，六面靈牌剛好擋住大怪最後六棒！

陸榮已抓順了手，手一抓香爐，順手急擲向木殘。

木殘眼見六棒將六個師弟的靈牌刺裂碎落於地，又氣又惱，復見一物擲到，不加思索，揮手一掌，擊向那物件。

不擊猶自可，一擊之下，「啪」的將那物件擊飛，他却不知擊飛的是香爐，在他一掌擊中香爐時，爐中香灰，已擊得四散飄揚，漫天灰霧。

一剎時，目不能辨物。

陸榮就趁着這個機會，抓起桌上原本用來盛放他心臟的木盤，脫手急射向被灰霧濛蔽了雙目的木殘。

木殘經已被漫天灰霧弄得灰頭土面，那想到陸榮擲香爐之後，再來一個木盤，慘嚎一聲，被旋飛而至的木盤擊中小腹，直切而入，半個木盤沒入小腹中，脚下一連震退了幾步，雙眼大瞪，喪門棒脫手盲目拋出，猛的一手將木盤自小腹中抽出，揮手想擲出，可惜已經氣絕身亡，木盤隨着軟倒的身軀，脫手鬆跌在地！

灰霧漸散，陸榮才看清楚，木殘竟被他一陣亂擲，竟然腹破而死，鮮血流了一地，腸臟亦流了出來。

他想不到輕易地就殺死了木殘，他有點不大相信望着木殘的屍體，有點怔呆。

× × ×

李子飛仗着劍快，以及身法靈活，竟然和洱海老怪力戰了近百招，仍能有守有攻。

洱海老怪越戰越心驚，他怎麼也估不到這個其貌不揚的後生小子，竟然身手如此高明。

但有一點，李子飛也佔了便宜，不然，早已敗下陣來。

那就是他佔了兵器上的便宜，因爲他用的是一把削鐵如泥，鋒利無比的神兵利器，洱海老怪多少心存顧忌，不敢稍沾鋒銳。

所以，李子飛能够支持下去。

洱海老怪掌力沉雄，招式狠辣，和李子飛鬥到百招過後，倏的一掌切入，直透入劍光之中，擊在李子飛肩頭。

劍光一散，李子飛被洱海老怪一掌擊得整個人旋飛而出，「叭」一聲摔跌在二丈外。

這一摔，摔得他昏頭昏腦，肩頭被擊處，骨折肉腫。

獰笑一聲，洱海老怪身形一動，撲向在二丈外，剛站起身的李子飛，想一掌將李子飛擊殺。

豈料身形剛動，一聲慘嚎傳入耳中，聽得他心頭大震，疾忙循聲扭頭望去，不由心胆俱裂，狂吼一聲，身形如狂飇般地竄向躺在三丈過外地上的木殘，人未到，已看見倒地的木殘破腹而死。不由慘烈地仰天長嘯一聲，鬚髮戟飛，雙目怒突，神態猙獰可怖，像瘋子一樣，捲撲向有點怔呆的陸榮。

陸榮驚覺時，如濤的掌勁已湧擊到，慌忙飄身閃退，可是，那有洱海老怪快，老怪眼見唯一獨子慘死，已悲怒得整個人失了常性，心裏只想殺人，恨不得將陸榮撕開片片碎，怎容陸榮退避。

身形如風掠大地般，倏忽已追及陸榮，一掌驟出，擊向陸榮頭額。

陸榮見一掌擊來，連忙側身擰頭閃避，可是，忑也作怪，任他怎樣閃避，就是閃不開那擊向頭額的一掌，嚇得他臉也白了。

這一掌若被擊中，不頭蓋暴裂，腦漿四洩而死才怪！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瞬間。

李子飛剛站起，定下神，就見到了陸榮的險象，心內大驚，遂不顧一切，身劍合一，足下一蹬，人已離地縱掠疾射向洱海老怪！

劍光耀裂長空，李子飛整個人像一只掠地飛射的雄鷹般，矯捷迅疾。

洱海老怪桀桀狂笑着，像魔鬼一樣，毫不放鬆在掌下拚命閃躲的陸榮。

在他的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殺死他！殺死這個該碎屍揚灰的小子！他殺死了殘兒！

李子飛人劍迅如流星，傾盡全力，飛刺洱海老怪。

洱海老怪追擊陸榮頭額！

巨大的掌影就像死亡的陰影一樣罩向陸榮。

陸榮拚盡全力，想擺脫死亡！

「噗」的一响，李子飛一劍竟然刺不中洱海老怪背心，刺在老怪肩背上。

洱海老怪負創，狂吼一聲，反手一掌，「蓬」的一响，李子飛連人帶劍，被擊飛起，人如斷綫風箏般，飄跌在三丈外。

老怪肩背上血流如注，神態更加可怖。瞪目露齒，就像一只擇人而噬的鬼怪妖魔，一掌拍在陸榮臂上。

原本擊在陸榮頭上的一掌，因爲李子飛一劍，令到老怪一窒，陸榮見狀乘機一側身子，臂上劇痛攻心，一只右手無力垂下。

老怪負創之後，性情更見兇暴。手一伸，這次不是拍出，而是五指曲張，疾抓向陸榮心胸！

他要將陸榮的心肝五臟挖出來。

李子飛被洱海老怪一掌擊飛，摔跌在三丈過外，這一次只覺得他血氣暗動，全身骨架像散了一樣。好不容易，才搖幌着站起身。

當他一眼見到陸榮被老怪逼得險像環生的時候，倏地神情一震，猛吸一口清氣，剎時間整個人像雄鷹般威猛，忘了身上的傷痛，身形一起，再一次飛射向洱海老怪！

今次他身形有了變化：先是整個人如振翅衝空的雄鷹般一冲升天，人在空中七八丈處，一個盤旋，猛的一頭扎下，其勢就像盤空覓食的蒼鷹在空中見到獵狗一樣，一頭俯衝而下，對準了獵狗。

李子飛亦對準了地上的獵狗——洱海老怪，人劍如一道天伸倒掛般瀉落，「噗」的一聲大响，半截劍直插入洱海老怪頭頂。

今次學乖了，劍刺入老怪頭頂，人立即棄劍騰升起，藉着一按劍柄之力，騰升起足有五丈高下，腰一折，斜斜掠落離老怪六七丈遠，離地還有四五尺，忽然，「蓬」的摔跌在地。

剛才一擊，已耗盡了他體內精力，終於在刺殺老怪後支持不到落回地面。摔跌在地上。

胸膛像扯風箱一樣猛烈起伏不停，李子飛躺在地上，無力起身。

洱海老怪全身猛的一搐，怪吼一聲，所有動作一齊停止了，陸榮就借這個機會，一個倒縱，竄出丈外，驚怖地望着像魔鬼一樣的老怪。

老怪忽的雙手猛向頭頂上一抓，抓住插在頭頂的劍身，雙手十指被鋒利的劍鋒割得鮮血直流，頭頂却沒有血流，猛一抽拔，慘哼一聲，長劍竟被他抽拔出，劍也從他頭頂上抽出，馬上，大股鮮血，夾着腦漿湧冒出。

紅血白漿，立時流了一臉。

雙手努力舉起，作力擲之狀，終於「蓬」的一聲，整個人摔跌在地，劍亦脫手擲出，顫晃着插在離陸榮脚前不到半尺的地面上。

望着仆在地上，氣絕死去的洱海老怪，陸榮不相信他死了，站在那裏，一直不敢移步走近。

× × ×

李子飛，陸榮兩人互相挾持着，一步步離開打鬥的現場，留下洱海老怪，木殘兩父子的屍體，留下了那寶藏的秘密——藏寶地點，只有老怪一人知道，在殘陽的照送下，越走越遠，最後，只剩下一點影子，及半天殘照。

（全文完）

畸嬰俠士俏丫環

精選俠情短篇小說／南宮宇·文 盧令·圖

叛逆棄畸嬰 俠士拯忠良

錢塘江畔，六和塔下。

江水滔滔，潮水不知從那裏來，也不知往那裏去！

怒潮澎湃，有如萬馬奔騰，驚濤裂岸，有如鬼號神泣，處身於這情景之中，任何一個人都會感嘆上蒼造物之玄妙，可是，對於卓立來說，這洶湧的潮聲，彷彿是牛頭馬面的叱喝！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天下之大，竟無卓立容身之所！」

天色驟暗，半晌，已是滂沱大雨。

卓立衣衫盡濕，站立在江畔，彷如一尊石像！

忽然，遠方傳來一陣吆喝之聲。

卓立有如夢中驚醒，縱身一躍，已站在一棵蒼松枝幹，針葉雖小，但枝椏繁密，仍可稍擋風雨！

人聲從遠而近。

放眼看去，二十個一式黑衣打扮的漢子，個個手持利劍，正在江畔叢林之中愼密地搜索而來！

爲首的漢子，雖是幪面黑衣，但觀其舉手投足也可以斷定他是六扇門中之人。

那黑衣人道：「快搜！在這大雨大雷之際，他一定無法掩藏的！」

二十名漢子，分成四隊，竄向四邊叢林。

卓立暗自慶幸，如果不是躲在這古松之上，而今已成爲這羣人甕中之鼈！

他們搜索了一會，毫無結果，雨勢却越來越大，卓立感到肩頭一陣痛楚！

他低頭一看，只見肩頭創口，血水隨着雨水，正汨汨而下。

那羣漢子已越來越接近他所躲藏的松樹下！

卓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忍着雨水鞭撻着傷口！

「血！」

一個黑衣幪面漢子已經發現了蒼松下的血水，其他十多個黑衣大漢立即蜂湧而至。

爲首的大漢仰首，但仍看不見卓立，但已發現血水是從松樹之上滴下。

他厲聲道：「卓立，你逃不了！」

卓立仍然屹立不動！

那人乾笑了一聲，道：「卓立，我敬仰你是一條漢子，立即下來，否則……」

卓立知道他並不是恐嚇，因爲這廿個漢子早已掏出暗器，扣於掌中。

那漢子又道：「只要我一聲號令，你的身體便立即成爲一個蜂巢，不過，只要你下來，跟我們回去，我定必爲你向王爺說項，王爺是明理之人，你的寃情一定可以洗脫，何必如此屍橫荒野！」

卓立暗咬鋼牙，心內熱血沸騰，如果王爺是個明理之人，他也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寃情可雪？

就算是滔滔江水，也沒有可能把他的寃情洗雪。

那人見樹上沒有反應，正要下令放暗器！

就在此時，只聽見一陣沙沙之聲！

黑衣漢子們自然仰首，只見樹頂銀光一閃，這株至少有百年的古老松樹正要墮下。

他們不約而同的暴退三丈！

隨着松樹墜下之際，卓立已躍出了黑衣漢包圍網外，返身便往前走。

可是，這羣漢子訓練有素，約有十個漢子使出翻騰功夫，又把卓立團團圍着！

雨勢已止，陽光從雲隙中漏了出來！

卓立站在一塊光滑的石上。

為首的漢子道：「卓立，王爺要的只是你的人，你何必這樣固執？古有明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卓立大怒喝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那漢子獰笑道：「卓大俠，以前一切，皇爺已明白，只不過是一場誤會。」

卓立道：「誤會？我爹娘兄弟之命，竟可以用誤會兩字便一筆勾銷？何況你們所作的事，我卓立雖死亦不為！」

漢子道：「卓立，你說我們作的是什麼？」

卓立說道：「背國叛君，為天下所不恥！」

漢子說道：「你這一言，足使九族受誅！」

卓立激昂地道：「我的九族已差不多被你們誅了！」

漢子不再言語，橫眼示意，二十個漢子已一齊攻上，二十把劍已從四方八面刺向卓立。

卓立一個旋身，使出「龍騰蛟翻」，只見一陣劍光，二十個漢子已被這一陣劍芒所退。

這招「龍騰蛟翻」是卓立的「龍騰劍法」中的一招，如果他有平常的功力，至少也可以刺傷十人，可惜他早已被這羣人追得不亦樂乎，而且身有重傷，只能使出本身功力之四成，但這四成功力，也足可以震開了廿個漢子！

為首的漢子道：「好俊的龍騰劍！」

雖然他口中稱讚，但手上的劍並沒有鬆懈下來，一招「仙人指路」直刺卓立。

但這一招並不是實招，而是發令，二十個漢子立即排成一半月形，仍然團團的圍着卓立。

那漢子道：「上！」

只見那廿個漢子手上的劍，組成一陣光芒，前後左右緊緊的進迫着卓立。

卓立見他們並不胡亂刺殺，知道這一定是一個劍陣，既是劍陣，更不能胡來，於是，他使出了「龍騰劍法」，見招拆招，暫時觀看一下，才能想出破陣之法！

那廿個漢子步法十分穩重，使出的招式並不十分厲害，但功力却越來越沉重，似乎要用死纏爛打的方法作困獸鬥，使卓立元氣耗盡，只有束手就擒！

卓立如何不知，但對方人數衆多，劍式綿密，一時也想不到破陣之法。

為首的漢子見手下已能穩穩的纏着卓立，看來萬無一失，忍不住得意非凡地道：「卓立，放下手中劍，前面是功名富貴，享之不盡！」

卓立擬神以敵，希望能夠尋出破陣之法！

那漢子也明白卓立的心意，仰天長笑道：「卓立，這個『月華劍陣』你永遠也破不來的！」

月華劍陣？

卓立早年也聽過師傅說，月華劍陣乃是陰柔之功，劍式彷如月華瀉地，無孔不入，被困陣中的人無法破闖，也無法停手不戰，只有拚盡全身力量至死！

眨眼已過了半個時辰，卓立單劍對廿把劍，已漸感不支，可是在這半個時辰之內，仍無法想到破陣之法！

突然，卓立狂嘯一聲，縱身一躍，在空中連翻了五個筋斛，迫使那廿個劍士退開。

那廿個劍士被卓立這突如其來的怪異行動嚇了一跳，以為他有了破陣之法，就在此刻，月華劍陣已失去了那緊扣敵人的陣法！

卓立身未着地，在半空左足踏右足，借勁發力，身如疾矢，直撲為首的漢子！

那漢子本來十分得意，全未料到卓立竟然狂嘯躍起，大耍怪招，向他撲來！

卓立人到劍到，一劍三式，直刺那漢子的上中下三路，那漢子如何能抵擋？

龍騰劍法和一般劍法並不相同，論劍之士，往往講究劍氣輕靈，但龍騰劍法却捨輕靈而重揮砍，被譽為劍中有刀，刀中有劍，在武林中獨樹一幟！

卓立翻騰之後出劍，更能發揮龍騰劍法的精華，叫那漢子如何能避過？

只聽見「嘶」的一聲！

那漢子矮身一避，避開了上中二路，却避不過第三式，昂頭一閃，幪面的黑巾已被劍鋒挑起！

卓立看見了他的臉孔，竟然呆立着不動！

「竟然是你！」

那漢子身材魁梧，但臉如冠玉，眉清目秀！

他被揭發了廬山眞面目，立時面如硃砂！

卓立頹然嘆息道：「林風，你迫害我為的是什麼？」

林風老羞成怒，說道：「卓立，你既然已知我是誰，今日更不能任你逃離我劍下！」

卓立道：「師弟，你究竟為了什麼？功名？利祿？」

林風道：「功名也好，利祿也好！」

卓立道：「師傅在生之時，待你也不薄。」

林風聽到了師傅二字，有如火上加油，喝道：「如果師傅在世之時，不分你我，相信我也不會投靠王爺！」

卓立道：「師傅對你我有何分別？」

林風道：「卓立，師傅生時，任何事對你都十分偏袒，就只說龍騰劍法，只傳你而不傳我。」

卓立詫異道：「相信你早已知道龍騰劍法，傳首徒，這是龍騰劍門的門規！」

林風道：「不用多言，今日無論如何我們之間的一筆恩怨應該算清！」

卓立望着這位師弟，心中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痛苦，林風資質不錯，可惜閱世

未深，加以童年時代沒有親人好好看顧，才形成這麼偏激的性格。

卓立搖首嘆息道：「念你我同門之情，我就讓你十招，十招以後不要怪我！」

林風未等話說完，已橫劍刺出，一招「鶴從天降」直刺卓立前胸！

卓立果然遵守諾言，只是斜身閃避，並無招架！

林風見卓立只避而不攻，立即改刺為捺，企圖迫使卓立避無可避！

好個卓立，橫身再閃，雙腿一縱，已經離開了林風的劍鋒，林風見兩招無功，連忙隨着卓立身影，使出「如影隨形」，「橫掃千軍」，「禿鷹挑心」，「直搗黃龍」！

一連六招，卓立都是迎着劍鋒，左閃右避，左騰右躍，恰恰躲開了這六招。

卓立道：「已是六招！」

林風並不答話，又連環使出四招，分別刺向卓立的上下左右四路。

卓立道：「林風，十招已過，你我已無兄弟情份，而今我要還招，一則為師傅清理門戶，二則為自己報此追殺之仇！」

卓立提劍挺身，使出龍騰劍法中的「龍游淺水」「鯉躍瀑潮」「翻雲覆雨」。

一連三招，迫使林風節節後退！

再發十招，林風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架之功。

卓立連使狠招，龍騰劍法在他雄渾的內功揮舞出來，果有龍吟虎嘯之威，看得在旁的廿個漢子目瞪口呆。

林風眼見再無逞強之法，於是張口大喝一聲：「上！」

就在此刻，林風左臂空門大露，卓立連忙斜劍揮出，林風的左腕已是應聲齊腕而斷！

那廿個漢子立時挺劍而上，又把卓立圍在中央，可是為首的林風已失去左腕，鮮血如泉噴出，有道是蛇無頭不行，「月華劍陣」已不成陣法！

卓立心地慈祥，雖然林風對自己有深仇大恨，但那份師兄弟的情誼，一時未能忘懷，並沒有再進迫，只是與那廿個大漢周旋！

「月華劍陣」沒有了林風的領導，卓立對付他們簡直是輕而易舉之事，轉眼間，已刺傷了五名大漢！

林風雖受重傷，但神智仍然十分清醒，眼見自己的劍陣已是潰不成軍，情急之下，竟然想冒死求勝。

卓立只感到背後勁風突而其來，連忙劍從腋下向後刺出，這招「龍潛虎伏」，正是龍騰劍法的絕招之一。林風千萬也想不到卓立竟會面對十多個大漢而使出這招，加上他是拚命刺殺卓立，身如疾矢，自己的劍却刺不到卓立，而胸口竟撞向卓立的腋下劍陣，當堂慘死，林風雖死，但左手却猛力抓向卓立的肩膊！

衆人見此情景，步法更形混亂。

卓立橫劍一揮，喝道：「退下！」

十多個大漢被這疾言一喝，毫無把握的立刻退後！

卓立道：「我不欲多作殺人罪孽，你們都是奉命追捕我，而今，林風已死，還是回去吧！」

那十多個大漢垂手而立，呆立不前！

卓立道：「冤冤相報之事，何時可了？我父母妻兒被殺之恨，罪不在你們，你們又何必為那些高高在上的皇爺們，作過河卒子？」

這番慷慨陳詞，頓使十多個大漢感動不已。

其中一大漢抱拳道：「卓大俠仁義可敬，在下等受大俠不殺之恩，銘感五內！」說完之後，這十多個大漢抱拳長拜，然後紛紛的消失在叢林之中。

卓立看着林風的屍體，呆立無語。

「拍！拍！拍！」那是幾聲響亮的掌聲。

卓立如夢初醒，喝道：「誰？」

只見大石之後，走出了一個矮小的老人。

那老人身材瘦削，一邊走一邊仍然鼓掌，道：「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來，閱人無數，只有閣下才能稱得上大俠二字！」

卓立見他全無惡意，恭敬說道：「閣下——」

老者道：「在下只是一個採藥郎中，路過六和塔下，本想避雨，端的是有幸，看到人中豪傑！」

卓立說道：「老人家太誇奬了！未請敎——」

老者答道：「老夫一向在錢塘江畔採藥——」

卓立道：「閣下一定是名震長江三峽的慢郎中過天壽過大夫？」

過天壽微笑道：「想不到大俠也知賤名！」

其實過天壽並不是一個俗語所云的急驚風遇慢郎中的慢郎中，他得此名是因為他終年入山採藥，如果要請他治病，很難找得着他，因此人們便稱他為慢郎中，事實上他在長江三峽一帶，已是活人無數！而且他天生諧謔，做事慢條斯理，你急他不急！

過大夫道：「長江三峽之內，英雄豪傑無數，但是，能衝得過這仇恨之關，唯大俠一人矣！」

卓立道：「在下並非無報仇之念，不過，罪魁禍首並不是他們！」

過大夫道：「想我渡過九百個陰晴圓缺之月夜，眼看渡過美人關的英雄無數，但能渡過仇恨之關，實在……」

卓立道：「大夫再說下去，使卓某無地之容！」

過大夫瞥視着卓立的手臂，道：「大俠雖是大俠，但仍是血肉之軀，來來來，試試老夫的金創藥！」

他從藥囊之中，取出一個小瓶，把瓶內的金創藥傾在卓立的傷口上，卓立初則感到一陣創痛，但不一會却感到一陣清涼，臂上已無痛苦之感。

看這慢郎中，端的是慢條斯理，但手法却是純熟細緻，不一會已替卓立裹好傷口。

過大夫問道：「卓大俠，你要往那裏去？」

卓立黯然道：「在下身為要犯，天下之大，簡直找不到一處可立錐之地！」

過大夫道：「大俠沉冤定有昭雪之日！今日遇你，我倆豈眞有緣？」

有緣二字還未說完，兩人便聽到一陣

孩提哭聲！

「是六和塔傳來之聲！」

兩人立即飛步而上。

孩提哭聲越來越近，哭聲却越來越低沉。

走進塔內，却並不見有孩提。

於是，他們同步上樓，在旋梯轉角之處，赫然發現一個包袱。

包袱之內，果有一孩提。

哭聲已止，代之而來的是急喘之聲。

卓立一個箭步，抱起嬰孩。

嬰孩只有六個月大，面帶紫氣，似乎病重。

卓立急忙道：「大夫，快救救這個孩子！」

過大夫接過孩子，看了一會，道：「我們下去大堂，讓我試試！」

他們下了旋梯，把孩子放在地上。

卓立知他醫術過人，爲了不妨碍他施救，便踱往窗前，焦急地等待着。

半晌，過大夫也走近窗前。

卓立急忙道：「可有得救？」

過大夫慢條斯理道：「救是可救，但我不救！」

「爲什麼？」

過大夫嘆了口氣道：「你自己去看看吧！」

卓立回身走近那嬰兒，只見他氣若游絲，紫氣滿臉，但仍掩不住這嬰孩優美的顏容。

「大夫，爲什麼不救？」

「你拉開那裹布看看！」

卓立拉開蓋着那嬰孩的裹布。

呀——眼前的景象，使他禁不住的叫了出來！

裹布下的嬰孩——竟是個齊膝而斷，沒有小腿脚板的無脚畸嬰！

卓立小心察看，斷膝的地方十分光滑，看來一定是天生，並不是被人砍下的！

嬰孩的氣息已越來越弱，卓立在他胸口推血過宮，孩子的胸口又再一起一伏。

「過大夫，救救他吧！」

「不——我不想害了他！」過天壽堅決地道。

「過大夫，你究竟在說什麼？」

「難道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也不明白嗎？」

「你是說他沒有小腿？」

「今日我救了他，他便要一世受殘足之苦！就讓他早上奈何橋，輪迴轉世，算我做了一件好事！」

「不過——」

「卓大俠，後會有期！」

過天壽話未說完，已走出了六和塔，待卓立追出去之時，早已不見他的踪影。

塔內哭聲又起。

卓立急忙走回塔內，那嬰孩似乎有些微好轉，可是，如果就在塔內，這孩子一定會夭折，但附近一帶都是荒野，有誰可以救活這可憐的嬰孩？

何況自己日夕被人追緝，怎能把他送往附近的大夫？

過大夫所說的話，也並不是全無道理，如果現在不理會他，讓他死去，那麼，就算他沒有來過這人間吧！否則，就算救活了他，將來的日子，也許他要受的痛苦，不知比現在要多多少倍！

哭聲戛然而止。

卓立忍不住上前一看。

呼吸仍有，但似乎已陷入昏厥。

卓立嘆息道：「孩子，我也爲你好！」說完之後，轉身便走。

塔外夕陽西漸，卓立的心情比鉛還要重，林風的屍首仍在前面，他突然感到一陣茫然！

人生在世，究竟爲的是什麼？

生生死死，又有誰可以洞悉其中玄機呢？

塔內又傳來哭聲，這哭聲雖非十分大聲，但聲音似乎充滿了哀求悲慟！

卓立忍不住停下來。

算了吧！人生悲苦滿途，又何必爲這無腿的嬰孩更添苦杯？

夕陽斜照，紅霞如火，卓立並不覺得景色動人，反而覺得每一綫光芒都是那麼冷酷，那麼刺人。

哭聲又起，其實，那哭聲已不再是哭聲，而是一些斷斷續續的呻吟，一聲聲臨終的喘聲！

卓立實在忍不住了，他已不再想下去，回身便走進塔內，抱起那孩子！

孩子的手足十分冰冷，卓立把裹布拉好，忽然，裹布之內跌下了一個小小的玉瓶。

卓立手急眼快，一手便接住那玉瓶。

玉瓶上有一「過」字。

卓立大喜過望，這玉瓶一定是過天壽所留下！玉瓶內的藥，一定可以把這孩子救活！

他不再想下去，馬上把玉瓶打開，瓶內是甘美芬芳的液汁，他也不理會，便把液汁往孩子的口裏灌。

半晌，孩子的臉孔紫氣盡退，呼吸也轉爲正常，過大夫的甘液果是靈丹妙藥，慢郎中並不是浪得虛名！

孩子在卓立的懷中安詳的睡了。

過大夫口裏雖硬，其實他也想救這孩子，可是救這孩子究竟是功是罪，他一時已不能下判決，只把這個抉擇留給卓立！

卓立看看懷中的孩子，只見那張疲憊的臉孔，十分逗人喜愛，忽然，孩子咀角牽動，似乎在微笑。

這一笑使卓立感到無限的溫馨，幾個月以來的煩擾、不安、忐忑、徬徨、焦燥，似乎都被這一笑驅走了！

無論苦痛有多少，生命無疑是最美麗的，只要活着，一切都是那麼美好。

卓立似乎也覺得十分安詳，而且感到有點腹如雷鳴！自己去找東西吃也很容易，但這孩子又怎樣？

夜幕已垂，塔外虫聲唧唧。

卓立不顧本身的安危，毅然抱着孩子往山下走。

錢塘郊野，十分荒僻，行了差不多半個時辰，仍沒有見到燈火。

孩子已醒來，沒有哭泣，小咀不斷地吮吸，他似乎也需要吃東西了。

普通食物也難找到，何況是乳汁？

山野寒氣迫人，卓立緊緊的擁着這孩子。

燈火終於出現——不是燈火，而是一些閃爍不定的火光，若隱若現！

火光閃爍之處，又傳來一陣泣聲，聲如夜梟，卓立處身在這情景，也不禁呆步不前。

哭聲之處，有一孤墳，難道這泣聲與火光便是那些孤魂野鬼的呼聲？

泣聲已絕，跟着的是一聲令人心碎的嘆息。

懷中的孩子似乎已忍耐不住飢餓，放聲哭了出來。

哭聲一起，孤墳之前竟有人站起。

「孩子！孩子！你終於回來了！」

卓立聽清楚這聲音，他可以斷定，發出聲音的並不是孤魂野鬼，而是個一身白衣的女子。

「孩子——孩子——」那女人跟着孩子的哭聲走來，一見卓立，有點兒驚疑不定。

那女人突然回身，在墳前拿起一個小小的燈籠，這正是剛才火光的來源。

女人提燈而上，照着卓立，道：「你是誰？」

卓立一時不知怎樣回答：「我……」

女人道：「你終於把孩子抱回來了！我也不再理會你是誰！來來，先讓我看看孩子！」

那女人似乎掉忘一切，只對這孩子感到興趣。

她把燈籠又再提高一點，卓立也順勢讓她看看孩子的臉，孩子見有火光，更哭得厲害。

「你看，他餓了！孩子，不要哭，不要哭，快跟我回家，讓我給你吃個飽的！」那女人說完之後，也沒有理會卓立是否同意，已抱着他前去。

卓立也是無可無不可，因爲他正渴望找到東西給孩子吃，而今這婦人要餵孩子，正是求之不得。

行了約半盞茶時份，前面有一間小茅屋。

走進茅屋，裏面雖不大，但執拾得井井有條，那婦人點了一盞油燈之後，抱了孩子進入內裏。

卓立不知她會弄些什麼東西給孩子吃，於是，便走近內堂一看，原來那婦人竟脫下胸衣，用自己的乳汁去餵哺這孩子，孩子當然吃得津津有味！

一會，那婦人出來，望着卓立。

卓立道：「夫人是——」

那女人道：「我並不是什麼夫人，你叫我春花便可以了！其實，你在那裏找到我的兒子？」

卓立十分詫異，爲什麼這婦人竟認這孩子是她的兒子呢？天下間竟有那麼巧合的事？

卓立道：「他是你的孩子？」

春花傻笑道：「這當然是我的孩子，難道男人也會生孩子？」

卓立道：「他的父親呢？」

春花道：「他是我的乖孩子，他們說他死了，他並沒有死，老天爺可憐我，把孩子送回來……」

卓立見春花眼光呆頓，自言自語，才明白這婦人根本上是憶子成狂，幸好她盡心盡力去照顧孩子。

傍晚時份，卓立在屋內找到了一些粗糙的麵條，胡亂地吃了一大碗。

疲憊及身上的創傷使他很快便在草堆上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哇」的一聲使他驚醒過來。

他還未睜開雙眼，便感到一陣勁風刺向他的面門，他急忙往草堆一滾，翻身用勁，已從草堆躍起。

房內十分黑暗，看不清楚來者是誰。

一連幾劍，卓立已知道對方劍招全無勁力，正想使出「空手入刄」，奪取對方的劍，却聽到一陣孩提哭聲，跟着便是春花帶哭帶叫的聲音：「你爲什麼要砍斷我孩子的雙腿？他雙腿……」

原來春花已發現那孩子無腿！她雖有點痴，但對孩子絕不苟且，她要爲孩子報仇！

卓立急忙道：「他並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個天生無腿的嬰孩！」

春花道：「你騙我……」

她已不能再說下去，抽搐的哭泣聲有如夜鬼叫嚣。

半晌，哭聲停頓了，春花突然站起來，推門而出。

卓立急忙道：「春花，你往那裏？」

春花回對痴笑道：「我去找我的兒子！我的兒子肥肥白白，有一雙人見人愛的小胖腿！」

卓立想追出去，可是，房內的孩提哭聲留住了他，他立刻轉身回房，只見孩子在油燈下哭泣，沒有下肢的身體在這情境中特別令人害怕！怪不得春花被他嚇得更傻了！

卓立抱了孩子，拿着佩劍，便往門外走，希望可以找到春花，否則她一定會在黑夜中迷失方向，或者遇到意外，可是，行了幾里，却沒有春花的踪影！

夜霧已散，雲隙之中射出金針般的陽光。

江南初夏，天氣變幻像個稚氣未除的小妞，昨日還是滂沱大雨，陰霾密佈，而今天却晴朗可人。

孩子在卓立懷中，微睜雙目，跟着是一連串的哭聲，卓立停下步來，小心察看一遍，孩子並無不舒適之處，但哭聲仍是不斷，而且越來越兇。

卓立提劍拚命，出生入死，倒是閒事，但要他照顧一個嬰孩，却是手足無措！

孩子哭聲越亮，他就越是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繼續走路，希望找個大夫。

轉眼已是日上中天，孩子不停地哭，幸好前面已出現了一所宅院。

一個丫頭打扮的姑娘正手携一竹籃，迎面而來。

小丫頭見他衣衫襤褸，初則驚惶，繼而看到他懷中有一小孩，而且哭得十分厲害。

她停下步來，凝視卓立。

「姑娘——」卓立一時不知如何說下去。

丫頭道：「你拐帶小孩？」

卓立詫異道：「不，這是——」

丫頭道：「他的母親呢？」

卓立道：「他——」

他眞不知道如何解釋下去。

那丫頭看見卓立狼狽的樣子，並不害

怕，反而覺得十分好笑，隨即趨前，看看孩子。

丫頭笑道：「呀，你一定是餓壞了孩子！」

提到「餓」字，卓立才猛然醒起，差不多有三個時辰，他自己也沒有滴水沾唇，腹中立即隆隆作响，暗道：「我爲什麼覺那麼粗心大意！」

卓立道：「我還以爲他肚子痛哩！」

丫頭放下竹籃，伸手抱起嬰孩，道：「眞可憐，眞可憐，快餓壞了！」

卓立道：「你可以給他吃點東西！」

丫頭抬起頭來，怒目睜圓，隨即却是粉臉緋紅，道：「我是個未嫁姑娘，那來東西給他吃！」

卓立自知失言，道：「我是說你可以找些稀粥給他吃吃，否則——」

丫頭道：「看你眉端目正，想也不是一個拐子——那你跟我來！」

卓立跟着丫頭走向那大宅的後院。

看來這大宅的主人，一定非富則貴，因爲後院是下人居住之所，但也佈置得整齊雅潔。

他們一直走進了厨房，裏面無人。

丫頭裝了一碗稀粥水，立即餵給那嬰孩。

孩子實在餓透了，口吮着粥水，嗒然有聲。

丫頭轉身道：「你也吃碗吧！」

卓立連盡幾碗，這淡淡的白粥，對卓立來說，無疑是比珍饈百味還要好吃！

孩子吃完了粥水，竟然熟睡在丫頭的懷中。

「姑娘貴姓？」

「我叫俏蘭——你——」

「我只是個流浪漢！」

「流浪漢也該有個名字！」

「我叫卓立！」

「卓立？」那丫頭似乎被這名字嚇了一跳，緊張地站了起來。

卓立詫異地也站了起來。

「卓立——你就是那個通輯犯人卓立嗎？」

卓立嘆了口氣道：「俏蘭姑娘也知道在下？」

俏蘭道：「我聽王爺說過，說卓立是個背國——什麼叛君的通緝犯！」

「你的主人是位王爺？」

「是的，是鎭江侯邵正王爺！」

「邵正王爺？那麼，我要走了！」

邵正王爺正是剷除卓家的人！其實這位鎭江侯在江南密謀造反，卓氏一族，是長江首富，邵正爲了儲藏糧餉，游說卓立的爺爺卓綱合作，可是卓綱爲人剛正，並沒有答允，却被邵正暗中派人殺了。

邵正又再游說卓綱的兒子卓浩——是卓立的父親，卓浩爲人也是正氣凜然，也沒有答應邵正的暗示，那時，邵正的勢力，在江南已是十分雄厚，索性用暴力除去卓氏一族，霸佔卓族家財，幸好卓立幼時習武，才能成爲卓族一家唯一逃出虎口的人！

而今，卓立却走進了邵正王爺的郊野巨宅！

俏蘭道：「看你身有劍傷，又抱着孩子，你要走到那裏？」

卓立道：「俏蘭姑娘，不瞞你說，邵正的確在追緝我，如果我還留在這裏，我一定無法逃出他的魔掌！」

俏蘭道：「你不用怕，王爺已出了長江，只有他的幾個家人在前院，他們不會來這後院的！」

卓立道：「我不想連累你！」

俏蘭道：「如果你到處亂跑，反不及這裏安全！」

卓立回心一想，俏蘭的話倒是不錯，因爲邵正千萬也不會想到卓立會在他的巨宅後院！

俏蘭說道：「而且，你怎樣撫養你的孩子！」

「這不是我的孩子——」

於是，卓立把在六和塔內救了這孩子的經過告訴了俏蘭，俏蘭聽了，露出一臉欽敬之色。

俏蘭道：「卓公子，小女子雖然不識之無，但以前在錢塘江家中的時候，也聽過有人說過王爺的不是，可是，我家中無錢，才被賣進這裏爲奴！而今，你安心在這裏歇幾天，才想辦法走吧！」

卓立看着俏蘭懷中熟睡的孩子，本來，携着這孩子上路，一定有危險，但他却捨不得這個相處多天的孩子，最重要一點，這孩子天生無腿，更令卓立不忍放下。

自己雖是被王爺通緝，但也有一雙腿可跑，然而，這孩子天生無腿，比起自己更是可憐！

俏蘭輕輕放下孩子，轉身道：「卓公子，你安心歇幾天，我去找套長工阿王的衣服給你！」

俏蘭轉身出外，卓立突然感到肩部一陣赤痛，他連忙牽起衣服，側頭一看，只見肩部一片瘀腫！

這片瘀腫從何而來？

卓立索性把上衣脫下，只見整個背部也已有藍氣，這一定是中了毒！

這毒又是何時碰上？

卓立苦思之下，才恍然大悟，這毒一定是林風臨死時猛力向他肩上一抓時留下的！

「難道他竟練成了冷螢爪？」

卓立師弟林風，一向心胸狹隘，不滿師傅不傳他龍騰劍法，於是常常到處暗中鑽營，希望學到一種武功可以超過卓立！

「冷螢爪」在江湖中早已失傳，據說是用螢火虫發光的劇毒，浸滿雙手，指甲內便藏滿螢光虫的劇毒，配合了「冷螢爪」八式，被抓中的人，幾無幸免！

螢火劇毒有潛伏能力，被抓中的人，初無感覺，過了幾天，藍氣蔓延，才會致人死地！

卓立滿身大汗，林風雖死，竟會在臨死前也用「冷螢爪」要卓立同歸於盡，簡直喪盡天良之人。

俏蘭手携一套黑衣，見卓立赤裸上身，一額汗珠，急忙道：「卓公子你——」

卓立已開始感到有點虛弱，道：「俏蘭姑娘，我已中了毒……」

俏蘭道：「中毒？」

卓立前幾天因爲心神凝注於那個無腿嬰孩，竟然沒有發覺自己身中劇毒，而今忽然發現背上藍氣蔓延，那股精神已然崩潰！

他已雙腿無力，陷于半昏迷。

俏蘭立即趨前，扶了他上了床。

卓立躺在床上，有如一堆爛泥，但仍有半分知覺，斷斷續續地道：「我……螢火……」

他已不能再說下去，昏了過去。

俏蘭看看卓立的背部，只見肩部以下，藍氣蔓延，幸好蔓延並不快，但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轉眼已是日落黃昏，卓立仍然昏迷不醒。

她又餵了孩子吃一些稀粥，孩子有得吃，也十分安然，並沒有叫喊。

邵正王爺這大院實在十分龐大，每一個丫頭都有一間小房，幸好俏蘭所住的地方，十分隱蔽，其他下人並沒有發覺她收留了一個嬰孩和一個大男人！

却原來這並不是俏蘭的幸運，而是消息傳來邵正王爺快要回來，上下人等都忙着打點一切，才忽略了俏蘭的一擧一動！

這消息對俏蘭來說，正是有幸有不幸，幸是無人發覺孩子與卓立，不幸的是如果王爺回來，卓立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夜幕低垂，卓立仍未甦醒。

俏蘭看着卓立，焦急萬分，可是，她却毫無辦法，她既不知解毒的方法，也不能求教他人！

她越想越心煩，幾乎急得哭起來！

夜已深，她竟然忘記了燃着蜡燭。

外面傳來一陣聲：「俏蘭，你那麼早便睡了？」

那是俏紅的聲音，俏紅是她的姐妹。

「你不舒服嗎？」脚步聲從門外傳過來。

「不，不——」俏蘭連忙走出門外。

「我沒有什麼，俏紅姐，你做妥了一切工夫？」

俏紅站在門外，道：「今天工夫實在太多了，爲什麼我見不到你？」

「呀——我去了夫人那裏！」俏蘭撒了個謊。

「那怪不得，據說王爺七天之後便回來！」俏紅道。

「回來做什麼？」

「我那裏知道——據說他把卓家的人全部殺了——不過，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我是偷聽知道的！」俏紅伸了伸舌頭。

她倆慢慢的步出花園。

忽然，俏紅看見一點發光的東西，道：「俏蘭姐，你看那是什麼？」

俏蘭看了一下，道：「螢火虫！」

「螢火虫」三字一出口，俏蘭才猛然醒起，卓立在昏倒之前，也說過「螢火」二字，難道他要螢火虫才可以解去他中的毒？

其實卓立只是想說他中了冷螢爪，但口發聲音時，已不大受控制，只說了「螢火」二字。

俏蘭道：「俏紅姐，你陪我捉些螢火虫玩玩！」

俏紅道：「看你仍像個小孩子，螢火虫有什麼好玩？我也感到有些疲倦了，還是回房睡吧！」

說完之後，便回身到自己的房間。

俏蘭那肯回去，在絕無辦法之中，想出了螢火虫，難道那是救卓立的方法？

她不再想下去，奔向草叢，用手帕拍下那隻螢火虫，不知她是否太心急，還是不小心，一拍不中，返而倒在草叢之中，驚起了無數隻亮着冷光的螢火虫。

俏蘭看到這麼多螢火虫，跌下時的痛楚已忘記得一乾二淨，而今，她心裏所想到的便是盡力去捕捉這些小虫，帶回去醫治卓公子的毒！

一個携着嬰孩而來的男人，爲什麼竟會使俏蘭爲他如此關心？這實在教人莫名其妙！

其實，俏蘭自己也不知道。

她左拍右拍，弄得手也酸軟了，但成續不大好，而且嚇走了大部份的螢火虫。

俏蘭絕不氣餒，她跟着螢光的方向奔去，希望可以捕捉到更多的螢火虫。

出了後院，走到矮叢，那裏有更多的螢火虫！

可是，這裏的螢火虫更爲機智，只要稍一輕動，那些螢光便消失。

拍了半天，仍沒有多大收穫！

夜涼如水，俏蘭看着那些螢光，雙手酸軟得抬不起來，她自呆木的站着。

忽然，她覺得有人在她後面。

俏蘭倒也算個大胆的姑娘，立刻回過頭來，可是黑墨墨一片，那有半個人影？

突然，她感到一陣從心底裏浮上來的寒意！

難道有……想到這裏，寒意更濃。

當她回過頭來，只見面前已有一堆螢火虫，而且數量比她捕了一晚還更多！

俏蘭正在錯愕之際，前面草叢已躍起了一人。

「小姑娘，你喜歡捉螢火虫嗎？」

「你——」

「小姑娘，你不用怕，我也喜歡捉螢火虫，可惜，一向也找不到人陪我，今晚我們有緣，大家一起捉螢火虫，看誰捉得多！」

俏蘭看清楚這漢子，年紀已有五十多歲，看她談吐，十足是一個老頑童的樣子，當他說完，已不等待俏蘭的同意，開始撲捉螢火虫。

這老頑童撲捉螢火虫的手法十分特異，只見他手一揚，附近方圓五尺之內的螢火虫，似乎都被他的手掌吸着，毫無抗拒的走進他的手掌內。

俏蘭雖爲鄉下姑娘，但看此情形，也明白今夜所遇的人一定是異人！

那老頑童看見俏蘭停了手，回頭道：「你不捉了？」

「不——我不及你捉得多！我不想捉了！」

「你不捉也好！不過，你捉螢火虫來作什麼？」

俏蘭道：「用來救人的！」

「救人？」

俏蘭道：「我也不知道……」

那老頑童聽到救人二字，似乎止住了他的頑皮脾性，露出十分嚴肅的模樣，道：「你告訴我，也許我可以救救你所說的人！」

俏蘭把卓立抱着孩子來之時開始，一直到他暈倒在床上，臨暈倒之前，說出「螢火」兩字爲止。

「他眞的携着一個孩子？」

「是的──你認識他嗎？」

「我正要找他！他中什麼毒？」

「我不知道──」

「傷口怎樣？」

「從肩膊處開始，向下藍氣不斷地蔓延！」

「你看是用什麼兵器擊傷的？」

「看來並不是兵器，而是被手指抓傷的！不過，說也不清楚的，你最好替他看看！」俏蘭道。

那老頑童道：「太遲了！」

「爲什麼？是否卓公子所中的毒中得太深？」

「不──」老頑童道：「我無法去看你的卓公子，因爲──」

話未說完，草叢之外已有很多身影掩映而來。

「你伏在這裏，讓我解決了他們才再作打算！」

俏蘭知道事件突然嚴重，只好依言伏下。

來人一共八個，身穿夜行衣服。

那老頑童喝道：「又是你們！」

其中一黑衣大漢道：「如果你再不說出那姓卓的犯人行踪，我們便會像寃鬼一般纏着你！」

「爲什麼？」

「過天壽，你是最後與那姓卓的犯人在一起的！」

原來這老頑童正是慢郎中過天壽。

「我實在不知道他去了那裏！」

其實這是過天壽的老實話，但那些黑夜人怎會相信，七人已提劍上前，封着過天壽進退之路。

過天壽似乎不大在意。

七人見對方呆站而並無反攻之意，便施出劍招向他攻上，這八人雖同用劍，但劍的招式却大不相同，有粗獷，有飄逸，有輕靈，有刁鑽，有陰險，也有穩重，每人劍法出手都是名家風範，在江湖上雖不算是一流脚式，但並不是普通的劍手。

看他們七人，劍花如夜間綻放的烟花，一陣連着一陣，使人目不暇給。

好個慢郎中過天壽，在劍花中輕靈走動，每一劍都好像快要刺到他的身上，但劍一近他三寸之處，他却能洒脫地遊身而過。

七個人一招勝過一招，他的步履一步輕勝一步。

此種情景，看得俏蘭心驚胆顫，伏在草叢中，目定舌結，不知如何是好。

半晌，七個劍手仍無法擊倒過天壽。

慢郎中過天壽似乎有點不耐煩。

游身一幌，一招「旱地拔葱」，突然躍高了五丈，在夜空長嘯道：「老子不再和你們瞎纏！」

說完之後，在半空向樹林撲去，看來他要走了。

俏蘭十分心焦，因爲剛才劍手未到之時，過天壽似乎有辦法醫治卓公子的毒傷，如果他一走了之，卓公子的毒便無法解救。

她正想站起，頭頂却飛來一件硬物，跌在她跟前。

那七個黑衣人當然不肯放棄，因爲他們一起追踪了過天壽差不多十天，豈會讓他一走，眼前的一切便化爲烏有，於是，每人都急施輕功，撲向樹林那邊。

俏蘭見他們已隱沒在叢林處，頹然的站起來，拾起那件飛來的硬物。

拿在手裏，才知道是一個小小的鼻烟壺！

俏蘭十分失望，起初以爲是什麼靈芝妙藥，却原來是一個對她來說，全無用處的鼻烟壺！

她轉身欲走，但想起地上還有很多螢火虫，於是，她把虫屍用手帕裹起，走回大宅的後院。

房內並無聲息，孩子經過飢餓與疲累的折磨，睡得十分香甜，卓立也直挺挺的睡在床上。

她推推卓立，並無反應，摸摸他的額角，有如炭爐，熱得燙手，俏蘭大吃一驚，拚命地推他。

卓立被推得厲害，「唔」的低哼了一聲。

俏蘭立刻站起來，本想倒一杯水給他喝，黑暗中才發覺那個鼻烟壺閃閃生光！原來俏蘭用手捕捉過螢火虫，那些螢光黏着鼻烟壺，那壺壁上似乎有些蠅頭小字！

俏蘭急忙燃起蜡燭，小心細看。

「獨毒解千愁，萬恨一嗅休」。

鼻烟壺的後面中央寫一個「過」字，圍着「過」字的四周，又寫着八個小字：

「餘香裊裊，水蛭吸之」。

俏蘭雖生於鄉野，但慧質蘭心，對於這些字的意義雖不十分了解，却仍可以意會。

若在平時，她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而今，面對卓立半死而不死，一股不知從那裏來的力量，使她變得格外聰明，不用再多思索，便拔起鼻烟壺的瓶塞。

一股幽香從瓶內洩出。

她立刻把鼻烟壺放在卓立的鼻孔下。說也奇怪，卓立嗅了一會，竟然甦醒過來！

「姑娘，孩子呢？」

卓立不愧是有熱血良心的漢子，自己甦醒後還是惦掛着那毫無關係的小孩子！

「他很好！」俏蘭輕聲地道，略頓一刻，滿眼憐憫，淚水晶瑩欲滴地道：「你呢？」

「我只覺得很熱！」

「你再嗅一嗅這些東西！」

卓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香味有如荷花盛放，沁入心脾，使人心懷有說不出的舒暢！

「你從那裏找到這東西？」

「公子命大，恰巧我在後園拾的！」

卓立審視那鼻烟壺一會，道：「這是慢郎中過天壽的獨門解毒香，你見過過天壽！」

俏蘭便一五一十把遇到過天壽，和過天壽與八個黑衣人大戰的事告訴了他，她看見卓立似乎有起色，所以敍述起來十分有聲有色，情深欵欵的樣子使卓立感到一陣無比的溫暖，這幾年來，卓立過着的是逃亡拚命的生活，那有機會閒下來，更沒有機會面對一個如此美嬌嬈！

俏蘭說完，略頓了一會，想起壺上還有幾個字不大了了，便溫柔地道：「看來你的毒仍未全解，其他幾個字，是什麼意思？」

「要用水蛭吸去我背上的餘毒！」卓立道。

「什麼是水蛭？」

「是禾田間的一些吸血小虫！」

「這附近是一片荒原，那裏來這些小虫？」

卓立道：「姑娘，你不用掛心，明天我自己會去找，而且我可以暫時運功把餘毒阻延一下！」

「會有害嗎？」

「害處當然有，不過，我是不會死的了！」

「有沒有其他辦法？」

卓立並不言語，只是盤膝而坐，開始他的運息調功，深藍色的血正在他的肩部創口流出。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俏蘭用幾條手帕把藍血吸乾，另一面又用手帕把他的額上汗水揩乾。

背部的藍氣已褪去了一大半，還餘一些在傷口旁。

卓立似乎有點疲累，伏在床上。

突然，俏蘭竟按着他的肩膀，用口吮吸他的創口，卓立用力推了她幾次，但她仍盡力吮吸。

過了一會，血色已漸趨淡紅，俏蘭才停下來。

卓立一身沉重的感覺已完全沒有了，身體有點衰弱，徜徉中已徐然入睡。

這一夜是俏蘭最辛苦的一夜，却也是她有生以來感到最愉快的一個夜晚，她自己也是無法解釋的！

「緣份」二字又豈是凡夫俗子所能解釋呢？

俏蘭雖然感到十分疲倦，但她並沒有睡去，仍然衣不解帶地在卓立的床畔。

鷄鳴由遠而近，曙光已露。

她走到廚房，拿了三碗稀粥，一碗是準備給孩子吃的，另外兩碗當然是給卓立的。

剛放下粥，便聽到幾聲脚步，跟着便是俏紅的聲音：「俏蘭姐，快起來！」

俏蘭忙整衣衫，手撥青絲，立即走出房門，接口道：「大清早便來找我，什麼事？」

「王總管說，王爺今天早上便要回來了！」

「那怎麼好？」俏蘭自言自語地道。

「怎麼好？當然要加緊準備，我們要立刻去大廳聽總管的吩咐！」俏紅已拉着俏蘭往大廳走。

俏蘭道：「俏紅姐，你先出去一步，我洗過臉便來！」

她急忙走入房中，卓立仍在酣睡。

卓立正是王爺要追緝的犯人，如果讓他留在這裏，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俏蘭用力推了卓立幾下，道：「公子，這裏不是久留之所，還是逃吧！」

卓立精神還未大好，忙問道：「爲什麼？」

「王爺回來了！」

「我走了，你呢？」

俏蘭突然感到一陣心酸，淚盈於睫。

「俏蘭，銀花，金菊，秋子……」是伍大媽的聲音。

「他日有緣……」俏蘭哽咽着。

「俏蘭，我會等你──」

「還是走吧！外面的伍大媽已催促所有下人！」

俏蘭轉身走向房門，到門檻之處仍忍不住回過頭來，道：「如果趕不及逃出這大宅，我有個檀香木箱在床下，急時也可躲一躲！公子──保重……」

她一口氣的走到大廳，王總管已齊集了大部份家丁丫環在廳內，正要開口說話，外面大門之處已傳來一陣人聲，幾個護院家丁跑了進來。

其中一個氣急敗壞地道：「總管，王爺回來了……」

總管道：「王爺回來了，也不用這麼倉皇！」

那家丁道：「不過，王爺未到，却來了七個陌生人，據他們說是王爺新近請的衞士，但我們却見過……」

總管道：「你們先退下，讓我先去看看──」

「不用看了！」聲到人到，七個腰配長劍的劍客已站在大廳門外。

「衆位是──」

「這是王爺的令牌──」那人把令牌在空中幌了下，便納入懷中，續道：「王爺快到，但他恐怕宅中安全有問題，因此，派我們先到！」

俏蘭在人叢中一望，不覺大驚。

面前七個侍衞打扮的人，不正是昨天晚上與過天壽大戰一場的人？

他們正是要追殺卓立的人！

俏蘭輕輕地從人叢中走出，想回到房中看看卓立和那孩子究竟走了沒有。

「站着──」

俏蘭被這聲音嚇得僵住，動也不敢一動。

「總管。」

幸好這話並不是對她說的！

「現在我們七人要搜查這大宅，看看用什麼辦法好好保護這大院，所有人等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不能擅自離開！」

總管再吩咐了幾句，便帶着七位侍衞往宅內走，所有家丁丫環紛紛散去。

俏蘭便向着自己的房間走去！

穿過走廊，入月洞門，在轉角處突然被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拉着，俏蘭被嚇得尖叫起來──

「俏蘭姐，是我小狗子呀！」

「小狗子，你想找死？」俏蘭憤怒地道。

這小狗子也是家丁中的一人，這人向對俏蘭有追求之心，可惜俏蘭多在後院，而小狗子却要在大宅前院當值，很少機會碰到俏蘭，今天這麼好機會，小狗子當然不會放過！

小狗子說道：「我在城裏買了些胭脂和──」

俏蘭不耐煩地道：「留給你自己去塗吧！」

小狗子道：「人家是全心全意送給你的！」

俏蘭也不理會他，急步走往自己的房子。

這後院一向是丫環住的地方，連王總

也很少會巡視到這裏來，可是，這七個侍衛似乎對這個後院特別重視，不斷在附近巡梭。

俏蘭若無其事地走到房子前。

「站着——」

其中一個侍衛突然抽出長劍，一個翻身，已站在俏蘭的跟前，厲聲道：「往那裏？」

「回房子拿些東西，大爺！」

「昨晚你到過那處？」

「昨晚？我一早便上床睡！」俏蘭鎮定地回答。

「那麼，你的綉花鞋上的泥巴，血漬，是從何而來？」

俏蘭低頭一看，布鞋上滿佈泥漬，一定是昨夜走出外院，踏到汚泥；而那些血漬，是因爲替卓立吮血而吐在地上，不小心濺上的。

俏蘭起初還力持鎮定，可是，她究竟是一個女孩子，被這七個侍衛嚴厲的目光和恐嚇性的語言，開始有點慌亂，眼睛不停地盯着小房子！

七個衛侍見多識廣，何等知機！

「搜！」

聲音未了，他們便游身入內。

俏蘭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幸好她並沒有發出任何聲响，只硬着頭皮隨着他們入內。

房內一切井然。

沒有卓立的影子，更沒有那孩子的踪影。

難道他們躲在那隻木衣箱之內？

七個侍衛分頭搜了一會，並沒有什麼發現，其實這個小房間，不用搜索，也可見到房中一切。

「搜搜床下！」

一個身材較小的侍衛，立刻蹲下身來，向床下窺看，看了一會道：「沒有什麼，只有一隻木衣箱！」

「把木衣箱拉出來看看！」

那人巳應聲把木箱拉出。

俏蘭忍不住大聲道：「大人，這木箱只收藏了女兒家的衣物！」

那侍衛首領深沉地對俏蘭道：「如果你肯把事情眞相告訴我們，現在——還來得及！」

俏蘭道：「我只是個小丫頭……」

侍衛道：「不用再說下去，現在你連後悔的時間也沒有了！」

話未說完，那侍衛巳抽出長劍，越衆而出，使出一招「中流砥柱」，劍氣從上而下，直插木箱。

劍本是輕盈之物，但在他手中，似乎變成了沉重利斧，那木箱巳是應聲破開！

俏蘭不敢再看下去，借故轉過頭來！

箱內並沒有卓立的踪影，只有一堆陳舊的衣物。

俏蘭抽了一口涼氣，只感到手心赤熱，額上冷汗倒流，看着那侍衛失望的表情，俏蘭如釋重負。

他們正要離去，忽然，「呀」的一聲從窗外傳來！

俏蘭聽得眞切，那是孩子的叫聲！

那羣侍衛不約而同的衝向窗門。

俏蘭的心有如鹿撞，卜卜跳過不停！

難道卓立眞的命中註定，落在這羣惡狠之手？

俏蘭雙腿發軟，根本沒有能力移動半步，但那羣侍衛巳紛立窗前，賁脈騰張！

「拍拍」兩聲，窗前突然有一黑物撲上。

侍衛們驚退兩步，有幾個立刻抽出了配劍。

小心一看，却原來是一隻不知什麼時候倒在窗前的離羣孤雁，在此人聲鼎沸之際，拚盡了力向天飛去。

侍衛們見是野雁，不禁同時發出噓聲，每個人的臉上都出現極其失望的表情！

可是，他們並沒有放棄，立刻又在窗外各處空地搜索了一遍，結果仍是失望而回，那爲首的侍衛看了俏蘭幾眼，便帶隊離去。

俏蘭呆立在房內，不知是驚還是喜。

「俏蘭！」

那是卓立的聲音，但不知聲從何來！

環顧四周，並沒有卓立的踪影。

簷角暗處，忽有一黑物墜下。

只見卓立手抱嬰兒，安然的站在俏蘭跟前。

「卓公子——」俏蘭只能叫出這三個字，淚水像斷綫的珍珠沿着臉頰，簌簌不停地落下。

「俏蘭，你應該高興才是，畢竟我暫時還可以逃過這羣狗腿！」

「你究竟躲在那裏？我還以爲你躲在箱內！」

「箱子太小，而且孩子會哭的！」

「那麼你藏身在——」

「你看——」卓立指着屋簷暗處。

原來這座後院，雖只有一層，但樓底十分高，而且屋簷建築得十分寬大，捲曲之處，陰暗異常，而且僅可容一人橫臥，卓立便臥在那裏，在下面不易窺到之處。

「你不怕孩子哭嗎？」

「我怕，不過，他也有自救之道！」

「自救之道？」

「你看看他！」

俏蘭看看孩子，只見他正在吮吸自己的指頭，似乎吮得十分滋味！

兩人不禁相視而笑，這笑容裏面蘊含的情意比千言萬語還要多！

俏蘭正想接過孩子，卓立突然閃身門後，用目光示意俏蘭，似乎在外面有人窺伺！

俏蘭立即走到門外，一陣步履聲陣陣傳來。

「誰？」俏蘭大聲喝問。

外面並沒有應聲，俏蘭跑出門外，只見一個黑色的身影，那人走得十分快，但衣衫却異常熟悉。

俏蘭立即走回房內。

「誰？」卓立問。

「一定是那個小狗子！」

「小狗子是誰？」

「是個討厭的傢伙！」

「他一定是去告密了！」

「那麼，你立即携孩子走吧！」

「俏蘭，我們一起走吧！如果那小狗子去報訊，你也無法置身事外！」

「我？」俏蘭就算在夢中，也從沒有想到要離開這大宅，更沒有想到和一個陌生的男子離去。

也許，人生便是如此，意料之外的事才能使很多不快樂的人仍然堅持活下去。

卓立巳經拉着她的手，同出後院。

後院十分清靜，因爲大部份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那羣侍衛巳搜查完畢。

出了後院，卓立選擇了一些荒徑，希望暫時可以躲過侍衛們的追捕！

卓立施展了「百步趕蟬」的絕頂輕功，雖然是一隻手抱着嬰孩，另一隻手抱着俏蘭，却並不阻碍他的脚程。

俏蘭偎貼着卓立，閉上眼睛，只感到勁風撲面。

轉眼巳奔了卅里路，他們才選了一個較平坦的地方來休息一會。

俏蘭雖然不需用力奔跑，但卅里的路途，也使她嬌喘連連，嬌俏的臉龐，泛起陣陣桃紅，看得卓立呆了。

「俏蘭，你後悔嗎？」

「後悔？我沒有想過！」

「不過，我身爲一個通緝犯，只怕連累了你！」

「你救了我！天下之大，何慮不可容身？何況，這些狗官一定會自食其果，你一定會沉冤昭雪。」

卓立望着俏蘭，她充滿了信心的眼睛，使他的勇氣也大爲增加，一種從來未有過的生命火燄，在他的心內燃燒起來！

他們再沒有說話，互相依偎着。

深山寂寂，只有醉人的鳥語，孩子巳入睡，一切都是那麼完美！

一羣鳥兒突然從那邊樹林飛起，跟着便是馬蹄聲。

俏蘭握着卓立的手，緊張地道：「難道他們來了？」

卓立連忙站起來道：「你抱着孩子，躲在我的身後，如果他們眞的來了，不用驚惶！」

蹄聲巳近。

卓立環視四周，只有逃上山去。

過了一個山坡，蹄聲巳靜下來，但卓立知道這羣人並沒離去，而是下馬追踪。

卓立看見前面有一山洞，正想往暫避一時。

七個身型高大的漢子巳走上了山坡，正是七侍衛。

爲首的侍衛巳見到卓立，厲聲喝道：「卓立，你躲不了！」

卓立立即提起佩劍，俏蘭依言躲在他身後。

爲首的侍衛排衆而出道：「卓立，我們也念你是一條漢子，好好自決吧！」

卓立毫無畏懼之色，看了他們一會，才恍然道：「原來竟是你們！」

「我們？」

卓立道：「江湖上一向傳聞，南海孟家，忠義過人！」

「你也知道『南海孟家』？」

「我知道的南海孟家是忠義之輩！」

「難道我們不是忠義之輩？」

「忠義之輩豈能効力於叛臣？」

「你說邵王爺是叛臣？卓立，不用多言，任你舌燦蓮花，今日也難逃刼數！」

話剛說完，七人巳是蜂擁而上。

「南海孟家」一向處於廣東，很少到長江一帶，不知爲了什麼，他們七兄弟竟然來到長江，並且投効了邵正王爺，他們在武林雖不算首屈一指，但也算是响噹噹的脚色，如果在廣東一帶，有誰不敬畏他們三分？

孟家七豪使的都是薄劍，他們家傳的「雪花飛絮」劍法輕靈飄逸，名重江湖！

只見他們七人，身隨劍動，劍隨影飄，端的是如雪花飄滿空，飛絮隨風洒！

卓立以一敵七，後面又有俏蘭與孩子，使他不能把自己的「龍騰劍法」發揮出所有威力！

未過一百招，卓立巳是大汗淋漓，眼看便要落敗！

孟家七豪中的大哥孟文突然停手，跳出戰圈，其他六位兄弟，手雖未停，但招式似巳轉緩！

孟文道：「武弟，斌弟，英弟，傑弟，你們四人暫時退下，就讓俊弟與偉弟試試，量這小子也敵不過！」

四人如言退下，只剩下孟俊和孟偉二人聯手對付卓立，去了五個強敵，卓立一時也應付自如！

孟文看了一會，縱聲笑道：「卓立，你可以盡量使出你的看家本領！」

孟俊孟偉二人，年紀只有十七八歲，使劍的功力根本未到火候，但因他們年輕力壯，輕巧方面的功夫却是十分到家，而且兩人十分精靈，分開兩路夾攻，並頻頻向着卓立背後的俏蘭攻擊，使卓立忙得團團轉！

孟文又道：「卓立，如果你肯投効邵王爺，現在仍有機會！」

卓立凜然道：「我卓立巳被弄至家散人亡，豈會投効這叛臣？」

孟武插口道：「卓立，你口口聲聲誣衊邵王爺，究竟你居心何在？」

卓立厲聲道：「長江一帶，有誰不知邵正擁兵自重，並且聲言北上！」

孟斌道：「北上正是正義之事，爲社稷爲百姓，邵王爺北上是救國救民！」

卓立聽了他們一言一語，心中覺得十分納罕，因爲在長江一帶，有誰不知邵正的野心，難道這孟家七豪竟被那邵正用甜言蜜語蒙蔽？也許，他們身處廣東，千山萬水，並未知道實情？

卓立道：「你們七人，俱是人材俊傑，爲何竟出此言？我卓立生於斯，長於斯，難道我還不知邵正爲人？」

孟文見卓立身後護着一女兒家，口中說話，手中劍法縱橫，知道兩個弟弟並不是他的對手，但他是個熱血漢子，識英雄重英雄，並不想把卓立殺死，只希望說服他，使他投効邵王爺，一來可以在王爺面前立功逞强，二來也可以得到一個武功卓絕的江湖朋友！

却原來孟家七豪身處廣東南海，眼見廣東福建一帶天災年年，正是民不聊生，生靈塗炭，於是他們七人同到江南，希望爲國家爲民族做一點事，可是他們只有熱血一腔，却錯投邵正！

聽過卓立一番話，大哥孟文巳有點懷疑，但邵正爲了籠絡他們，早巳好話說盡，並且把是非黑白完全顛倒，孟家七豪才會被邵正利用！

四弟孟英爲人頭腦十分精密，漸漸也覺得有些懷疑，可是大哥孟文認爲邵王爺是救國救民忠義之臣，因此他只有服從大

哥，而今，他也忍不住，低聲地對孟文道：「大哥，依他所說，難道我們眞的是明珠暗投？」

卓立雖然同時對付孟俊孟偉二人，但仍可分心聽到孟英低聲說話，知道他們對他的話有些相信。

於是卓立插口道：「你們不用懷疑，日後龔王爺南下，便是邵正死期之日！」

七人一聽到「龔王爺」三字，竟齊聲道：「那龔王爺正是賣國叛臣賊子！」

卓立詫異道：「龔王爺而今四處爲國事奔走，你們竟不知，實在是被邵正所蒙蔽了！」

孟傑突然咆哮道：「各位兄弟，這人是胡言亂語，不可聽他！」

孟斌道：「傑弟，且慢，讓我再問一句，卓立，你是否龔王爺的人？」

卓立道：「我不是屬於任何人的人，不過，只要是正義之士，我都敬佩！」

孟傑道：「這麼說來，你一定是那龔王爺的人，大哥，各位兄弟，邵王爺說過，那姓龔的是我們的最大敵人，既然他也承認，殺了他再說！」

孟文意動，五人又再加入戰團。

卓立身受强敵，只有招架之功，他自己也相信再過卅招，他便會喪命於他們七人劍下！

那時，俏蘭懷內的孩子突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卓立更是心慌意亂，劍法更不成章！

忽然，遠處傳來一聲隆然巨响！

一會，北面的天空出現一陣紅烟！

孟家七豪看到這陣紅烟，似乎有點緊張。

孟文道：「殺了此人才去集合！」

這一陣紅烟正是邵王爺發出的召集訊號！

就在此時，卓立低聲對俏蘭道：「俏蘭，相信今日我會敗於他們，我實在連累了你！」

俏蘭哽咽道：「卓大哥，我們死也可在一起！」

卓立聽了此話，心中實在十分感動。

俏蘭又道：「可惜我們救不了這位孩子！」

孟家七豪又再一擁而上，他們七人把卓立團團圍着，而且急於要解決了卓立，因此他們各自使出「雪花飛絮」劍法的絕招，一招更勝一招，卓立已拚盡了力，但仍無法招架，身上已連中七劍，幸好他的龍騰劍法功力深厚，只受到皮外之傷！

孟文一劍，直刺卓立咽喉，其他六人，正向中下二路刺來，正是左右上下也無法閃避！

這時，孩子又「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

孩子純眞的哭聲似是無比的魔力，他們七人被這哭聲一阻，手中劍法似略爲呆滯，就在這時，卓立竟不知力從何來，雙腿一蹬，就在這七劍空隙之中，躍了出來，並且把俏蘭也拖了出來！

既出包圍，卓立已無選擇餘地，只有見路便跑，他不辨方向的向前跑，孟家七豪那肯放棄，呼嘯一聲，七人窮追卓立不捨。

俏蘭右手緊緊扣着卓立的腰，右手環抱孩子，卓立輕功不弱，雖有兩個累贅之物，仍然是御風而行。

俏蘭閉上眼睛，輕聲道：「我們不會死的！」

孟家七豪的輕功比較弱，而且山路崎嶇，他們人數衆多，一時之間却追不到卓立。

跑了半個時辰，卓立已覺得十分疲累，幸好後面追來的人聲已弱，看來他們似乎已放棄了追趕！

卓立早已過慣了這種被人追捕的生涯，但從未試過這樣一面走一面還要護着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

他找了個較安全的地方坐下，俏蘭看見卓立滿額汗水，情不自禁地用絲巾爲他揩抹，道：「不知他們有沒有再追來！」

卓立道：「我也不敢肯定，也許他們已放棄了我們，也許他們就在附近！」

他的估計並沒有錯誤，話未說完，已傳來孟文的聲音：「不殺卓立這小子，我們孟家七豪以後豈能在江湖立足！」

卓立立即抱着俏蘭，俏蘭已抱起了孩子，孟文的聲音似乎就在附近，可是卓立這地方却是一個隱蔽小山谷，他們一時也無法找到卓立。

卓立不慌不忙，見那邊有一個山洞，心想：「倒不如暫時走進山洞，避開了他們，否則這樣長時間與他們糾纏下去也不是辦法！」

孟文的聲音仍然不斷地傳來，時遠時近！

卓立走進了山洞！

忽然，卓立聽到外面有一陣人聲。

「四弟，你果然是妙計勝孔明，這小子已走進了那山洞裏，成爲我們甕中之鼈了！」

卓立心中一凛，知道已中了孟家七豪之毒計，而今已成爲他們網中之魚，想不到他日夜逃亡，不知走出了多少個天羅地網，而今竟會陷入一個不知名的山洞內，而且身邊還帶着一個女人與一個孩子！

「難道天公竟要卓立死於這山洞內？」卓立自言自語地嗟嘆！

「不會的──」俏蘭柔聲地在他耳畔道：「如果我們眞的死在這裏，我也是甘心情願的！」

卓立雖然看不到俏蘭的臉孔，但這兩句柔情似水的話，使他頓時覺得生命的可貴。

「我們不會死的，尤其是這個孩子──他是無辜的，俏蘭，你知道他是沒有腿的！」

「我知道！」

山洞外面人聲越來越近，孟家七豪似乎要衝進來！

卓立握着俏蘭冰冷的手，盲目地向着山洞裏面走去，他們決不會坐以待斃的。

走了十多步，人聲越來越响亮，語聲中似乎有人提議放火！

卓立聽見放火二字，心下更急，又走了十多步！

洞內突傳「拍拍」的聲音，那是洞內蝙蝠受驚飛起之聲，此起彼伏，加上回音，十分怕人！

再走十步，卓立雖看不到前面，但感覺到前面是一片石壁──是山洞的盡頭！

卓立早已慣於過這種絕望的生活，因此他從來不肯放棄求生的機會，他慢慢地沿着石壁摸索，看看這石壁有沒有可以求生之道！

人聲越來越近，也嗅到了一些火摺子的味道，看來這一向以忠義爲名的南海孟家，爲了一洩心頭之恨，竟要放火殺人！

江湖上忠義之名，竟是那麼脆弱！

卓立摸索了一會，全部都是堅硬的石塊，完全沒有一些隙罅！

一陣火光已在洞中亮起。

「卓立，你逃不了！」那是孟文的聲音！

就在這刻，卓立看到了洞內的情形，石壁盡處，竟然有一個開口！

他不再理會其他，一手拉着俏蘭，縱身一躍，已到了那開口。

原來這開口可以通往外面，究竟外面是什麼，他已全不理會，就如一個被溺的人，只要抓到什麼也會死抱着不放！

拖着俏蘭，在這個剛能容身的開口走出去。

外面十分陰沉，夕陽已是西下！

卓立驚魂未定，放眼一看，更令他心如撞鹿！

因爲開口出處，竟是一片懸崖。

這懸崖下面，漆黑一片，好像看不見底似的，下面有濤聲傳來，看來是錢塘江畔一處絕崖！

卓立再走兩步，已見前無去路！

人聲又從那開口處傳來。

這裏光禿禿一片，根本完全沒有躲藏的地方，只要再行前一步，便會跌下去！

卓立索性拉着俏蘭，坐了下來！

這時，孩子哭了起來，也許，他也知道這絕崖之處，便是他葬身之地！

俏蘭偎倚着卓立！

他們的心有如一片寧靜的湖，此刻，卓立也似乎放開了一切，只有俏蘭情深欵欵的眼睛是他的歸宿！

「卓立，你仍可以投靠我們！」

卓立並沒有回答！

孟家七豪已全部走了出來，可是，他們看見這懸崖只可容一人而過，更見卓立俏蘭二人坐着，木然不動，恐怕他們使些什麼詭計。

忽然，北面天際，突閃一片紫光！

孟偉道：「那是邵王爺最緊急的召集令！」

孟俊說道：「我們立即解決了他們二人！」

孟家七豪已紛紛掏出暗器，他們七人所使的暗器都是「子母金梭」，這種暗器並沒有餵毒，但這子母金梭却是他們南海孟家獨門暗器。

這暗器大小有如金錢鏢，但比金錢鏢厲害得多，因爲這子母金梭是一式兩件，只要用勁發放，金梭先後而至，敵者往往避過了母金梭而忽略了子金梭，因而被暗算。

卓立突覺身後勁風驟至，連忙騰身避過，可是他那會想到雙腿剛着地，勁風又至，已是避無可避，唯有把身體放軟，索性躺在地上，這一躺避過了大部份子金梭，但仍中了兩只母金梭。

孟家七豪見卓立已中了暗器，立即一擁而上！

卓立身經百險，那會這麼容易便被敵人擒着，忍着臂部與背部的痛楚，連翻帶滾，使出他的地堂功夫，一招「龍虎騰空」，直向懸崖盡處滾去。

孟家七豪那會想到卓立竟如此頑强，以爲他身中暗器，懷中又有孩子，又有一位姑娘，定會俯首就擒！

只聽見「哇」的一聲，不知是那孩子的叫聲，還是那姑娘的驚呼，卓立已從懸崖盡處滾下！

孟家七豪本想生擒卓立，在邵王爺面前立下大功，而今見卓立寧死而不屈，心底不禁佩服這位硬朗的漢子。

他們擁至崖邊，只聞驚濤拍岸之聲，那裏再能看見卓立的影子！

這時，北方天際，又再閃起了一陣紫光。

孟文道：「事已至此，我們應立即往邵王爺處！」

孟家七豪立即奔回邵王爺的宅院，可是宅院內只剩下幾個老嫗下人，王爺家眷早已人去樓空。

他們立即馳往江邊。

江水滔滔，表面平靜，却見白色泡沫到處暗湧，江上只有兩隻宮船。

前面一船，赫然有「邵」字旗旌，而後面一船，却有一「龔」字，個中情形，孟家七豪自然明白！

龔王爺的船正追逐邵王爺的船，可是江中漩渦處處，因此兩船速度十分緩慢。

孟家七豪見江畔繫有一小舟，七人連忙下船，他們明知坐這小舟出去，定有凶險，但他們爲了救邵王爺，也顧不了什麼，而且仗着他們七人的功力，也勉强可以穩定船身，趕上邵王爺的船。

船至江中，暗湧益甚，小舟在水中顛簸不定，孟家四位大哥，奮力穩定船身，其他三人，以手作槳，小舟直向邵王爺的船而去。

小舟輕盈，當然比龔王爺那大船更快，轉眼之間，已快到邵王爺船後！

邵王爺正站在船上，見有小舟疾至，立即下令弓箭手放箭，一時箭如雨下。

孟文大聲喝道：「邵王爺，在下孟家七豪，未能及時應命，望王爺恕罪！」

邵王爺見是孟家七豪，連忙下令停箭，並且拋下繩索，讓七豪上船。

就在此時，小舟突然傾覆，孟家七豪全無防範，立脚不穩，全部跌下水裏！

幸好孟家七豪，嫻熟水性，稍一翻身，便浮於水上。

「竟然是你！」

却見到卓立手抱嬰孩，單手把覆舟擎起。

孟家七豪怒從心上起，立即紛紛撲向卓立！

却原來卓立滾下懸崖，以爲一定葬身于崖下，那知道懸崖之下，便是錢塘江水，他本想游向岸上，但暗湧太大，而身伴又有俏蘭，俏蘭不熟水性，只拚命抓着卓立，使他在江中無所施其技，只有暫時載浮載沉。

正當他快要筋疲力盡，突見有黑物而來，正是孟家七豪的小舟，于是，他奮力弄沉小舟。

江水暗湧極大，孟家七豪一時無法抓到卓立，而卓立已把俏蘭推入舟內，再把孩子放在俏蘭身上，而自己却用力拖舟而游。

但人在水中，內力無法施展，而孟家七豪已撲至。

孟文道：「卓立，你滾下懸崖不死，總算你命大，但你刦數難逃，仍要葬身錢塘江中！」

那時，他們已十分接近邵王爺的船，邵正聽到孟文的說話，知是卓立，立即喝道：「弓箭手！」

孟武知王爺要用亂箭射死卓立，但他們七人也在江中，亂箭之下，實無倖免，奮力道：「王爺，不用放箭，我們會活捉卓立這叛賊！」

邵王爺那再理會孟文的語言，下令道：「放箭！」

一時箭如雨下。

卓立與孟家七豪立時沉下，暫時避過箭雨。

事到而今，孟家七豪心中已明白過來，這邵王爺是口蜜腹劍的人，只是利用他們，那會顧及他們七人的性命，由此推論，已知卓立所言不差，這邵王爺根本是欺君叛國之人，否則他何以如此對待忠於他的人？

卓立與孟家七豪同時浮起，箭又再如雨下，他們再無選擇，只好又再沉下。

卓立一沉即起，他知道弓箭手還未能及時再放箭，心中記掛着俏蘭與孩子，幸好那小舟已隨水漂開，孩子與俏蘭並沒有中箭。

孟家七豪並未浮起，孟文在水中作了手勢，其他六個兄弟已立刻會意，知要合力圍攻邵正，便各自潛游往邵正船邊，抓着一些剛拋下的繩索，一蹴上船。

邵王爺見他們來勢兇兇，知他們來者不善，已命人砍斷繩索！

卓立見沒有箭射下，立即游近小舟，見俏蘭直挺挺地躺在舟上，而孩子也在小舟一角。

那時，孟家七豪已從船邊拉繩而上，邵正已叫人在船邊揮刀砍下，孟家七豪豈是平凡之輩，利用繩索有如蕩鞦韆，避開了刀斧手，借繩之力，已躍上船上。

船上立起混亂，軍士們紛紛護主，刀斧手奮力與孟家七豪在船邊混戰。

卓立趁此時機，縱身上艇，看看俏蘭和孩子，兩人均是無恙，只是受水窒息，一時仍無生命危險。

武林秘方

强身健體紫金丹

・雲上雲・

凡係練武之人，多數吃點藥，令到自己筋骨壯健，此外，還有些跌打藥酒，經常帶備，隨時取用，萬一打傷，用它作爲醫治身體之用，還有一種叫做還魂丹的，乃係認眞名貴補品，過份虛弱或者突然失血過多，陷入昏迷不醒之際，說話也無法講出來，就用還魂丹，加上藥酒灌救，登時甦醒，這種丹藥就係武林至寶，認眞有名氣的還魂丹，包括陽春丹或紫金丹等，前者係用來在雪地遇寒之用，以硫磺作爲主要製劑，冷到渾身發抖，只要吃進白豆大粒的陽春丹，登時全身回暖，氣血循環加强，那是北方漁翁冬季入水摸魚必吃的丹藥，至於紫金丹，乃係方外人士讚譽的一種聖藥，傳說紫金丹係由達摩禪師所創，當時達摩禪師由印度那邊南來，在少林寺做主持，他發覺寺僧臉色蒼白，氣血不够，想教他們練武，也是枉然，於是到山上找到名貴藥材配製，另加丹藥合成一種既能補身又可還魂定魄的靈丹妙藥，它就是紫金丹。

寺僧五百多人吃了紫金丹，登時壯健許多，苦練少林拳，變成一方之霸，保護山田，不會落在匪帮之手，後來紫金丹傳入京都，另加鹿茸人參之類的貴重藥材，變成强身妙藥，當時清代王公大臣，幾乎日日吃紫金丹，因爲他們早上黎明之前，便要起床到午門朝拜，除非精神特別健旺，無法支持，因此紫金丹就變成大內的珍品，後來名醫葉天士，也推薦紫金丹的醫治範圍極廣，一般人在南方居住，很易患上了風濕之症，凡係渾身怠倦，手腳痳痹，做事沒有精神，那就吃紫金丹，必然見效。

眞正懂得紫金丹藥方的人並非很多，以前在廣州國民體育會教授拳腳許多名教頭當中，有一個奇人叫做鍾秋禪，他只係教授易筋經，並非隨意教授，凡係有資質兼且潛心學習武功的子弟，然後施教，他每一次教授門人學習易筋經，往往推薦紫金丹，當時市上沒有這種丹藥，由他老人家到西關角的南北行配製，鍾秋禪自己曾經到羅浮山靜養，只係帶備一百斤黃豆，另有紫金丹，在山上修練道術，每日係黃豆充飢，另吃紫金丹，故此他的體力健旺，五十八歲看來仍像三十多歲，年輕了二十年，他還有一股內勁，把內勁集中在一隻手上面，可以一手斬斷直徑四寸粗的木柱，當時目擊他表演氣功硬功的人，都認爲他是一個武林高手，奇怪的是這一點，他學習易筋經，只係作爲修練道術之用，他沒有學過拳腳，儘管如此，看見過他七步碎磚的奇技，沒有人敢跟他較量。

七步碎磚係古代遺留下來的一種內功，認眞內勁充足的人，能够把渾身氣力放在一條腿上面，在地上行了七步，就踏碎七個階磚，當時廣州的四方階磚，厚一寸過外，就算使勁用腳踏下去，也難以踏碎，能够很輕鬆的以步行方式踏碎階磚，行一步碎一個，實在不容易，鍾秋禪認爲紫金丹帮忙他練武，能够增長內勁，或者係事實。

他奮力撥水，舟子已衝向邵正的船邊，他知孟家七豪已倒轉槍頭，立即抄起俏蘭，俏蘭伏在卓立肩上，口中噴出很多水，卓立知她已無碍，立時再抓着孩子衣衫，另一手拉起繩索，借勁使力，一躍已上了船邊。

站在船弦，並沒有人向他襲擊，因爲那些軍士，正全力抵抗孟家七豪。

卓立放下俏蘭，立即爲她推血過宮，俏蘭也悠然甦醒，孩子也「哇」的一聲大叫了起來。

這哭聲雖弱，但邵王爺却十分耳利，循着哭聲之處，一見卓立，便游身而至，要親身殺了此人。

那時，卓立剛抱起嬰孩，突感到勁風至，一時無法返身避劍，只有抱着孩子撲身滾過，邵正的劍已插在船弦上，他見一劍不中，立即變招，順着劍勢橫刺一招。

這時嬰孩正臥在卓立胸上，但見劍光一映，眼見邵正的劍便要刺在嬰孩身上。

卓立已是無法可想，只有用力把孩子向天一拋，自己則連翻數滾，邵王爺一招又再落空。

卓立見黑影急至，知是孩子，連忙「鯉魚翻身」，接着那黑影。

可是，那黑影並無重量，只是孩子的衣衫。

孩子仍在半空，衣衫盡失，一雙齊膝而斷的小腿在空中舞動。

「孩子！」一聲淒厲的尖叫聲從船艙傳出！

邵正也仰望天空，見是一個無腿嬰孩，手中的劍突然呆滯不前。

卓立已不再理會一切，如矢上弦，奔向嬰孩跌下的地方，雙手接着這孩兒。

呆立中的邵王爺，突然又併力劍上，刺向孩子。

忽然，一個身影撲向孩子。

邵王爺猛劍收勢不下，刺正那黑影！

被刺中的並不是孩子，而是一個身穿錦衣的少婦！「孩子，孩子，你想得娘好苦！」那婦女身上中劍，但似乎並不感到痛苦，手中只緊緊抱着那無腿孩子！

「夫人！」邵正惶恐地呼着。

「王爺，這孩子雖是無腿，但仍是我們的骨肉，你爲何竟那麼殘忍，把孩子棄了！」那少婦擁着孩子，拚命的吻着他小小臉龐。

「要這畸嬰有何用！」邵正眼中充滿了殺機，突然又刺一劍，要殺死這孩子。

那少婦不知有何力量，返身一擋，背部又中一劍，幸好孩子並未被刺中！

卓立已明白這孩子是邵王爺的兒子，只因他天生無腿，才被棄置于六和塔內，眼見此人狠心狗肺，連這個可憐親生骨肉也不放過，眞是禽獸不如！

卓立正想翻身站起，邵王爺的劍又至，那少婦抱着孩子，側身一擋，又中一劍，這劍本來刺向卓立，而卓立那時身在半空，如果不是那婦人用身擋過，這一劍一定可以刺正卓立！

少婦並不是爲救卓立，而是怕邵正又刺孩子，才撲身過來，想不到卓立救了這個無腿嬰孩，而這個無腿孩子間接也救回了卓立一命！

孟家七豪合七人之力，已把邵正船上的軍士，殺個片甲不留，見他正面對卓立，他們立即趕來。

邵王爺見七人來勢有如猛虎出柙，立即以威嚇之聲道：「你們立斃卓立……」

孟文道：「你這奸賊，瞞騙孟家七豪，做出背君叛國之事，而今還要我們殺忠良之後，你這人良心何在！」

那少婦中了三劍，已是氣若柔絲，突翻身道：「這惡賊連自己親生孩子也要殺死……」話未說完，已是氣絕而死，雙目不閉。

孟家七豪也不再言語，齊劍而上，邵王爺拚劍力敵，但他那裏是孟家七豪的對手，已身中了五劍，躺在地上。

這時，龔王爺的船已泊近，軍士紛紛躍了過來，其中一將軍模樣的人道：「速把邵正綑綁，押回京受審！卓公子，立即往見龔王爺！」

卓立從少婦懷中抱起孩子，替他裹上衣衫，並且抱起俏蘭，慢慢的走過龔王爺的船上。

剛走過船頭，便聽見「哈哈」之聲。放眼一望，只見那慢郎中過天壽正仰天長笑。

「過大夫，你也在此！」

「老夫慢郎中這次不慢，卓公子，天憐你宅心仁厚，救了這無腿嬰孩，也救回你自己一命！並獲如花美眷！」

「過大夫，請快看看孩子和俏蘭！」

過天壽那夜擺脫了孟家七豪，已知事情越來越嚴重，連夜北上，半路遇上龔王爺，混上船上，把卓立之事，禀告王爺，王爺立即沿長江南下，追捕邵正。

龔王爺已從船艙出來，見卓立衣衫盡濕，連忙安慰道：「你便是卓綱的孩子，我與卓綱有過同僚之誼，想不到他退隱多年，家中竟有此巨變！」

卓立連忙拜過。

龔王爺道：「公子仁心，武藝不凡，他日定可爲朝庭効力，並報雪沉寃，使在天列祖列宗也得安寧！」

卓立道：「王爺洪福，在下只是一草莽匹夫，多年來已厭倦了逃亡生活，而今只响往寧靜生活！」

龔王爺道：「我知你苦楚，而今叛賊已平，你好好安歇一下再作打算！」

卓立換過衣衫，急往看孩子及俏蘭，只見兩人已回復平安，孩子只略受風寒驚怕，並無大碍，而俏蘭吐盡腹中江水，早已在服侍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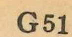
俏蘭見卓立無恙，不禁躍上前來，擁着卓立，他們經此災刼餘生，喜極而泣。

船已泊岸，龔王爺親自打點一切，把邵正的船也拖至岸邊，這時的錢塘江却是波平如鏡，龔王爺已下令立時在船上設宴，慶祝生擒叛賊，獎賞有功軍士。

席中，龔王爺再三勸飲，並且力邀卓立上京出仕，然而，卓立望望俏蘭，只是微笑不語，孟家七豪此時已明白邵正的陰謀，一時大感羞愧，跪在筵前乞求恕罪，龔王爺也知七位熱血漢子，立時收爲己用，孟家七豪感激不已，棄暗投明，日後誓幹一番轟烈的事業。

宴罷，各人都已回艙休息，卓立與俏蘭乘各人安歇之時，抱起孩子，俏俏離船而去。

（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南湖中，一個漁夫刺殺不少藍衣青年，沈勝衣從烟雨樓急射來到，看出那漁夫正是他好友艾飛雨，急忙喝止，但艾飛雨像是不認識沈勝衣一樣，繼續行兇，看來艾飛雨就像是一個冷血殺手，隨後艾飛雨向沈勝衣擲出一隻魚簍，一股濃烟爆炸開來，艾飛雨趁機離去……沈勝衣決定在嘉興去探一位朋友名方直，希望從方直口中了解艾飛雨近況，迨到達嘉興，却見人稱君子的方直跑到青樓中去，沈勝衣不由一怔，正想回頭走，又見一位全身皆白，猶如地府幽靈似的老人，正是冷血歐陽——歐陽立……

人快劍亦快　魔高道更高

沈勝衣偏身向左右兩旁望了一眼。「相信——」

歐陽立得意的笑起來，他笑得雖然仍那麼冷，但亦聽得出他實在很得意。

那個完全一樣的白衣人同時舉步走過來。

沈勝衣看在眼內，沒有動，一雙劍眉緩緩鎖起來。

歐陽立接問：「你怎麼不問我們二人到底那一個才是歐陽立？」

「我在等你說。」

「都是——」

沈勝衣劍眉一舒。「你們莫非就是孖生兄弟？」

歐陽立却道：「不過，你既然將我當作歐陽立，無妨叫他歐陽臥。」

話聲一落，那個歐陽臥已在二丈外停下。

沈勝衣看得更清楚，他們的確完全一樣，只不過表情有異。

這個歐陽臥的表情比歐陽立更冷酷。

沈勝衣又左右望一眼。「兩位到底打什麼主意？」

「你應該知道。」歐陽立冷笑。

「冷血歐陽，據說一生中只懂得一件事——殺人！」

「不錯！」

「我却是不曉得什有麼地方開罪了兩位。」

「你既然知道冷血歐陽，亦應該知道，冷血歐陽從未爲自己殺過一個人。」

沈勝衣反問：「是誰要你們殺我？」

「這句話不是你這種聰明人問的。」

沈勝衣再問：「是爲了南湖的事？」

歐陽都沒作聲，沈勝衣又問：「抑或是爲了怡紅院，爲了我追踪方直的事？」

歐陽立歐陽臥相顧一眼，仍然不作聲，沈勝衣等了好一會兒才道：「兩位怎樣才會回答我？」

歐陽立即時回答道：「在你要斷氣之前。」

沈勝衣「哦」的一聲，歐陽臥那邊突然問道：「你是否願意立即離開嘉興，完全忘記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不願意。」沈勝衣斷然拒絕。

歐陽臥搖頭。「那就眞的只有一個辦法了。」

「殺我？」沈勝衣替他們說出來。

「不錯！殺你！」歐陽臥的手落在劍柄上，「錚」的一按劍簧，那支劍立時彈出了三寸來。

先出擊的却是歐陽立，在「錚」的那一聲同時，歐陽立的身形就離弦箭矢也似的射出。

他的劍也就在那一刹那無聲的出鞘。

拔劍的動作固然迅速，他出劍的動作

更加迅速，灼目的劍光一閃，那支劍就像是閃電也似，直刺向沈勝衣的咽喉。

劍與人成一直綫，快而準。

沈勝衣本是望向歐陽臥，霍地回頭，左手拔劍，立即一劍削出。

劍光與目光幾乎是同時到達歐陽立那支劍的劍尖上。

「叮」一聲急响，劍尖相撞，火星閃逝，歐陽立人劍倒飛而回。

歐陽臥的劍與人同時到了。

一模一樣的人，一模一樣的劍，出手却不一樣，歐陽臥的劍法飛靈變幻，飛刺沈勝衣二十六處穴道。

沈勝衣身形急轉，閃十劍，接十六劍未及回攻，歐陽立人劍已從後飛射過來。

這一劍亦是閃電一樣。

沈勝衣目光一閃，身形一矮，反手一劍，間不容髮的將來劍接下。

他隨即倒踩七星，前閃歐陽臥的劍，手中劍也竟就纏着歐陽立的劍，倒攻了回去。

歐陽立連退兩丈，竟然擺脫不了沈勝衣那支劍的糾纏，他一面退，手中劍一面毒蛇一樣吞吐，連刺沈勝衣十七劍，但都被沈勝衣全接下。

歐陽臥同時迫進兩丈，連連進擊，二十四劍出劍，竟沒有一劍刺中沈勝衣。

沈勝衣踩的是七星步，歐陽臥也是踩着七星步攻前，偏就追不上。

他大怒，一聲長嘯，身形步法一變，一步一標，劍與人毒蛇一樣標向沈勝衣。

劍劍都是刺向要害。



沈勝衣仍踩七星步，身形已變，鬼魅般飄忽，劍偶回，間不容髮之差以劍柄將刺來的劍撞開。

歐陽立每一個動作都看在眼內，可是連一分可乘之機也沒有。

沈勝衣雖然背着他，腦後却長着眼睛也似，出劍恰到好處，非獨及時化解他的攻勢，而且隱約已牽制住他的人與劍。

歐陽立沒有作聲，眼瞳中却已透出驚懼之色。

沈勝衣是同時應付他們兩人，若是只應付一個，將會是怎樣一種局面，實在不難想像。

歐陽臥的眼瞳中同樣透出了驚懼，劍勢身形步法再一變。

這一變他的身形如毒蛇一樣翻騰，脚尖一沾地立即彈起，劍勢更刁鑽，每一劍都是刺向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身形更迅速，突然發出叱喝聲，劍勢也不知是否有叱喝聲助威，更顯得急勁。

他竟然還能夠說話：「靈蛇門的武功據説早已失傳，想不到今天從閣下的身上再現！」

這句話是對歐陽臥說。

歐陽臥的面色應聲彷彿又白了幾分，手中的劍再一急，十三劍連刺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哦」的一聲，身形一偏，突然貼着右面牆壁拔起來了。

他身形的變化，簡直就像是一隻壁虎也似，貼着牆壁挪移，眨眼間已經上了牆頭。

歐陽立臥雙劍追擊，急如電閃。

雙劍那剎那合共刺出了三十九劍，沒有一劍追得及沈勝衣的身形

好一個沈勝衣。

牆壁上那剎那出現了三十九個劍洞，白堊紛飛，每一個劍洞的深淺都好像一樣，但仔細一看，不難發覺歐陽臥刺出來的比較深，大小也都不一樣。

歐陽立則相反，非獨淺，而且大小都差不多。



這也就是說，歐陽立的出手要比歐陽臥輕靈，而且每一劍用的力都恰到好處。

沈勝衣看不到那些劍洞，却早已清楚這兩人劍法的高低。

他身形才上，劍已經護住了全身的要害。

歐陽立臥並沒有追擊，並肩齊退，却只是退出了一丈。

歐陽臥目光一閃，道：「這個人的身手比你我高出很多。」

歐陽立冷冷的道：「合你我之力，絕





不是這個人的對手。」

他說得很肯定，絕無疑問，他的臨敵經驗也比歐陽臥豐富得多。

歐陽臥竟還說了一句廢話：「你眞的能夠肯定？」

歐陽立沒有回答，只是一聲冷笑，這一聲冷笑之中竟充滿了嘲諷的意味。

歐陽臥深看了歐陽立一眼，一聲歎息。「我應該相信你的判斷。」

歐陽立又一聲冷笑。「我們之中，必須有一個人離開。」

歐陽臥瞳孔暴縮。

歐陽立手中劍突然一動，一蓬劍光洒出，在他頭上約莫三尺的一條樹木的橫枝在劍光中碎成無數片。

歐陽立左手一探，抄住了其中兩片，往右手劍鋒之上一轉。

那兩片樹枝立時被削平。

歐陽立出手的迅速非獨歐陽臥看不清楚，就是沈勝衣，也一樣看不清楚。

他詫異的望着歐陽立，但立即便想到歐陽立的用意。

歐陽臥也顯然想到了，那張臉那剎那彷彿又白了好幾分。

歐陽立隨即將那兩片樹枝伸向歐陽臥，冷冷的道：「長的走，短的留下！」

歐陽臥一咬牙，伸手拔出了左面的一片。

歐陽立接將左手攤開，留在他掌中的那一片顯然比歐陽臥那一片長。

歐陽臥目光及處，慘然一笑，反手一握，再鬆開，那片樹枝粉屑般落下。

歐陽立一揚手，樹枝飛開，一聲：「抱歉。」

「不必抱歉。」歐陽臥微喟。「你的運氣一向比我好，正如你的武功一樣。」

歐陽立毫無表情，轉身舉步，只一步，已跨出了丈外。

「你也留下！」沈勝衣高牆上身形一動，急射了出去！

歐陽臥身形同時拔起，箭也似射出，及時擋在沈勝衣身前。

他身形未穩，手中劍已刺出了三劍！



這三劍刺出，他身上空門大露，可是他完全並不在乎，就像拚了命，也要將沈勝衣截下來。

這也是事實。

沈勝衣身形不由一頓，左手劍連變，接住了那三劍，再看歐陽立，已消失在巷子轉角。

歐陽臥身形一翻，已在牆頭之上，喝叱聲中，又已攻出了三劍。

這三劍更兇險。

沈勝衣從容接下。

歐陽臥的身形旋即翻騰起來，人與劍又像是化成了一條毒蛇，不停的射向沈勝衣的咽喉要害。

沈勝衣接連兩次要越過，但都被歐陽臥迫了回來，他知道要追歐陽立已經來不及的了。

那剎那，他突然間生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念頭。

——即使拿下了歐陽臥，只怕也問不出什麼。

在他的眼中，歐陽臥事實已與死人沒有不同，因爲那幾劍接下來，他若是肯挨一劍，絕不難將歐陽臥刺傷在劍下。

而那一劍，他亦絕對肯定只會輕傷。

歐陽臥的劍法與方才比較，只有更凌厲，沈勝衣却一些也並不欣賞。

最低限度，歐陽臥方才所用的劍法，並不足以送命，只對敵人構成威脅。

破綻實在太多，而那些破綻却都是絕對可以補救，同一個人用同一種劍法，絕沒有可能一下子變得這麼大。

沈勝衣知道是什麼原因。

——歐陽臥在拚命！

這是事實，也所以歐陽臥的劍，只攻不守。

可惜他的武功與沈勝衣比較，實在有一大段距離，所以他雖然不要命，亦不能與沈勝衣拚一個同歸於盡。

那三劍出手，他便已經知道了，可是他並沒有退縮，喝叱連聲，瘋狂進攻。

牆頭只不過一尺寬闊，對兩人却一些影响也沒有。

沈勝衣身經百戰，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他都有經驗，脚踏的就算只是一條繩子，對他也沒有多大分別。

歐陽臥所學的武功，絕無疑問，是絕對適合這種狹小的環境作戰。

他身形翻騰，時蹲時立，甚至臥倒在牆頭之上，那種形態，與一條蛇看來簡直一樣。

蛇的靈，的刁，的狠，完全在他的劍上表露無遺。

沈勝衣應付得並不輕鬆。

他要殺歐陽臥，反而容易，再接二十七劍，他甚至已有兩次的機會，可以完全不受傷而將歐陽臥刺殺在劍下。

那兩個機會却都是非常短促，他可以掌握得住那刹那，一劍刺入歐陽臥的咽喉，却沒有把握，只將歐陽臥傷在劍下。

咽喉本就是致命的要害，要殺一個人有時也的確比刺傷一個人困難。

再接十三劍，沈勝衣反而被迫退了一丈。

一個人拚起命來，的確更加難應付。

這一丈退過，沈勝衣的身形突然又再倒退了一丈，脫出了歐陽臥那支劍攻擊的範圍。

「住手！」沈勝衣接喝一聲。

歐陽臥的攻勢應聲停下，滿頭汗水淋漓，可是態度仍然是那麼强硬。

「爲什麼要住手？」他一面的譏誚之色。

沈勝衣冷靜的道：「我要殺你，你已經死了幾次。」

「我知道——」

「難道你不怕死？」

「千古艱難惟一死，有誰不怕？」歐陽臥胸膛起伏，握劍的手在微微顫抖。

「那你是爲了什麼？」

「你是聰明人，應該知道。」

「是不是你已經沒有選擇？」

「不錯！」歐陽臥一些也沒有否認。

沈勝衣劍一擺，突然道：「你走！」

「走？走去那裏？」

「喜歡那裏就那裏。」沈勝衣說得很認眞。

歐陽臥笑了起來。「有人說，你是一個很大方的人，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沈勝衣淡然一笑。「你我之間也並無任何仇怨，以至非拚命不可。」

歐陽臥道：「的確沒有，可惜你這個人的好奇實在太大了。」

沈勝衣點頭。「這是我最大的毛病，可惜總是改不了。」

「這的確可惜得很。」

沈勝衣轉回話題。「你放心，我是絕不會追踪你到什麼地方，只希望，你臨走之前，回答我一個問題。」

歐陽臥笑容一歛。「我並不想走，所以也不想回答你任何問題。」

「你不走，我走也一樣。」沈勝衣半轉身子。

歐陽臥的劍立時一動，就像隨時都準備刺出去，沈勝衣目光一閃，問：「是不是連我要走也不能？」

歐陽臥笑了笑。「能，只是在你臨走之前，必須先做妥一件事。」

「你說——」

「殺我！」歐陽臥一字一頓，一些也不像在說笑。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歐陽臥一遍。「你眞的已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歐陽臥每一個字都像是金鐵一樣。

沈勝衣喃喃地道：「看來方直進去怡紅院，一定牽涉一個驚人的秘密。」

歐陽臥冷笑。「你的好奇心實在太大了，這對於你的健康，一定有很惡劣的影响。」

沈勝衣沉吟不語。

歐陽臥一咬牙，劍方待刺出，沈勝衣目光一抬，突然道：「兄弟如手足，以我看，你們並不是兄弟，否則歐陽立絕不會棄下你不顧。」

「廢話——」

「可是你們的相貌却如此相似，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秘密？」

歐陽臥一怔，神態明顯的有些異樣。





沈勝衣再問：「是易容？」

歐陽臥冷笑不語。

沈勝衣接道：「靈蛇門崛起滇邊，冷血歐陽據說都是出身於長白劍派，似乎不能够混爲一談。」

「而且——」沈勝衣一頓又道：「靈蛇門一向不收外姓弟子，上上下下都是姓夏。」

歐陽臥的眼角一顫。

沈勝衣一面說一面留心歐陽臥的表情，心頭疑念更重，突然問：「你到底是姓歐陽還是姓夏？」

「少說廢話！」歐陽臥人劍急上，又是毒蛇般一劍劍飛刺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再退，身形一翻，就落回巷子裏。

歐陽臥緊追在沈勝衣身後，貼地一滾，劍纏向沈勝衣的雙脚！

沈勝衣雙脚迅速移動，再退三丈，已到了巷子轉角，却是又往上拔起來，掠上了上面的一條樹木橫枝。

他本就不喜歡殺人，也不願意這樣瞎纏下去，所以他只有離開。

憑他的輕功，要離開應該絕不成問題，歐陽臥身形雖快，與他到底還有距離，歐陽臥顯然也很清楚這一點，也顯然已看出沈勝衣要離開。

就在沈勝衣掠上了橫枝的同時，歐陽臥叫了起來。「沈勝衣，你這樣地離開，一定會後悔。」

沈勝衣淡然一笑。「我既然無意殺你，只有離開了。」

這句話出口，他看來眞的就要飛身離開，那知道，歐陽臥這時候又說了一句話：「你眞的不理會艾飛雨的生死？」

沈勝衣在說話間雙臂一振，已拔起了差不多一丈，但到話說完了，他又落回原來的位置。

然後，他以一種奇怪的目光望着歐陽臥，以一種奇怪的聲調反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歐陽臥冷冷的招手。「下來。」

沈勝衣呆了一呆，身形一動，掠回樹下。

歐陽臥盯着沈勝衣。「人說你很够朋友，果然不錯。」

沈勝衣淡然一笑。「你現在大概可以回答我了。」

歐陽臥搖頭道：「還不可以。」

「要什麼條件？」沈勝衣沉吟着問。

「是不是要我保護你的安全？」

歐陽臥冷冷的道：「你雖然武功高强，但是要保護我，仍然不足。」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在想着歐陽臥那句話。

「你到底只是一個人。」

「我也有朋友。」沈勝衣笑笑。「我的朋友雖然不多，但每一個都一定會傾全力帮助我。」

歐陽臥搖搖頭。「看來你是有些誤會了。」

沈勝衣「哦」的一聲。

歐陽臥笑笑。「我是說，這件事絕不是人能够解決。」

說到那「人」字，他特別加重語氣。

沈勝衣好像已經明白，又好像仍未明白，仍然以奇怪的目光望着歐陽臥。

歐陽臥胸膛起伏，彷彿在調息眞氣，沒有說下去。

沈勝衣等了一會，試探着問：「你是說，你受制的並不是一個人？」

這句話出口，連他自己都也覺得有些兒可笑。

歐陽臥的回答竟是：「不錯！」

沈勝衣一怔，忍不住追問：「不是人，是什麼？」

歐陽臥沒有立即回答，沈勝衣也沒有再追問，只是冷靜的站在那裏，又反覆將歐陽臥所有的說話細想了一遍。

歐陽臥好一會兒才從齒縫中迸出一個字——

「魔！」

沈勝衣又一怔。「魔？」

歐陽臥鄭重的頷首，一些也不像在胡說八道，在開玩笑。

沈勝衣忍不住再問：「你知道『魔』

是什麼意思？」

歐陽臥反問：「你說呢？」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恕我想不透，你可否說明白一些。」

歐陽臥道：「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嗎？」

「控制你們的，不是人，是魔，是不是這個意思？」

歐陽臥點頭，毫不猶疑的點頭。

沈勝衣苦笑。「眞的是有『魔』的存在？」

歐陽臥笑了笑。「也許他還不是已成魔，但他所用的，絕無疑問是一柄——魔刀！」

「魔刀？」沈勝衣只有苦笑。

「那柄刀有天魔的咒詛，有天魔的威力，天下間，絕沒有第二柄那樣的刀。」

沈勝衣在聽，在想。

他聽不懂，也想不透，歐陽臥這種話，是不是太玄，太不可思議？

風吹過，樹葉一陣「簌簌」的亂响，巷子裏好像忽然寒了起來。

沈勝衣有這樣感覺。

他不由自主的抬頭望去。

天色已暗下來，夜幕雖然還未低垂，也差不多是時候的了。

歐陽臥接道：「沒有人敢背叛他，包括我在內。」

沈勝衣目光落下，忽然發覺歐陽臥的眼中透着一種强烈已極的恐懼。

這種恐懼顯然已長了根，一提到那個魔，那柄刀，自然就流露出來。

沈勝衣沉吟着問：「艾飛雨到底出了什麼事？他與你們是不是有什麼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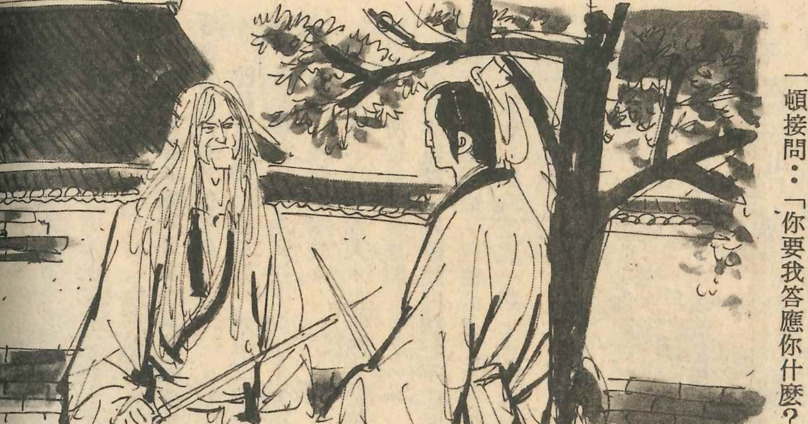
歐陽臥以一種詭異的目光望着沈勝衣，詭異的一笑。「我可以告訴你，但你必須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沈勝衣不假思索的道：「只要我能夠做得到的，我都會答應你。」

「君子一言——」

沈勝衣淡然一笑。「我並不是君子，但答應了的事情，一定會盡力去做。」

一頓接問：「你要我答應你什麼？」



「其實我早就說了。」

「殺你？」沈勝衣試探着問。

歐陽臥點頭。「我可以反刺自己一劍，但能够死在你的劍下那是更好。」

沈勝衣盯着歐陽臥，沒有作聲。

「不過這一劍必須刺得恰到好處，否則，死不了我不會說，若是立刻氣絕，那就是要說，也說不出來的。」

沈勝衣劍眉一皺，沉吟了起來。

歐陽臥接道：「對你無疑很不公平，最低限度你不能放開手脚，說不定一個不小心，反傷在我劍下，但，因此而可以知道一個足以震驚天下武林的大秘密，就是吃些苦，也値得！」

沈勝衣沉吟着道：「或者我可以從另一方面着手。」

「或者——」歐陽臥冷笑，「只可惜你已經沒有時間。」

沈勝衣目光一閃。「你是說，艾飛雨的性命有危險？」

歐陽臥冷冷的道：「以我看，你還是早一些找到他的好。」

「也許我們可以合作。」

「不可以！」歐陽臥斷然拒絕。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歐陽臥人劍卽時欺前，人快劍快，直迫沈勝衣的咽喉。

他是眞的在拚命，那刹那，上下最少露出了十二處破綻。

沈勝衣都看在眼內，他的劍雖然不能够連接從那十二處破綻攻進去，但最少可以刺出七劍。

七劍之中最少又有三劍可以致命，但他一劍都沒有刺向歐陽臥，一劍護手，封開了歐陽臥四十九劍的進攻。

歐陽臥劍勢不絕，人與劍上下翻飛，從不同的角度繼續進攻沈勝衣。

沈勝衣從容應付，右手揑劍訣，左手劍配合靈活的身法，將歐陽臥的攻勢或封或拒或閃或讓，一一化解。

他連接了歐陽臥有九十六劍，一劍也沒有還擊，可是，歐陽臥的人與劍已接近崩潰。

「還手——」歐陽臥連聲吼叫，人簡

直已接近瘋狂。

沈勝衣到他第七次吼叫還手，終於還手，以十三劍將歐陽臥的攻勢瓦解，再一劍乘隙刺入，刺進了歐陽臥的胸膛。

劍一入卽出，歐陽臥怪叫一聲，一個身子曳着血虹倒退出兩丈。

「好劍——」他的劍一沉，揷入地面，支持着身子不倒，望着沈勝衣。

激動的情緒也同時平靜下來。

沈勝衣一面走前，一面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了。」

歐陽臥忽然笑了起來。「能够死在這樣的一劍之下，又還有什麼遺憾？」

沈勝衣沒有追問。

歐陽臥接笑道：「你到底還是一個聰明人，可惜你實在太關心你那個朋友。」

沈勝衣脚步停下，微喟道：「關心則亂，否則我應該想到，你既然只有一條死路可走，要說早就已說了。」

歐陽臥道：「抱歉——」

沈勝衣搖頭。「你到底是懼什麼？」

「那柄刀……」歐陽臥的語聲微弱。

「魔刀？」

「不錯，魔刀——」歐陽臥的語聲突斷，人亦倒了下去。

沈勝衣那一劍實在恰到好處，在死亡之前，歐陽臥還可以說這許多的話。

可惜全都是廢話。

沈勝衣本來寄望歐陽臥臨死之前，能够告訴他一些什麼，但不等歐陽臥開口，一看歐陽臥那種笑容，他已經知道歐陽臥絕不會告訴他什麼的了。

那種恐懼顯然已根深蒂固。

魔刀到底是怎樣的一柄刀？難道眞的有一種魔力，非獨能够控制歐陽臥的生命，還控制着他的魂魄？

又一陣急風吹過，沈勝衣竟然感到有些寒意。

一種由心發出來的寒意。

艾飛雨的濫殺，方直的嫖妓，這兩件事情雖然不能混爲一談，但同樣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艾飛雨方直都是他的好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多少也知道一些。

這一些現在却都被他們本人完成推翻，令他們改變的到底是什麼？

難道也是那一柄魔刀？

沈勝衣不能够肯定，却已經能够肯定一件事。

——這絕非巧合，他們之間是必然都有關係。沈勝衣是爲了調査艾飛雨的濫殺江南四友的弟子走訪方直，也就因爲跟踪方直才被歐陽立臥兄弟襲擊。





現在歐陽臥更說得很明白，艾飛雨的生命關係着他們。

沈勝衣却想不透他們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這到底又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他本來就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現在要他不揷手這件事更就沒可能了。

這除了滿足他自己的好奇心，當然還爲了艾飛雨方直都是他的好朋友，在他這比較起來，滿足好奇心當然是次要的了。

從何處着手？

沈勝衣忽然省起了那位胖胖的小紅姑娘，忽然又想到只要能夠有一個水落石出，就是再挨一頓臭罵也不要緊。

他只是奇怪，歐陽立臥兄弟與他由巷子打上牆頭，打得那麼激烈，居然都沒有人出來一看究竟。

是不是那些人都不想惹麻煩？

還有那位小紅姑娘，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一個不好管別人的閒事的人。

所以沈勝衣決定又去敲敲那道血紅的門。

就像是方才那樣，他敲得並不重，也不輕，又足於驚動從門後走過的人。

這一次，他等了一會，還是沒有回應，可是他却又聽到一個人的呼吸聲。

那種呼吸聲不怎樣均勻，可以聽得出在門後，那個人實在有些緊張。

沈勝衣考慮了一下，伸手再敲。

一樣沒有回應，門後却傳來了脚步聲，呼吸聲也隨着去遠。

沈勝衣想像得到是怎麼一回事，雙臂一震，飛鳥般掠上了那道滴水飛簷，躍入

了怡紅院的後院。

還在滴水飛簷之上他已經看見了那位小紅姑娘桶子一樣往前滾動。

那位小紅姑娘却沒有發覺，沈勝衣已躍了進來，只顧往前滾動。

沈勝衣沒有呼喚，身形一落又起，一個風車大翻身，凌空從小紅的頭上飄過，落在小紅的面前。

小紅總算看見了沈勝衣，她的身子實在很想立卽停下來，可是她的身形實在太圓，脚步雖然已收住，還是向前滾過去。

沈勝衣慌忙伸手扶住，他實在一片好心，只怕小紅一個收不住勢子一跤摔倒。

可是他的手才沾上小紅的肩膀，小紅就像是給毒蛇咬了一口，叫了起來。

她驚叫的聲音還不算太難聽，只不過像一棒用力的打在一個破銅鑼之上。

沈勝衣也給嚇了一跳，一驚縮手，小紅就變了滾地葫蘆。

她的一雙小眼睛惶恐的瞪大，好像隨時都會昏過去。

沈勝衣慌忙安慰。「姑娘你不要驚慌，我只是要向你打……」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小紅又叫了一聲，這一聲絕不在方才那一聲之下，然後她那雙小眼睛一翻，竟就眞的昏過去。

沈勝衣實在想不到一個罵人罵得那麼兇，身裁那麼胖的人，膽子竟然這麼小。

他却是想到這兩聲大叫一定會驚動怡紅院的所有人，不想惹麻煩，最好就立卽離開。

但他仍然站在那裏。



× × ×

來的人眞還不少，來得也很快，雜亂的脚步聲鋪天蓋地，不到片刻，沈勝衣前後左右都盡是人。

沈勝衣沒有細數，却知道人數最少在三十之外，而着了大半都是年輕力壯的打手。

每一個打手的袖子都捲得老高，有幾個的手中還拿着粗長的大木棍，兩頭更是鐵打的，挨上幾下，不難一命嗚呼。

站在最前的是一個錦衣中年人，腰掛着一柄長劍，背負雙手，氣派眞還不少。

在這些人之後站着三四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一個個眉開眼笑，交頭接耳，竟像是瞧熱鬧前來。

錦衣中年人排衆而出，才站定，還未開口，那邊一陣人聲嘈雜，三四個小丫環擁着一個身材有甚於小紅的女人從走廊出現。

幾個小丫環的腰加起來，還沒有她的腰粗，她非獨身材驚人，氣派也大得嚇人，一身衣衫華麗，飾物不是金銀就是珠寶。一路走來，那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連呼「媽媽」，紛紛讓開。

錦衣中年人聽得眞切，目光一轉，又回到沈勝衣面前，乾咳了一聲。「這位朋友——」

沈勝衣目光落在小紅身上。「我們之間是有些誤會。」

錦衣中年人搖頭。「我只是想知道，朋友是從那兒進來的。」

沈勝衣道：「院後巷子。」

錦衣中年人目光一轉。「是不是小紅給你開門？」

沈勝衣道：「我是跳牆進來的。」

「你倒是很老實。」錦衣中年人語聲一沉，「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怡紅院。」

「也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知道。」

「那我告訴你，我姓尚名威，是這兒的總管，有個外號叫三劍奪命。」尚威的右掌已按在劍柄上。

沈勝衣稍作沈吟，說道：「恕我孤陋寡聞。」

「不要緊。」尚威目光轉落在沈勝衣的劍上。「方才在巷子裏鬧事的是你？」

沈勝衣點頭。

尚威沉聲接道：「你在巷子裏殺人也好，怎樣也好，我們都不管，但你闖進來這裏鬧事我們就不能不管。」

沈勝衣道：「我只是要……」

尚威一揚手。「不必說，你從那兒怎樣進來，現在就從那裏怎樣出去。」



沈勝衣淡然一笑，一個溫柔的聲音卽時傳來，「這件事你處理得很好。」

沈勝衣若不是看在眼內，只怕未必會相信，這聲音竟是由那個肥胖的女人發出來。

尚威應聲回頭。「三姐放心，我在這裏，絕不會出亂子的。」

「交給你了，着意一些，莫要驚擾了院裏的客人。」語聲一落，這位三姐緩緩轉過身子，有氣無力的揮揮手。「這是什麼時候，客人都快來了，還聚在這裏瞧熱鬧。」

她的語聲始終是那麼溫柔，也沒有絲毫不悅之色，可是那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却全都應聲轉身，很服從的跟在她身後。

尚威卽時往沈勝衣一擺手。「這位朋友，請——」

沈勝衣一聲歎息。「我進來只是要找一個朋友。」

「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的，在這裏他用的名字聽小紅姑娘說，叫阮環。」

尚威目光一閃。「是那個最愛走後門的阮公子？」

「不錯，我有——」

尚威又揚手。「阮公子來這裏是尋樂，我相信他也不想招呼任何朋友。」

「這件事——」

尚威又截道：「你可以在巷子裏等他出去，反正他在這裏從不會逗留太久。」

沈勝衣搖頭。「我現在就要見他。」

尚威目光一寒。「你這是存心跟我們過不去。」

沈勝衣道：「言重。」

尚威霍地又伸手。「請——」

他是請沈勝衣原路回去，沈勝衣的脚步是給請動了，却不是轉身走，而是往前行，從尚威身旁一步跨過。

尚威看在眼內，「金龍探爪」，左手一探，疾抓了過去！

他的出手不能說是慢的了，而且變化極迅速，抓到了一半，經已三變，連抓三下，每一抓彷彿都已將沈勝衣的肩膀抓住。可是接連三抓都落空。



沈勝衣的身形變化有如鬼魅，接連三幌，已然將尚威的三抓化解。

尚威的反應也實在靈敏，右手同時拔劍出鞘，身形一轉，寒光一閃，接一聲暴喝：「回去——」

那支劍看似已經將沈勝衣截住，偏就差那麼一寸，被沈勝衣閃開。

尚威一劍截，又一聲暴喝：「快截住他！」

那些大漢應聲一齊撲向沈勝衣，拿棍的用棍截，空手的劈胸就抓！

沈勝衣身形飛閃，從那些大漢當中穿過，那些大漢只覺得眼前一花，人已經不見，棍與手不由都停在半空中。

尚威目光及處，一聲：「好！」身形暴起，半空中一個觔斗，凌空落下，擋在沈勝衣面前。

他的輕功也眞還不錯，半空中身形未下，一劍已然疾刺了出去。

這一劍無論速度，角度都配合得恰到好處，就是沈勝衣也不能不承認這一劍很精彩。

但他却見過很多比這一劍更精彩的劍，所以他右手一沉，中指一敲，便敲在劍脊上，將這一劍敲開。

尚威的面色一變，身形落下，脚步一旋，第二劍刺出！

劍從下刺上，刺向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食中指一挾，竟就將那支劍的劍尖三寸挾一個正着，一挾却又鬆開。

尚威面色大變，他就是最沒有經驗，這時候亦應該瞧出，與沈勝衣的武功有着一大段距離。可是他的第三劍仍然刺出去，這一劍比先前那兩劍更刁更快，刺的是沈勝衣的眉心。

沈勝衣一偏臉，手一翻，將劍封在外門。這一劍一共有七個變化，可是只用出一個變化，便已被沈勝衣封死。

沈勝衣的手掌正印在劍背之上，這判斷何等準確，這速度又是何等驚人。

尚威駭出了一身冷汗！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　嘉·文
盧　令·圖

勾魂手

傳奇人物　行蹤隱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決定幫助苗小姐去偵查她的父親的下落，爲了使偵查工作做得順利，司馬洛決定要紫薇來協助他的工作他們經過一番商量後，分道揚鑣，首先是紫薇通過應徵手續，做了苗小姐的秘書……司馬洛則前去訪問白朗博士，是一位女管家應門的，從女管家口中，司馬洛得不到任何消息，只知道白朗博士去旅遊去了，司馬洛不得要領，夜晚，趁着女管家睡覺時，司馬洛又靜悄悄到白朗博士的家，他不大相信女管家白天所說的話，希望在晚間能搜索出白朗博士來，但結果一無所獲。

「司馬洛那邊的進展如何呢？」苗小姐說。

「還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紫薇說：「不過他的工作效率是很可靠的，加上我們的合作，眞的可以說，假如他也無能爲力的話，那麼世界上也是沒有別人能做得到這件事情了。」

「你們就是不去碰那個我上次派私家偵探去的地方？」苗小姐問。

「那個地方既然已經碰過一次，就不好去碰了，」紫薇說：「因爲那裏的人會提防，提防就不容易入手，而且照情形看，那裏祇是一個不很重要的小分支，到那裏去的人沒有一個是够富有的，也許不能够通到你爸爸那裏的。其他可以入手的地方很多，既然要入手，我們當然還是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入手好一點了。」

「唔，」苗小姐說：「有道理，當然，這種事情，還是你們比我熟得多的。」

苗小姐在換衣服。

紫薇說：「你眞美麗。」

苗小姐是美麗的，假如以尺碼來講，她則是並沒有什麼特出或者驕人之處的，因爲她並不是那種肉彈型的女人，她的身上並沒有很多肉，她的乳房乃是那種纖細小巧型的。

苗小姐瞥了她一眼：「你怎麼會注意到這個呢？」

「我見什麼就注意到什麼了。」紫薇說。

苗小姐還是看着她：「你所講的美麗又是什麼意思呢？」

「美麗就是美麗，」紫薇說：「你以爲另外還有什麼意思嗎？」

「很難講，」苗小姐說：「我也碰到過不少怪人了，雖然本身也是女人，她們却是用男人看女人的眼光來看女人，這是看得人家混身不舒服的。」

「爲什麼會不舒服呢？」紫薇問。

「就是不舒服，」苗小姐說：「我是不喜歡那玩意的，也許有人會認爲這是一件過癮的事，但我却認爲是骯髒得很。」

「這個看法倒是跟我相同的。」紫薇說。

「那最好了，」苗小姐說：「我不喜歡女人對我感到這種興趣，男人嘛，雖然即使是一個我很討厭的男人，我也不會反感，那是因爲男人是應該這樣的，他們應該對女人感興趣。」

「這很難講，」紫薇說：「這世界上什麼都有。不過依我私人而言，我却也是認爲不是味道。」

「你知道愛絲很吃醋嗎？」苗小姐問，忽然之間似乎又把話題扯到相當遠，愛絲就是紫薇去向苗小姐面試時那個女職員，她是苗小姐手下的第一號得力女將，那是說在紫薇出現之前。

「這是意中事了，」紫薇說：「我猜她可能會這樣，却不知道她會這樣，我搶去了她相當多的重要性。」

苗小姐祇是淡淡地微笑着，紫薇又說：「也許是自尊心問題吧，她應該知道我是搶不走她的工作的，又不會影响她的收入，她那麼忙，她是應該高興有一個人能够分担她的工作的。」

「此外還有別的原因。」苗小姐說。

「例如什麼原因呢？」紫薇抬起一邊眉毛看着她。

「例如，」苗小姐說：「剛才我講的原因。」

「你是說，她是——？」紫薇表示詫異。

「是的，」苗小姐說：「有一次，我們就是這樣一起，她伸手來摸我。所以以後我再也不把她請回家來了。」

紫薇微笑：「那麼剛剛這一下算是對我的試驗了！」

「也許是的。」苗小姐也微笑着。

紫薇低着頭：「那麼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愛絲已經跟了你七年，也許她年輕的時候野性一點，現在，她應該已經恢復了正常了吧，一個人長大了就懂得分辨什麼是對和什麼是不對的了。」

「剛剛相反，」苗小姐說：「她是長大了才壞了，這只不過是幾個月之前的事情。」

「哦？」紫薇說：「她還有作其他的暗示嗎？」

「差不多不停，」苗小姐說：「她使我很煩惱，假如不是她在工作上那麼能幹，我眞會換人了。」

紫薇伏在那裏尋思起來，後來苗小姐碰碰她：「喂，妳不是睡着了吧？」

「哦——哦——我沒有。」紫薇說。

她祇是心不在焉，不過她是受過特殊訓練的，雖然剛剛苗小姐講的兩句話她幾乎沒有聽進耳朵裏，但是却又沒有失掉，她的腦子像錄音機那樣倒放一下就記起苗小姐是問她什麼而她並沒有回答了。苗小姐是問她：「你跟司馬洛很要好嗎？」

紫薇微笑，說道：「你所謂的要好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苗小姐說：「你有跟他上過床嗎？」

「這却是你所感興趣的題目了？」紫薇抬起眼睛看着她。

「很感興趣，」苗小姐說：「我是一個女人。」

紫薇瞇着眼睛微笑起來：「這也是一種忍耐力的表現，你又沒有男朋友。」

「有什麼辦法？」苗小姐聳聳肩說道、「適合的男人太難找到呀，想不自我禁制着也不行的。但是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哦，他嗎？」紫薇聳聳肩，「也有幾次，算是逢場作興吧。他這個人，你知道的，女人就是很難逃得過他的手指縫，總是要想辦法碰一碰的！」

「不會任何女人都是這樣吧？」苗小姐說。

「那當然了，」紫薇說，「起碼是他認爲比較有水準，而事實上也是比較有水準的女人。」

「他却沒有向我打主意。」苗小姐也伏下來，做夢似地說着，現在不是老板與下屬了，而是兩個女人正在討論一個她們大家都是那麼感興趣的問題。

「我並不懷疑他的心裏正在打主意，」紫薇說，「他祇是沒有時間實行他的主意吧了。現在也沒有機會，因爲時間地點都不適合。」

「他的本事怎麼樣呢？」苗小姐又問道。

「這個嗎，」紫薇說，「他的本事還不錯，我不能够舉出有什麼值得埋怨的地方了。」

苗小姐嘆一口氣：「你知道嗎？你們是值得羨慕的，沒有許多責任纏身，沒有許多問題顧慮，祇要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都可以任性地大胆去做！」

「這也不一定的，」紫薇說，「我們亦有一些逼不得已，身不由主的時候。這個世界上的人，通常就祇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吧了。誰能有絕對美滿的環境呢？」

苗小姐聳聳肩，沒有做聲，兩個人一起時就是這樣沉默地伏在那裏，並沒有交談。後來苗小姐忽然說：「你在担心什麼呢，紫薇？」

紫薇錯誤地抬起頭來看着她：「什麼？我在担心什麼？」

「別的也許我不會看，」苗小姐說，「但是人的神情我却是相當會看的。當我提起愛絲的事情時你就担心了。你祇是不對我提起來吧了。你担心些什麼呢？」

紫薇搖搖頭，微笑起來，顯然不準備隱瞞下去。她說：「就是在担心這個愛絲。你倒是不容易騙的。」

「我到底是主持一個大企業機構的人。」苗小姐說。

「我實在並不祇是在來觀察這裏的男人那麼簡單，」紫薇說，「我同時也是在這裏觀察你的女人。女人也是一樣可以向你發動追求的，而在你的情況而言，由女人來發動追求，可能還要比較由男人來發動來得更方便了。美人計，固然可以由女人對男人實行，亦可以由男人對女人實行，亦可以女人對女人實行。」

「但是由男人對男人實行則似乎是比較少有一點了。」苗小姐問着，頑皮地微笑着。

「是的，」紫薇點點頭，「這樣則是比較少一點的。總而言之，看來似乎攻勢是早已經展開了。祇不過你並沒有中計吧了。」

「愛絲？」苗小姐說，「但是她並不是新來的，她已經跟了我這許多年。我剛剛也對你講過了。」

「是的，」紫薇說，「假如是在許久以前她對你作過這樣的追求，那可能是別無其他因素在其中的。不過，她是最近才這樣做，那就是可疑一點了。她很可能是被動的，說不定是有人主使她這樣做的。以她的重要地位，她是最適合實行這個的了。」

「假如我中計了的話，」苗小姐說，「那她是一樣可以像迷惑爸爸那樣把我迷惑，而使我參加這個什麼月圓教了？」

「理論上是這樣的！」紫薇說。

「這對我是行不通的。」苗小姐堅決地，面帶着一點鄙屑的神態搖搖頭，「不過，除了這個缺點之外，愛絲對我一直是很忠心的。我不能够相信她會做什麼對我不利的事情。」

「也許我們是多疑一點，」紫薇說，「不過在工作上，我們是需要如此的。每一個人都是有罪的，直至證明清白爲止。這整件事情都是美人計。而月圓教本來亦是以美人計爲基礎。假如沒有色慾滿足的機會在內，恐怕就沒有那許多人服服貼貼了。愛絲亦可能是受了一個男人或甚至另一個女人的迷惑。」

苗小姐用兩隻手的手背墊着下頷伏在那裏，皺着眉頭說：「這是不容易證明的。這祗是一種懷疑吧了。你打算怎樣處置她呢？」

「我們當然不能够把她抓起來的，」紫薇說，「不過我們一定不會寬枉任何人。我們會小心地觀察着。」

「既然她失敗了，」苗小姐說，「也許他們就放棄了，再想另一種辦法了。」

紫薇狡猾地微笑着：「有了我在這裏，那麼情形又會不同了。」

「爲什麼呢？」苗小姐問道。

紫薇笑：「我現在很快就成爲了一個你很信任的人了，那麼說不定，愛絲又會在我的身上下功夫了。假如把我迷惑了的話，亦是等於有可能間接把你迷惑了。」

「你——」苗小姐轉過來，睜着眼睛看着她：「你是打算接受嗎？假如她向你進攻，你就會跟她——跟她那樣？」

「我的工作有時是需要我運用一下忍耐力和彈性的，」紫薇說，「這一切都是美人計。我會隨機應變，面臨時決定應該怎麼做以及決定做多少。」

「我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苗小姐說，「假如——假如事情眞的發生的話。你告訴我是怎樣怎樣的！」

「也許我會的。」紫薇微笑。

× × ×

這一切都是美人計！

當愛蓮・史丹域這個金髮女郎終於來找司馬洛的時候，已經是晚間，許多人都已經上床的時間了。

她到司馬洛的酒店中來。她打扮得很小心，是加意打扮的，這顯然就表示她並不止是談判而已，而且還希望用她的美麗使談判能够傾向於對她有利的一方面。

司馬洛說道：「我還以爲你不會再來了。」

「我很害怕，」愛蓮嫣然一笑，「我怎可以不來呢？假如我不來，你又忽然之間出現在我的睡房裏，那我眞不知道怎麼好了。這一次，你可能會殺死我的。」

她在房間中的沙發上坐下來，司馬洛在門口看着她，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吃一點什麼，或者喝一點什麼嗎？史丹域小姐？」

「用不着了，」愛蓮把頭擺一擺，那一頭優美的金髮好像柔和的金色波浪似地動了一動，「這裏不是更舒服了嗎？你可以給我一杯威士忌！」

司馬洛在房中的私人小酒架之中拿了一瓶威士忌，給她斟了一杯。這是一家一流設備的酒店，所以才有這種設備，而愛蓮既然是一個西方女人，他才會給她斟一杯酒。普通東方女人，即使是很新潮的，通常也沒有這一套，除非是在受驚了的時候，司馬洛才會提議給她一杯酒。

愛蓮把酒接過來，說：「謝謝你。」然後打量他一遍，又「咭」地笑了起來。她的手有意無意地在他的手背上輕輕揩了一下。

「有什麼好笑的地方嗎？」司馬洛問道。

「你的樣子很有趣，陳步雲先生，」愛蓮說，「你眞的害怕我會派人來殺死你嗎？」

現在司馬洛的身上並不是換上了睡衣。假如在外面再加上一件上裝，那他就算是打扮整齊，像他上一次與愛蓮見面的時候那樣了。但現在他的上身祇有一件襯衣，而襯衣上相當複雜地束着一條皮帶，使一隻皮槍袋能够給穩穩當當地托在腋下，使容納着他那把手槍。他這打扮，的確是與這家設備一流的酒店不大配合。不如她那麼配合。司馬洛聳聳肩：「這是我的謀生配備，你是看過我的槍的了，你也知道我有槍。」他在她的對面坐下來。

「現在這樣不大好看，」愛蓮說，「因爲你的樣子看來像一個警探！」

「你用不着欣賞我的樣子的，」司馬洛說，「而且——哦，原來你也是一個對警探有過敏性反應的人。」

「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愛蓮說。

「也許吧，」司馬洛說，「現在，你的答覆是怎樣呢？」

她走過來在他的身邊坐下了。身上那適可的香氣向他飄過來。司馬洛忽然感覺到她是很富於吸引力的。

他在上一次與她見面的時候巳經見過、看得清清楚楚的。然而一個够美麗的女人，不穿衣服的時候固然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在經過了打扮之後，也一樣是會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兩種並不相同的吸引力，她正面凝視着他，那藍藍的眼珠裏表示情意，繼續加强她這種吸引力，讓司馬洛有機會明白她的意思之後才開口說：「我們不可以談得圓滑一點嗎？」

「例如怎樣才算是圓滑呢？」司馬洛問。

「難道你對我一點都不感興趣嗎？」愛蓮問。

「祇有一個瘋子才會對你不感興趣，」司馬洛說，「而且我巳看過貨辦了。但是這也沒有用處，我是不能够做主的。你不能够交換什麼。我還是要找到白朗。」

「我們不可以做朋友嗎？」愛蓮說。

「你總不會對我一見鍾情吧？」司馬洛說，「你一定有一個目的的，爲什麼你不坦坦白白把你的目的說出來呢？」

「你是一個很老實的人，」愛蓮說，「你不會白佔一個女人的便宜！」

「讓我說我是沒有空好了，」司馬洛說，「我正在做一件工作，我想快點把工作做好。我不想把有用的時間浪費在不實用的事情上，尤其是有可能影响我的工作的事情。」

「眞可惜，」愛蓮說，「假如我在一個男人的面前把衣服脫下來，這個男人十居其九都會暫時忘記了工作，但是我不能在你面前這樣做。你巳經看過，功效沒有那麼大了。」

「用處還是有的，」司馬洛說，「不過的確是沒有那麼有效了。」

「但是，」愛蓮說，「你雖然看過，並沒有碰過。」

「請你別浪費時間好嗎？」司馬洛說，「你先給我你的答覆，然後我們假如還有心情的話，也許可以再談那個。」

「我不服氣一個男人不受我的誘惑，」愛蓮說，「你知道嗎，愈是美麗的女人，就愈有這個弱點，自尊心强。唔，你是約翰遜派來的人。」這最後一句話就不是拖延的話了，而她忽然之間毫無預兆地說了出來。

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是白朗告訴你這個的嗎？」

「不是。」愛蓮搖搖頭。

「那你是憑什麼這樣想呢？」司馬洛問。

「你是不是約翰遜派來的呢？」愛蓮問。

「你告訴我好了。」司馬洛說。

「約翰遜給白朗騙去了七百萬美元。」愛蓮說，「不過，約翰遜是不能够控告他的。這是賭輸的錢。有一位小姐，承受了父親的鉅額遺產，却好賭。這樣賭下去，她很快就會把遺產輸光了。約翰遜很關心她，因爲這是一個那麼可愛的女人。由於是由白朗介紹的，他就叫白朗想辦法。白朗說可以的，他們設一個賭局，出騙術騙她一大筆錢，然後把錢還她，告訴她是怎樣騙她的。這樣，她就一定會覺悟了。不過，她是那樣豪賭，跟她賭，一定要有眞本錢。約翰遜有錢，他拿出本錢來。不過，一賭之下，也不知道是手法失靈或者是這位小姐運氣太好。約翰遜輸掉了七百萬元。約翰遜不敢再賭下去了，而他當然不能够向她拿回這些錢。她也是拿眞本錢跟他賭而贏他的。」

「這個我們中國人好像叫天仙局，」司馬洛說，「實在是一種老得不能再老的把戲了。」

「却還是有人上當，」愛蓮說，「這個上當的人也是活該了。」

「約翰遜並不認爲這樣，」司馬洛說，「七百萬元就是七百萬元。」

「假如追到了這七百萬元，」愛蓮說，「你可以佔多少呢？」

「百份之五十。」司馬洛說，「這是很大一筆錢了。」

這是事實。約翰遜上了這當，本來是毫無辦法的。但司馬洛去找他，對他說可以替他追回，各佔一半。約翰遜自然答應了。本來沒有了的錢，能得回一半也是好的。這就使司馬洛有了一個相當眞實的背景，以及可以掩人耳目的找尋白朗的動機。不過，愛蓮却似乎查出得太快一點了。

愛蓮說：「約翰遜是理虧的。這個主意，根本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他能够怎麼講呢？」

「我們現在不是在法庭上，」司馬洛說，「講法理，也用不着我來了。我們都知道這錢是白朗騙去了的，假如他不拿回出來，那他會有很大的痲煩。既然我身爲他的朋友，也不願意他有什麼痲煩，所以最好還是請他出來自己談談。你代他求情也是沒有用處的。總要他肯把那些吞沒了的錢拿回出來！」

愛蓮點點頭。「他也騙去了施華特公司大約三千萬美元，那是買賣股票上騙的、施華特公司本來有把握在法庭上控告他。不過有些時候，人就是不能够閉上眼睛硬講法律的，還要留心人情的方面，一打起官司來，施華特公司的聲譽就大受影响了。施華特公司是一間有聲譽的國際性公司，他們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他們是那樣有容易受騙的。三千萬美元，假如追回來，四六分帳，那就是一千二百萬美元了。那亦是很大一筆錢。」

司馬洛迷惑地看着她，一時不明白她是在說什麼。他說：「我並不是施華特公司派來的。」

「那是我的一千二百萬，」愛蓮說，「我這四成比你那五成更多了。」

司馬洛更加驚愕看着她：「你的意思是……」

這時愛蓮做了一個並不高貴的動作，但也並不是低級，祇是使人有親切感吧了。她把脚從鞋子裏抽出來，身子轉側一下，把脚放在司馬洛的腿子上，愛蓮微笑着說：「我就是施華特公司派來的人，我要向他收回三千萬元。」

司馬洛看着她的脚。那是一雙很美麗細緻的脚，別人的脚這樣放也許會令他大爲反感，但是她則不會。一個美麗的女人總是有許多佔便宜的地方的。司馬洛用手輕輕地搓揑着她這隻脚，說：「那麼我們是同道中人了？」

「是的。」愛蓮說。

「那麼，」司馬洛又說，「白朗究竟躲到哪裏去了呢？」

「你告訴我吧。」愛蓮說。

「假如我知道，」司馬洛說，「我還要來問你嗎？」

「也許，」愛蓮說：「我們都知道一些，但都知道得不够多。不過假如把我們所知的合起來，那又不同了。」

司馬洛的眼光從她的脚移到她的臉上：「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愛蓮，你是他的女管家，怎麼忽然變成了要找他的人呢？」

「我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而做他的管家的！」愛蓮說，「我要從內部着手，抓住他的一些把柄，譬如帳目上的，或者假如他再做一件騙案。我抓住他的把柄，就可以要脅他把那三千萬元吐出來了。」

「這是白朗那種辦法。」司馬洛說。

「是呀，」愛蓮說，「你們中國人稱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不是？」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中國人亦有一句話叫孔聖廟門前賣文章。白朗是專家，他這樣容易上當嗎？他會把一個抱着這樣的目的而來的人聘爲管家？」

愛蓮微笑：「我還有一項特殊的資歷，對我很有利的。我是他的遠房姪女。我從鄉下出來，沒有事好做，他收留我，給我這管家的工作。因爲我是他的遠房姪女，我也用不着跟他上床了。」

司馬洛的心裏暗暗慚愧。愛蓮與白朗這親戚關係他是知道的，但是關於施華特公司這件事情則是毫無所知的。似乎莫先生的情報工作也做得不太好，也有掛一漏萬之處。

他說：「那麼白朗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他是離奇失踪了。」愛蓮說。

「你既然是一直在他的身邊，」司馬洛說，「你怎能讓他跑掉呢？也許，你根本沒有見到他？祇是他的家裏沒有人，你就搬進來以他的管家身份出現了。」

「不是這樣的，」愛蓮說，「我爲他工作了一個多月，他就失踪了。他說他是去旅行，但是一去不回。」

「你却這樣順利就放他走了？」司馬洛問。

「我的計劃並不是把他關禁在家裏，」愛蓮說，「而我亦想不出他有什麼理由要逃走。我是想抓到他一些把柄吧了。」

愛蓮所講的，似乎與司馬洛所知的事實相符。這個女人的背景是頗耐人尋味的，與一些國際性的江湖客有點關係。

司馬洛最初以爲，既然能够與白朗住在一起，那當然不會是善男信女了。這個想法雖然並沒有錯，却也並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種正確法。現在愛蓮所講的，似乎證實了他所知道的一切，而且更適當地解釋了，爲什麼會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存在於白朗的身邊。當然，司馬洛不能够馬上與莫先生接觸，求證她所講的關於施華特公司的事情。他亦不能說改天再跟她見面，讓他有時間查清楚，是他給她今天晚上這個期限的。不過他却相信愛蓮所講的，距離眞相不會太遠。反而他是不能把眞相告訴她的。

他說：「白朗已經變賣了很多產業，他的銀行裏的現金也不見了。你不會是在保護你自己那份而想省了我這一份吧？」

「假如我得到了我那一份，」愛蓮訡：「我還會繼續留下來嗎？而且，那些錢財的失去是我來之前已經開始的了。我也是正想知道他究竟收藏在何處。」

「你却放他逃掉了！」司馬洛說。

「你是他的朋友，」愛蓮說，「你應該了解他的爲人。你認爲他是逃掉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祇知道他的人不見了。」

「憑我跟他一起相處的那段日子，」愛蓮說，「再加上我所得到的關於他的資料，我並不認爲他是那種會一逃了之的人。而且他還不需要逃走呀。他對自己很有信心，認爲法律是不能够碰他的。大不了·他也是還錢吧了。」

司馬洛看着她：「我找不到他，却找到了你，一個對我沒有用處的人。」

「你認爲我對你眞是沒有用處？」愛蓮問。

「你是一個競爭者，」司馬洛說，「一個討債的人當然不希望碰到另一個討債的人，尤其這是一個更大的債主。」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法，」愛蓮說，「不過我又想，你殺了我也不見得有用處，我殺了你也是沒有用處，何必惹這些麻煩呢？倒不如聯合起來更好了。」

「假如白朗不够錢還我們呢？」司馬洛問。

「那就照比例分帳，」愛蓮說，「這樣公平嗎？」

司馬洛沒有做聲，考慮着。愛蓮又說：「怎麼了？難道你眞希望我們成爲敵人嗎？我不希望弄到這個地步，而我相信你也實在是不希望弄到這個地步的。」

「假如需要分帳的話，」司馬洛說，「那就五五分帳好了。」

「這就不公平了，」愛蓮說，「我那個數目比你那個數目大得多。」

「但你需要我多過我需要你。」司馬洛說。

「現在來決定這一點，似乎太早吧？」愛蓮說。

「你當然是考慮過了之後才對我作這個提議的，」司馬洛說，「因此我相信你對情形一定比我了解得清楚。」

愛蓮幽怨地看着他，那隻脚輕輕地在他的手中扭動着，變成不是他的手在按摩她的脚，而是她的脚在按摩他的手了。這是很有技巧的動作，很富於吸引力，不過司馬洛却是無動於中。他還是利字當頭，暫時不解溫柔。他說：「我並不是說一定要五五分帳，我是說當需要分帳的時候。也許白朗够錢還我們，那我們就根本不必爲這個問題而傷腦筋了。」

愛蓮那藍藍的眼珠凝視着他。因爲顏色的關係，西方人的眼睛是另有一番味道的。澄澈得使人有點懷疑是否眞的。她終於點頭：「好吧，就當這是賭博。」

「還有一個條件，」司馬洛說，「既然你的專長是美人計，而我們目前似乎是用不着看美人的，所以很可能大部份工作都要由我做了，所以一切行動都要由我做主。我不想臨時發生爭執。」

「這也很好，」愛蓮說，「我需要的正是一個可以依靠的男人。」

司馬洛對她微笑：「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吧？」

「可以了。」愛蓮點點頭。雖然至今爲止，她已經拐過了不少個彎，但是現在忽然之間，她又直接到題了；她說：「關於白朗的事情，老實講，我是有點爲他担心的。你有沒有聽過月圓教？」

「好像聽過一點，」司馬洛說，「但是，你對我講清楚好了，究竟是一件什麼事情？」

× × ×

紫薇很担心，因爲她不知道跟踪着她的那些人究竟是什麼用意。夜已經相當深了，很黑也很靜，那兩個男人却跟隨着她。她當然是可以應付這兩個男人的襲擊的，因爲她受過特別的訓練。但問題却是她不想把她的本事顯出來。她不過是一個在寫字間裏能幹的女人吧了，她不應該在這些事情上也能幹的。

幸而她也用不着假裝連注意也注意不到，因爲這兩個男人是跟得相當明顯的。

她急步向前走去。她的住所就在前頭，最好就是及時逃回住處，那就用不着表示什麼了。逃，這也是任何女人都本能地懂得做的事情。

那兩個男人急急地從對街切過來，一個剛好及時攔住了她的去路，而另一個則截住了她轉身逃走之路。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女人最正確的反應就是暈倒，或者叫喊。紫薇是並不打算暈倒的。她張開咀巴。在她面前的那個男人的手上迅速亮出一把刀子來。

他低聲說：「你叫不了多少聲的，聰明的就閉上咀巴！」

紫薇把她準備好的那聲叫喊吞回肚子裏了。而這時，另一個人亦貼近她的身後，她可以感覺到一把刀尖抵着她的腰。

紫薇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舉動：讓那人把刀子抵到她的腰上。因爲她還不清楚這個人是什麼來頭。這兩個人可能是要刺殺她，她不加抵抗而讓刀子過來，假如刀子是要刺入她的身體的，那麼她要抵抗時已經太遲了。這個可能性實在是相當高的。因爲她現時是奪去了愛絲與苗小姐親近的機會，愛絲有一個簡單的方法把這情形扭轉過來，而這個方法就是把她殺死。

這兩個人並不是來殺她的。

紫薇顫聲說：「你們……你們究竟想怎樣呢？」

那兩個人表面上看來爲了行刦而來的、他們的樣子就像了。雖然這個時代，刦賊是很難有一定的形格的，並不是在上一代那樣，一定是穿得襤褸、骯骯髒髒。這個時代有不少人並非爲了生活所逼而行刦，事實上甚少人是爲了生活所逼而行刦。不過這個時代也使她知道，行刦的人幾乎必然是年輕人，而這兩個就是年輕人。

其中一個人獰獰地吃吃笑着把她的手袋拿過來，而另一個則把她推到牆角的陰影之中，一隻手扶着她肩旁的牆壁，身子就遮着自己的刀子。第一個人也封住了另一個視綫的角度，這樣假如萬一有人路過，也會以爲他們祇是站在那裏談話而已、

這個人伸手進她的手袋裏搜索時，紫薇是還可以把他們擊倒的。她的本能亦使她很希望這樣做。但她還是忍耐着。那人從她的手袋之中找出了一叠鈔票，放進自己的衣袋裏，把手袋塞回紫薇的手中，說：「太少了。」

「我身上沒有錢了！」紫薇說，「就祇有這一些，也不算少啦！」

「讓我搜搜着。」另一人說。

「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放錢呢？」紫薇說。女人有不少時候所穿的衣服是一個口袋都沒有的，所以女人多數時候都要帶手袋，男人現在也流行起帶手袋來亦是爲了差不多原因，那些新潮的貼身的衣服即使有衣袋也是裝飾用的，在裏面放一點點東西也要隆起一團，不大好看。

「咯，」那人說：「有些女人走私黃金或毒品，就是脫光了衣服也是看不出來的，一定要探探才知道。」

「不要——不要開玩笑。」紫薇可憐地說。

但是，那人的手已經放到她的身上來了。

「不要，」紫薇又顫着聲音哀求起來、那人的手正向一些很難堪的地方進發。

那人還是吃吃笑着，而紫薇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她現在已不方便反抗，而那人的手實在非常放肆，那人也顯然很快就不是爲了找尋藏起來的錢而活動了，他活動祇是爲了探索之樂。

另一個人說：「你找到什麼了嗎？」

「我正在找。」

「讓我也帮手找一找吧。」

另一隻手亦伸到她的身上來了，紫薇流下來的淚是用不着僞裝的，並不是一種容易忍受的侮辱，她希望這二個人並沒有太忘形，刀子刺進了她的身體也不知道。

那兩個人探索了一陣，其中一人說：「我找不到什麼。」

「繼續找好了，」另一人說：「努力一點。」

「不……不要……」紫薇又哀求起來。

「這裏是不大舒服的，」那人說：「你住在什麼地方？」

「那……那邊。」紫薇說，他們可以看到她的住處那座大厦門口的燈光，很近，但是也很遠。

「我們到你家裏去吧。」那人說。

「這……我家裏也沒有現錢，」紫薇說：「祇有支票，支票沒有用處的，而且樓下那個看更很眼利——」

他們考慮着時，忽然有一部汽車出現了，車頭燈直照過來，那兩個人一震，把手收回而盡可能用身子遮住刀子。

那部車子在一段距離之外停了下來，响角大鳴。

那二個人惡毒地咒罵起來，因爲那個開車的人不論是誰，這却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這是一種騷擾的戰畧，人是在車上的，而那兩個人雖然有刀子，却是徒步的，假如他們向車子衝過去，開車子的人可以馬上開走，而他們是無法追到的 車上的人却可以不斷响號，用騷擾的戰略，吸引旁人的注意。

這戰略果然是馬上見效，那座大厦的看更人也走出來看了，人一多，他們就沒有什麼威脅力，這兩個人也很快就知道自己是已經失敗了，他們馬上放了紫薇，急忙走掉，紫薇軟軟地在行人路邊坐倒，並不是因爲她害怕到站不起來了，而是因爲這是現在這種情形之下，以她目前的地位的女人，是應該有這樣的反應的。

那座大厦的看更人開始走過來，但那輛車子則先開到她的身邊來，開車的人却是愛絲，那個苗小姐的得力助手，愛絲下車扶她起來，說：「你沒有什麼吧？」

紫薇伏在她的肩上哭泣起來，這一次，她則是需要假裝了，那個看更人亦趕過來了。

跟着就是例行的擾攘，紫薇哭訴說自己遭遇了刦賊，但是不，她並不想報警，因爲報警祇會給她更多的麻煩吧了。於是愛絲就把她帶回她的家中。

紫薇哭了一陣，才輕輕把愛絲推開，因爲愛絲是把她抱得太緊了，愛絲簡直像是個男人一樣把她抱着，而且吻她，她跟

愛絲的感情又不是很好，怎麼愛絲會吻起她來了，這一幕，似乎是安排得太明顯一點了。不過這樣也是正好，就怕對方不動手吧了。

紫薇說：「幸而你來，愛絲，不然……我不知道會怎樣了。」

愛絲仍然擁着她，並且一隻手還托在她的乳房下面，假如是男人這樣做，當然是不應該了，但女人這樣做則是一樣不應該，而且更不應該了，男人還可說是因為情不自禁，異性相吸，女人是為了什麼？

愛絲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對她微笑。

愛絲說：「好在我的眼光銳利，」一看就看出是怎麼回事，假如是看在別人的眼裏，也許會以為你是跟兩個男人談話吧了，但是我看出不對，所以我就在遠一點的地方停車，要是我在你們的旁邊停車，祇怕我也會給他們威脅住了。」

「你做得很好，」紫薇說：「不過，怎會那麼巧呢？你會剛剛碰到我。」

「我是來找你的。」愛絲說。

「哦，有什麼事嗎？」紫薇問。

「一些公司裏的事情，」愛絲說：「有一份合同我弄不清楚，想問問你，我打電話來又沒有人接，我相信這個時間你也應該會回家了，我就來找找你。」

「讓我看看是什麼合同？」紫薇說。

「現在暫時別去管了，」愛絲說：「你受了驚，你先休息一下吧。」

「不要緊，」紫薇說：「現在我沒事了。」

愛絲打開手袋取出一份合同來，那是愛絲經手的合同，因為苗小姐沒有空，她代替苗小姐作主而決定了一些細節，現在對方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向愛絲提出，因為苗小姐不知道這件事情，是紫薇經手的，所以要找到紫薇，而愛絲之所以這樣急要找到紫薇，乃是因為對方的老板明天一早就要到外地去，必須今天晚上解決。

紫薇對愛絲講清楚了，愛絲馬上就打電話與對方討論，她把這件事情解決了。

假如愛絲是找一個藉口來找紫薇的話，她這藉口倒是相當好的，不過倒轉過來說，那兩個男人則是不受時間限制的．他們也可以等到愛絲有了這個良好的藉口時才出現，愛絲說：「你這裏地方也不錯，我今晚可以在這裏睡嗎？」

紫薇看看她，遲疑着，這也是應有的，她到底是一個「正當人」，愛絲又立即補充道：「我不大放心，想在這裏陪陪你，不過假如你是有男朋友的話——」

「我沒有，」紫薇說：「你可以睡在這裏。」

於是愛絲留下來，以愛絲這樣的職位，她當然是有一流的交際口才的，因此她毫無困難與紫薇談得很好，尤其是她與紫薇又是早已經認識了的。

紫薇的戒心祇是放在心內，由於愛絲在表面上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於是在表面上，她也裝出與愛絲是感情增進了的樣子，不過與愛絲相處，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愛絲實在是太熱情一點了，比男人更難應付。尤其是在上床之前是需要洗一個澡的，愛絲提議一起洗，紫薇微微顯得難為情地推說不習慣，她這個反間美人計，還是要可避則避，不想與愛絲作真正的接觸。

不過她還是不能拒絕愛絲浴後光着身子，一絲不掛地在她的面前走來走去，而且她也不能拒絕愛絲站在浴室門口，挨在門上與她談話，她浸在浴缸裏時愛絲的眼睛不斷看着她，眼光就像是男人似的，雖然她身上並沒有什麼像男人的東西，在男人看來，她的身體應該十分富於吸引力。

後來，當她們終於上床睡覺了之後，愛絲的手就來了，紫薇是穿上了睡衣的，愛絲則什麼都不穿。

紫薇那時已經差不多入睡了，她相當堅決但又不表示反感地推開愛絲的手，既然機會送上門來，她也不想白白失掉，祇好這樣拖一拖了，這倒是真的比男人更難應付。一個男人，她可以讓他追求，而名正言順地拒絕他把手放到她身上，當然更可以輕易地拒絕他睡到她的床上來了。

愛絲也並沒有硬來，也許她亦是想留待下一次機會吧。

她後來在紫薇的耳邊說：「明天禮拜六，下午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玩。」

「什麼地方？」紫薇問。

「這是秘密，」愛絲說：「到了地方你就會知道。」

「那明天再說好了。」紫薇說。

她知道現在她的工作有了相當重要的進展了，愛絲要帶她去的，一定是一個令她很感興趣的地方，她雖然還沒有答應．但她知道，明天她還是會半推半就地去的。愛絲後來並沒怎樣騷擾她。

第二天是星期六，正如愛絲所講的，祇要工作半天下午就是休息了，但是這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看一個人的工作環境而不同的，有些責任並不繁重，工作只是需要時間的人，下班了之後就一身輕鬆了，然而對於那些責任繁重的人，週末則往往是苦事，有不少事情是並非跟隨週末日而停頓的，因此他們反而要多趕一些工作以適應這一天半或者兩天的假期，紫薇的職位很重要，她就有這樣的情形，愛絲也是差不多，這個上午她們是忙得要命。

紫薇今天比愛絲更忙，臨近下班時還有客人來訪，她需要留下來應付，不然就要麻煩苗小姐了，愛絲也先行下班，讓紫薇留下來應付。

那個提着一隻胖大公事包，胖胖的男人，看來很像一家什麼公司的營業代表之類，實在亦是一家公司的營業代表。他在與紫薇談好了生意上的細節後就恢復了他的另一個身份，那就是莫先生的手下，他點上一根香烟，鬆弛地靠在椅子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說：「昨夜那兩個用刀的傢伙，我們已經查出了他們的底細。」

「那很好，他們是誰？」紫薇說。

那人搖搖頭，嘆一口氣，似乎並不因為這個調查有成績而感到高興，他說：「假如你事後報警的話，警方也一樣可以把這兩個人找出來。」

紫薇的行踪，以及她身邊所發生的事情，當然也是受着莫先生的人的密切注意的，假如昨夜那二個人傷害了紫薇的話，他們一定脫不了身，雖然他們是及時逃脫了，其實也並沒有真正逃脫，他們還是受着跟踪和監視，莫先生這些人是不會碰他

們的，祇是留心着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做些什麼事情，以及與一些什麼人接觸，紫薇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提議不要報警了，不然的話，這反而會使他們的工作進行得沒有那麼順利了。

現在，紫薇說：「這是什麼意思？」

「這兩個人是有案底的。」那人說，「行劫以及非禮！」

「那麼，」紫薇說：「他們豈不是太簡單的人了嗎？」

目前的情形很特別，這兩個人的背景．對於普通來說就算是太複雜了，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却是太簡單了。兩個小流氓，又有犯罪紀錄，似乎不大可能在這樣大一件事情之中有怎樣深的牽涉。

「是的，」那個人說，「假如是我，我也不敢放心讓這樣兩個人做什麼重要的事情。」

「然而這却不會是巧合，」紫薇說，「一定是愛絲叫他們來的。」

「可能並不是愛絲叫他們來的，」那個人說，「巧合則當然不會是了。我們都知道，愛絲一定也是受人主使的，因為她在苗小姐的公司裏已經工作了這許多年，也是到了最近才有古怪。也許，愛絲根本不認識這兩個人，是主使愛絲的人主使他們來的，而在同時，這些人又指使愛絲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在適當的地點。」

「唔，」紫薇點點頭，「這個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可惜我們却查不出愛絲是跟一些什麼人聯絡。」

「這是比較難查的，」那人說，「愛絲在工作上接觸的人很多，我們不容易查出來，也一如她不容易查出我並非單單為了生意上的事情而來找你一樣。」

「那麼，」紫薇說，「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呢？」

昨夜與愛絲一起時的情形，今天一早她已經用電話向莫先生報告了，而她現在正在等候指示。她與司馬洛不同，司馬洛做事常常可以自己作主張，她則是主要要等候上頭的指示的。

那人說：「你下午不是跟愛絲有一個約會嗎？你盡可能遷就她好了。」

「她的要求却是不容易遷就。」紫薇說。

那人望着天花板。「做我們這工作，很難規定一定要做什麼，或者一定不可以做什麼。這祇能夠由你自己去決定了。」

紫薇點點頭：「這個我是明白的。」

「不過，」那人說，「希望你能夠隨機應變，找機會做一些事情，使她非要與指示她的人聯絡，好好地商量不可的。」

紫薇點點頭。她當然明白這樣做的目的。這就是為了逼那個主使愛絲的人出現，或者應該說是使這個人出現在他們可以調查的範圍之內。她將要做一件什麼事情以達到這個目的，那是不容易在事先決定的，她的確是祇能夠隨機應變。不過她並不覺得這是一個困難。她是受過特別訓練的，隨機應變，實在也是她的專長之一。

那個人又打開公事包，說：「呀，還有一種新貨的樣辦我忘記了拿給你看！」他取出一隻白色的塑膠藥瓶，放在桌上，紫薇可以看到藥瓶上是貼着一張淺綠色的招紙，依稀看得出招紙上的字指出這是一瓶止痛藥片。那人也說：「這是一種很有效的止痛藥片。你有點經痛的毛病，所以你每個月要定期在那幾天之內每天服食一片，以免在一痛起來的時候，服食也來不及了。一會兒，你在下班之前服一片好了，然後瓶子帶在手袋裏。」

紫薇把瓶子拿過來，放進手袋裏，仍然看着那人，因為她是還有一些問題的。這些問題，她也用不着問出來了，因為那人是會自然為她解答的。果然那人又繼續說道：「止痛的效力是絕對的，不過你需要的不是止痛。這是我們所製造的一種新的藥物，作用是——差不多等於迷幻藥的相反。假如有人乘你不覺給你服下一些迷幻藥之類，祇要是普通的份量，以及是我們所知道的種類，一顆就足以抵消其作用了。除此之外，假如有人企圖向你使用催眠術，亦是可以幫助你抵抗。」

「這倒是一種很好用的藥，」紫薇說，「有了這藥，我是放心得多了！」

「你好自為之吧。」那人說着收拾公事包準備離去。

「等一等，」紫薇說，「愛絲昨天晚上問我有沒有男朋友，也許這是一個好主意。我是一個正常人，即使我沒有一位親密的男朋友，也應該有一兩位條件相當好，給我列在考慮名單上的男朋友的。我需要有這樣一位男朋友。這樣，在必要時我也可以向這位男朋友求救——或者把災禍帶到他的身上去。」

那人皺眉點點頭：「你的確需要有這樣一位男朋友。」

「而且，」紫薇說，「這個男人也要是我早已認識的。我必須在看見他的時候認得他的樣子。」

那人點點頭：「你找史日生吧。他是一位工程師，他的職業是無可懷疑的。」

「他？」紫薇微笑，「他是從來對女人不感興趣的。他對我亦是不感興趣。」

「這一點是沒有人知道的，」那人說「他會在工作上合作，對你表示感興趣就行了。你知道那裏可以找到他吧？」

「我知道，」紫薇還是近乎頑皮地微笑着，「有他這樣一位男朋友，倒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 × ×

愛絲帶紫薇去的是一個很瘋狂的場合．她們是乘坐一艘巨大而豪華的私人遊艇去的。紫薇知道這艘遊艇是屬於一個本市有數的巨富。至於這個人是否有古怪，莫先生的人當然已經在調查了。遊艇上很熱鬧，參加者亦有很多是富家子弟。這些人，不可能每一個都有古怪，祇可能是其中潛伏着少數陰謀份子吧了。但是一時之間，在這許多人之中是不容易查出來了。

遊艇上有樂隊，有美酒美食，他們瘋狂地跳舞玩樂。但愛絲又不像企圖通過這個場合把任何男女介紹給紫薇。愛絲對紫薇採取相當保護的態度，似乎決心要把紫薇據為己有似的。

後來，遊艇就到達了目的地。那裏是一座小島。一座私人的小島，也是屬於這遊艇的主人的。他買下了這小島，在上面建築了一座行宮似的別墅。紫薇也聽過有這樣一個地方了，但是還是第一次有機會到來，親眼看見。這裏簡直像一座大酒店

，這一船男女，也容得下有餘。在船上的時候很熱鬧，但到了島上之後就靜得多了。要有一整間酒店那麼多的人才能够使這個地方眞正熱鬧起來，而他們並沒有一整間酒店的人。而且，有不少男女也巳經興緻勃勃地一雙一對躲到房間裏了。這裏有很多睡房可以任從他們選擇和應用。

愛絲也把紫薇帶到其中一間房間裏。她們在海灣裏游過一個泳，又在別墅的舞池中跳過舞，擺脫了兩個男人的糾纏，然後進了房間。首先自然是要洗一個澡以冲去身上的鹽份。這一次紫薇倒沒有拒絕與愛絲一起共浴了。她們祇是淋浴，站在花洒下面，而且那浴室又是很够寬大，比較上是沒有那麼尷尬的。

後來，她們一起伏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海景。外面，天巳開始暗下來，接近黃昏了。

愛絲說：「我對男人不感興趣，原來你也是一樣。」

紫薇微笑：「為什麼你會猜我是這樣呢？」對於這一點，她一直不肯定地否認或者承認。

「剛才那兩個男人，」愛絲說，「你不是擺脫了他們了嗎？其實以普通人的眼光來說，他們的條件也不錯的。」

「是呀，」紫薇說，「不過祇有一點不對。他們巳經帶了女伴一起來，却還要打我們的主意。假如我們跟他們周旋一下，那他們把女伴放到什麼地方去呢？」

「把別人的男人搶過來，」愛絲說，「這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嗎？這證明你的條件高得多！」

「我却不認為是如此，」紫薇說，「這樣的男人，可以用這樣的手段對別的女人，也可以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你。我就是看不起這樣的男人！」

「男人都是這樣的，」愛絲說，「你看不起他們，也即是看不起所有男人了。我也就是因為這樣，對任何男人都是沒有興趣！」

「人人都是有了伴才來的，」紫薇說，「我們兩個，要找個伴可眞不容易了。這裏與外間隔絕，不會有一個多餘的男人出現。」

「我就是你的伴。」愛絲說。

紫薇瞥了她一眼，還是不作什麼明確的表示。愛絲又說：「其實這也不是用算術方法去計算的。並不是一負一正等於一對。剛才那兩個男人，假如你感興趣的話，我看他們的女伴也不會反對我們跟他們在一起。這裏的人是相當開通的。」

「我對這種開通也並不感興趣。」紫薇說。

「那我與你在一起是正好了，」愛絲說，「這裏是一個好地方。我們一起在一個世外桃源。」

「奇怪，」紫薇說，「這個地方，客人是不少的，可是主人却沒有出現。一個沒有主人的派對。」

「這裏是不需要有主人的，」愛絲說，「鮑先生喜歡熱鬧，但他自己則不喜歡參加熱鬧，所以他很歡迎別人到他這裏來熱鬧一下。」

鮑先生就是這座別墅的主人鮑耀光。此地有數的鉅富之一，而他本人並沒有出現過。這是不大尋常的，假如他沒有空的話，為什麼要請這許多客人呢？紫薇說：「唔，他是想說我們看到他這個地方，好讓他能够威風一下？」

「不是這樣的，」愛絲說，「這是風水的問題。這個地方是私人地方，當然不能够開放，任人到來了，但是假如太冷清的話，在風水方面又有所不利，所以鮑先生就喜歡常常有客人在這裏熱鬧一番。」

「他相信這種事情？」紫薇問。

「我們中國人多數相信這種事情的，」愛絲說，「事實上，迷信是中外一樣的了。特別是有錢的人。他們發達得太厲害了，明顯地與別人不同。為什麼別人不能够這樣發達呢？他們也知道不單單是有本事就可以的。」

「當然還有運氣。」紫薇說。

「正是這樣，」愛絲說，「運氣。但是運氣是無可捉摸的，他們永遠都有一種恐懼，不知道運氣什麼時候用完，也無法知道。自然地，他們就要抓住一些可以控制運氣的東西。那就是風水。這可能是一種自己騙自己的心理。發達就是因為一個地方風水好，保持這好風水，那就可以保持運氣好了！」

「她說得很對，聰明的女孩子！」那個女人說。不過，她這話，愛絲與紫薇都是聽不到的。她可以聽到愛絲與紫薇的對話，也可以看到愛絲與紫薇。然而愛絲與紫薇則既看不到她亦聽不到她。這是因為這個女人是通過閉路電視機看着她們的。聲音也是從米高峯之中傳出來。

她是正在一間陰暗的房間裏。房間是有窗子的，不過全部都拉上了窗簾，因此房間裏唯一的光綫，就是來自電視機的螢光幕而已。在電視機的光綫的映照之下，可以看到這並不是一個年輕女人，不過却是一個還是相當美麗的女人，臉上仍然有着美的輪廓。她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寬大紗質睡袍，把整個身子都罩住了，祇是露出頸子及手臉，而黑色使她露出來的這些部份皮膚給襯托得更為白皙。她是靠在一張巨大的黑色沙發上。

房中的另一個角落由於連電視機的光綫都達不到，所以是非常黑暗的。那邊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不過，我不喜歡太聰明！」

這個男人是有口吃毛病的，因此說一句話所用的時間比較長，也顯得困難的，令聽的人會為他感到難過。

那個女人說：「這個不成問題，祇要是受控制的，聰明也不要緊。聰明有聰明的好處，這可以讓我們不必担心她做出太笨的事情！」

那另一間房間裏，紫薇又說：「即使鮑先生本人不出現，也總有一個代表他主持呀。沒有人做主，豈不是天下大亂？」

「有一個人代表他主持的，」愛絲說，「那就是金夫人了。」

「金夫人是誰？」紫薇問。

「金夫人就是代表鮑先生主持的人，」愛絲說，「不過她也甚少出來跟我們混在一起。我猜金夫人實在是一個不愛熱鬧的人。在船上她也是出來過的，但是你沒有注意她吧了。」

「現在她也在這島上？」紫薇問。

「是呀，」愛絲說，「你將來是會有機會見到她的。」

「她是不是在後面山上，那座粉紅色的屋子裏？」紫薇問。

「哦，你也注意到了！」愛絲吃吃笑着，手掌在她的臀上輕輕一拍，就乘機不再拿開。紫薇對這隻手掌很缺乏好感，不過她相信她暫時是還未至於不能容忍的。

「當然了，」紫薇說，「我對那間粉紅色的屋子很感興趣。我喜歡粉紅色。但是我也注意到那屋子有一座鐵絲網攔着，鐵絲網上那度門又是鎖上了的，顯然是不歡迎外來的人闖進去，所以我本來想去參觀一下的，也沒有去了。我猜，那裏就是主人家的私人地方了，所以才不讓閒人進入？」

「不錯，」愛絲說，「人家總不能全部地方都公開。總要有些私人的地方。」

「那麼金夫人就是在裏面了？」紫薇問。

「是的。」愛絲回答着，那隻手在那裏輕輕地撫摸着。

「鮑先生也是在那裏面？」紫薇問。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愛絲說。「鮑先生是甚少出現的。」

這個時候，愛絲那隻手是巳經動得使紫薇忍無可忍了。

她連忙滾過身來，把愛絲的兩隻手捉住，說：「你別攪我，我正在跟你談正經事呀！」

「什麼正經事呢？」愛絲問道。

「也可以說是正經的事情，」紫薇狡猾地微笑着，仍然把愛絲那雙手執得緊緊的，使愛絲無法作什麼異動，「我想知道關於鮑先生的事情。」

「你想知道關於他的什麼事情？」愛絲問着，明顯地變得嚴肅起來了。

但是紫薇並不怕她懷疑。假如愛絲是有所驚覺的話，愛絲很快就應該會感覺到是自己多所顧慮而已。這樣一個地方，像鮑先生這樣的男人，是一個正常人應該感到好奇的。假如不感到好奇，那反而是有點不尋常的。紫薇說：「這位鮑先生，是不是一個有相當嚴重的口吃毛病的人？我聽說是這樣的。」

「是的，」愛絲說，「正是如此。」

「你有跟他見過面嗎？」紫薇問。

「見過一次。」愛絲說。

「告訴我，他是怎樣一個人？」紫薇說，「我對他很感興趣。」

愛絲遲疑起來。而在那黑暗的房間裏，那中年女人從電視機中聽到，也可以從電視機中看到。她吃吃笑起來，對那個在黑暗中的男人說：「這個聰明的女孩子，她要形容你了，她一定感到很難措辭，怕你不高興，所以很難開口。」

「她實在用不着担心，」在黑暗中那個男人說，「我不會介意這些小事的。」

這一男一女，顯然亦就是愛絲與紫薇正在談論的金夫人和鮑先生了。通過電視機，金夫人看到愛絲終於說：「這是很難形容的。當你知道他是一個這樣有錢的人，事業的成功簡直是傳奇性的，那他即使外表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你看見他也會覺得不平凡了。假如你並不知道是誰而見到這個人，那麼你也許會得到一個比較清楚的印象。」

「很聰明的女孩子。」鮑先生又稱讚道。

「你告訴我你得到的印象好了。」紫薇熱心地說。

「為什麼你對他這樣感興趣呢？」愛絲懷疑地問。

「你眞妙，」紫薇說，「這樣一個男人，有什麼女人會不感興趣的？正如你所講，他是那麼有錢，事業的成功又是那麼富於傳奇性！」

「她說得對，」鮑先生說，「這一次是愛絲不够聰明了。她用不着担心那許多的。」

「唔——」愛絲說，「他又不是一個特別英俊的男人，也不難看——他似乎是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的。」

「他的口吃也是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嗎？」紫薇問。

「這——會使人覺得他更特別。」愛絲說。

「他講話講得不順，」紫薇說，「在談起生意來的時候，似乎應該是很吃虧的呀。」

「唔——這個——有時是很難講的，」愛絲說，「看看碰到的是什麼對手吧，有時，人家反而覺得他是誠懇的，因為他沒有花言巧語的能力。」

「呀，」鮑先生說，「她把我的成功的秘訣洩漏出去了！」

金夫人在旁邊吃吃笑起來。

紫薇又說道：「你可以介紹我認識他嗎？」

「為什麼你要認識他？」愛絲又顯得有點懷疑地問。

現在是紫薇在要她了。紫薇所提出來的要求，每一點都似乎頗有可疑，但那祇是假如愛絲心中有不軌企圖才會引起這樣的懷疑吧了，要是用客觀的眼光來看，則紫薇的興趣又是合理的。

紫薇回答說：「我對這個男人很感興趣。」

「他有什麼令你感興趣的地方呢？」愛絲問。

「他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呀，」紫薇說：「我又不是對男人不感興趣，又不是對男人很感興趣，但是對這個男人，我則是很感興趣的。」

「你到底想怎樣呢？」愛絲問，現在紫薇雖然已經放了手，愛絲也忘記了動手去騷擾她了，「嫁一個金龜婿？」

「這倒不是一個太壞的主意，」紫薇說，「雖然我不相信他會娶我。不過就是有一次特別的經歷也是好的。你知道，條件好的人多得很，但是像鮑先生這樣條件好的人，則是並不多見的。」

「這個·——」愛絲說，「讓我等等機會吧。很難講，照我所知，鮑先生對女人是不感興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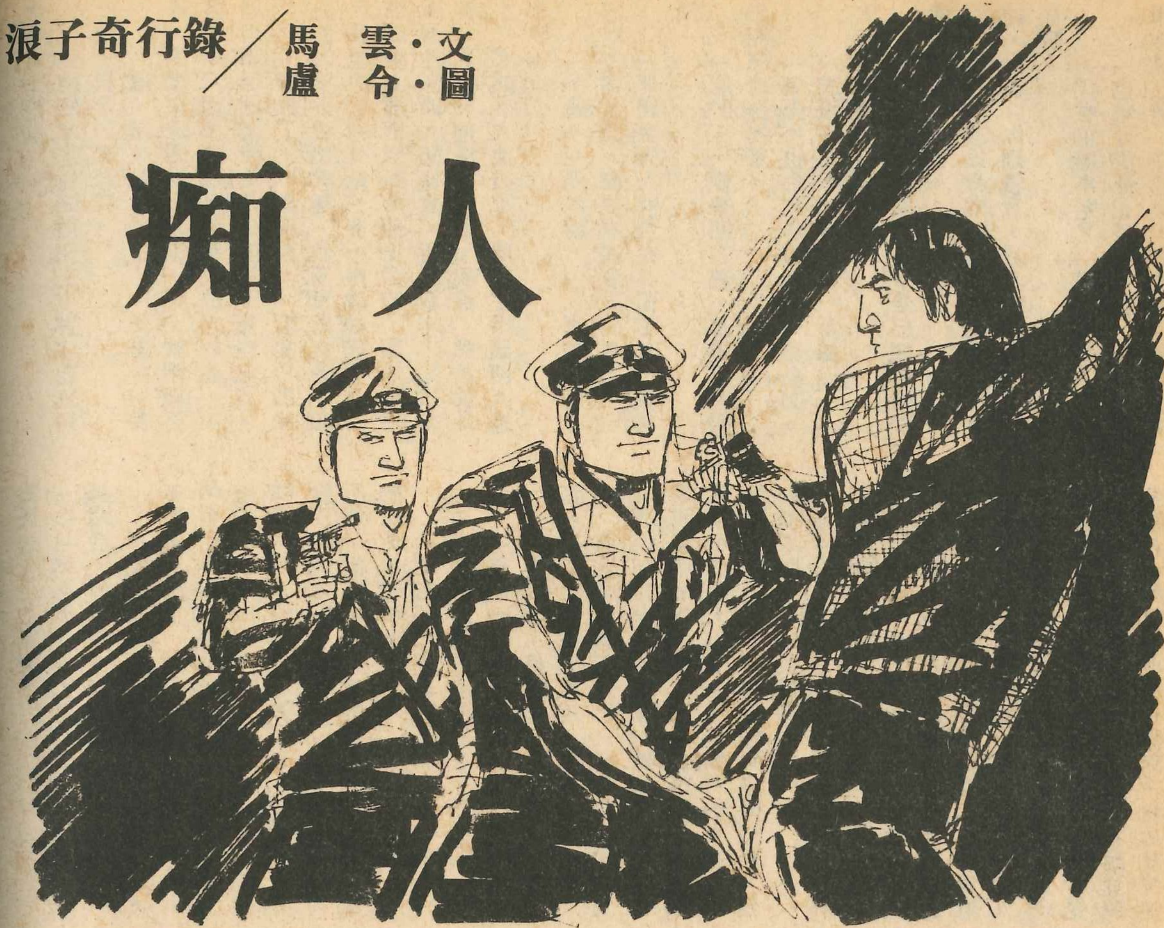
「這是誰告訴她的？」鮑先生咆哮起來。

金夫人又在吃吃地笑着：「這一點，我都不知道。不過，你的確從來不要女人的。」

「我並不是那麼容易對女人感興趣！」鮑先生相當尷尬地說道。（未完）

浪子奇行錄／馬　雲・文　盧　令・圖

痴人



匪徒演槍法

最多危機的晚上

深夜的街頭，靜得連行人也不多一個。二名警員並肩兒在巡邏。

自從不斷發生刧案事件之後，警方派員巡邏市區大小街道，都採「雙崗制」，很少見一個警員單獨地走着。

突然之間，一條黑影自一處巷口走出來，二名警員立刻提高警覺。

那黑影也在這刹那間發覺有些不妙，回頭轉身想走。

他正想退回那條巷內。

「誰？站住！」一名警員喝了過去。

另一名警員亮了手電筒，照住一個男子的身形，對方正以手掩眼，以遮擋手電筒的光綫。

「擧高雙手。」

首先衝了過去的一名警員，發出了命令，他一隻手執住電筒，另一隻手摸住槍柄，以防不測。

那男子只一雙手高擧，閉上了眼睛，大有「任從宰割」的意思。

「背轉身！」警員又在高聲命令着，「雙手擧起放在牆上，雙腿分開。」

而另一名警員更加上了一句：「不准動！」

那男子似乎也非常明白，只要他動一動，就可能被人亂槍擊斃。

他依照警員的每一句命令去做，乖乖的，動也不敢動一下。

賭檔遇探員

二名警員正在分工合作，一個人用手電筒照射着那疑人，而另一個人則動手搜身。

突然之間，被搜查的人一個後腿飛起，站在他背後的警員首當其衝，被狠狠的踢了一脚，隨即倒在地上。

另一名警員站得較遠，見狀後迅速拔槍。

驀地，寒光一閃，有些金屬物體自疑人的手中飛了出去，奪向警員的手腕，「喲」的一聲，警員身不由主，手槍隨即墮地。

先前被踢倒在地上的警員這時候已翻身拔槍在手。

可惜他還來不及瞄準，已被一隻脚板踏到手腕之上。

那隻脚板還未將那警員的手腕壓向地上，警員的手指一緊，「砰！」然開了一槍。

子彈射空，警員的手腕却在劇痛中失槍。

另一名警員右手雖然受了傷，左手仍然急於在彎腰中奪槍。

「砰」然又是一聲槍響。

受傷警員左手還未接觸到墮在地上的手槍，一枚子彈已將那支槍擊得滑開了幾呎。

二名警員同時在驚愕中不知所措之際，已聽到有人在吆喝中發出了命令：「蹲在地上，雙手抱住頭部，誰再動，腦袋首先開花。」

二名警員都不敢動。

那男子迅速消失於黑夜的街頭中。

× × ×

「鈴鈴鈴……」

電話的鈴聲，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响起來更加覺得刺耳。

因此許多人喜歡在上床睡覺之前，先將電話擱起。

也有人喜歡安裝「插頭電話」，隨時可以把插頭拔起，那樣就可以避免在半夜三更被電話的要命鈴聲吵醒。有許多缺德的醫生就是這樣逃避半夜出診。

然而有些人却無可逃避。

這種人就是警務人員，尤其是身爲領導人物的胡德警司。

「鈴鈴鈴……」

鈴聲仍在响，胡德警司和他的妻子都已經入睡多時了。

電話是分機，但每晚入睡前，胡德警司例必將電話綫接到房間的床頭分機來。

胡太太是聽到的，她却沒有伸手過去，佯作聽不到算了。

胡德警司終於被吵醒。

「誰？」

「胡德警司在嗎？」對方是個男人，「我是警局裏的鄺督察。」

「鄺督察，發生了什麼事？我就是胡德。」

「胡警司，對不起，迫不得已才吵醒你，剛才西區又發生警員被奪槍事件。」

「不是巳經雙崗巡邏了麼？怎麼還有被奪槍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攪的，兩個人都被那王八蛋打傷，一支警槍被奪，太不成話了。」鄺督察又說：「我們仍在現場調查，受傷警員巳送往醫院治傷。」

「好吧！告訴我地址，現在我立刻趕來。」

胡德警司一邊翻身落床，一邊在電話中問他的下屬。

× × ×

胡德警司巳穿好了衣服。

他抱歉地回頭望望他的妻子蘇莎。

他們才結婚不久。

他的妻子蘇莎不但美麗賢淑，而且非常年青。

他抱歉地彎下腰去，俯吻她的妻子一下，那並非爲了她美艷動人，只不過爲了減輕一下內心的負疚。

蘇莎其實早就醒了，只是佯作熟睡。

她不想說什麼，儘管心裏埋怨。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誰叫她要嫁給一個警務人員呢。

尤其是像胡德這麼樣一個警司級的警方高級負責人。

× × ×

蘇莎閉着眼睛，聽着丈夫放輕脚步離去。

直至閉門聲傳來，她才睜開雙眼，瞪住天花板，怔怔地想。

「鈴鈴鈴……」

電話忽然又响了起來。

「誰？」

她以爲又是找她丈夫的，這一類電話，半夜三更她也不知接聽過多少次了。

但是，電話聽筒之內，却沉寂了極短暫的片刻。

她以爲對方撥錯了號碼，差點就要把聽筒擱回電話機之上，豈料，就在這刹那間——

「你是警司夫人——對嗎？」一個聲音故意放得十分低沉的男子！

「嗯——你是誰？」

「我是警司的朋友。」

「對不起，胡警司剛出去了。你找他，最好明天再——」

「不！我不是找他。而且，我也知道他剛出去了，還是爲了公事，對嗎？」

蘇莎彷彿聽出了一些端倪，正因爲這樣，她才感到吃驚！

「爲什麼你不作聲？」對方那男子又在電話中說：「你怕嗎？」

「嗯！我……我有什麼值得怕？」

「爲什麼？哈哈哈……」那男子格格地笑道：「因爲家中只有你一個，再也沒有其他人，警司夫人，你不怕才怪呢！」

「你究竟是誰？」

「你眞的想知道我是誰？好吧！讓我告訴你，我是你那警司丈夫的仇人。」

「嗯——你——」

「你告訴胡德，我對他，以及他的一切，沒有人比我更淸楚，更了解。」

「你想怎樣？」

「我本來想殺他，不過，那太便宜了他，所以，我有更好的方法。」

「明人不做暗事，他畢竟也是個警務人員，有時爲了執行任務，難免開罪了別人，爲甚麼你不告訴我你是誰？讓我叫他向你道歉，如果眞的是他做錯了的話。」

「哈哈哈……」那男子瘋狂地笑，「你眞會說話，可惜你說什麼也沒有用，我也不會因此而放過你的丈夫。」

「你似乎太過份了。」

「警司夫人，我怎麼算太過份？等一會兒我按址找上門來，趁住你一個人在家的時候，非禮你，那才算過份啊！」

「你……你說什麼？」

「說什麼？哈哈哈……」那人沉聲冷冷地說：「等一會兒再告訴你！」

電話突然掛斷了。

「喂！喂喂喂！」蘇莎一連叫了幾聲，對方全無反應。

她很害怕！

尤其是當她聽到那人可能找上門來，語帶恫嚇之際，聽那人的語氣，他立刻就會摸上來。

怎麼辦？

立刻離開這裏。

是的，只要立刻離開這裏，去找着胡德，一切就會安全了。

但是，蘇莎回心一想！

不！那人可能就在附近，若非如此，他剛才怎可能知道胡德剛剛離家外出？說不定就在隣近監視。

因此，她急忙衝出房外。

她先將大門關好，再把所有的窗門掩上，彷彿担心那人會飛入來一樣。

然後，她才拿起了電話聽筒。

她撥了緊急報警號碼，因爲她知道那是直接通往警方無綫電台的，只要電台接到報告，就會通知她丈夫。

本來這是最快捷的方法。

但是當她將聽筒放近耳畔時，立刻感到有些兒不對勁。

她依舊說道：「是警局嗎？」

「是的，什麼事？」竟然是個男子的聲音。

據他所知，警方的無綫電台是由女警駐守的，怎麼會是男子的聲音，最令她震驚的，還是那男子的聲音很熟。

又是他——那聲音不久之前她才聽過呢！

她忙將電話掛斷。

她又再撥了一次緊急報警電話，對方依舊還是那個男人。

爲什麼？

她急得想哭！

雖然對方硬說是警方的人，但却騙不過她那雙耳朵。

對方一直沒有將那電話掛斷，所以他家中的電話綫路根本無法再與別的綫路接通。

因此，她沒有再去撥電話，尤其是當她聽到了那陰險的笑聲之後，肯定那人不是警方電台的接綫生。

她匆匆忙忙穿上了衣服。

她知道那男子一定守在電話旁邊，何不趁此機會逃出去？

當她走出了家門，忽然又想改變了主意。

她担心那人就在樓下等她，所以她想到隣居去借電話。

但是一看時間，已是凌晨一點多鐘，人家一定早已入睡，何必去騷擾別人？

她走向電梯門口。

電梯却停在「9」字不動。

她情急之下，沿住梯間走到下一層去，本來這是七樓，走下一層就是六樓。

電梯一共有兩部，一部分別停雙數樓，另一部則停單數。

蘇莎住七樓，也是「7」字，自然是單數，現在她惟有用另一部「雙數」電梯了。

她不知道電梯爲什麼會停在「9」字那一層不動。

可能有人在着——有些情侶往往借用電梯互相擁吻，於是故意將電梯弄停了。

也可能發生故障——除了機件故障之外，也有人爲的。

例如一些廢物擱在電梯自動門的隙縫中，電梯就會不動了。

無論如何，蘇莎也無意進去追究，她匆匆走進那部電梯去，立刻按了「G」字——那應該是直達最低層——地下。

但是却不知怎的，她感覺到電梯正在不斷地上升。

「6」字之後又是「8」字，「10」字，「12」字……

她非常害怕。

她眞想按動錶板上那個紅色的「緊急求救訊號」機掣。

那樣必然會鈴聲大作。

那時一定會吵醒每一層的住客們。

那時人家也會追問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如何交代？

她不是頭一次乘電梯，她知道自動電梯的操縱原理，誰先按掣，誰就可以先用它，剛才也許是高層住客先按了上面的機掣，所以電梯才會不斷上升。

現在她所担心的，却是那不明來歷的男子，突然在她面前出現。

因此，她一直注視住電梯錶板上的數目字，那些表示出層數的透明按掣，不斷地一個個的跳動。他的心臟的跳動也不斷地加速。

終於到了最頂一層——「20」字——電梯就停了下來。

電梯門打開了。

她用極之恐懼的目光，注視住電梯門外面。

她以爲進來的未必就是這幢多層大厦的住客，那可能是個陌生人。

但是，電梯門開了之後，門外却是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此時此地，見不到人，更加令她感到不安。能夠見到熟人最好，要不然就是這幢大厦的住客也能令她安心一些。

可惜電梯門外靜悄悄的。

電梯門很快又關上。

在關上之前那短短的一兩秒鐘，她的心臟幾乎要停頓下來，彷彿等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她担心突如其來的有人撞入來。

電梯終於又緩緩下降。

電梯之內，始終得她一個人。

她想像到剛才等電梯的人——可能是住在「20」樓的住客，也許等得不耐煩，所以像她一樣，步行至下一層，改乘一部電梯去了。

電梯逐層下降，每跳動一個字，她的心臟就彷彿要跳了出來一樣。

每一層樓都可能令電梯停下來，每一層樓都可能會有人走入來，每一個陌生人都可能是打電話給她的人，對她都可能造成危機。

神槍絕技

這是一間地下賭場。

這是凌晨時份。

這裏大部份都是一些三敎九流的人。

突然之間，一張賭桌起了一陣騷動——據說是有人輸了錢。

那是一個男子，他下注下得很大，但每次都輸了。

他向庄家表示要「押碼」！

在賭場之內，本來這是見怪不怪的事。許多賭徒輸了，身上所有貴重的東西都可以拿出來押注。

但是，那男子要押的却是一支手槍，因此立即引起一陣騷動。

賭徒們議論紛紛。

主持人也不禁吃了一驚。

槍！手槍！

目前這社會，除了警方人員之外，還有那一種人擁有手槍？

當時每個人都在猜測那男子的身份。

那男子看上去只不過三十左右，無論是身裁，外型以及面貌等等，都可以稱得上英俊瀟洒。

庄家口呆目瞪，不知所措之際，那男子面色一沉！

「怎麼？」他反問庄家：「你們以爲這是玩具的？」

他突然一手抓過賭桌上的一張撲克牌，凌空扔高。

手槍本來已經放在賭桌一角了，剎那間又回到了那人的手上。

「砰」的一聲。

子彈擊向天花板。

那張撲克牌當時正飛向天花板之上，子彈剛好擊中了「紅心」。

那是一張「紅心A」。

撲克牌掉在地上，許多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朶「紅心」在撲克紙牌中央部份消失了。

表面看來，那人志在證明這是一支眞槍，但另一方面，分明要露一手。

庄家正待開口問他要押多少錢。

槍聲却驚動了一名正在賭場中的便衣警探。

警探衝過來查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男子却沒有理睬他，只對庄家說：「我要押一萬元。」

庄家怔了一怔：「一萬元？」

庄家顯然嫌太多。

「一萬元並不多。」那男子輕輕一笑，「我可以保證，很快就有人出更高的價錢，向你收購這支手槍。」

「不要動！」警探突然出其不意地，在背後拔出了手槍，指住那人的後腦。

那人的手槍已放回賭桌之上，所以這時候他乖乖的舉起了雙手。

他雖然舉起雙手，仍然用眼尾望向背後，「你是誰？」

警探冷冷地說：「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那又有什麼分別？」

「你就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警探。」

「什麼？你也是警探？」

「如果你不是瞎了雙眼，一定看得出這是一支警槍。」

警探的視綫果然移向賭桌之上。

那支手槍的槍柄之上果然漆上了編號——這正是一般警探所常見的。

「警探？嘿！」便衣警探一邊走去，一邊伸手到賭桌上去取那支警槍，「警探怎可以隨便將警槍抵押的？你有沒有警方的委任證？」

「當然有。」

那男子趁勢探手口袋，看似探手去取證件，其實却是乘機採取行動。

警探手腕突然被人往上一托。

「砰！」一聲！

子彈擊向天花板，擊中了一列燈光，發出一陣玻璃碎聲，「嘩啦嘩啦」的響個不停。

那人手足並用，出手奇快。

警探手臂痲木，身不由主，他雖然有渾身氣力，也被打得滾在地上。

賭徒們紛紛奪路奔逃。

警探眼看勢成騎虎，奮起反抗。

「砰砰砰」！一連響起了三聲槍聲，警探的手槍依舊控制在那個神秘男子的手中。

第一槍擊向警探的腿部，令他無法走動。

第二槍射中賭桌上的一支手槍，因爲警探一度爬起來，企圖奪槍。

第三槍瞄準了警探的頭顱，登時血流四濺，當堂喪命。

× × ×

胡德警司正在忙於調動人手，偵查街頭襲警及失槍案。

他的妻子蘇莎就在這時候匆匆趕來，上氣不接下氣的。

發生了什麼事？

胡德警司是一名高級警務人員，他自然知道必然是出了事。

蘇莎將神秘客致電恐嚇的事告訴了他，胡德惟有婉言安慰。

像這一類怪電話，對胡德來說，正是見怪不怪！

偏偏他又不能責怪他的妻子，難道他叫她留在家，關上門不必理會對方麼？

蘇莎是先趕到警局，再由一名警探開車將她直接送到這兒來，才找到胡德警司的。

胡德警司正想吩咐助手代替他的工作，豈料就在這時候，另一名助手却叫他去接聽一個剛收到的電話。

在場的人都沉寂下來。

胡德警司一邊聽，一邊面色大變。

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名警探被殺！

這是個佈滿了罪惡的城市，警探被匪徒殺害本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案發地點竟然在一處見不得光的地下賭場！

太不像話了！

胡德警司歎在電話機旁邊好一會兒。焦急，生氣，疑惑又徬徨！胡德警司眞恨不得將自己變成兩個人！

× × ×

這是個黑暗世界。室內一點燈光也沒有。

但是這裏只聽到嬉笑聲，全無恐怖的感覺，因爲這是溫柔鄉。

長住在溫柔鄉的人，正是浪子畢基。

畢基懷抱中的女人常常更換，但永遠都是那麼漂亮、動人！

「畢基，爲什麼你不結婚？」他懷抱中的女人常常會這樣問他。

「因爲我不想製造悲劇。」

「跟你在一起只有快樂，怎麼可能發生悲劇呢？你眞會開玩笑！」

「對你們女人來說，結婚是喜劇，離婚當然又是悲劇。」

「哦！原來你不結婚，就是不想離婚？但是，一切盡操諸於你，難道你不可以不離婚嗎？」

「不可以。」

「爲什麼？」

「因爲我不可能一生中，只面對着一個女人。雖然說：當熄了燈之後，所有女人都是一樣，其實，懂得欣賞女人的，才會知道女人並不一樣，而是各有風韻。」

「難怪人家都說你是個浪子。」

「鈴鈴鈴……」

一陣電話鈴聲，把他們之間的談話中斷了。

畢基並沒有伸手去接過聽筒，只熟練地按下了一個按鍵，那是控制電話擴音設

備的。

畢基這張圓床的床頭之上，有一系列的不同按鍵，每一個他都摸熟了。

其中包括了控制燈光的，大門的，電視機的以及音响系統的……等等。

電話擴音設備中傳來了胡德警司的聲音！

「畢基，你在幹什麼？」

「嗯——警司先生，我幹什麼怎可以坦白告訴你？」

「不管你正在幹什麼都好，站在多年朋友立場上，我都希望你來一次。」

「發生了什麼事？」

「一口氣發生了好幾件事，把我弄得頭昏腦脹的。」

「那麼，明天我到你辦公室來吧！」

「不！明天我可能氣死了！也許你要到殮房去才可以見到我。」

「眞的這麼嚴重？」

「你也知道，我一向不喜歡故作緊張，也很少求你。」

「聽說公務員又由四月份起追加薪金，你的手下們不是罷工吧？」

「如果單是公事，我還應付得來，偏偏又夾雜了一點私事。」

「私事？」畢基怔了一怔，「什麼私事？」

「見面詳談好嗎？」

「嗯——」畢基為難地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

「我正調查一宗兇殺案，但我要你照顧的，却是蘇莎。」

「嫂夫人？」

「是的，我的妻子有了麻煩。」

「她現在何處？」

「我的身邊。」胡德說：「她受了驚！我想過了！這件事只有你能帮得我。」

畢基義不容辭地說：「好吧！我立刻就來！」

胡德警司最後將警探被殺的地點告訴了他！

他輕吻着身邊的女人，那女人却生氣地轉過身去！

× × ×

「這就是數小時之前被奪的一支警槍。想不到這麼快在此出現，更想不到另一名警務人員被殺之後，又失去了另一支警槍……」

胡德警司束着眉，面對他的好朋友畢基。

「這是什麼地方？」畢基出奇地，放眼四望，「好像是賭場。」

「是的，一個非法的地下賭場。」胡德警司很不開心地說：「你不難想像得到，明天的報紙將出現什麼標題。」

「一名警探在地下賭場被殺。」

「然後輿論會質問警方，為什麼一名便衣警探竟然出現在這種地方？唉——」

胡德警司嘆了一口氣，他痛苦地搖搖頭。

畢基安慰他：「算了，也許人們會想像到警探來此冚賭！」

「冚賭怎可能只有一個人？這傢伙分明是警隊中的敗類。」

「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警隊中有萬多人，怎可能個個保證是好人？」

「這裏的警民關係一向弄得一團糟，報界一定乘機為難我們。」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反正這應該由處長去理，你懶得担心！」

胡德又嘆了一口氣：「我求你帮忙的，却不是這裏發生的事，我妻子今夜受了驚，我公私難以兼顧。」

「嫂夫人在何處？」畢基又往四處張望。

「我把她留在我辦公室裏，我一名助手和一名女警正在陪伴她。」胡德道：「我想你跟她談談，看看那王八蛋是誰。」

畢基進來時已從胡德口中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我雖然不想管你的公事，但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這許多事情，你有沒有想過彼此可能互有關連？」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胡德警司瞪住他的朋友。

「例如有人故意為難你。」畢基分析說，「又例如有一帮人存心與你作對。」

「我從未想到這點。」胡德喃喃地說：「我以為只是事有湊巧！」

「不過，我也只是過份敏感，可能互不關連也說不定。」

× × ×

在胡德警司的辦公室內，畢基會見了胡德夫人——蘇莎。

蘇莎不但認識畢基，還知道他是她丈夫最信任的朋友。

因此，她很放心地，將當晚的遭遇，一一告訴了畢基。

畢基聽了之後，想了一會兒，然後才問她：「你認得電話中的聲音嗎？」

「不！認不得他是誰。」蘇莎說：「他好像用手帕掩住咀巴說話，又好像——！總之我無法認得他是誰。」

「用手帕掩咀，你肯定他用手帕掩咀？」畢基問道。

「嗯——我不敢確定，你知道，當時我非常害怕。」

「不過最好你想想清楚，這點非常重要，如果對方以手帕掩咀，表示他担心你認出他的聲音，也暗示他是你認識的人亦未可料。」

「我當時只覺得，他說話時的鼻音很重。就像用手帕掩住咀鼻一樣。」

「這情形太電影化！」畢基笑了笑，「以我愚見，對方目的不是你，而是對警司開玩笑！」

「什麼？開玩笑？」蘇莎瞪住畢基。

「你一定知道，這是個罪案最多的都市，偏偏胡警司又是對付罪案的高級警務人員，自然有不少人憎恨他！」

「所以，我們結婚之後，一直希望他能提早退休！」

「退休？」畢基了解胡德的性格，「那豈非等於叫他投降？」

「叫他投降總好過令我守寡吧？」

「放心好了，不會有事的。」畢基道：「邪不能勝正。現在先讓我送你返家去休息，你可不能在辦公室睡覺。」

「回去？」

「是的，我陪你回去。」

「嗯——」

畢基對胡德的助手和那名女警道：「

聽說警方人手不足，所以現在你們最好去向胡警司報到。至於胡太太，就交給我好了。」

畢基伸手去扶蘇莎。

蘇莎惟有跟他走！

× × ×

畢基親自開車送蘇莎返家。

胡警司的家——那是畢基最熟悉的地方。當胡德未結婚之前，畢基是這裏的常客；他們經常飲到通宵達旦。

胡德婚後，畢基雖然也有到這兒來，可是却少了許多。

畢基知道自己的浪子性格，不想影响朋友去享受他的婚姻生活。

× × ×

車子在門前停下來時，畢基的視綫忽然注視到前面街口。

那兒有一座路邊電話亭。

電話亭內，剛好有一條人影出現。

那是公衆電話亭，有人用電話不足為奇的事；問題却是：這已是凌晨三時了！

電話亭裏的怪客

畢基陪着蘇莎返家。

蘇莎剛摸出門匙，就聽到屋內傳出了電話鈴聲！

門開了。

電話的鈴聲更加清脆！

畢基猛然想起了一件事。

只見他匆匆地對蘇莎說：「你先進去，我一會兒就來！」

話猶未完，畢基已回頭再走進了電梯裏面去。

蘇莎這時已開了大門，她想制止畢基也來不及。

電話不斷在响！

想起那神秘客以及他的恐嚇電話，她就不願去接聽。

尤其是現在畢基不在她身邊，她更加有些兒害怕！

電話鈴聲响個不停！

她惟有先關上了大門，然後再去接聽電話。

「蘇莎嗎？」原來是她丈夫，「你回到家裏了？畢基呢？」

「他可能忘記了餵老虎機。」蘇莎舒了一口氣！「你什麼時候回來？」

「發生了許多事情，我怕還要耽擱很久。」胡德在電話中說：「聽說你返家去了，所以我想跟畢基談談。」

「待他餵完老虎機之後，回來叫他給你電話吧！」蘇莎說。

她指的「老虎機」，也就是那些收費的停車錶。

× × ×

其實畢基並非為了「餵老虎」。

那是為了屋內傳出的電話鈴聲，令到畢基想起了路邊電話亭中的人影。

畢基是個非常敏感的人，他從蘇莎口中知道有個神秘客用電話騷擾她，說不定剛才又是他在電話亭中撥電話給蘇莎。

因此，當畢基聽到了電話鈴聲在屋內傳出時，飛也似的，衝回電梯裏面去。

現在他已回到了街上。

那人影果然仍在電話亭之內。

畢基以跑步的速度走過去。

這已是凌晨時份。

任何聲响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畢基也引起電話亭裏面的人的注意。

他似乎有些慌張。

畢基看見他匆匆放下了電話聽筒，衝出了電話亭。

畢基更覺可疑！三步併作兩步，也飛奔而上！

「不要走！站住！」畢基吆喝着。

然而那人却沒有理會他！反而加速脚步往前跑！

畢基和他賽跑，轉眼已將他追及。

那人反身揮拳相向，畢基不閃不避，揚臂蹴腿，與他正面接戰。

畢基是個技擊高手，但對方也不是個弱者，雙方就在街頭上大打出手！

突地傳來一陣警車聲，那人忙亂了手脚，畢基振臂揚拳，急取急攻，那人破綻盡露，被畢基擊中了幾拳登時搖搖欲墮。

畢基正將馬步前移，對方却飛起一脚，畢基忙將身形後仰。順勢伸手一抓，握住那揚起的小腿一送！

「蓬」的一聲！

那傢伙本來已失了重心，加上畢基那一股勁力，就此結結實實的，撞在路邊一輛汽車之旁邊，跌倒地上。

畢基正擬衝前，却有人在後面吆喝了一聲：「不要動！」

畢基呆住一陣！

二名剛由警車跳下來的警員，帶着陣陣急促的步履聲衝過來；他們以為這是一宗攔路截刦案之類。

直至畢基向他們解釋，那鬥敗的男子仍乘機撒賴，力指畢基是刦匪！

畢基心裏有氣，偏偏又掛念着蘇莎。

胡德警司把妻子蘇莎交給畢基，自然是對他萬二分信任。但是現在畢基却讓她獨個兒留在家中，萬一出了事……

「別吵了，你們兩個都要跟我們到警局裏去！」一名警員押住畢基，另一名押住那受傷的男子，要他們登上警車。

畢基道：「你們一定認識胡德警司，可不是嗎？」

警員瞪了他一眼：「報紙常常刋登他的照片和名字，相信你一定也認識，只是他不認識你呢！」

這話的意思分明是人家早已窺破了畢基的企圖！

所以另一名警員笑道：「你可不是胡警司的弟弟吧？」

畢基道：「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叫畢基，請行個方便，盡快通知他一聲！」

「哈哈哈……」

兩名警員都忍不住笑將起來！

其中一名警員道：「我見過許多大胆賊，很少有這樣狂妄的。我勸你別再吵了，乖乖的，跟我們回警局再說吧！」

到了警車。

警車上一名警長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說被刦，另一個自稱認識胡警司。無論如何，兩個當街打架却是肯定的事。」二名警員向警長報告。

警長分別望了二人一眼：「認識警司又怎麼樣？難道認識警司就可以當街打刦麼？快些報上名來！」

一名坐在警車中的警員，攤開一本大簿，要記錄畢基他們的口供。

畢基不想浪費時間：「我絕對不是刦匪，請你們立即通知胡德警司，這傢伙可能就是用電話恐嚇胡夫人的壞蛋。胡警司就住在這裏，你們若有懷疑，又不肯把胡警司叫來，把警司夫人叫來證明一下又何妨？」

警長不同二名警員一般見識，他看得出畢基說話認眞。

靈機一觸，問道：「何說你是警司的朋友，那麼，胡警司家中的電話號碼你當然知道吧？」

畢基道：「你祇知道電話，我還知道警司今夜給鬧得頭昏腦脹，所以他才託我帶胡夫人返家，順便偵查一件事……」

畢基隨即將胡德警司今夜處理的兩件大案，一一說了出來。

最後他又說出了胡家的電話號碼。

那位警長再問他姓名才知道原來就是浪子畢基。

警長又叫一名警員致電胡夫人，以證明畢基的身份。

警長再以警車上的無綫電話，與警方電台取得了連絡。

那名被畢基打傷的可疑人物，這時候才焦急起來！

他趁住各人忙於證明畢基身份之際，低聲對畢基道：「朋友，你何必如此，我只是打個電話，你却無端鬧出這許多事情來！」

畢基道：「你爲什麼致電胡夫人？是你用電話恐嚇她的。」

「沒有這回事，我根本不認識什麼胡夫人。」那人極力否認。

「如果我是你，就趁證人未到之前，坦白一些，也許我仍有辦法救救你。」

「我根本沒做過的事，如何承認？」

爭持間，胡德警司已透過警方的無綫電台知道了這件事。

胡德非常生氣！

他已忙得不可開交，再給下屬這麼騷擾，立即大發雷霆！

他偏偏又走不開，只好派了一名得力助手匆匆趕來！

胡德警司的助手是一名高級督察，警車上的一名督察和警長都認識他，那是他們的上司！

然而警司助手却面無笑容，也沒有跟他們招呼，反而十分生氣地轉達了警司的口訊：「你們究竟有沒有受過訓練？這種事只須致電警司夫人，立即就可獲得證明，爲什麼却去找胡警司？要不要他親自來把你們調到邊界去？抑或再接受六個月的重新訓練？」

各人木然！

偏偏他們現在面對的，又是胡德警司的一名得力助手，只論官階，也在他們這班人之上，所以他們惟有挨罵！無人敢反駁。

這時候，蘇莎亦已由屋內出來。

她是接到一名警員的電話，才知道畢基出了事的。

蘇莎正奇怪畢基何故去了這麼久還未見回來，所以匆匆趕來查看。

助手一方面教訓了警車上的同事，一方面則證明畢基的身份。

畢基把他的想法說了出來，若非爲了那個電話，他是不會當街打架的。

助手也知道蘇莎被電話恐嚇過，但蘇莎表示不久前的一次電話，是她丈夫胡德警司打回家的；那就證明與此人無關。

那疑人自稱姓余，叫余柏！

畢基道：「既然你不是做非法的事，那爲什麼如此慌慌張張？」

「我以爲你是壞人！」余柏道：「你也知道時値夜深，隨時有被刦可能。你來得這麼急，我當然以爲是壞人。」

畢基有些啼笑皆非。

余柏又表示：他忘了帶門匙，所以致電妻子，叫她開門。

由於當時已是凌晨三時多，店舖均已關門，所以才迫住借用電話亭的電話。

儘管如此，警方仍要余柏留下姓名和地址，才讓他走。

至此，一場誤會總算冰釋了！

公與私的仇家

胡德警司拖住疲乏的身軀返抵家中。

畢基在客廳的大沙發上睡着了。

蘇莎閉上房門，也在房間裏睡得很甜；因爲外面有畢基在着，她睡得更加安心了！

畢基被開門聲驚醒！

他坐了起來：「怎麼是你！」

胡德警司打了一個呵欠：「對不起，這次難爲你了！」

「不！我對你的事，就像自己的事一樣。」畢基道。

「地下賭場的一支警槍，證明就是較早時失去的一支。」胡德警司一屁股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一夜之間，同一個人，刦去二支警槍，還當衆槍殺了一名警探，你想想，他是何方神聖？」

畢基一直留意胡德帶回來的一大疊早報——被胡德扔在玻璃几上的早報。

他沒有回答胡德警司。

畢基取過一份早報，只見大字標題印着：——

「匪徒當衆演槍法，刦警槍射殺探員。」

有些早報甚至挖苦警方，質問爲什麼只有一名探員出現「大檔」。

「大檔」就是地下賭場的別稱。

毫無疑問，那名探員並非去查案，只是到「大檔」去搏殺——賭博。

帶着警槍的探員，竟然「單嫖獨賭」的出現在那種見不得光的地方，這當然令到警方十分失體面。也難怪輿論嘩然了。

胡德警司閉上雙目，斜倚在沙發之上，不耐煩地說：「別看了，越看越不像話，如果我是處長，可能我會跳樓。」

「那兩宗案的情形怎麼樣？」

「一支在街頭被刦的警槍，竟然被匪徒用來練靶，最少有超過十名目擊證人，證明他當衆殺死探員，但那又怎麼樣？」

「會不會是黑道中人？」

「不！我們會見過許多黑社會綫人，差不多可以肯定，與黑道中人無關。」

「一個人，一夜之間，連做兩宗大案。到底所爲何事？」

畢基喃喃自語地，獃在一旁。

胡德警司却說：「暫時別理公事那方面，談談我的私事吧！」

畢基明白他指的是什麼。

因此說道：「嫂夫人已將大致情形告訴了我，我倒有兩種想法。」

「那兩種？」

「一種是公事上的。」畢基道，「另一種當然是私事上的。」

「什麼公事私事？」

「公事就是你平日因查案而開罪了對方，所以對方存心困擾你。」

「會不會就是連做兩宗大案的那個神秘客？」胡德反問道。

「爲什麼你稱他爲神秘客？」

「因爲沒有人認識他，連常常在黑白兩道中混的人，也不認識他。」

「嗯……你有沒有想過一些剛出獄的人？」

「我曾將許多有過案底的人的照片，給現場目擊證人認過了，很奇怪，在此之前，從來就沒有人見過他。」

畢基道：「那麼，我們倒不妨想到私事方面去了。」

「畢基，你也知道我的爲人，除了在公事上開罪了一些壞人之外，私人方面從來不會開罪別人。」

「但是，憑嫂夫人的複述，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那人似乎一直在暗中監視你的一擧一動。否則，他又怎會在你離家出門的時候，致電這裏恐嚇嫂夫人？」

「你有沒有問過她：會不會是她認識的人？」胡德望望睡房那邊。

那兒的房門依舊緊閉着，表示蘇莎仍未知道她丈夫已經回來。

畢基道：「我已經問過了，她也想不到那聲音是誰。可能是一個熟人，但對方却用手帕掩住咀巴說話。所以由電話中傳來的聲音很特別。」

「這麼看來，確有可能是熟人。」胡德沉思着說：「可能是她認識的，也可能是我認識的。」

畢基道：「爲什麼你不讓嫂夫人當公事公辦的去報警？」

「我不想成爲新聞人物。」胡德嘆氣道：「儘管我會叫大家别讓報界知道，可惜關公也有對頭人，他們總會悄悄把消息傳出去，那時外間的人會作出種種忖測。以其讓我煩惱，不如麻煩一下你這位老朋友吧！」

「我也未必有辦法。」

「只要你肯帮我，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查個水落石出。因爲你不但認識許多黑道中人，也認識不少私家偵探。花多少錢，回頭你找我算賬好了。」

「你眞爽快，警司先生。」畢基忍不住笑了笑，「我會盡力而爲的。」

胡德嘆氣道：「除了你之外，很難再找到更合適的人。」

「難得你這麼信任我。事實上由現在起，我要時刻與嫂夫人在一起。」

「别嫂夫人前嫂夫人後好嗎？叫她蘇莎好了，反正她認識你不少時日了。」

畢基又放低聲音問：「你不介意我追查蘇莎過去的私生活吧？」

「當然不會。」胡德頓了頓又問：「你以爲可能與她的過去有關？」

「不！我只是盡可能作出種種假設而已！」畢基又說：「我們可能須要一些偷錄電話的設備。警方可以供應嗎？」

「你似乎還不大明白我的意思。」胡德道，「我不想驚動我的同事，當然有我的理由。要他們借用儀器，豈非等於報了警？」

畢基想想也是道理。「好吧，就讓我自己想辦法好了。」

他又看看腕表。

「時候不早，我先出去一會兒，中午左右回來可以嗎？」

「我隨時會出去，但我會叫蘇莎等你。」胡德說道。

畢基於是匆匆離開了胡家。

胡德這才關好了大門，進入睡房去。

他看見他的妻子蘇莎睡得很甜，只好放輕手脚，悄悄睡到她的身邊去！

× × ×

劉福私家偵探社之內，社長室的門半掩。

畢基只輕輕叩了兩下，也沒有等回音，就走了進去。

「昨夜沒有節目麼？」劉福瞪了他一眼，笑道：「怎可能這麼早起來。」

「有事求你。」

「又有麻煩？」劉福又是一笑，「可不是追錯了閻王的情婦吧？」

「不！但總也差不多了。」

「瞧你這花花公子，一生只知道爲女人而忙個不了。」

「跟你說正經的，我急於要你帮個忙！」畢基一本正經地說：「我要你供應一些電話錄音儀器之外，還希望你代我追查一個女人的歷史。」

「什麼？請你再講一次！」

「別大驚小怪好嗎？我也只不過爲了帮朋友，而且，這朋友是非帮不可的。」

「那麼，那個女人——」

「當然就是朋友的妻子。」

「畢基，你一定也明白：朋友妻，不可提！」

「別想歪了！她是警司新婚妻子。」

「蘇莎？」劉福也認識胡德警司，他們是先後同事。

胡德既是他的同事兼朋友，所以胡德結婚，他也參加了婚宴。

劉福面上的笑容頓然消失了。

「你怎麼攪的？」劉福瞪住畢基，「胡德的事何必你管？」

「他有麻煩，一夜之間，出了許多事，所以我才這麼早找你。」

劉福也知道畢基這個人，不但「無事不登三寶殿」，而且很少這麼早；他是有名的花花公子，經常睡到日上三竿。

劉福道：「胡德有麻煩，跟他的妻子又有什麼關係？」

畢基至此才將宵來發生過的事，一一詳細告訴了劉福。

劉福聽了才恍然大悟，道：「我也是過來人才說，像胡德這種人，仇家總有不少，怎麼你會想到他妻子的身上去？」

「不是我故意想歪了，只是胡警司自已有這種暗示。」畢基道：「你想想吧，爲什麼他不肯讓他的同事偵查此事？」

「是的，俗語有道：『住近城隍廟，

怎麼不去求一支好簽？』反而要求助於你，這件事說來也眞有些古怪。」

「所以我才說，你非帮我不可。」

「好吧！誰叫我你同是胡德的好朋友？讓我助你一臂之力。」

× × ×

蘇莎一覺醒來，才發覺她的枕畔多了一個人。

她不想吵醒胡德。

她知道他一直忙於公事，而且做到通宵達旦才回家休息。

但是，她在噩夢中醒來之後，再也睡不着了。

她只好怔怔地瞪住天花板，左思右想，想得很多，幾乎無法控制。

她自問長相不差，而且稱得上美麗；也正是因爲這緣故，所以她的生命中有過不少男人追求她，可惜讓她看得上眼的並不多。

胡德警司跟她認識才不久，也許是緣份到了，他們竟然互相欣賞，不久就結成夫婦。

在她認識的男人之中，胡德警司不算富有，也不算得英俊。

至於說到權勢，一個警司又算得了什麼？

她有許多比胡德更英俊瀟洒的男人，富有的公子哥兒自然更多了。

可惜一直以來，從未有人能令她眞正心動，這可能就是俗語所謂「緣份未到」吧！偏偏她喜歡了胡德。

她並不後悔，自從嫁了胡德之後，他們一直生活得十分愉快！

她喜歡小家庭，她喜歡二人世界那種簡單的生活。

所以當胡德警司去上班時，她並不感到寂寞。

日間，通常會有個鐘點女傭來帮她料理家務，除非她叫她放假。

以胡德目前的收入，請一個至兩個女傭也足够有餘，但蘇莎不想有人騷擾他們夫婦之間的寧靜生活。

她喜歡胡德，除了緣份之外，就是喜歡他的家庭背景簡單；她不喜歡跟家姑住在一起，所以才不選擇那些世家子弟，不嫁給那些熱烈追求的富家公子。

二人世界雖然充滿了詩情畫意，但是到頭來還是太靜了。

歸根究底，還是胡德本身的職業。

他的職業隨時會把他從蘇莎的身邊召去，而令蘇莎孤零零的。

因此……

蘇莎正想得入了神，突然之間——

「鈴鈴鈴……」

又是一陣要命的電話鈴聲！

胡德從夢中被驚醒。

蘇莎忙將雙目闔上，她故意讓胡德自己去接聽電話。

她猜測那個電話一定是找胡德的。

同時經過昨夜一役之後，她也担心那個神秘客，萬一又是他，怎辦？

所以她裝作熟睡未醒。

胡德警司果然伸手到床頭去取過了電話聽筒就問：「誰？」

「警司，局長要你立即回來。」是胡德的一名助手。

「什麼時候了？」胡德睡態惺忪地問道。

「差不多上午十一點。局長已等了你好一會兒，終於有點不耐煩才叫我打電話吵醒你。」助手抱歉地說道：「我也知道你昨夜沒有一覺好睡，但局長看來非常焦急！」

「好吧！」胡德翻下床來，「告訴他，我立刻回來。」

蘇莎聽在耳裏，想在心裏，這時候不得不睜開了雙眼。

「你又要上班去？」她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和哀求。

「是的。」他一邊穿衣服，一邊回轉身去，彎腰去吻她！「你好好睡一會兒，畢基快要回來了，有他陪伴你，比任何人都會令我更加放心。」

蘇莎閉上眼睛。

若在平時，這是表示她正在享受丈夫這溫馨的一吻！

然而此時此地，她的眼角却滲出了淚水來！

胡德警司抱歉地說：「蘇莎，別這樣，我也知道這時候不該讓你孤獨，不如就等畢基回來我再走吧！」

「不！」蘇莎帶淚含笑，張開了雙眼：「我慣了一個人，我不會怕！何況現在是日間了，你走吧！工作要緊。」

他爲她輕輕抹去眼角的淚痕，俯吻着她的額角：「我非常明白你內心的感受，我會努力設法改善一下我們的環境；例如，找個人回來陪伴你，或者搬到警官宿舍去。」

「算了！」蘇莎輕輕推開他，「那是以後的事，你走吧！我會照顧我自己的。時間不早了，你上司一定等得焦急！」

他站直了身子，繼續穿他的衣服。

「若非爲了那份退休金和長糧，我眞想立刻找過另一份工作。」

「別爲了我而說這種話，你不是說過，這是你的興趣嗎？」

「興趣與現實往往是兩回事，我不該爲了個人興趣而令你活受罪。」

「事情總會過去的。」蘇莎在嘆息中坐了起來，溫柔地站直了身子，替胡德結領帶。

他們深情地一吻，然後胡德又焦急地看看他的腕表；她明白他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否則又怎麼會有今日這地位？

她把他送到門邊，依依地含笑揮別。

他叫她小心關上大門，必要時打電話給他。她微笑着點點頭，表示她會照顧自己，也等於叫他放心！

一觸卽發的炸彈

胡德警司走到了車房門口，突然怔住了。他是個敏感的人，何況在他的生命中，這日子裏應該屬於「非常時期」，他更加小心翼翼！

車房在住宅大厦的樓下，捲筒式的閘門是附有門鎖的。

雖然只是極輕微的撬毁，若非細心觀察，也未必看得出破綻。

胡德是警方的高級偵探，這種事情落入他的眼中，又怎逃得過？

他先向四下裏張望了一遍，然後才掏

出鎖匙來，若無其事地，將鐵閘打開。

胡德萬二分小心地，把汽車檢查了一遍。

果然在車頭的機件之內，給人動了手脚；一枚炸彈巧妙地安置在馬達旁邊，只要汽車一經開動，炸彈就會引爆。

胡德在心裏想：好一個心狠手辣的傢伙。

要不是他够機警，要不是那門鎖露了少許的破綻，他未必會引起疑心。

若照平時一樣去開車，後果如何？他眞的不敢去想。

他小心翼翼地，將引綫拆除。

那是一枚足以令他粉身碎骨的炸彈，但他却沒有立刻就把它扔掉。

他把它由馬達邊拆下，小心地觀察了一遍。然後將它放到後面的座椅去。

車子其他部份並未受到任何損壞，所以胡德仍可以若無其事地，將車子開出了車房去。

在車房門前，他故意停了下來，透過擋風玻璃，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在他的想像中，放炸彈的人也許就在附近離遠觀望着他，等待着「悲慘場面」的出現。

但是，在視綫範圍之內，却見不到任何可疑人物出現。

胡德下了車，將車房門重新鎖上，然後開車離去。

沿途他已經十分留意到後面可能有人悄悄開車跟踪他。

可惜，他看不到有任何可疑的車輛。

× × ×

蘇莎用背部靠住大門門板，內心有說不出的感受，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事，竟換來這種「報應」！

這短短的十多小時以來，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比起肉體更加痛苦。

「鈴鈴鈴……」

電話又在响個不停。

電話的鈴聲，彷彿奪魂鐘，將她的腦袋敲得隱隱作痛。

她不想聽。

因爲她想像到那又是神秘客的電話；對方一定知道她丈夫剛離家外出，所以又一次用電話折磨她。

電話的鈴聲仍然响個不停。

她終於忍無可忍，衝到電話機旁邊，因爲電話實在响得太久了，未必就是她害怕的人撥進來的吧？

可能是畢基，更可能是她的朋友們。

所以她決定先聽了再說。

但是，她的手剛伸了過去，鈴聲却中止了。

可能是人家以爲這裏沒有人在家，也可能不耐煩再等。

她疲累地躺了下去。

閉上眼睛，又是滿腦子的「？」號，令她感到煩惱不已。

「鈴鈴鈴……」電話又响起來了。

電話的鈴聲本來不太响，然而此時此地比起巨鐘的聲音更响亮。

她忙於接聽，因爲她想像到這是畢基撥回來的電話。

她希望畢基快些回來。她害怕再這樣孤獨下去。

「喂！誰？」

「是我！」又是那神秘客——昨夜把她困擾的人。

她眞想把聽筒摔下。

但後來回心一想，即使把聽筒放下，對方還是可以再次撥來的，何必多此一舉呢？

因此，她惟有硬住頭皮問：「你究竟是什麼人？請你痛痛快快的說個明白，好嗎？」

「本來可以說個明白了，但現在又不能。」對方居然在嘆氣。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只想你轉告胡德，我仍會設法令他坐立不安。」

「你是他的仇家？」

「不！」

「那麼，你是什麼人？」

「男人。」

「不！我以爲你不是個眞正的男人，眞正的男子漢決非如此鬼鬼祟祟的。」蘇莎生氣地說，「即使我是個女人，我也不會這樣去向仇人報復！我會光明正大的找他談談。」

「談談？」那人在電話中冷冷一笑，「我也許會的，我總會有一天找他，但並非只是談談，可能是決鬥！」

「決鬥？」

「是的，就像西方古代的解決方法，約他到一處地方決鬥！」

「嗯——」蘇莎彷彿聽出了一些弦外之音，「你剛出獄，抑或因爲胡德而被警方通緝？」

「什麼？」那人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來，「你以爲我是什麼人？罪犯，抑或通緝犯？哈哈，告訴你，我從未犯過罪！」

「其實，你現在這樣子已經就是犯罪了，最低限度也已犯了恐嚇罪——刑事恐嚇！」

「好一位警司夫人，連口吻也學足了你那位寶貝丈夫。」

「你到底貴姓？求求你，可否留下你的姓名？」蘇莎說。

「哈哈哈……」那人大笑了一陣，「眞想不到，你居然也會開口求我！」

「嗯——你——你是……」

「蘇莎，你很快就可以知道我是誰了的。」

蘇莎正想追問下去，另一種鈴聲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那是門鈴聲。

與此同時，對方也將電話掛斷了。

蘇莎惟有去應門。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一志向怒龍上人報訊，說及風苑莊現在住在鴻雲客棧，衞七龍一聽到這一消息，與奮莫名，立即偕怒龍上人前去探訪，到了客棧，果見風苑莊住在那裏，與衞七龍相見之下，兩人久別重逢，難免繾綣，怒龍見此情形，乃借故外出，豈知一出房門，即遙見秦嶺十三槍蜂湧而來，憑怒龍的經驗，判斷十三槍必是爲風苑莊而來的。於是急通知衞、風馬上離開暫避，不久，十三槍破門而入，只見怒龍上人而不見風苑莊，雙方便打起來，十三槍被怒龍殺剩五人，老大急呼嘯逃遁，怒龍尾追，追至一巷內，不料竟被蘇瘦山，風鞏星連手暗算……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一）

兄妹反目成仇

怒龍上人威名赫赫，武功絕頂，是中原武林一代宗師。然而，他今天卻應驗了「陰溝裏翻船」這一句說話。

怒龍上人目中怒芒暴射，背倚高牆，盯着風鞏星，也盯着蘇瘦山。

他也看見了衞七龍和風苑莊充滿驚怒之意的臉孔。

怒龍上人慘笑。

「七龍，風小姐，你們都看見了。」

衞七龍和風苑莊當然都看見了。

但他們實在很難相信這是事實。

尤其是風苑莊，她那一雙美麗的眼睛，已變得像是兩塊不會轉動，毫無生命的石頭。

她直勾勾地瞪着風鞏星，很久很久之後才嚷叫出來：「你爲甚麼要殺他？」

風鞏星嘆了口氣，緩緩道：「他是中原七條龍之一，怎能不殺？」

風苑莊呆住。

她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兄長竟然會說出來這種可怕的說話。

她忽然大叫：「難道你已忘記，婆婆也是七條龍之一？」

風鞏星黯然道：「我當然不會殺婆婆．絕對不會！」

怒龍上人慘然一笑，對風苑莊說：「她是你的哥哥？」

風苑莊渾身冰冷、顫抖。

她只能點頭，全身上下卻似已毫無知覺。

怒龍上人大笑。

淒厲地大笑。

「風首鵬，想不到你竟然生了一個這樣的……」

下面兩個字，他還沒有說完，人已倚牆氣絕。

衞七龍臉如土色。

「蘇瘦山，你這一劍好卑鄙！」

蘇瘦山淡淡一笑：「無論如何，有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中原七條龍之一的怒龍上人，已死在蘇某的劍下。」

衞七龍怒道：「背後傷人，難道你以爲很光采？」

蘇瘦山搖頭嘆息：「你年紀還輕，不懂事，劍法是用來殺人的，只要奏效，無論從甚麼地方刺出去，都是一樣！」

風苑莊突然揮刀，向蘇瘦山攻去。

但風鞏星卻上前，以銀扇阻格。

「滾開！」風苑莊怒喝。

「我是誰？妳竟敢說這種話？」風鞏星喝道。

風苑莊昂起了頭大聲道：「我不認識你，也不知道你是那一類的衣冠禽獸！」

風鞏星舉起左掌，欲摑下去。

風苑莊大聲道：「你打，你打！你不敢打我，就連禽獸也不如。」

風鞏星這一掌摑不下去！

蘇瘦山淡淡的對他說：「既然令妹在此，咱們走罷。」

衞七龍喝道：「走不得！」

風鞏星冷冷一笑：「雖然本堂主曾敗在你手上，但今日之形勢，已不再對你有利。」

蘇瘦山冷笑道：「風堂主，他既有放手一搏之意，又何不讓他得償所願？」

風鞏星瞧了風苑莊一眼，嘆道：「現在還不是時候，她畢竟是我的妹子，在她的面前殺了衞七龍，實在不太好！」

蘇瘦山點頭一笑：「你倒顧念兄妹之情！」

「廢話！」衞七龍突然挺劍，向蘇瘦山刺去。

風鞏星又以銀扇代替蘇瘦山接下這一劍。

蘇瘦山身形一晃，一笑間，人已在十丈開外。

衞七龍一雙手在冒着冷汗。

風鞏星淡淡一笑對他說：「衞少俠，你也不好意思在苑莊的面前殺了我罷？」

衞七龍面色蒼白，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

轉眼間，蘇瘦山已不知所終。

風鞏星忽然嘆了口氣，聳肩道：「這一件無可奈何的事，在妹子的面前，我們不想殺你，你也同樣不敢對我怎樣，但將來，我們一定還會有碰頭的日子？」

風苑莊忽然大聲嘶叫：「你走，你不是我的甚麼人，我以後再不要看見你。」

風鞏星悠悠一笑，終於走了。

×　　×　　×

今夕天上羣星燦爛，每一顆都是那麼明亮。

但風苑莊卻甚麼都看不見。

她只能看見眼睛裏的淚水。

她已很久很久沒有哭了，但這一天晚上，她哭得好傷心好傷心。

她哭倒在衞七龍的懷裏。

（二）

衞七龍沒有哭。他只是看着怒龍上人僵硬的屍體，臉上甚麼表情都沒有，就像是一尊沒有生命的石像。

他希望風苑莊也堅强一些，不要哭，挺起胸膛，昂起頭，爲這多災多難的江湖做點有義意的事。

但他也知道，哭的人未必不堅强，滴淚不流的人也未必就是眞正的好漢。

他深信風苑莊也是一個很堅强的女孩

子，她現在很傷心，但當悲傷過後，她一定會振奮起來，幹她應該要幹的事。

× × ×

天上星光依然，她的哭聲忽然停止。

她拭乾了淚，抬起頭，問他：「七郎，你說我是不是很傻？」

衞七龍搖頭。

「妳不傻，最少比我聰明得多。」

她痴痴的看着他，忽然說：「我希望你能答應我一件事。」

衞七龍瞧着她的臉龐，他的眼神也彷佛有點痴了：「妳說，無論甚麼事，我都答應妳。」

風苑莊的聲音忽然變得溫柔而傷感：「我的哥哥變了，他變得很可怕，他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衞七龍嘆了口氣，緩緩道：「他的確錯了，你父親若知道他變成這樣子，一定很疼心。」

風苑莊說：「他若不是我的哥哥，現在我們必然和他們在苦戰中。」

衞七龍又嘆道：「但他偏偏是妳的兄長。」

風苑莊黯然地說道：「所以，我現在要你答應，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你不要殺他。」

衞七龍默然。

風苑莊幽幽的嘆了口氣，接着說下去：「也許他是死不足惜，但我不要他死在你的手裏，七郎，你明白嗎？」

衞七龍明白。他答應了她。

無論她提出的是甚麼要求，他都絕對不會拒絕。

（三）

翌日清晨，包下了整座錦天園的蘇瘦山，帶着所有的隨從侍婢，離開了開封府。他們來得突然，去的時候，也是同樣突然。

他好像巳對神馬會沒有多大的興趣。

官道上，三輛馬車徐徐望北而行，蘇瘦山就坐在前後的一輛馬車裏。

車行十里，忽遇强風。

强風甫起，車後忽聞急驟馬蹄聲响。

蘇瘦山掀開車廂布簾，看見後面總共有十餘匹快馬，狂奔追至。

「咱們停下來！」蘇瘦山下令。

三輛馬車立刻停下。

追上來的人，居然是辰州言家中人。

除此之外，還有一老婦，一黑衣青年，還有一個漂亮而面帶怒容的美人兒。

蘇瘦山目中寒光暴射。

他冷冷一笑，在車廂中說道：「黑龍姥姥，妳年事巳高，策馬窮追而來，不嫌太吃力一點麼？」

死後露原形

（一）

黑龍姥姥是南三龍之一，也是黑龍谷的前任谷主。現在的黑龍谷主，巳不是黑龍姥姥，而是由衞七龍承繼。

這幾年來，黑龍姥姥甘碧齡一直都說自己巳經老了，不中用了。

但儘管她口裏這樣說，她仍然和以前一樣，事無大小，俱要親力親爲。

何況衞七龍名義上雖然巳是黑龍谷主，但他自藝成以後，一直都很少耽在黑龍谷中，是以甘碧齡雖無谷主之名，但仍然是黑龍谷的主宰。

從外貌看來，甘碧齡巳是風燭殘年，老弱不堪的佝僂老嫗。

但現在誰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在馬鞍上的黑龍姥姥，非但精神奕奕，而且騎術之精湛，更是令人爲之佩服。

她現在巳是年逾八旬的老婦人，閣下曾否見過如此一大把年紀的女性，還能在健馬上恣意縱橫，逆風騁馳於官道之上？

甘碧齡把手中黑龍拐杖一揚，冷喝道：「姓蘇的，你滾出來！」

蘇瘦山冷冷一笑，緩緩地從車廂中走出。

甘碧齡目光收縮，黑龍拐杖一頓地，人巳從馬鞍上飄然落下。

「你就是蘇瘦山？」

蘇瘦山點頭：「在下正是蘇某。」

甘碧齡冷笑：「老身想知道的，是你的眞名實姓，和眞正身份。」

蘇瘦山目光一閃：「姥姥認爲蘇某的姓名和身份都是假的？」

甘碧齡盯着他。過了很久，她才用一種比刀鋒還鋒利、比箭簇還尖銳的聲音說道：「非獨如此，連你臉龐都是假的！」

蘇瘦山似是一怔，旋即大笑起來：「佩服！佩服！畢竟薑是越老越辣，果然好眼力！」

甘碧齡冷冷道：「老身雖然老眼昏花，但這種易容之術，還瞞老身不過！」

蘇瘦山淡淡一笑：「在下的確不是甚麼蘇瘦山，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在下的身份，實在不能據實以告。」

甘碧齡拐杖一頓，喝道：「你以爲老身不知道你是誰？」

蘇瘦山冷然道：「你以爲我是誰？」

甘碧齡冷冷一笑，目注着他腰間的劍：「雖然你捨却蒼雲劍不用，改用這口五行劍，但老身仍然憑你的聲音，知道你就是華山派掌門成不敗！」

蘇瘦山冷笑。

「妳以爲我就是蒼雲一劍成不敗？」

甘碧齡逆風而立，叱道：「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老身絕不在乎，只是怒龍上人之仇，今天非要清算清算不可！」

蘇瘦山目光一轉，盯在那黑衣青年的臉龐上。

這人正是黑龍谷谷主，也就是黑衣衞七龍。

衞七龍也瞧着他，目光比高峯上的冰雪還冷。

甘碧齡突然一聲長嘯，黑龍杖隨着她的身形斜斜飛起。

蘇瘦山也同時暴喝：「斬！」

杖急落，劍亦如同閃電一般破空飛斬甘碧齡。

「得！得！得！」

劍杖互擊，一股無形的眞氣巳把他們籠罩着。

蘇瘦山連發七劍，每一劍都是那麼的刁鑽，那麼的狠辣，完全沒有讓人喘息的餘地。

但黑龍姥姥根本不必喘息。

她一口氣的連接七劍，隨即反攻十二杖。

只見杖影如山，又似是無窮無盡，怒

捲而來的飛瀑。

蘇瘦山頓時向後連退七八尺。

在這刹那間，黑龍杖的攻勢可說是極其凌厲的。

蘇瘦山胸膛起伏，再度運氣，揮劍衝前。

他以右手握劍，左掌却同時拍出。

劍氣森冷，掌風更是寒氣逼人。

甘碧齡杖挑五行劍，「嗤」的一，劍從蘇瘦山手中飛脫。

但甘碧齡的黑龍杖，也在同時被逼丟在地上。

對於蘇瘦山那陰寒巳極的掌力，她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姑勿論蘇瘦山是否蒼寒一劍成不敗，但以他的武功而論，巳足够令人爲之刮目相看。

最少，能逼使黑龍姥姥棄杖，這巳是絕不尋常的事。

（二）

兩掌相交，黑龍姥姥與蘇瘦山的面色都是異常沉重。

這是以內力相拚的險局。

沒有人能調解，只能屏息以待，等待這一戰的最後結果。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黑龍姥姥的一張臉巳變成了灰白色。

蘇瘦山却是滿頭大汗，汗水有如黃豆般不停的從額上淌了下來。

漸漸地，他的汗竟然變成了淡紅的顏色。

只是他的臉色，還沒有多大的變化。

這也難怪，因爲他的臉龐，本來就是經過藥物易容，他現在這副臉孔，完全是僞做出來的。

他的隨從、手下，全都臉色沉重。

蘇雲、蘇雨突然同時亮劍，一左一右，向黑龍姥姥的咽喉上刺去。

但衞七龍和風苑莊也巳同時出手。

那漂亮的美人兒，就是風苑莊。

風苑莊刀快如電，居然一出手，就巳刺穿了蘇雲的胸膛。

蘇雨面無血色。

他知道不妙，急退。

但衞七龍巳追擊上前，劍刺蘇雨的咽喉。

蘇雨突然半跪地上，反手擲劍，向衞七龍的小腹怒射。

雖然他還未與衞七龍正式交手，但這似巳是他的孤注一擲。

這一劍的威力，實在驚人。

但衞七龍一偏身，巳閃了開去。

他仍然沒有改變方向，依舊挺劍追擊蘇雨！

蘇雨又驚又怒，猛然一聲暴喝：「你休欺人太甚！」

就在他說着這句話的時候，五道刺目的寒光，巳幾乎同時飛到衞七龍的胸膛。

他身上仍然有劍。

但不是長劍，而是五把鋒利無比的短劍。

這才是蘇雨最後的孤注一擲。

然而，他這五把鋒利的短劍，依然傷不了衞七龍。

叮！叮！叮！叮！叮！

連串金鐵交擊聲响，蘇雨的劍巳全部被擊落，衞七龍的劍仍然糾纏着他。

蘇雨這次眞的面無人色了。

但就在這時候，黑龍姥姥甘碧齡忽然倒在地上！

（三）

蘇雨沒有死。

因爲衞七龍担心黑龍姥姥會死在蘇瘦山的掌下，所以立刻停止了攻擊。

他必須先去保護自己的二師父。

黑龍姥姥臥在地上，氣若游絲，但臉上却居然還露出愉快的笑容。

風苑莊担心得要命。

甘碧齡却忽然斷斷續續的對她說：「妳……妳不必担……心……婆婆……死不了的……」

蘇瘦山仍然卓立在原地，甚至連全身上下的姿勢都沒有半點改變。

他的雙脚巳陷進看來很堅固的泥土裏，但眼神却是混濁無光。

風苑莊吸了口氣，問黑龍姥姥：「婆婆，他怎麼了？」

甘碧齡勉强坐起，盤膝運氣，半晌才緩緩說道：「他的五臟腑肺，巳被婆婆震碎。」

風苑莊看了好一會，忽然道：「他好像巳沒有了氣息。」

甘碧齡咳嗽兩聲，緩緩笑道：「他巳是個死人，在婆婆還未倒下之前，他早巳嘶氣！」

風苑莊興奮得跳了起來，拍掌笑道：「終於還是婆婆贏了。」

甘碧齡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成不敗雖然敗在婆婆的手下，但婆婆却也巳元氣大損，說不定這一身武功……」

風苑莊嚇了一跳。

「婆婆，不會這樣的！妳是南三龍之一，武功這樣高……」

甘碧齡苦笑一聲，道：「怒龍上人的武學修爲，也不在婆婆之下，但他現在又怎樣了？」

提起了怒龍上人，衞七龍、風苑莊俱是面露黯然之色。

又是一陣大風吹過，蘇瘦山的身子忽然向前仆下。

他確巳嘶氣，全身肌肉僵硬如石。

甘碧齡吸了口氣，對衞七龍說：「你去把他面上的易容藥物弄下來，讓爲師看看他是否成不敗。」

衞七龍一怔。

甘碧齡從懷中掏出個很細小的藥瓶，交給衞七龍，道：「只要把瓶裏的水洒在他臉上，然後用布一抹，自然可以看見他的本來面目。」

衞七龍依言而爲。

蘇瘦山的隨從和手下，沒有一人敢上前干涉。

他們非但不敢上前，而且還漸漸退開很遠。

這是樹倒猢猻散，蘇瘦山死了，蘇雲也死在風苑莊的刀下，蘇雨雖然還僥倖活着，却巳是驚弓之鳥，豈敢再向衞七龍動手？

蘇瘦山果然是經過易容的。

當他恢復本來面貌之後，黑龍姥姥終於輕輕的吁了口氣。

「爲師沒有看走眼，耳朵也不聾，他

果然就是華山派的蒼雲一劍成不敗！」

（四）

成不敗是華山派掌門，在武林中的地位可說是尊崇巳極。

誰也想不到，以成不敗這等一代宗師，居然會成爲天絕敎的一份子。

風羣星是呼風堂堂主，成不敗在天絕敎中又是甚麼地位？

即使是衞七龍等人，也僅知道成不敗是和風羣星都是天絕敎中人。

甘碧齡力拚成不敗，雖然是贏了這一仗，但却也遭受到極嚴重的創傷。

最少，在短暫時間之內，她巳是個武功盡失之人。

甚至在將來，她能否恢復本身武功，也是大有疑問的事。

對於一個練武的人，這本是很可怕的事。

但黑龍姥姥甘碧齡却不覺得如此。

她認爲，縱然自己從此之後武功盡失，但她的武功巳有了傳人，而且也爲江湖除一大害。

以成不敗的武功、機智，此人不除，將來武林中還不知有多少人會受其所害。

倒是衞七龍和風苑莊，爲了黑龍姥姥的傷勢，兩人都是心中忐忑不安。

甘碧齡對他們說：「別害怕，只不過從現在開始，你們肩上的担子，就更沉重了。」

絕大多數人的肩上，都一定有一副担子。

担子太沉重，心情當然不輕鬆。

有些人會逃避挑担子，因爲他們缺乏了面對現實的勇氣。

但衞七龍和風苑莊都不是這種人。

就算再沉重的担子，他們也願意挑起，不達到目的，決不放下！

魚猴雙帝獲救

（一）

怒龍上人的死訊，很快就在武林中傳了開去。

當游龍眞人聽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仿如晴天霹靂。

這時候，他和金松鼠正在去找尋萬毒妖姬的下落。想不到萬毒妖姬還沒有找到，怒龍上人却巳死了。

游龍眞人一直都不敢相信這個消息。

然而，可悲的是，無論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怒龍上人的確巳經死了。

一連三天，游龍眞人的心情都是極其惡劣。

他決心要找到萬毒妖姬，把天絕敎的人殺個片甲不留，爲怒龍上人的死吐一口氣。

在路上，他們忽然遇見了蓮萍雙劍。

蓮萍雙劍是華山派的年靑劍客，傅秋蓮和傅秋萍的劍法都很不錯。

但可惜，他們這一次却遇上了游龍眞人。

游龍眞人巳知道殺死怒龍上人的是「蘇瘦山」，而這個「蘇瘦山」其實就是華山派掌門成不敗。

蓮萍雙劍很不巧，在路上遇上了脾氣本巳很暴躁，心情又極惡劣的游龍眞人。

這還罷了，他們還恃仗人多勢衆，不知好歹的要對付金松鼠。

金松鼠是猴帝司空急的弟子，而蓮萍雙劍却曾被魚猴雙帝所欺侮，這一次堪稱不是寃家不聚頭。

但他們怎樣也想不到金松鼠身旁的老道士，原來竟是北三龍之一的游龍眞人。

當游龍眞人知道這兩個盛氣淩人的年靑劍客就是華山派的蓮萍雙劍後，心中可說是無名火起。

「且看貧道單掌就把你們收拾下來！」游龍眞人只說了這一句話。

蓮萍雙劍冷笑。

他們認爲，這老道士準是瘋了。

那知他們的劍剛出鞘，這老道士巳在他們的胸前各贈一掌。

這兩掌竟比他們拔劍的速度還快了不知若干倍。

蓮萍雙劍兩人互望一眼，臉上儘是驚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

游龍眞人却再也懶得看他們一眼，帶着金松鼠飄然離去。

自此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蓮萍雙劍傳家昆仲這一對人物。

他們沒有死，但却俱巳武功盡廢！

（二）

蓮萍雙劍敗在游龍眞人手下，這件事很快就傳到萬毒妖姬的耳中。

萬毒妖姬似乎忐忑不安。

她忽然對高大名說：「你能否殺掉這個老牛鼻子？」

高大名搖頭，不斷苦笑。

「我的武功雖然自信不錯，但又怎能殺得了玉眞敎主？」

萬毒妖姬冷冷一笑：「難道你連一些辦法都想不出來？」

高大名吸了口氣，道：「除非我們有高手相助，否則必難如願以償。」

萬毒妖姬目光一沉道：「有一件事你也許不知道，人滅法師巳到了大黑墓。」

「本敎祭壇，三大法師之一的人滅法師？」

「正是。」

「唉，妳爲何不早一點說？」

萬毒妖姬淡淡道：「你這條性命，是地刼法師救回來的，若不是他，恐怕單是神龍張，就會要了你的性命。」

高大名訕訕一笑，道：「若不是地刼法師在旁護着，我也未必敢去動神龍張的老婆。」

萬毒妖姬沉默了半晌，道：「人滅法師的武學修爲，並不比地刼法師差，只要他出手，游龍眞人又何足畏懼？」

高大名面露悅色，道：「人滅法師願意助咱們一臂之力？」

萬毒妖姬瞪了他一眼：「這是甚麼話了，人滅法師也是本敎中人，我們的事，也就是本敎的事，他豈會袖手旁觀。」

高大名忽有所悟，道：「妳的意思，是想把游龍眞人和那姓金的小子引到大黑墓？」

萬毒妖姬緩緩道：「不錯，只要他們到了大黑墓，這就是他們葬身之所！」

高大名點點頭，毅然道：「好，就這麼辦？」

× × ×

萬毒妖姬主意巳決。

魚猴雙帝，也正是被囚在大黑墓中。

她決定先回大黑墓，等待高大名把游龍眞人引到大黑墓。

她與高大名分道揚鑣，高大名先去打聽游龍眞人和金松鼠的下落。

但他們却想不到，游龍眞人和金松鼠竟比他倆更早一步，殺進大黑墓中。

（三）

游龍眞人畢竟是玉眞敎主。

玉眞敎門下弟子數千，而且與丐帮一直有所交往，憑這兩大派系的努力追查，能找到大黑墓這個地方，實在並不能算是太大的意外。

唯一令人想不到的，是游龍眞人和金松鼠的速度。

他們竟然這麼快就找到這裏，而且一上來就採取龐大的攻勢，硬闖了進去。

如果單憑他們兩人之力，當然稱不上是甚麼「龐大攻勢」。

和他們一起闖進大黑墓的，還有丐帮八袋長老陶長空，和玉眞敎逾百弟子。

陶長空也不是單人匹馬，他也帶了三十幾個老老少少的叫化，威風凜凜的殺進去。

這一戰激烈無比，也令到大黑墓中人意外無比。

即使是人滅法師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才到了這裏兩天，敵人就會大舉進襲。

更要命的，是萬毒妖姬剛好外出，去接應高大名，大黑墓中的力量，又打了個折扣。

而且來襲者並非等閑之輩，而是由玉眞敎主游龍眞人率領的逾百高手，這一陣衝擊，可說是令到大黑墓爲之手足無措。

人滅法師力拚玉眞敎弟子，雖然他是天絕敎中頂尖高手，但游龍眞人一上來，他就漸覺吃力。

陶長空與游龍眞人相識數十年，兩人都巳一大把年紀，但在這場激戰中，他們比誰都更爲勇猛。

金松鼠爲救師尊脫離險境，也是拚足了命，雖然身上早巳負傷纍纍，但却全不計較。

他輕功高明，很快就竄進一座黝黑的石牢中。

石牢內共分兩層，每層俱有十間囚室，而且每一間都有人被囚禁着。

金松鼠終於找到了魚猴雙帝。

只是，找魚猴雙帝容易，要找打開牢柵鑰匙，却不容易。

幸好這時候，游龍眞人來了。

他不但巳殺了人滅法師，而且還從人滅法師的身上，找到了一大串又粗又笨重的鑰匙。

魚猴雙帝終於獲救，金松鼠又把其餘被囚的人，也一併救出。

金松鼠興奮極了。

他對游龍眞人笑着說：「這一次陶長老出力不少，咱們去多謝他。」

游龍眞人搖搖頭，道：「不必了。」

金松鼠一怔：「莫非這就是『大恩不言謝』？」

「不是這個意思」游龍眞人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沉聲道：「你就算在他的耳朶邊大聲說一千次多謝，他也不能聽見的。」

金松鼠呆住。

他立刻衝出去，找陶長空。

「陶長老！陶長老，陶長……」

他只是呼叫到這裏，就忽然停下。

因爲他巳找到了陶長空，但找到的却有陶長空的屍體。

他的額上，現出了五個既深且闊的血洞。

人滅法師也躺在他的身旁。

人滅法師右手五指染滿血漬，咽喉上也同樣的血漬斑斑。

他殺了陶長空，但到頭來却還是避不開游龍眞人致命的一劍。

（四）

大黑墓這一塲變故，可說是來得極其突然。

游龍眞人幹的極狠，大黑墓裏所有天絕敎的人，竟然全無一人能夠活着。

萬毒妖姬雖然一直都掌管着大黑墓，但對這一次的變故，竟然懵然不知。

當她帶着十二個武士回到這裏的時候，忽然發覺自己巳陷入重重包圍之中。

在自己的地方上，居然會給別人重重圍困，萬毒妖姬自然是既驚且怒。

但她臉上毫無異狀，好像根本沒有看見圍困着自己的人。

「妖婆！」大黑墓中突然响起了一把憤怒的聲音，「妳幹了不少好事。」

萬毒妖姬臉罩寒霜，一言不發。

一個老道人，帶着金松鼠、魚猴雙帝，在古墓前出現。

「喲！原來是玉眞敎教主，想不到你會從墓穴裏鑽出來。」萬毒妖姬忽然嫣然一笑，臉龐上寒意盡消。

游龍眞人冷冷一笑：「貧道不錯是由墓穴裏鑽出來，只怕妳馬上就要躺進墓穴裏。」

萬毒妖姬扭動腰肢，吃吃一笑，「教主兇巴巴的，不怕嚇煞奴家麼？」

「少跟貧道來這一套，妖婦！」游龍眞人怒喝。

「喲！教主你又會錯意了，」萬毒妖姬目光一閃，笑道：「奴家就算要賣弄風情，也不會賣到出家人的身上去，只不過有一件事，奴家非要提醒眞人不可。」

游龍眞人冷喝一聲：「有甚麼話儘快說，妳巳時日無多。」

萬毒妖姬瞧了他一眼，淡淡道：「看眞人的樣子，似乎非要殺了奴家不可。」

「害人妖精，人人得而誅之。」

萬毒妖姬又是一笑：「奴家倒要看看，玉眞敎的道士，到底兇到怎樣？」

在她身旁的十二個武士　早巳紛紛亮出武器，把萬毒妖姬護在核心。

雖然他們只有十二人，但每張臉孔都是那麼冷漠，每一件武器都散發着陣陣逼人的殺氣。

看他們的神態，根本就不像是給敵人重重圍困着。

游龍眞人驀地疾喝：「玉虛，玉玄，設陣。」

兩個中年道士，分別從南北方向持劍飛躍而來，每人的身後，都有十七個道士相隨着。

接着，三十六把劍突然同時出鞘。

——未完——



闖蕩江湖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

溫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陳見鬼、秦風八與費狄、費青展開廝殺，雙方打得難分難解之際，費丹楓突如其來，到了鬥場，即加入戰團，立將陳見鬼、秦風八打得落花流水，蕭秋水眼見費氏兄弟兇焰囂張，不禁義憤塡胸，掠入鬥場，三手兩脚便將費丹楓打死，其餘費氏族人，個個抱頭鼠竄。於是，蕭秋水便與阿水，瘋女、陳見鬼、秦風八等人同上華山。一日，他們來到「天井」洞口，遙見費紋妃、封十五夫婦率領費氏族人在不遠處的隘口道上，一見蕭秋水等人迎面而來，費紋妃便立即指揮衆族人佈陣埋伏，準備廝殺，蕭秋水等人若無其事般繼續前進……

翻山救親朋　雲深不知處

第三次決鬥

蕭秋水踏上了最後一步石階。

× × ×

下一步石階，該通向那裏呢？

就在這時，蕭秋水突然感覺到一件怪事。

風自「天井」的縫隙裏吹來，本來漸強勁，使他的眼有些睜不開來。

他幾乎是閉着眼睛，想着唐方，冥想着走上來的。

但是風勢忽然弱了。

迎面的陡然終止，但側邊與下擺的風勢依然。

蕭秋水心念一動：洞穴那邊，有事物在擋路。

但在窄狹的磴道上，不可能植有樹木，如果有人，也該有聲音——

就在這瞬間，他邊思想着，頭手已穿過「天井」。

也在這瞬間，費紋妃尖喝一聲：「咿呀——」

以泰山電殛之勢，直斫而下！

這下間不容髮，蕭秋水退無可退，閃電般出劍。

他拔劍的動作與出劍的動作幾乎是同時完成。

出劍的動作與收劍的動作也是在同一刹那間。

費紋妃掣刀的手停在半空——僅差蕭秋水前額不到半尺，蕭秋水的劍已閃電般刺入費紋妃的胸脯，又拔了出來。

在費紋妃背後的費狄和費青，只見嬸母高舉起劈掛刀，斫到一半，忽見她背後「突」地露出一截劍尖，又「嗖」地縮了回去——

然後嬸母的劈掛刀就止住在半空。

費狄十分機警：他知道嬸母完了。

他立刻與費青招呼，兩人推動巨石，直滾落了下去。

× × ×

就在費狄與費青一怔之間，蕭秋水已完全穿出了隘道，看清了了當前的情勢。

費紋妃卻完全看不清。

她不相信她已中了劍。

但是事實上她不但中了劍，而且對方已經把劍抽了回去。

她的機能力量被這一劍粉碎，但精神力量未死，她還為那驚天動地的一劍而詫異着。

就在這時，一股大力，自背後撞上了他。

當她省及，這股莫可形容的大力就是兩個子侄推動之巨岩時，她已經被輾在石沿，直向磴道撞落！

蕭秋水乍見那婦人還凶神惡煞般向他撲來，嚇了一跳，馬上發覺她背後有塊大石。

蕭秋水來得及跳避，因他已穿出「天井」，但他知道他背後的人，在狹窄的磴道，這大石滾落，無論是誰，都死定了。

所以他沒有避，反而迎上去，雙掌拍出！

就在石塊僅開始滾動，但未帶起長距離的颷力之際，他已以深厚的內力，雙掌極力鎮住了巨石。

他頂住巨石的瞬間，頭上白烟直冒，陳見鬼、秦風八這時候已雙雙穿過了「天井」。

巨石頓住，費狄、費青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此神力。

可是封十五已確定了一件事，他妻子死了，他鐵青着臉，比什麼都還快的抄起了地上的掃刀！

這時瘋女與阿水又掠出了「天井」，可是因為太急，阿水因一個不留神，在石磴上摔了一交。

蕭秋水大吼：「快跑！」

巨石轟然地滾下，蕭秋水似游魚般，在電光火石刹那，已自岩石沿側穿了出來了。

費狄、費青兩人，立時迎上了他。

驚魂未定，內力耗盡，——正是除掉對方的好時機！

所以，費家兄弟要把握這個絕好的時機。

同時間，封十五已橫執掃刀，衝了過去。

秦風八、陳見鬼二人要攔，全被這鐵青臉孔的人凌厲碎人心魄的氣勢逼開。

瘋女也不敢擋，封十五衝入四人之間，瘋女尖叫：「阿水小心——」

但是已遲，阿水剛剛起身，封十五一刀橫斬，阿水哀號倒地。

封十五迴刀，擺起架勢，正要再斬，忽然背部碰到一人的背後。

兩人同時回身：眼睛裏交擊着奪人的精光！

背後的人是蕭秋水。

× × ×

費狄、費青已倒下，蕭秋水同樣用「東一劍、西一劍」的快招迅雷不及掩耳的殺了他倆。

可是他背後觸及一人，回頭，只見一鐵青臉色之漢子，橫提着掃刀，瘋女撕心裂胆的呼號，而紫金阿水却倒在血泊中。

他目中堅定地發出必殺的厲芒！

他知道他與這鐵青臉色的漢子之間，只有一人，能活下去。

× × ×

風勢很大。

羣樹在遠方譁然。

但封十五却無法利用風勢。

因為他平時太高傲：明知費家的人，很會利用天時、氣候、地勢……等等環境，但他總認為一個高手，必不屑學這些。

就算是利用風勢，使蕭秋水無法全張目瞳，而費紋妃利用「天井」地形，將之斬殺，——封十五都以為無此必要。

現在他認為必要了，因為他的攔腰掃刀，氣勢上完全無法化解蕭秋水的端然，而且山風直往他眼裏吹……

他稍微有些後悔的時候，蕭秋水就出了手。

× × ×

千尺幢上，是百尺峽。

百尺峽高高聳峙，遠較千尺幢為險，不攀石壁上的鐵索，根本無法登步。

磴道猶如直上青天。

這一行人哀傷的上去。

蕭秋水還是走在前面，他是揹着紫金阿水的屍首上去的。

× × ×

這廣東五虎中的女虎將之一紫金阿水，未嚥氣前流着眼淚，很是脆弱。

蕭秋水湊過去，跟她說了一句話：「我已經替妳報了仇了。」

阿水也流着淚說一句：「我這一交，摔得好重……是我自己沒有走好……」

她斷氣的時候，封十五被蕭秋水打落深崖的身體，大概也落到了崖下，作為了豺狠虎豹的午宴。

——華山，還是要去的。

——尤其因阿水之歿，更是矢志要上去。

——問題待解決的是，何處埋葬她的屍身。

× × ×

四人默默地前行，而景色漸漸進入華山菁華之所在，奇峯怪石，蒼松青籐，山色疊翠，重嶂千峯，可是四人却是哀傷的心。

羣山似在遠處，又似在近處，在這孤寂的山谷裏，却像哀傷的笛韻，流露出人間惻悱的哀息，不知蕭秋水此刻經過山裏的迎着陽光或者躲在松蔭裏的小花，招招曳曳，有沒有想起唐方？

在寂寞無聲，大氣薄涼裏，蕭秋水沒有回頭，却說了話。

「在我們後面，跟有五個人，不知什麼來路。」

三人俯視下去，從百尺峽望千尺幢的細路上，果然有踽踽而行，頭戴竹笠的五個人，穿鮮亮色澤的衣服，走停在適才「天井」一戰之所在。

「不知是誰？」陳見鬼喃喃自語。

在其他人俯瞰的時刻，曲江劉友却抬頭，只見蕭秋水冷靜深沉，精悍的體魄，衣袂隨風飛揚。

——這跟昔日在五龍亭救拯的較怯弱的他，有多大的不同呀。

瘋女心裏邊如此尋思。

× × ×

千尺幢，原來的磴道上，站着五個人

，他們各穿紅、藍、黃、綠、黑五種顏色的鮮衣。

「好厲害。」黃衣人判視現場，這樣說。

「蕭秋水方面，也死了一個同伴，只不過給他帶走罷了。」綠衣人指着地上有一灘鮮血而無屍首處道。

「連被他打落懸崖的封十五，一共四個人，全死於蕭秋水一人的劍下，蕭秋水這個人，誠如老大所說，不可輕視。」紅衣人凝重地道。

「封十五掉落山下至一半，攀住岩石，却見我們經過……我補他那一輪，他那驚駭欲絕的表情，哈哈！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有蕭秋水替我們打前鋒……」

黑衣人稍爲頂起竹笠，仰臉，陽光照在他滿臉縱橫刀疤的臉上，他截斷了藍衣人的話語：「蕭秋水也不簡單，如果我所料不錯，他在上面已發現了我們。」

× × ×

「車箱入谷無多路」——是杜工部的詩。

蕭秋水等人這時已到了車箱谷。

華山雄奇巖峻，共有五峯，分東峯、南峯、中峯、西峯、北峯。五峯筆立，高出雲表，遠遠望去，如指微張，這五峯亦宛若蓮瓣，故名華山。華山雖屬秦嶺山脈，但却孤聳於大平原上，千仞峭壁與坦坦平原眉目分明。

秦風八由是問：「華山有五峯，費家的人，把梁大俠等，擄去那一峯？」

蕭秋水當然不知道。

「唯有從最近的山峯開始找起。」

陳見鬼不禁瞠然問道：「如果都沒有呢？」

蕭秋水淡淡地道：「那就一寸一寸的，找遍華山。」蕭秋水又補充了一句：「如果失踪的是我們，梁大哥也會這樣來尋索的，而且……」

蕭秋水頷首引了引向山下，道：「山下跟蹤我們的人，已經知道我們發現他們了。」

× × ×

三人隨而望去，山下的路道上寂寂，果然是不見了五人的踪影。

——那五人躱到那裏去了？打退堂鼓？在松林裏？還是在峭壁上？他們究竟是誰？」

× × ×

「不管他們是誰，但都不是費家的人。」蕭秋水說。

「爲什麼？」這兩個在袞無意座下相當足智多謀，博學廣識的人，也不禁迷糊起來了、

「我把封十五打下山崖，他的叫聲到半途，好像攀着了什麼，沒有再叫……」蕭秋水回憶道：「然後一聲驚駭欲絕的慘嚎，是那五人殺死了他。」

秦、陳二人，這才省及，適才在磴道上，蕭秋水把封十五打下山澗，好一會仍默立，原來是隨風仔細的聆聽，從封十五落山的訊息來辨識來人的意圖。

「不過，要我們打前鋒的，也絕不是我們的朋友。」蕭秋水冷然道。

這時來到幾處，瓦舍幾楹，很像山水畫的意境，嶺上還有羣仙廟，建築清麗，眞令人感嘆其建築材料是怎麼樣運上山來的。

但是到了一處，只見迎面飛來一道白鍊，如萬丈銀河，落入深谷，竟似靜止一般，不聞其聲，這刻情景，如國畫裏萬壑千谷，壁上一道飛瀑，雲烟處茅舍幾間，小橋一抹，完全近似。

四人看得怔忡，蕭秋水忽向劉友問：

就葬此處了，劉女俠您看……」

曲江劉友憮然道：「好。」

蕭秋水橫抱紫金阿水，走入瀑下碧綠的深潭中，如此一步一步下去，寒沁也愈漸甚深，直至沒頂，蕭秋水一沉即起，阿水已然不見，蕭秋水喃喃地向周遭蒼蔥的綠茵滿壁道：「就葬在在這裏罷……」

這時風至，瀑布半途忽然如花雨散開，沒有直掛垂下來，而變成霧雨，灑落在水邊哀悼的三人，瘋女把手往臉上一抹，也不知是雨是水還是淚。

蕭秋水此時却想唐方有一種暗器，叫「雨霧」……他沐在瀑布下，心中的哀傷如同那置放的屍身，沉入潭底……而心頭的志向，却如紛飛白瀑，散飛如雨……

× × ×

蕭秋水在泉水中閉目，乍然張目，只見雲上又一排石壁，若巉若削，壁中有一裂縫，直如引繩，鑿石爲梯，高入天庭。

在這一片幾百丈刀削般的絕壁半腰上，用鐵索掛着一巨大的鐵犂，便是傳說中太上老君所用的開拓華山之犂。

這就是著名的天險「老君犂溝」。

在陽光下，這尖壁上有一道人影。

蕭秋水緩緩走出了水潭，他雖不知這人是誰，但却直覺地意識到，這才是他第三次決鬥……

× × ×

背着閃灼的陽光，那人的黑影碩大無朋……

那人手上也有一柄犂，却舉重若輕。

那人就在這「老君犂溝」的棧道上，充滿了必殺的信心。

背後的山影猶如幢幢魔影，而一尖當道，萬夫莫開……

可是他看見蕭秋水慢慢拾級而上，從眼中間望過去，蕭秋水渺小的人影，越來越大，就在距離他還有十一個磴階之遙，止住。

那人忽然望見了自己的鼻尖有細微的汗珠。

「你是蕭秋水？」

那人用他一慣傲慢的聲音問，就像問一個後輩小子。可是這對蕭秋水沒有効，他沒有答。

於是那人幾乎用憤恨的聲音報出自己底姓名：「我就是費逸空，」看到蕭秋水還是沒有什麼動靜，他喊道：「我的兒子呢？」

「他們暗算我，」這次蕭秋水答了，「已經給我殺了。」

× × ×

費逸空幾乎不敢相信他自己的耳朵。

費紋妮的三個怪物——費逸空常這樣叫，因對這脈「外嫁女」的岐視——回來報說蕭秋水居然在終南山殺了費丹楓，已夠令他不信，而今蕭秋水居然搶得過「天井」，殺得了……？

費逸空却無法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蕭秋水的確是穿過了白尺峽與千尺幢，上到「老君犂溝」來了，而且就在自己的眼前。

他怒極，可是他很快的抑止了自己的憤怒。

他當然已經看得出來，在這青年面前憤怒莫已，只有速死一途而已。

他畢竟是費漁樵手下第一人。

所以他反笑，拔出了一根竹筒，厲笑道：「你知道這是什麼？」

蕭秋水當然不知道。

費逸空也當然會說下去。

「這是信號。你殺了我兒子，我一燃引信，峯上的人便殺光你的朋友，哈哈哈哈……」

他大笑，却姿態不動，眼睛全無笑意，只要蕭秋水躁急稍動，上來搶爆筒，他就即可借此有利形勢，一舉擊殺蕭秋水。

可是蕭秋水沒有動，因爲他自水中上來，經陽光一晒，使他身上昇起蒸騰的白烟，令人看不清楚。

於是他決定燃起了竹筒。

× × ×

這地方羣峯如劍，天絕地險，是有名的地方，就叫做「猢猻愁」。火花一旦放上去，輕功再好的人也無法飛身去擷。

——除非蕭秋水不關心梁斗等人死活，否則一定得分心。心意一亂，即置死地，如果蕭秋水不關心，便不必來華山硬闖了。

——就算蕭秋水不爲所動，但先把梁斗等誅殺，以防萬一，而且無疑給蕭秋水心頭一個重大的打擊，也是好的。

費逸空作如此想。

蕭秋水勒然未動。

但火花忽歛，原來蕭秋水背後陡地張出二面小網，撒向半空，一左一右，收入竹筒，抽了回來。

原來蕭秋水背後有人。

也不知怎的，費逸空的心神，因被蕭秋水吸過去似的，而且磴道一直延蔓而來，高低間十分懸殊，在蕭秋水背後的人物，實難看見。

而在蕭秋水背後的，正是陳見鬼與秦風八。

這兩人在蕭秋水背後說：「不要怕他燃起信號。」「我們有辦法。」

——所以，蕭秋水才不急的，才不動的。

而這兩人打開其中一個痲袋，即放出小網，套住竹筒，收了回來，費逸空的訊息，費家的人是收不到的了。

這兩人是袞無意座下的高手——丐帮的有袋弟子，向來都有很多出人意表的法寶與絕技的。

× × ×

蕭秋水就在此時衝了上去。

風勢向下，極厲，故此陳、秦二人向蕭秋永低聲說的話，位居其上的費逸空絲毫聽不見。

但上衝之勢因此而稍慢。

這一慢正在費逸空因竹筒被擄臉色倏變間。

兩人所處地利在這瞬間恰好扯平。

蕭秋水衝上揮劍，費逸空一犂劈下。

「噹」地一聲，星火四濺，連太陽烏金亦爲之失色。

陽光本來照在蕭秋水的臉上，蕭秋水要瞇起眼睛，才隱約可以見敵。

但星火四濺的一刻，兩人皆目不能視物。

這下又恰好把天時之利扯平。

蕭秋水就在目不能視的這一瞬間，以原來認準地形的能力，閃身而上。

他間不容髮地在費逸空揮舞犂鋤的縫隙穿了過去。

費逸空再睜目時，只見下面石磴是三個陌生人。

——蕭秋水已不見！

糟糕！費逸空猛迴身，山嵐撲臉，陽光耀眼，費逸空用臂遮眼，就在這刹那間，他看到了蕭秋水就在自己上面。

也在同時間，蕭秋水猛蹲身，費逸空只覺金陽亂舞，而「嗤」地一聲，蕭秋水的劍自下脇刺入他胸裏！

他狂嘶，一鋤擊下！

這一下開山劈石，勢無可匹！

蕭秋水斜飛，落於山壁所謂半個足尖的「鷂子翻身」之處，貼壁穩住。（在此石壁懸有一鐵軛，鑿有石孔，傳爲老君掛犂，乃由太上老君騎青牛附會而成，謂觸此鐵犂者，可獲莫大幸運也，但歷經萬難始獲幸福之寓意却是甚好，只容半足之石孔，乃供人攀登之途徑。）

費逸空揮犂亂揮亂舞，追上數尺，却倏失蕭秋水踪影，亂揮數十下，眼前一片全黑，鐵犂飛腹，落入澗中。

費逸空搖搖欲墜，蕭秋水飄然而下，「刷」地抽回他體內的長劍，鮮血乍然狂噴，蕭秋水輕輕嘆道：「你去吧。」

費逸空想說話，却噴出了一口血箭，終於錯踏一步，呼——地墜落到萬丈深崖去。

這時陽光罩在秦風八等人的臉上，只見蕭秋水高大黑沉的身影，配合着遠處背景聳峙如魔峯的巒嶂，臉目甚不清楚，只傳來了一聲低沉的：「這是第三關。」

沒有臉目的人

華山北峯即爲雲台峯，東西皆絕壁，峯頂有北極閣，既雄麗，又秀美。眞是天蒼地茫，霧雲飛散，羣山參天，好似到了絕境。

北峯上，沒有人的踪跡。蕭秋水從費逸空要放花火向「山峯上」的人示意誅殺梁斗等，這一句話可以斷定被擄的人必在華山五峯上，可是究竟在那一峯呢？

北峯沒有，即赴中峯。

北峯以南，有嶺中間突起，形同魚脊，謂之蒼龍嶺。嶺左鑿有小道，闊不及尺，下臨絕壑，深不可測，行人至此，緩扶壁過，耳可觸石，故名「擦耳崖」。

如果在這隘道上埋有伏兵……

× × ×

沒有伏兵。

却有血漬。

斑斑的血漬，令人怵目驚心，但沒有屍體。

屍首必在格鬥後被扔落山澗。

——是誰先來過？

蕭秋水等人越山脊而上，兩崖深不見底，凡險峻處，如身置太空，肝搖胆撼，即名「閻王匾」，乃華山絕陰之地，行人視爲生死關頭，在這綿亙三里的「蒼龍嶺」中，孤壁絕懸，非莫大勇氣無法前行。

蕭秋水等雖藝高胆大，但見此天險，也不禁人豪莫如天之豪。

蒼龍嶺龍脊山脈之盡處，乃最高處，倘再前進，經從崖下折身反度，亦稱「龍口」，龍口之上，有峯「五零」，即爲中峯。再上爲「金鎖關」，關額題曰「通天門」，杜子美詩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即指此門。

而相傳當年韓退之登此「龍口」，道途未闢，陡降更難，至此而豪氣盡，在「龍口」逸神崖處，刻有「韓退之報書所」，而韓昌黎也有詩云：「悔狂已昨非，垂戒乃鐫路。」在這蜿蜒如龍，石色正黑，鎮守東、西、中、南峯四崖的金鎖關上，緩緩走下兩個人。

兩個頭戴藪帽、身着華衣、腰繫金蘭袋的兩個人，自上而下，闃寂無聲地走下來。

就像兩個幽靈般的人。

× × ×

到了此時，費家的高手可謂傷亡過半，這走下來的一男一女，却又是誰？

這兩人從魚脊般的山坡上走下來，然後無風自動，衣袂捲起。

秦風八和陳見鬼都想衝上前去，蕭秋水攔住，大聲叫道：「在下蕭秋水，來意是找回我的兄弟朋友，請兩位前輩示予明路。」

那男子陰險地道：「你能來得了這裏，想此已過了三關。武功必然了得……」

那女子幽幽地道：「你跟上官望一族，多少都有些關係罷？」

蕭秋水一怔，上官望族，蕭秋水不能理解，他只知道「慕容、上官、費」是武林中三大奇門，至於上官族跟費家有什麼瓜葛，他可不曉得。

但是陳見鬼知道，陳、秦兩人似對武林掌故，比他們的武功還熟悉。

他立即悄聲告訴蕭秋水：「上官族的族長就是上官望，據說昔年費家之所以與慕容家爲敵，就是爲了上官望，結果上官望出賣了他們……以致費家孤立無援，大爲敗落。」

秦風八也道：「這兩人很可能就是費家的『亡命鴛鴦』，費漁樵次子費士理和其妻皇甫璇。」

只聽那男的森然道：「不錯，就是我們兩個。」

那女的黯然道：「我們都是沒有臉的人。」

× × ×

他們說着，各反手一拳打飛自己頭上的竹笠。

笠飛去，出現在蕭秋水等人面前的，是令人顫慄的情境。

這兩個人，臉上一片模糊，竟全無臉目。

——兩個穿華衣，但都沒有了五官的人！

連藝高胆大的秦風八、陳見鬼都驚得不由自主，往後退去。

「不錯，我們是沒有臉目的人。」

「我們要俟到手刄仇人，才能恢復臉目。」

烏雲密集，湧蓋捲積，這兩人在桀桀笑聲中，長空飛來，一人執薙刀，一人執眉尖刀，飛斬過來。

蕭秋水的心亦如烏雲蓋湧，起伏不已，怎會有人眞的沒了臉目……

就在這一遲疑與猶慮之間，先勢盡失，兩柄長刀，比風雪還要密集，飛捲蕭秋水。

蕭秋水立即穩若大樹，無論對方兩柄刀如風雨交加，他仍舊老樹盤根，不爲所動。

叱喝連聲，這一對夫婦，華衣飛閃，出盡全力，搶攻蕭秋水。

× × ×

如果蕭秋水此時反攻回去，在這雷電風雨的刀法下，只怕很難有活命之機——但蕭秋水一開始就用守勢，抱定決心：「守」。

在他還沒有完全摸淸這對夫婦的攻勢時，「死守」是一種最好的應對方法。

蕭秋水專心全意，發揮着鐵騎、銀瓶的武當劍法，這跟藍放晴和姜丹書的疾速倏急劍法，又大相異趣——它只是用最少的精力，最少的身法，却以「黏」、「帶」、「祛」、「封」等字訣，借力打力，使敵人爲之筋疲力盡。

現在費士理、皇甫璇就有這種感覺。

而且越戰下去，這種感覺越深。

「亡命鴛鴦」簡直已氣喘如牛。

但他們也立即改變戰略，一陣快刀後，忽以寬袖一遮臉孔。

蕭秋水依然鎭定以劍招化解來勢。

他們袖子一揶，張口一噴，只見一團火和一道黑水，直射蕭秋水。

就算蕭秋水退避，也來不及，撲前去，則只有送死——就在這時，蕭秋水不見了。

費士理夫婦只覺眼前一空：蕭秋水已不見。

就在這一愕之際，「呼」地一聲，蕭秋水雙脚鈎住岩石邊緣，又整個人「盪」了回來。

費士理、皇甫璇急忙自腰畔金蘭袋中掏挖。

且不管他們所拿出來的是什麼兵器和暗器，蕭秋水已不給他們第二次機會。

他雙掌拍出，正是「殘金醉玉掌」，這閃電般的一擊，在兩人未將手掏出袋子之前，已按在他們額頂上——

可是沒有拍下去。

然後蕭秋水一個觔斗，翻落在丈外，飄然落地，抱拳道：「承讓——」

× × ×

費士理、皇甫璇二人沒有臉目，否則一定是臉色極爲難看——對方以一人之力，擊敗了他們兩人。

又過了好一會，天微微下着小雨，費士理才澀聲道：「你……你究竟是誰？」

蕭秋水不想多造殺戮，所以仍然恭敬地道：「晚輩蕭秋水。」

皇甫璇仍然驚疑地道：「你……眞的不是上官族的人麼？……那……那你又來此做什麼？……」

蕭秋水情知事有蹊蹺，於是道：「在下跟上官一族，素不相識，在下來此，不過是因好友兄弟，全爲你們費家的人所擄，所以才來追回，可是沿路上都遇到截殺，在下不得已爲求自保，搏殺多人……」

費士理聽到此處，長嘆一聲，向他的妻子痛忱地道：「錯了，錯了，這次老爺子錯了，既要對付上官族的人，何苦又惹蕭秋水！」

皇甫璇悽婉地說：「老爺要激蕭……蕭大俠出來，是爲了『天下英雄令』，有了這面令牌，朱大天王才會帮助我們，恢復家聲，並且對付上官族的人……」

費士理悲聲吭道：「現在對付個屁，舊讎未雪，却又惹强仇，反讓人乘虛而入……事已至此，朱大天王又那裏有半分支援！靠人打仗要失敗，靠人吃飯是混帳！爹，你怎麼這般糊塗呀！我們已錯了一次，還不夠嗎？——天啊！」

皇甫璇扯着她丈夫的衣袖也哭道：「天！費家的災難，怎麼沒窮沒了……？」

這可把蕭秋水、秦風八、陳見鬼、瘋女都愣立當堂，不知這對「沒有臉目」的夫婦，在攪什麼玩意，總之讓四人如同丈八金剛，摸不着腦袋。

蕭秋水懇然道：「兩位……我們眞的不是上官望族的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費士理毅然又堅決地，向他同樣沒有臉孔的妻子說：「……上官族的人定必到來趕盡殺絕，又何必再害人？我們不必守在這裏，讓爹一個死守東峯。」

他妻子悽然點頭。費士理向蕭秋水道：「你的朋友們就被困在南峯老君廟中：：」他拿了一大把串鑰匙，道：「因爲有敵來犯，該處已無人把守了，你們自個兒進去……我已經廢掉那兒的機關，救人無礙……」

蕭秋水接過鑰匙，其他人都很欣然。但心裏又被這對「沒有臉目」的人的傷情而吸引住。

「究竟是爲了什麼……」

「費家與上官族有什麼過節……？」

他們七嘴八舌的說。蕭秋水誠懇的問道：「這釋友之恩，秋水銘感五中。但無功不受祿，我等一路上山，都發覺有人跟踪，似是與費家爲敵。……」

「是。」

話未說完，費士理悸然疾道：「是不是五個穿著不同顏色、頭戴竹笠的人？」

只見費士理夫婦兩人身形爲之搖晃，蹬蹬蹬退了三步，對視嘶聲道：「他們來了！」

「爹危險！」

便急欲掠出。蕭秋水作勢一攔，費氏夫婦把身形一凝，目光甚有敵意。蕭秋水說：「究竟怎麼一回事？兩位對我有釋友之恩，請告訴在下，或可盡微薄之力。」

夫婦倆對望一眼，兩人却見識過蕭秋水的功夫，皇甫璇顫聲問：「你……你願相助我們？」

蕭秋水斷然道：「那要看我們的朋友是否無恙。」

皇甫璇急道：「無恙，無恙……老爹擒他們，只是要逼你出來，旨在『天下英雄令』……絕對沒有傷害他們。」

費士理長嘆一聲，道：「諸位，我夫婦倆之所以沒有臉孔，不是天生如此，而是易容之術……」

蕭秋水頷首道：「這我看得出來。可是爲了什麼？」

費士理道：「只因我倆奇恥大辱未雪，血海深仇未報，便誓不以眞面目見人。因望將功贖罪，使到費家更勢孤力單，才不敢求一死。」

皇甫璇道：「這眞是血海深仇……」

費士理道：「如俠士肯相助，我則盡情相告。二十年前，祖父費仇爲慕容世情所敗，黯然西返，即傾囊相授，使我爹爹——就是外號人稱『一綫牽』費漁樵能重振家聲。我爹費盡心機，將篡奪家產的伯父——費晴天——毒殺後，聯合全家，那時我家聲勢如日之中天。……那時却是上官族面臨被唐家滅族的時候……」

費士理聲音裏無限感慨：「……那時是上官望被唐門所迫，搏殺過半，上官家高手，只剩下『四小絕』，即是上官魚、上官予、上官景龍及上官泰山四人……那時他們來投靠我們，便是兩家聯合，求費家助他們一臂之力，始不爲唐門所滅。那時候是上官望族長親自來求，我爲之心動，所以與阿璇一齊去懇求爹答應的……却不料——！」

費士理悲吭地說着，皇甫璇也激動得全身抖哆着：

「我們把上官家滅族之危，挽救過來了，却也得罪了唐門的人，……所以在武林十年一度世家爭奪賽時，唐門專以第一高手唐堯舜出手，擊敗家父……而上官族此時已投靠『權力帮』，趁費家人心大沮之時，撬牆挖角，騙走了我們不少人，：：待我們發覺時，已經遲了，上官望還帶人施殺手——那時『四小絕』已成了武林中的『四大絕』了——殺了我們七、八名重要高手，然後才揚長而去……」

費士理激動得全身顫抖：「於是費家又一蹶不振，而上官望人臉獸心，不斷來騷擾，有權力帮撐腰，更有恃無恐……我們不得已，只好投靠朱大天王，以求自保，這樣却又得罪了權力帮，唆使上官族速滅我家。……這才又惹起了奪『天下英雄令』事項，得罪了少俠，成了朱大天王的利用品與犧牲物。……」

蕭秋水感喟地歎道：「哦，原來是這樣的，那我們也受了上官族的利用，來作前鋒，破了你們所設的關陣……」

「便就是這樣：而上官望得隙而入，全因我們夫婦推薦：所以我們恨絕了他。」費士理悲憤莫已：的說道「我們自知是費家罪人，罪孽深重，不望宥諒，只求留得殘生，手刄上官望……而我們在費家中，亦無臉目做人，所以膜皮蒙在臉上，不再以眞臉目示人，實無顏對天地、父母、朋友……」

皇甫璇悲聲道：「但家裏也不見諒。……所以我夫婦倆地位盡失，從此家人不屑與我夫婦說話，並起了疑心，連一次固守華山……僅把鎭守俘虜一責，交予我們而已。……」

費士理截叱道：「那是應該的！誰再願意相信我們？誰肯信任我們？……我們作了對不起費家的事，却死留不走，因知

費家雖然看來冷漠，但須要人手，我們生爲費家人，死爲費家鬼，我們不能走！」

蕭秋水感喟的道：「能有賢伉儷這等將功贖罪，死守不走的心意，確實難得！舉世天下，富貴近之，貧賤去之，說不定還老羞成怒，返回頭咬一口，洋洋自得，可恨至極！……單爲兩位悲慘遭逢，蕭秋水願盡棉力，助兩位以復深讎！」

費氏夫婦大喜望過。費士理喜道：「那少俠是先救貴友，還是……」

蕭秋水疾問：「令尊身在何處？」

皇甫璇搶着回答：「就在華山東峯『博台』。」

蕭秋水仰望天色，負手搖晃着鑰匙：「那五人想必已趕過頭去，救人如救火非急不可。我們先去看看令尊大人再說！」

二胡、琴與笛

「博台」又名「棋亭」，傳說是宋代趙匡胤和陳博老祖弈棋處。趙匡胤大敗，將華山輸給了陳博老祖。至今亭內鐵鑄的殘局猶在。在這鐵鑄高二尺餘方亭內，有一面鐵棋坪，鐵棋子二百餘顆，但多爲人所取去，尚存數子，圓徑逾寸。

另一傳說是秦昭王令工施鈎梯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王與天神博於此，故謂爲衞叔卿之「博台」。

華山一帶，有關陳博老祖傳說甚多，如「十方院」與「雲台觀」，便傳爲老祖隱居之地，常一眠數月不起，及聞趙匡胤陳橋嗣位，遂告人曰：「天下從此定矣。」然則天下是否眞的就「從此定」了呢？

× × ×

東峯（朝陽峯）、西峯、南峯鼎足而立，是爲天外三峯、中峯、北峯則俯瞰如培樓，不能並媲。

朝陽峯氣象萬千，氣勢挺拔，眞是清山秀水，昂然於天下之間。

華山誌上有云，但老君犂溝要「斂神一志」，捫索以登，切忌亂談游說，萬一神悸手鬆，墜不測矣。」但在東峯下棋亭，更爲凶險。

至棋亭處雖由東南隅懸崖，兩手攀鐵鎖，垂直而下，至崖石稍微凹處，立足翻身，捫崖腹而過。時鐵鎖斜橫，其下鑿孔，僅容半趾，以手攀鎖，須移數十步，稍一不愼即粉身碎骨，是名「鷂子翻身」。

「鷂子翻身」之後，崖腹盡處，尚有鐵鎖一條，須懸空攀鎖蹈孔，在亂草滑石間，度過兩座山峯，才到「博台」；可謂歷盡艱辛，險上加險。

蕭秋水、費士理、皇甫璇、秦風八、陳見鬼、劉友等一行六人，匆匆趕到了「鷂子翻身」之處，因知前路險惡，費士理深諳山勢，故說：「我先過去。」

當下迅如猴猿，攀爬過去。皇甫璇則道：「我殿後。」

蕭秋水武功最高，當隨費士理之後過去。

這時山嵐虎虎，雲霧籠罩，時見山不見頂，岩石濕冷。只見遊霧紛紛而過，有時處於霧中，時清時晦。連藝高胆大的蕭秋水，也不覺有些呼吸急促起來。

費士理在前邊攀爬，一陣濃霧飄來，恰巧翻身進入了另一凹壁，蕭秋水頓失其所在。就在這時，沒頭沒腦的半空間，忽聞衣袂之聲，原來是飄落了三道人影。

衣影飄飄，而且脚底如有磁性而岩壁乃鐵鑄一般，竟斜飄而黏於壁上，蕭秋水心頭一凜，以爲是上官族的高手，又乍以爲是費家的暗算，就在這時，忽聞一聲清揚的琴韻，然後是悠遠的笛聲，然後是幽傷的二胡韻律！

「是你們！」

這在蕭秋水闖蕩江湖一生中的，不斷神奇的出現又不斷神秘地消失的三個人。

三個人，三種樂器，曾給予過他三次不同境界的考驗！

——二胡、笛子、琴。

× × ×

這三個人每一次出現，武功一次比一次高，而蕭秋水的武功與心境，也是一次比一次拔高，上一次他們出現的時候，就是唐方出現的時侯……

笛聲更爲悠揚，好像在車馬蹄聲寂寞裏，有個少女在青石板的臨街圓窗裏思量……唐方！蕭秋水頓忘了攀索，失聲叫喚：「唐方！」

他的語音充滿了切盼。他的眼眶如霧樣潮濕。唐方，唐方，妳該來了，唐方。

就在這時，「嗖嗖嗖」，三柄快利的劍，如同前次一般，點凝在蕭秋水的咽喉上！

× × ×

「還是一樣，」白衣年青的溫艷陽冷峻地道：「你一想唐方，就方寸大亂，不能作戰。」

「再要是這樣，」黃衣女子江秀音道：「你不但不能做一個劍客，而且也沒有了殺手的資格。」

「做劍客和殺手都是無情的：」黑袍的登雕樑說：「否則只有天下人負你，而你不敢負天下人。」

「你們是誰？」蕭秋水的情緒還在唐方的幻失裏，「你們——究竟是誰？」

× × ×

蕭秋水的脖子上已聳起了一粒粒鷄皮疙瘩，那三柄劍比山中泉水猶寒。

三人望視一眼，洒然緩緩抽回了劍。

「你們是誰？」

「你們究竟是誰？」

蕭秋水禁不住加問了一句：「唐方究竟在那裏？」

× × ×

陳見鬼、秦八風、劉友、皇甫璇等都聽到了蕭秋水聲聲的厲問。

白霧茫茫中，他們却什麼也看不見。

他們想翻過山壁去，但一股淩厲的劍氣——不，也許是沛然的天地之氣，隔斷了他們前進的勇氣，粉碎了他們趨前的步伐。這種精氣之無所不在及淩厲，爲衆人平生首遇。

而在費士理那頭，也是同樣，他想回頭救援，但衝不破那無形的勁氣。

就在前後兩方都在躊躇急嘆之際，那三人慢慢地與濃霧混在一起，變成忽隱忽現：「你們不要走！」

蕭秋水揮劍怒斬厲問：「唐方呢？」

× × ×

——琴聲、笛聲、二胡聲依舊。只是人世間一切，都如白雲蒼狗。人

世一切，都是易變的，好像這些來來去去的浮霧，隨手抓一把，都是沒有實質的。蕭秋水青、少年時期的戰役、弟兄、地方、故事，無一不歷歷在眼前。那「聽雨樓」前，水荅花樹下的跟友朋練武，要澄清天下的一羣歃血爲盟立定大志，死裏逃生的九龍奔江前的格鬥，初遇唐方時那美麗溫柔的夜晚……

此刻上不見天，下不到地，所觸的只有岩壁，四周都是迷濛……

× × ×

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蕭蕭劍氣。

蕭秋水豁出去了。他劍氣縱橫，掌吐八方，在閃滅、迅奇、飄忽的樂音與劍法間穿梭。

——他反正已無天無地，長空間只剩下了個自己。他竭盡所能地發揮了武術的淋漓盡致。

萬古雲霄一鴻毛。他只是一個配劍的決鬥者，要完成他的生命，要突破他眼前一切阻撓。

衣袂飛飄，韻樂遊走。忽而三柄劍，一齊壓住他的劍身。而二胡、笛子、琴、却一齊向他遞襲而來。

背後是堅實的岩壁，上不通天，下不抵地——蕭秋水想出掌，但對方是樂器，不是兵器呀——

——什麼兵器樂器，都是一樣。

他想起了從東瀛一帶的一句武學哲學：「……不惜一切，達到修煉的眞義。遇神阻則弑神，遇佛阻則弑佛……」

他一掌拍出，打碎了三件樂器。

——音樂倏止。闃寂山崖上，猶如傳來樂聲陡止的娓娓餘韻。

只聽溫艷陽清叱道：「好！」

江秀音清脆的語音道：「若問我們是誰，且待下次見面。」

登雕樑聞聲喝道：「我們走！」

這三個字一響起，只見一黑、一黃、一白，三道人影，在山崖間斜掠而上，瞬眼消失不見。蕭秋水尤自怔忡。

——樂韻似未盡消……

× × ×

當甫皇璇等可以踱得過這一片危崖時，蕭秋水已「鷂子翻身」，過了對面。費士理急得滿頭大汗，扶住了他，正要問個究竟，只見蕭秋水臉色一片白，眼神奇異但深不見底，而先問了費士理一句話：「在那裏？」

「什麼在那裏？」費士理一時沒有聽懂。

「棋亭。」

「哦，就在前邊。」

「好，到前邊去。」

蕭秋水望着費士理那沒有五官，五官等待復仇後才再掀現的臉，這樣他說下了這句話。

× × ×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費士理心中嘀咕着：

——難道就在適才，崖那邊發生了什麼令蕭秋水再世爲人的事情？

「神州奇俠」第五部份「闖蕩江湖」完。請看第六集「神山無敵」。

練功秘訣之二十

蝦蟆功

靈空子・文

蝦蟆功俗稱癩團勁，蓋練習肌肉之堅實，用以禦敵之法也。須逐步練習之，先練腕臂等部，然後擴及肩背胸腹，再進而達於腿股等部，此爲運用功力之法，略近於軟功，惟專重於力，不行布袋功等之以氣爲主，而輔之以力也。初步練腕臂之力，以石担及鐵槓最爲相宜，蓋舉重懸身，其力固聚於腕臂之間，時時行之，力漸强而肌肉亦隨之逐漸堅實，至百斤之担，能如易僚弄丸，不覺費力時，乃棄械赤手行之，憑空作勢，有如練習陰拳然者，一握放一伸縮間，力聚而筋肉隆起，峻峻成小股狀，則肌肉已堅實矣。於是更練習運力，即握拳作勢下樁，而力即運至拳腕，蓄勢上提，則力聚於肩臂，挺肩向後，則力至胸背各部，肌肉之稜起如上述後，上部之功已大成。於是再練中部之胸腹，其法與鐵牛功鐵布衫等相同，可參酌採用之，但至肌肉堅實時亦進而練運力之法耳。中部既成，則更練下部之腰腿，其法先每日立馬步若干時，力盡則起立散步以舒其困，休息片時，復立之，其時間之久暫，亦逐步增加，待肌肉堅實後，復直立行之，則腿股間之肌肉，亦峻峻成小股矣。再益以運送之法，全部之力，可以任我之意而運使之，即刀劍亦不易傷矣。

蝦蟆功



指壓自療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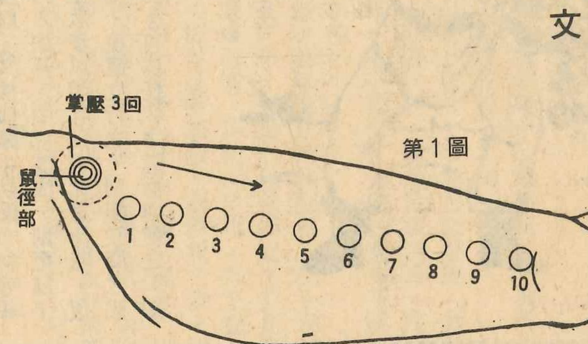
下肢的指壓法

蔡大夫・文

（第一操作）
受方仰臥着。指壓者跪着在膝豎左右腿（如第2圖）在受方左側，跪着右膝，左手輕接在受方左大腿部之上。然後用右手掌在受方鼠徑部中心1點壓三次（如第1、2圖）。

（第二操作）
自受方的腸骨前上棘下部由大腿到膝蓋共10點上各壓三次（如第一圖）。

右側前面　右側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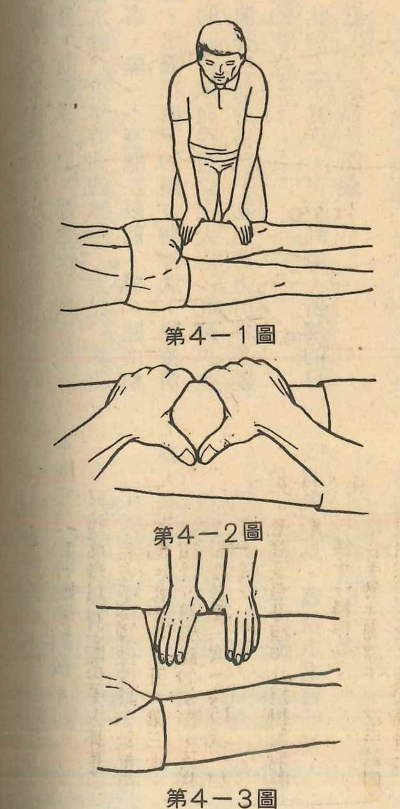
第1圖

第2圖

（第三操作）
指壓者以第1、2操作的姿勢將受方的下肢彎成く字型，從大腿根處內側到膝蓋共10點上各壓三次（第三圖）。

第3圖

（第四操作）
如第4圖，指壓者面對受方的大腿部側方跪坐着。然後從受方的大轉子下部到膝蓋共10點各壓三次（如第4－1～3，第5圖）。


第4－1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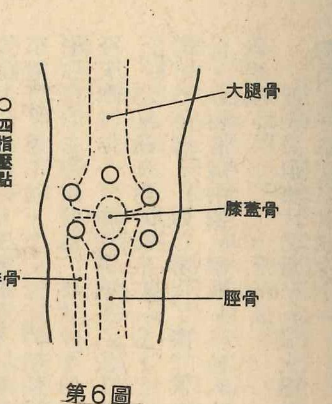
第4－2圖

第4－3圖

（第五操作）
膝蓋關節兩側的指壓。首先從左邊，由下而上；接着右邊也由下而上左右交替地各3點各壓三次（如第6圖）

注：指壓膝關節周圍時，注意不要壓到膝蓋骨。

第5圖



第6圖

（第六操作）
指壓者面對着受方的下腿部跪坐。接着重疊雙手母指在受方脚三里位強壓三次（如第7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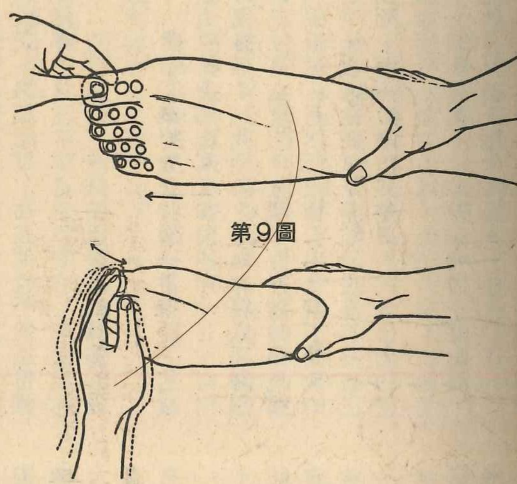
第7圖

（第七操作）
從脚三里到脚脖子共6點，每一點各大把地抓三次（如第7圖）。

（第八操作）
指壓者面對受方脚尖跪坐。用左手握住受方脚尖，用右母指從外脚踝往內脚踝共3點各壓三次（如第8圖）。

（第九操作）
從脚背的脚趾往脚脖子，由母趾那邊起共四個部位各四點，共16點，各壓一次（如第8圖）。

第8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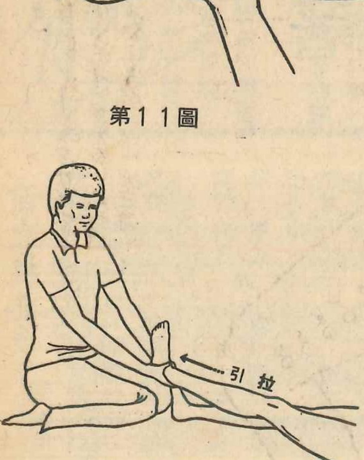

第9圖

第10圖

（第十操作）
指壓者用右手壓住受方脚脖子；用左手從脚趾的第一趾根起3點。接着第二趾、第三趾、第四趾、第五趾的須序，同樣3點地各壓一次（共15次（如第9圖）。壓法是用母指和食指捏似地撮壓。

（第十一操作）
用右手壓住脚脖子，左手掌前要包住受方的脚趾尖地抬上，動作輕快地讓受方脚趾的關節前後運動十次（如第10圖）。

（第十二操作）
右手壓住脚脖子，左手擋着脚底，如第11圖地伸展脚底肌肉和阿基列斯腱。


第11圖

第12圖

（第十三操作）
指壓者跪坐在受方的脚底處。接着將受方的右脚底擋在指壓者的左膝蓋，用兩手抬高左脚脖，抬到三十公分高時，慢慢地拉伸後放下。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翠被劉嫂所發現，雙方發生拚鬥，情況正對朱翠不利之際，單老人突地現身眼前，劉嫂見狀，大爲驚愕，最後認出他是多年前被她斬掉雙腿的單老人，更使她驚慌不已，單老人幾招之下，把劉嫂掄起，摔落萬丈深淵之中……海無顏單人駕着一片輕舟直駛向不樂島，突見兩小舟由正面兩側迎來，一位猴頭猴腦的紅髮漢子擋在前面，知道來者是海無顏，立即派出幾名弟子前去對付，但海無顏只一抬手，已將幾人擊斃水中，紅髮漢子見狀怒極，落水設法把海無顏小舟弄翻，却不知海無顏早已躍落紅髮漢子船中……

母子同心結　倒戈說前仇

這漢子刺人不成，一雙匕首反而到了對方手上，心裏一急，那裏還敢再行出手？脚下用力一點，直向着水中躍去。

雖然如此，他却不能逃過了眼前這步刦難。

就在他身子方自縱起空中的一刹，海無顏手上的一雙匕首已經擲了出去。

「哧——」地一聲，出手的一雙匕首，化成了兩道銀光，一左一右，不偏不倚的並排插在了這漢子背後一雙氣海穴上。

也像先前那幾個人一樣，只聽見「撲通！」水响之聲，這人一頭扎落水裏，可就再也起不來了。

這番情景看在了各人眼裏，自是觸目驚心不已。

手持獨脚銅人的秦大力，大吼一聲道：「呔——小子你有幾個胆子，敢到這裏來撒野？還不跪下來向爺爺們磕個响頭，把你帶回去聽候發落，要敢哼半個不字，今天準叫你小子到海裏餵王八去！」

海無顏在對方初來之一刹，已注意到對方的陣容，一眼已看出了秦、侯二人身份，只要將這兩個人擊敗，其他人也就不戰而退。

眼前這個秦大力看來一副火爆脾氣，倒是正好拿他來試試身手。

同時，他也曾注意到，先時所見的一艘白色大船，已經越來越向這個地方接近過來——不用說那艘船上必將有不樂帮上更高級一層的人物在內。

海無顏實不願未入不樂島之前，花費許多精力在海上，雖然這些人無能對他構成威脅，到底惹厭，而且他也不欲過份濫傷無辜。

基於如此，海無顏也就不打算傷人過衆。

當下在秦大力交待過一番話後，他緩緩由位子上站起來，步向船頭，目注向對方朗聲道：「我姓海——是專程來拜訪你們三位島主來的……剛才情形諒你們也都親眼看見，憑你們這樣身手，還不是我的敵手，我勸你們還是早點回去，不要自己找死，要不然剛才那幾個人就是你們的榜樣。」

話聲方住，就聽得秦大力一聲斷喝，陡地自對船上躍身而過。

他身高體大，加以手上的那個獨脚銅人，怕沒有兩三百斤沉重，一跳一落，發出「滋！」地一聲大響，整個船身由不住霍地向下一沉，遂即劇烈的搖蕩起來！其勢甚爲猛烈，看起來整個船隻，都將要爲翻轉過來。

站在船頭的海無顏，在這番劇烈搖動裏，看起來就像是釘在了那裏一樣，不曾有絲毫移動。

忽然，他身子向前踏進一步。

這一步踏距極大，就在他脚步落下的同時，那艘動蕩劇烈的船身，忽然間爲之定住了，一任海波濺拍在四週船板上何等猛烈，這艘船竟能維持住一定的靜止。

這等功力，簡直是不可思議。

秦大力雖然是名符其實的大力，又練有二十年十足的橫練功夫，可是像對方這等「伏波神力」，却是他不敢想像的。

——此人雖然外貌粗魯，其實心裏可一點也不愚笨，稱得上是粗中有細。

這時，他眼見着對方這個姓海的展示了這一手「伏波」功力之後，心裏大爲折服，先時的狂傲氣焰頓時爲之瓦解冰消。

由於這番氣勢化解得太過突然，與他此來的動作完全不能調和，一時之間，竟然只管看着海無顏發起呆來！

四週快船上的兄弟，原打算頭兒現身之後，定能將對方制服出氣，却沒有想到秦大力登船之後，竟是只管向着對方發呆，一時羣情大嘩，紛紛嚷叫了起來。

秦大力自覺着「虎頭蛇尾」有些臉上吃掛不住，偸眼再看那艘白色大船已臨眼前。

由船上旗幟所顯示，秦大力知道是自己頂頭上司——「水管事」鬧海銀龍李銀川來了。

李銀川在不樂帮身當四大管事之一，手下統帥着兩百艘戰船，稱得上位高職重，這時接到了消息，生怕有所失閃，遂即匆匆趕來。

一名令旗手站在船頭，頻頻揮動着手上三角令旗，各船見狀頓時向兩旁讓開。

秦大力正感有些難以下台，見狀反倒給他找到了一個台階，正好用作藉口。

當下獨脚銅人往懷裏一抱，身子向邊上船舷跨進一步，大聲向着對方海無顏道：「姓海的小輩你注意了，李管事這就會你來了。」

話聲方住，眼看着那艘大船，帶起了半丈來高的一個浪頭，陡地擁到眼前。

操站的漢子，不愧是好身手。

大船來的疾，停的亦猛，一個浪頭打起來陡地在眼前煞住，四週浪花唏哩嘩啦響個不住，這番聲勢先自嚇人不輕。

再看大船上，清一色的十名黑衣殺手，左右抱刀站立，中間站着二人，正是正副兩位管事！「鬧海銀龍」李銀川與「燕尾鏢」薛濤。

是時，早先下水的巡海第七隊令主卓英，早已攀上了另一艘快船。

由於他是此一事件的最先接觸者，自當由他向上回報——當下抱拳大聲道：「巡海第七隊令主卓英，參見二位管事！」

秦大力，侯騰等人也都上前抱拳見了禮。

卓英搶先道：「二位管事來得正好，這個人自稱姓海，八成兒就是給咱們作對的那個人……卑職手下已有多人死在了他的手上，二位管事作主。」

「鬧海銀龍」李銀川乍見對方只是孤單單的一個人，已知來者不善，這時再一聽對方姓海，由不住爲之一驚，那裏敢掉以輕心！

上下打量了對方幾眼。

李銀川抱了一下拳，道：「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海無顏冷笑道：「我名海無顏，與貴島島主高立，宮一刀不久以前都見過面，這一次是專程來訪，想不到貴島竟是如此待客……這位卓朋友更把我的小船弄翻海裏，說不得只好借助貴島的船一用了！」

李、薛二位管事，一聽來人自報姓名，證實了正是島上日夜提防担心的人物終於來了，彼此對看了一眼，心裏有數，越加不敢有所失閃。

李銀川咀裏「哦—」了一聲，慢吞吞的又拱了一下手，微微笑道：「失敬，失敬，原來閣下就是海壯士，請恕在下來遲，手下多有開罪，尚請足下勿怪才好！」

李銀川嘿嘿一笑道：「在下李銀川，職掌這裏水戰營管事，這位是在下的副手，人稱燕尾鏢薛濤的就是！」

海無顏莞爾一笑道：「失敬！」

李銀川道：「我手下不識足下高人，多有失禮，請不要怪罪，足下既要拜訪三位島主，可否即請移駕到在下座船，由在下一路護送尊駕入島可好？」

海無顏一笑道：「閣下太客氣了，恭敬不如從命，有勞閣下了。」

話聲方住，人已如風飄絮般的蕩起，却又似平沙雁落翩翩然地落在了李銀川所乘坐的大船之上。

李銀川看在眼中，心中暗暗吃驚，一笑抱拳道：「久仰足下身懷蓋世身手，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此去東島，約莫有半日行程，時間還早，足下一切自便吧——」

說罷舉了一下手道：「擺陣回航！」

副管事薛濤即重複了一下他的口令，站立在船頭的旗手，立刻揮動手上三角旗幟，將號令傳出。

李銀川雖然只說出「擺陣回航」四個字，可是這個旗手打出的旗號却不單純。

各船接收之後，遂即由李、侯二位分隊令主，一時在海面上排開陣勢。

頃刻間，海面上衆船隻擺出了一個梅花形圖案——海無顏等所乘坐的大船，居中而立，有如花中之蕊。

海無顏在那名旗手舞動令旗時，已微微覺出有異，再看衆船隻在水面上一番佈署調動，心裏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但他藝高胆大，自忖着以眼前這干人物，決計難成大害，他着實沒把他們看在眼中。

大隊船隻眼看着已佈成了梅花陣勢。

「鬧海銀龍」李銀川正待吩咐開船，忽然間聽得手下一陣喧嘩聲。

却見一艘漁舟側方硬闖過來！經過手下一陣子喝叱，這艘漁船才停了下來。

這地方原是不樂島的禁區，一向是嚴禁外來舟船靠近，更遑論在此處撒網打魚了。

其實他們其中許多人早已發現了這艘船在附近撒網，只是當時全份注意力都在海無顏身上，雖然覺得有些奇怪，却是無暇顧及，現在對方竟然硬闖進到自己船陣之中，那便不能等閑視之了。

李銀川見狀大怒，厲聲喝叱道：「這是怎麼回事？秦令主你過去看看，怎麼不相干的船都來了，成何體統？」

秦大力原爲海無顏生得一肚子悶氣，無從發洩，一股腦兒，把所有悶氣全都發在了這艘不知天高地厚的船上，咀裏罵了一句，一連幾個飛縱，借踏着附近船板，一逕向來船上躍身過去。

來船上總共就只是母子二人——一個腰幹挺直白髮蒼蒼的老貧婆，一個青衣長身的瘦高少年。

母子二人似乎不畏眼前陣仗，直眉竪眼的向這邊看着。

秦大力一肚子邪火，根本無心多說，身子一縱過來，手上的獨脚銅人一招「橫

掃千軍」，直向着眼前母子二人胸前疾掃了過去。

以秦大力之「大力」，再加上兵刄獨脚銅人本身的重量，這一揮何止千斤？

眼看着這母子二人勢將要被這重重一擊之力，掄上半天之上，四週各人都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呼。

就在此要命的一刹，即見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忽然掄起右手，竟然硬接硬抓的直向着當前獨脚銅人身上抓了過去。

「噗！」一聲，抓了個正着。

老婆婆看來蒲柳之身，非但沒有被這千斤一擊之力，擊飛半天，事實上她直立的身子，簡直連彎也沒有彎一下，竟然憑着單手之力，實實在在的接住了對方的獨脚銅人。

秦大力一驚之下，用力向後就拉。

這一拉依然仍是白拉，依然是一動也不動。

秦大力簡直紅了眼，怎麼也想不通一時之間竟然會遇見了兩個奇人。

衆人目睹之下，秦大力可就越覺得這張臉無處可放，情急之下，脚下一個上步，另一隻手「黑虎偷心」，照着對方老婆婆心上就抓。

白髮老嫗面色一沉，口中怒聲道：「無禮！」

忽然間，她身子向後一沉，施展出凹腹吸胸的絕技，整個上胸足足向後收縮了半尺有餘。

秦大力這一式「黑虎偷心」敢情是差着兩吋沒有打着。

白髮老嫗顯然技不祇此，隨着她一個閃身之勢，右手用力向後一拉，借着對方所出的力把對方給摔出去。

秦大力再也站立不穩，一個踉蹌，通通通，一連向前衝了七八步，眼看着到了船邊，才拿步站穩。

只聽得一人斷喝道：「大胆！」

人影乍閃，一條身影，極其快速的來到了面前。

現身的這個人，乃是「燕尾鏢」薛濤，他雖然看出來人母子不是好相與，到底不樂帮聲威不容侵犯，決計與對方一個厲害！

是以，他身子乍一欺近，猛然間一個下腰，雙掌同時遞出，待向對方老嫗胸腹之間按去。

——這一式劈掛掌十分厲害，薛濤大概是恨極了對方的無理取鬧，決計取對方性命，雙掌之間運足了力道。

那裏想到，掌勢才劈出了一半，却被一隻有力的膀臂擋住——敢情是那個青衣少年，不欲母親吃虧，突地横身攔阻，硬接硬架的施了一招「横架鐵門栓」，將薛濤的一雙胳膊架住。

薛濤怒眼看着對方，一時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你——？」

白髮老嫗「咯咯」一笑，一口南腔道：「這可眞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怎麼着李大管事，你是不讓我們母子上船是不是？」

薛濤聽她這麼一說，一時怔住了。

另一條船上的水管事「鬧海銀龍」李銀川，不禁被對方這番話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腰」。

聆聽之下，他呆了一下，冷冷的道：「這話是怎麼說的，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嘿嘿，實在抱歉，請恕在下眼生，賢母子是——？」

白髮老嫗未及答話，那個青衣少年已朗聲道：「在下桑平，這是在下的母親，我們母子一直住在肇慶行館，負責那邊行館的工作……」

李銀川聽到這裏，「哦——」了一聲，這才明白過來。

他久仰桑氏母子武功了得，爲本帮之傑出手下，一直分發在外壇服務，由於對方從來也未返回過本壇，是以彼此並不相識。

話雖如此，李銀川却也不敢怠忽職守，還需問個明白。

「這麼說，倒是卑座失禮了。」李銀川抱了一下拳道：「請恕冒昧，賢母子既在本帮服務，可有什麼證明。」

自稱桑平的少年立刻從腰間取出了一面玉玦，冷冷一笑道：「貴管事可要目覽否？」

就手一抛，這面玉玦直向李銀川面前飛來，後者信手一抄，接在手裏。

那是一方正面刻有一隻展翅梟鳥的令符，反面是一張哭臉的圖案，顯示着「不樂」之意。

「鬧海銀龍」李銀川認得這個令符，並且知道在本帮也只有管事職級以上的人物才能擁有，自然這面令符除了可以證明擁有本人身份之外，也可以持以自由出入，實在無可刁難。

「抱歉，抱歉！」李銀川一臉堆着笑道：「自己人也就不客氣了，二位如不見棄，就請上船吧！」

一面說遂即向另一隻船上的侯騰招呼道：「侯令主好好接待，這是本帮外壇的兩位管事……」

他原意請桑氏母子登上侯騰座舟，實在是自己這條船負有特別使命，只是不便明宣而已。

偏偏桑氏母子不明白，一聽說上船，各自己騰身而起，雙雙已落在了李銀川正中座舟之上！

桑老太太看了船上無海顏一眼，呵呵笑道：「幸會 幸會，敢情還有貴客。」

李銀川想不到對方母子，竟然冒失的登上了自己座舟，自不便再遣向別船。

當下向着桑氏母子又抱了一下拳，臉上堆笑道：「請恕在下冒失，本帮外壇弟子，按律是不能返回本壇，賢母子莫非有什麼特別事故麼？」

桑平冷冷一笑道：「自然是有特別事故，在下這裏並有行館高總管託呈大島主的密扎一封——」

一面說自懷內取出了黃緞子包扎的一封密函，遞向李銀川，冷冷一笑道：「怎麼，貴管事要拆開一看麼？」

李銀川登時臉上一紅，退後一步道：「在下不敢。」

既言「密札」，李銀川自然不敢擅自拆開！

忽然，他腦子裏轉念忖思後，眼前大敵海無顏在舟，自己這邊雖已佈下了厲害的船陣，但是充其量，到時候也只能困住

對方而已，憑自己能力，實在難望能是對方敵手，桑氏母子這一來，倒是時候。

他久仰桑氏母子爲「南劍」桑太和之遺孀後人，武功一流，正因爲如此在「南劍」桑太和死後，高立才收留了她母子，長時奉養，給以厚祿，以其她母子能感恩圖報，好爲不樂帮有所効力！

由此而觀，桑氏母子的武功顯然非同小可了，眼前如能得到她母子加以援手，合力對付海無顏，豈非大稱理想，這麼一想，李銀川反倒大放寬心！

當時故意示意桑氏母子，手指海無顏道：「我來與二位引見一下，這位便是名滿當今的海大俠——海無顏！」

桑氏母子微微一笑，各自爲禮！

桑平道：「海大俠大名，如雷貫耳，久仰，久仰！」

桑氏老太太也頻頻點頭道：「老身久仰得很，久仰得很，海大俠這一次西藏之行，除暴安良，仗義捐財，四海同欽，佩服，佩服！」

李銀川嘿嘿一笑，拿眼看了她一眼，蓋因爲桑老太太這「除暴安良」四個字說得太過刺耳，誰不知道宮三島主這一次西藏之行，叫人給廢了胳膊，就連高立大島主也沒有討了好，鎩羽而歸，這是不樂島有史以來最丢人現眼的事情，桑老太太居然自己還好意思提出來，豈非太過糊塗？

對於桑氏母子來說，海無顏確是心裏充滿了好奇，當下點頭微微笑道：「賢母子是……？」

「鬧海銀龍」李銀川咳了一聲道：「我來爲海朋友介紹一下……本帮實力浩大，這位老夫人就是人稱『南劍』桑太和桑老前輩的夫人，武功確是了得。」

海無顏心裏微微一動，蓋因爲南劍桑太和的大名，他確是早已聞名。

——想不到眼前這個老婆婆，竟是他的遺孀，莫怪看起來她的身手如此了得！

「原來是桑老夫人，在下久聞南劍大名，想不到在此幸會……」

一面說，海無顏目光遂即轉視向一旁的桑平，抱拳道：「這位想必是桑前輩的哲嗣了？幸會之至。」

桑平抱拳道：「海大俠客氣了……」

他們雙方乍見之下，竟然像是一見如故的論起家常來了。

一旁觀看的李銀川越加的不是味道，嘿嘿一笑，特別點醒海無顏道：「桑老夫人與其令郎，皆在本帮外壇服務，爲本壇實力人物，海朋友大概沒有想到吧？」

海無顏冷冷一笑道：「說眞的，確實沒有想到……有這麼多能人異士爲貴壇効力，怪不得不樂帮勢力，在武林中風發一時了！」

李銀川哈哈大笑道：「海朋友說得好，托福，托福，這就要開航了，海朋友請向艙中落座吧！」

海無顏點點頭道：「正要打攪！」

遂即老實不客氣的直向大船正艙中步入。

「燕尾鏢」薛濤是時也已返回本舟，見狀搶上幾步，拉開了正艙門口，側身道：「請進。」

海無顏道了聲謝，遂即進入。

桑氏母子也隨後跟上。

桑老太一張咀可從來也沒停過，啊啊一笑，向兒子道：「這是李大管事的鐵甲快船，咱們娘兒倆個今天可是開了眼啦，嘻嘻，坐上也過過癮！」

一面說拉着兒子正要往艙門步進。

李銀川忙上前一步，輕咳道：「老夫人——」

桑老太止步道：「怎麼——？」

李銀川一面向她母子施了個眼色，一面後退了幾步，掩向船絃，施氏母子對看一眼，十分納罕的跟過來，不知是怎麼回事……

「大管事有什麼吩咐麼？」——桑平的臉色很冷。

「不敢，」李銀川一面說，頻頻向大艙注視着，還好，海無顏這時正由副管事薛濤在對付，看茶敬水十分熟絡！

李銀川這才有機會向她母子進言。

「老夫人有所不知——」他的聲音越說越氐：「這個海無顏目前是本帮的大敵——兩位島主都在他手裏吃過大虧，是一個相當扎手的人物。」

桑老太點點頭，冷冷的道：「這個我知道——哼哼，大管事見召，就是要跟我母子說這些麼？」

「不不……」李銀川尷尬的笑了笑：「是這麼回事的，兄弟奉有劉總管的傳令，要兄弟……」

「怎麼樣？」桑老太的嗓門像是天生的大：「李管事敢情是負有使命來的？」

李銀川見她嗓音這麼大，嚇了一跳！

「輕聲——噓！」向前走了一步，苦笑道：「老夫人輕着點，可別叫『那話兒』聽見了。」

桑老太這才想明白過來，點點頭道：「啊——是是是，我就是喉嚨大，天生的——怎麼，大管事有什麼重要的事麼？」

「是這樣的！」李銀川小聲道：「在下奉有使命嚇要在返島的中途，就地解決了這個小子。」

「哦——？」這一次該輪着桑平吃驚了：「這……怕不能吧……？」

言下之意，二位島主尚且在對方手上吃過大虧，你李管事又能有多大的能耐，居然要就地解決對方？

「這個正是兄弟要向二位報告的！」李銀川的聲音放得更小了，「等一會船行中途，兄弟借故離船，水上有點花樣，還要請老夫人與桑小哥大力帮助。」

「嘻嘻，李大管事是在說笑話了，」桑老太的嗓音又開始大了，「水上有花樣，什麼樣的花樣？」

李銀川嚇了個魂飛魄散！

——這等機密大事，桑老太居然口無遮攔，一個傳到對方海無顏耳中，那還得了？

若非是肯定桑氏母子確是在本帮服務，李銀川眞由不住當場就跟她翻了臉。

當然現時情形之下，是不容許他們自家先窩裏反的！

李銀川這口氣吞下了，只氣得臉色焦黄，偷偷地打量了那邊船艙裏一眼，薛副管事還算應付得體，正與姓海的一來一往，相談甚歡，想是沒有聽見桑老太說些什麼。

李銀川冷笑一聲，冷冷的道：「老夫

人，妳的嗓子大概是有毛病吧！」

「毛病？」桑老太怔了一下，搖搖頭道：「還好，還好，就是大了點罷了！」

「能不能暫時不說話呢？」

李銀川一面壓低了嗓子，氣得聲音發抖，要不是眼前用人心切，實在要借重對方，這口氣他無論如何忍受不住！

桑老太嘿嘿一笑道：「要我不開口，還眞不容易，好吧，我就忍着點吧！」

桑平倒是一副泰然，當下心平氣和的道：「李管事剛才說要我母子效勞，還請直說的好。」

「豈敢！」李銀川只得壓下氣頭，言歸正傳的道：「是這麼回事……這個姓海的武功了得，雖然等一會可用水上陣勢把他困住，到底難卜全勝，賢母子來的正是時候，若肯加以援手，與兄弟等聯手出擊，便萬無一失了！」

桑老太正要出聲，李銀川生怕他把這番話又照樣翻版了過去，忙即以手按唇，暗示對方不要出聲。

這一次桑老太總算明白了他的意思，點點頭算是把到口的話嚥到了肚子裏！

桑平道：「這個，我母子理當出手，只是有關出手的時機，還要請定下事先暗示，以免臨時不及，失了先機……誤了大事！」

李銀川點頭道：「當然，當然——這一點桑兄不必担心，到時候，我自會通知你們！」

桑老太嘿嘿笑道：「好極了，別的事也許我母子帮不上什麼大忙，要叫我們打架殺人，可在行得很。」

李銀川忙道：「小聲，小聲！」

桑老太傻笑了笑道：「小聲 小聲，絕不能讓我當啞巴呀，就這麼說定了，那個小子包在我身上了，到時候，他跑不了的！」

聽她這麼一說，李銀川倒是眞的放心了。

「果眞要是解決了那小子，老夫人論功行貴，當是大功一件。」

忽然間來了兩個得力助手，這倒是李銀川事先所沒有想到的，心裏大是快慰。

「好了，我們這就過去吧，不要讓那小子看出來，起了疑心，可就不妙！」

接着他又囑咐桑老太說話要千萬當心，一行三人遂即向前艙步進。

不知何時，大船已開始起航了，嘩嘩水響之聲，不絕於耳，站立在艙邊即可見打向船身的滾滾白浪。

五艘船作等距離的在水面上移動，拚成了一朵梅花圖案，桑老太啊啊笑道：「好美的一朵梅花。」

海無顏正在飲茶，放下茶碗微微笑道：「是麼！我却只看見騰騰的一片殺氣！只怕眼前將要興起一片兵戈了，是麼？」

一面說，兩道鋒犀的目光，已直直的向着一旁的李銀川臉上逼來。

李銀川沒有想到海無顏竟會有此一說，不禁頓時爲之一愣，心裏暗自忖道：「不好，莫非方才與桑氏母子對答之話果眞爲他聽見了？抑或是他已認出了這個陣勢的微妙？

無論如何，對方這番話絕非無因！

李銀川這麼一想，可就坐不住了——

哈哈一笑，他故作泰然的道：「殺氣已過，眼前一片祥和，海朋友眞會說笑話了！」

一面說他遂即由位子上站起來，轉向桑氏母子道：「在下和薛副座還要到別船走走，這裏就痲煩老夫人與令郎代爲接待嘉賓了！」

一面說遂即向桑氏母子遞了一個暗號，意思是一待二人離船之後，即可向海無顏出手。

桑老太呵呵笑道：「你放心吧，錯不了的！」

李銀川遂即招呼薛濤說道：「我們走吧！」

薛濤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當下向着海無顏抱了一下拳道：「海朋友你稍坐，我二人去去即返。」

海無顏微笑道：「不送！」

李，薛二人正待向艙外步出！却聽得桑老太怪鵝也似的笑了一聲道：「大管事的要走了，桑平你代爲娘好生送客吧！」

李銀川一笑，說道：「老夫人太客氣了！」

一言未畢，即見空中桑平的人影呼的一閃，已自由空而墜，不偏不倚的正好攔在了李，薛二人身前，這份輕功，甚是了得。

不僅僅如此，隨着桑平落下的身勢，一雙手掌，隨着他的一個進身之勢，貫足了力道，直向着面前的薛濤前胸之上擊了過來！

這一手簡直出乎李、薛二人意外！

薛濤一驚之下，身子霍地向後一縮，咀裏叱道：「反啦！」

桑平既已出手，當然技不祇此，隨着他足下的一個上步，兩隻手霍地向兩下一分，直向着對方小腹上力插了過去，這一手由於施展得快，簡直是不給人以措手之機！

薛濤身子驀地向後就倒，却是慢了一步，被桑平一雙手掌擦着兩肋划了過去！

雖然是「擦身而過」，薛濤這個苦子却也是够瞧的，只覺得兩肋間一陣子發熱，却已是皮開肉破，只痛得他咬牙切齒的哼了一聲，再也收不住勢子，通通通通……一路跟蹌了出去！

整個船身在他這個勢子裏，禁不住前後劇烈的搖蕩起來！

桑平一聲喝叱道：「姓薛的，你還想跑麼！」

話聲出口，霍地一個殺腰，箭矢也似的撲到到薛濤身前，第三次進招——「排山運掌」。

桑平大概是惱了，當着海無顏與母親面前，連一個不樂帮三流角色都制不住，簡直太丟人了。

是以這一次他決計施展全力，要力斃對方於雙掌之下，然而，這個薛濤顯然亦非易與之輩，他身上還有一根軟兵刄——「蛇骨索子槍」，平常就圍在腰上，一直都沒機會出手！此刻在足下踉蹌之際，右手早已抓住了槍柄，隨着他身子的一個後坐之勢，掌中槍唰啦啦已甩起了一片銀光，直向着桑平喉結之間點扎了過去！

這一手敢情陰險的緊！

桑平一驚之下，正待滾身一旁！——

桑老太却已先代她兒子解了眼前之危！

這個老婆婆敢情十足的火爆性子，動作之快，也是出乎尋常！

先時，她手裏正自端着一碗熱茶待飲，說一聲出手，但只見右手倏翻，碗中熱茶，倏地傾底而出！化爲千百點水珠，全數向着薛濤背上照顧了過來！

不要小看了這碗茶水，在桑老太內功力道貫注之下，端的非同小可！

薛濤身子原已不穩，那裏還有能力再去閃躲，登時被對方這一碗茶水潑了個正着！

千百點水珠，其實無異於千百支箭矢，全數中身後果可想而知！

登時，即聽得薛濤一聲狂呼，身子半旋着，一個跟蹌倒了出去，「撲通！」栽倒就地，人事不省，整個人身乍看起來，簡直像是一個血人！

現在最感到驚訝的莫過於「鬧海銀龍」李銀川這個人了，對於他來說，眼前所發生的這一切，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桑氏母子竟然會向自己人出手——這一切又是爲了什麼？

在急切之間，他是難以想通這個問題的。

「你……」李銀川看看桑平，又看向桑老太：「你們這……是……？」

如果桑氏母子與海無顏連成一體，聯手來對付李銀川，那麼眼前便是以三敵一之勢！

李銀川一念觸及，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那裏還敢在此多逗留片刻？

想到了不妙，李銀川絕不片刻猶豫，足下一點，倏地向着門外就撲！

桑老太早就防着他會有此一手，見狀一聲怪笑道：「老兎崽子，你給我留下來吧！」

這個老婆婆年紀雖然一大把子了，可是動作還是眞快，話聲出口，坐着的身軀驀地如風飄絮般「呼！」地蕩空而起——「此」起「彼」落！

其勢有如電閃星馳，快極了，只是閃得一閃，已攔在了艙門當前！

李銀川怒驚之下，厲叱道：「閃開！」掄拳照着對方臉上就打！

桑老太哼了一聲，頸子微微一轉，李銀川的這一拳竟然搗了個空！

這個老婆子敢情手下有眞功夫——自從丈夫死後，她含辛茹苦，不惜忝顏事仇，以化解對方對自己的猜忌，多少年來她一直在苦練功夫，今朝機會終於來了，一經出手，焉會再絲毫留情！

李銀川一拳搗空之下，陡然感覺到由對方身上霍地傳過來一陣氣機——初一接觸之下，似乎只是有些兒微熱，並無奇特之處。

然而，那只是極短的一刹，緊接着那陣子氣機即形變得極其剛韌，倏地向外一彈，足足把李銀川撞出了三尺開外！

原來凡是武功練到了自成一家相當境界之後，都有一門屬於自己本身的護體內功！

桑老夫人所練的這種內功名叫「無敵罡氣」，已有近二十年的功力，一經施展出來，李銀川如何當受得住！

然而，既然身爲不樂帮四大管事之一，李銀川當然絕非無能之輩！

他顯然有放手一搏的勇氣，只是却更警覺到眼前情勢對他的不利。

不可否認，眼前三個人，姑且不論海無顏身手如何了得，就只是桑氏母子二人來說，只出其一，自己已非其敵，更遑論以三敵一了。

李銀川心念及此，那裏還敢在此再作逗留！

當時隨着他後退的勢子，霍地就地一個疾滾！左手揮處發出了一掌暗器「黑狗釘」！

那是一種短粗尖銳；由生鐵打製而成的暗器，出手一片，和「鐵蓮子」「普提珠」有異曲同工之妙，却較前二者更具有殺傷之力。

李銀川由於對一直未曾出手的海無顏，心存顧慮，是以這一掌暗器，除了對付桑老太太母子之外，也照顧到了一旁的海無顏！

暗器一經出手，他身子由船板上一個「鯉魚打挺」霍地彈身而起，却是快如箭矢的直向窗外縱出！

窗外即是大海，李銀川一身水功，前文亦曾表過，如果容得他縱身入水，無論如何再想擒拿他可就是妄想了！

桑老太一驚之下，拱身如怒鷹般的撲了過去，足下一經着地，右手倏地掄出，待向李銀川背上抓去。

可是斜刺裏却飛來了小小一枚物件，其勢竟然遠較她更快。

「突！」的一聲，正好打在了李銀川背後「志堂穴」上，由於所施展的是武林罕見的「暗器打穴」手法——李銀川身子方自縱起一半，登時血路閉塞，身上一痲，一個發軟，「碰！」一聲栽了下來！

桑老夫人微微一愕，就勢用脚把倒在地上的李銀川身子踢得翻轉過來，却見一枚「黑狗釘」緊緊嵌在他背後「志堂穴」上，顯然手勁奇大，二寸釘身，已幾乎全身沒入肉裏！

李銀川非但是被點了穴道，看樣子這條命八成兒也是活不了啦！

發暗器的絕非是桑平，他沒有這個手勁兒，也沒有這手隔空暗器打穴的能耐，那麼，就只有一個可能了。

桑老太回過身子來，向着倚窗閑坐，手端香茗的海無顏點了點頭，算是承了他的情，當然她心裏也難免有幾分不自在！

桑平匆匆趕向李銀川屍體旁邊，看了一眼，才算明白過來，心裏着實欽佩！——當下他向着海無顏抱了一下拳道：「佩服，佩服！」

海無顏放下了手上茶碗，微微一笑，目注向桑老太道：「老夫人對於眼前突發之事，當有所澄清——你我才好說話！」

桑夫人嘿嘿一笑道：「海少俠你以爲呢？」

海無顏定了一下，道：「賢母子既屬不樂帮門下，又何以向自己人出手，這一點尚見明示！」

桑平正要說話，却爲桑老夫人一串冷笑之聲打斷，只見她乾枯的臉上興起了一片悲切忿怒之色。說話：「這話說起來，可就遠了！」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孫爲我幾個巴掌，把嚴慕光摑得昏倒在地，因爲嚴慕光堅持己見，認爲自己並無欺瞞公孫爲我之處，但公孫爲我認爲嚴慕光早已死去。公孫爲我正得意之際，他的義女聶小青來到，忙把嚴慕光被摑耳光之事相告，聶小青感到奇怪，世上眞有死人再復活之怪事？忙叫公孫爲我帶她去看個究竟，一看正是嚴慕光，忙取一粒靈丹喂入嚴慕光口中，並點了他的睡穴，公孫爲我又帶聶小青去看暈在一處的謝小紅，聶小青一見高興得很，但公孫爲我却要對謝小紅來個「假報仇眞報恩」，施一妙計來嚇唬謝小紅……

運至灰能爇　月來花弄影

是恩是仇

但謝小紅雖不認識公孫爲我，却因適才所見，深知此老太以難惹，遂恭身一揖，含笑說道：「老人家……」

公孫爲我搖手止住謝小紅繼續發話，裝出一副冷然神色，沉聲問道：「說老實話，你是甚麼來歷？」

謝小紅尚未發現自己儒巾已失，雲髮紛垂，遂一抱雙拳，陪笑說道：「在下洪配元……」

「洪配元」三字方出，公孫爲我便「哼」了一聲，哂然說道：「年紀輕輕，偏不愛說實話，到處弄鬼，你到底是個小小子？還是一個小妞兒？」

謝小紅聞言，這才有所驚覺，伸手向頭上一摸，不禁害羞得玉頰飛紅，低聲答道：「我叫謝小紅，因事改作男裝，並非有意瞞哄，還望老人家莫加怪罪！」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你的姓名眞多，又叫洪配元，又叫謝小紅，大概還有一個姓名叫作甚麼羅靜石吧！」

這句話兒，聽得謝小紅大吃一驚，抬起頭來，以兩道充滿驚奇的湛湛目光，向公孫爲我詫異凝視！

公孫爲我笑道：「你看些甚麼？難道當眞不認識我麼？」

謝小紅有些看出端倪，又驚又懼，囁嚅問道：「老人家，你莫非是公……公……公……」

公孫爲我哈哈大笑，說道：「我不是甚麼公公？是你在『哀牢山古森林中』，所放那把大火，未曾燒死的老怪物公孫爲我！」

謝小紅這一驚非同小可，退了兩步，失聲問道：「你要向我報仇？」

公孫爲我點點頭，怪聲道：「江湖人物，講究恩怨分明，你那次放的那把火兒，把我燒得太苦，我自然要加以報復！」

謝小紅見是這位老魔頭，自知遠非敵手，遂長嘆一聲問道：「你打算怎……怎樣對我報復？」

公孫爲我怪笑道：「我這個報復方法，非常別緻，既不打你，也不殺你……」

謝小紅聽得自作聰明地，接口說道：「我猜着了，你是要以牙還牙，也要放火燒我！」

公孫爲我搖搖頭道：「你猜錯了！我也不放火燒你，更不用水淹你，因爲這些報復手段，都是俗人所爲！」

謝小紅睜着一雙大眼，凝注公孫爲我，但眼光之中，却掩不住驚惶神色地，苦笑說道：「我雖曾放火燒你，但並未把你燒死！故而你殺我無妨，却不該對我用甚麼惡毒手段？」

公孫爲我哈哈大笑道：「放心！放心！我這報復手段，一點也不惡毒，是想替妳作個媒兒，只不過那位既將作你丈夫之人，相貌長得比較醜一些而已！」

謝小紅聞言，不禁花容變色，連連搖手叫道：「不行，不行！」

公孫爲我瞪眼說道：「甚麼不行！我替妳介紹的這位丈夫，容貌雖醜，心眼可好得很呢！」

謝小紅急得幾乎要哭將出來，向公孫爲我皺眉囁嚅說道：「公……公孫老……老人家！我……我……我已……已經與……與他……他人訂……訂了夫……夫妻之約了！」

公孫爲我「哦」了一聲，揚眉問道：「你和誰訂了夫妻之約，是嚴慕光麼？」

謝小紅玉頰堆霞，搖頭說道：「不是，不是……」

話猶未了，忽然靈機一動，向公孫爲我微笑說道：「老人家，我倒幾乎忘了，那與我互訂婚約之人，就是你的徒弟！」

這句話兒，聽得公孫爲我好不驚奇地，詫聲問道：「哦！我的徒弟？誰是我的徒弟？」

謝小紅微帶嬌羞地，赧然答道：「葉元濤，他學藝於『哀牢山』中，又有那樣一身絕高武學，難道還不是老人家的得意弟子麼？」

公孫爲我因曾聽聶小青說過葉元濤的事，故而聞言之後，雙眉一揚，哈哈大笑說道：「葉元濤這小王八蛋是公孫獨我的傳人，那裏配作我公孫爲我的徒弟？你既然與他訂了夫妻之約，我更非要讓這小王八蛋，在未作丈夫之前，就先戴上一頂綠帽子不可！」

說到此時，扭頭向窗外叫道：「醜八怪快來，看我替你選的這個媳婦，是不是標緻的像朶花兒似的！」

聶小青此時早巳裝扮妥當，聽完話後，遂自門外走進！

他此時不但改作男裝，臉上並戴了一副醜得不能再醜的人皮面具！

謝小紅見有如此一位醜怪之人，走進室內，又聽見公孫爲我那等說法，不禁顫聲叫道：「公孫老人家，你不能用這種手段！……」

話猶未了，公孫爲我即怪笑說道：「你昔日在『哀牢山古森林』中，放的那把火，雖然把我師徒，燒得好慘，但也使我的多年宿疾，有了轉變，說仇深似海，說恩也重如山，而如今才決定對你施展這種他報仇雪、我報恩的兩全其美之策！」

謝小紅哇呀的叫道：「他報仇雪你報恩？我從來也不曾聽過這等荒唐的怪異學措！」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天下之大，何奇不有？你這小丫頭未曾聽說，未及見過的事兒，多得很呢！我這恩仇俱報，兩全其美的辦法，想的極爲公平合理，那裏有絲毫荒唐怪異之處？我如今且對你解釋一下，包管你心服口服！」

說至此處，伸手指着聶小青，搖頭嘆道：「我這徒弟，原本長得比你還漂亮，眞是所謂潘安再世，衞玠重生，玉樹臨風，俊美無比！他若是想找媳婦？不知有多少丫頭，會爭取這個丈夫！但被你放了那把大火以後，却燒成如今這副醜八怪的樣兒，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再想娶妻生子，接代傳宗，可就不容易了！」

謝小紅一面傾聽，一面暗自思量，但見了聶小青那等身材英挺，面貌醜怪之狀，却也毫未起疑，以爲公孫爲我所說，全是實話！

公孫爲我看了謝小紅兩眼，繼續笑道：「他既是被你燒得面目醜怪，不易娶妻生子，則就由你嫁給他作老婆，豈不是天公地道？中國女人講究三從四德，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彼此成婚以後，你一輩子都要替他燒飯煮茶，疊被舖床，難道還不是最高明的報仇辦法？」

語音至此微頓，摸摸頦下短鬚，高興已極地，縱聲狂笑又道：「徒兒既娶媳婦？我這作師傅的，總得破費破費，給點見面禮！我打算傳你一些功夫，也可算是對你報了恩了！」

謝小紅因知公孫爲我這老怪物之無法力敵，心頭幾經盤算，業已決定對策！遂在聞言之下，故作驚喜地，揚眉含笑問道：「老人家，我當日森林縱火之舉就是爲了千里迢迢，一心求藝，你却偏偏不肯收徒，才氣得任性胡爲，不顧一切！你……你……你如今竟自動開口，願意教我功夫了麼？」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我的多年宿疾，被你燒好，理應對你報恩！你做了我徒弟媳婦，我也理應給你個見面禮！傳些功夫，一舉兩得，却何樂而不爲呢？」

謝小紅看了聶小青一眼，佯作高興地，軒眉笑道：「你老眞肯傳功夫，我就答應嫁你徒弟，但我却不想學甚麼庸俗功夫？要學你昔年威震武林，妙化無方的『九宮八卦迷魂手』！」

公孫爲我早就看透謝小紅的心意，遂哈哈大笑地，點頭說道：「好！我答應傳你那一套共有三百六十五招的『九宮八卦迷魂手』！你如今且和徒弟成親，等到明日清晨，我便開始傳授！」

謝小紅聽得芳心一震，急忙搖手說道：「今日怎可成親？男女婚姻，是百年大事，決不能如此草率！」

公孫爲我怪笑問道：「你認爲要到何時成親，才算妥當？」

謝小紅想了一想，朗聲說道：「我認爲男女婚姻，不外三種形式，就是自動自發崇拜對方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以及買賣婚姻！我如今把三種方法，完全說出，由你們選上一種，總該不能說我是故意刁難了吧？」

聶小青站在一旁，聽得幾乎忍俊不禁

地失聲而笑，暗想紅妹眞是花樣百出，刁鑽無比！但偏偏遇上自己這位比我更刁更壞的怪乾爹爹，最後難免仍要計窮力絀，嚇了半死！

公孫爲我剛在聽完謝小紅所說之後，神色莊重地，點頭笑道：「你倒想的頗爲周到，不妨說來給我師徒聽上一聽！」

謝小紅目光一閃，傲然笑道：「我先說第一樁，自動自發崇拜對方的婚姻！既是武林人物，自然崇拜英雄，我之所以與葉元濤互訂婚約，就因爲他武功蓋世，藝業無雙，是當世武林第二代年輕人物中的第一條英雄好漢！如今既要我嫁你徒兒，則他必須鬥敗葉元濤，何日完成這壯舉，何日便是我們的花燭吉期！」

公孫爲我撫掌狂笑說道：「你這張小嘴，這理由編得冠冕堂皇，十分充足，我和公孫獨我的爭雄心願未了，業已一死一生，天上人間，如今要我徒弟去鬥葉元濤，自然是入情入理，無可駁斥！」

謝小紅見這老怪物已被自己說動，不禁微揚秀眉，得意笑道：「公孫老人家，請先不必誇獎，等我把三種婚姻方式，一齊說完，再由你們細細選擇！」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你說下去，我再聽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

謝小紅毫不羞澀地，微笑說道：「公孫老人家，你徒弟可以由你替他作主，我因受我主人令狐楚楚自幼撫養教導之恩，在嫁人之前，也應向她禀報請示！故而只要老人家尋得我主人令狐姑娘，告知此事，有她點一點頭，謝小紅便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地，甘奉令徒箕帚！」

公孫爲我聽得連連地點頭，含笑說道：「合理！合理！君子不忘本，你這丫頭，說得出這種大道理來，我老頭子眞應該對你另眼相看！」

謝小紅心中方自一喜，公孫爲我忽似想起甚麼事，向她皺眉問道：「謝丫頭，我有一件事兒問問你！」

謝小紅微微一笑說道：「老人家儘管請講！」

公孫爲我臉上堆滿笑容，緩緩地說道：「你與葉元濤互訂終身之事，有沒有禀告令狐楚楚？使她點過頭呢？」

這句話兒，乘虛而入，針對要害，問得好不捉狹，使謝小紅入耳心驚，紅透雙頰！

但她畢竟口齒伶俐，微覺羞窘以後，立刻神色平靜下來，向公孫爲我點頭含笑說道：「老人家責備得是，但謝小紅便因與葉元濤雖有越禮之言，並無越禮之舉，彼此只是口頭之約，未曾禀明主人，不算正式婚姻！否則即當堅貞不二，從一而終，不可再與令徒談條件了！」

公孫爲我笑道：「辯得好！辯得好！倘若江湖舉行一場生面別開的口舌爭雄大會，定然是你這丫頭盡屈羣雄，身爲盟主，否則便把我老頭子的兩隻耳朵撕掉！」

謝小紅過了一關，心中微定，繼續笑道：「第三樁是最庸俗的買賣婚姻，既談到『買賣』二字，自然你是買方，我是賣方，按情理而論，賣方在未收足買方應𧶠的貨價之前，暫時是不必履行交貨義務的！」

公孫爲我「哦」了一聲，怪笑問道：「你這語中含意，是不是要等我把那一套共有三百六十五招的『九宮八卦迷魂手』完全學會以後，才與我徒兒完成嘉禮？」

謝小紅點頭答道：「老人家說得不錯！我這種要求算不算過份逾越？」

公孫爲我搖頭笑道：「一點也不逾越！你第一種要求在我徒弟鬥敗了葉元濤之後，再行成婚，以期獲得英雄丈夫的主張，是合於人情！第二種要求在獲得你主人令狐楚楚的點頭之後，再行成婚，以期名正言順，心安理得的主張，是合於天理，第三種要求在完全學會三百六十五招『九宮八卦迷魂手』之後，再行成婚，以期收取應獲貨價之主張，是合於代表國法所不能到的江湖規矩，看來我必須要從合情合理合法三者之中，選上一樣！」

謝小紅微笑說道：「老人家不妨愼思以擇，一經擇定之後，我們便如約行事，互相遵守！」

公孫爲我揚眉大笑說道：「謝丫頭，你把我老頭子太看扁了！對於這一點小事，我那裏用得着愼思以擇？我早就拿定主意！」

謝小紅心想，無論對方選擇第幾種方式，自己均有相當時間，可以設法脫離！遂滿面春風地，含笑問道：「老人家早有決定了麼？你選定的是第幾種方式？」

公孫爲我極其乾脆地，應該答道：「第四種！」

謝小紅聞言一愣，皺眉問道：「第四種？我適才向老人家所說，只有三種方式呢！」

公孫爲我雙眼一翻，佯怒叫道：「小丫頭！你講不講理？難道只許你嘰哩咕嚕地，提出三種方式，就不許我提出第四種麼？」

謝小紅苦笑說道：「我想不出除了自動自發婚姻，父母之命婚姻，及買賣婚姻等三種以外，還有什麼其他方式？」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你想不出，我想得出，這第四種叫作『霸王娶妻』！」

謝小紅眉峯深蹙地，訝然問道：「甚麼叫做『霸王娶妻』？」

公孫爲我得意笑道：「你當初在『哀牢山古森林』中對付我的手段，叫做『閻王請客』！我如今用來對付你的手段，叫『霸王娶妻』！倘要略加解釋，就是所謂『擇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當日』！再表示得乾脆一點，就是『說幹就幹』！」

說到此處，舉起手來拍拍聶小青的肩頭，向她縱聲狂笑說道：「醜八怪！你聽見了沒有？有師傅替你作主，你儘管說幹就幹！把什麼天理人情，以及江湖規矩，一起丟開，且先將這鍋生米，去煮成熟飯再說！因爲當初森林起火之際，誰向我們講過天理？誰向我們講過人情？我們若在林中，被燒成兩根焦炭，如今却更向誰去買貨賣貨地，講甚麼江湖規矩？」

謝小紅聞言，知道必難免辱，遂突萌死念地，向公孫爲我「哼」了一聲，柳眉雙挑，傲然叫道：「老怪物，你簡直是在做你的清秋大夢！『霸王娶妻』的手段，對付一般女子可以，對謝小紅却行不通，你姑奶奶要到閻王前去告你一狀！」

語言方落，玉掌立翻，便自駢指向咽喉截去！

公孫爲我早就猜到她會有這種拚死全節舉措，故而謝小紅玉掌才翻，他的手指也伸，凝功吐勁，隔空點穴，便把這刁蠻俠女制住。

謝小紅身不能動，但五官功能，却照樣可以發揮，遂咬牙罵道：「公孫爲我，你這燒不死的無恥老怪……」

話猶未了，公孫爲我便搖手向她笑道：「小丫頭，你不要罵，也別想死！要知道我這個燒不死的老怪，神通廣大，魔力無邊！你縱然到了『望鄉台』，我也可以找閻老五套點交情，把你拉出『鬼門關』外，做我徒弟媳婦！」

謝小紅厲聲叫道：「公孫老怪！你這等任性胡爲，小心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倘若有朝一日，落在謝小紅，或是我主人令狐楚楚，或是我聶小青姊姊手中，定要啃你的骨頭，吃你的肉，並喝乾你的全身血液！」

公孫爲我聽得搖頭笑道：「小丫頭，如今你是新娘子了！怎可再學潑婦罵街，這樣咒法？且乖乖地伺候我這醜八怪的寶貝徒弟，等到明日清晨，我老頭子還要對你報恩，教你那足以睥睨當世的『九宮八卦迷魂手』呢！」

說完，哈哈一笑，轉身走出石室，並把石門帶好！

聶小青默然走過，輕輕抱起謝小紅，便往石榻走去！

謝小紅急得心魂俱顫地，咬牙說道：「你……你……你當眞也像你師傅那像……卑鄙無恥……眞……眞要欺……欺負我麼？」

聶小青咧嘴一笑，仍然默不作聲，却把謝小紅放在石榻之上，替她寬衣解帶，作出一副急色鬼的圖謀不軌神態！

謝小紅穴道被制，無力抗拒，只氣得兩眶珠淚，撲簌簌地宛如泉落！

聶小青看她氣急成這般模樣，心中自然不忍，但知公孫爲我必在門外偷窺，遂一面向謝小紅作輕薄狀，一面却以「蟻語傳聲」功力，對她耳邊說道：「你趕快放聲大哭，一哭就沒事了！」

謝小紅雖然弄不懂對方爲何叫自己放聲大哭？但此時早已六神無主，遂果然立即如言失聲痛哭起來！

她本有滿腹辛酸，這一哭，自然情感奔放，一瀉無餘，悲悽之處，尤勝於孤舟嫠泣，巫峽猿啼，那裏還聽得出有絲毫矯揉造作？

謝小紅的哭聲起後不久，便聽得公孫爲我在門外，發出一陣充滿得意地哈哈大笑！

公孫爲我的這一陣哈哈大笑，是與聶小青約定的暗號，等於通知聶小青這樁假報仇讎之舉，可以適可而止！

故而聶小青聞聲之後，便向謝小紅冷笑說道：「謝小紅！你哭甚麼？難道我們兩人結爲夫婦，還對你有所委屈不成！」

謝小紅見對方適才悄悄囑咐自己縱聲大哭，如今又復這等說法，不禁弄得迷裏迷糊，瞪着一雙淚光盈盈的大眼，向聶小青愕然凝視！

聶小青失笑說道：「你怎麼這副傻相？我問你到底肯不肯嫁給我呢？」

謝小紅驚心略定下來，濾出聶小青語音甚熟，遂訝然問道：「你叫甚麼名字？我怎麼覺得你的語音甚熟？」

聶小青微笑說道：「想是我們有緣，所以才會覺得我的語音甚熟！至於姓名方面，最好暫時不要提，因爲我一告訴你之後，你便又要哭了！」

謝小紅愈聽愈生疑，但因聶小青仍作男音，遂想不到那位與自己情若同胞的青姊身上！柳眉微挑，傲然說道：「你說好了，不管你是誰，我決不再哭！」

聶小青笑道：「倔强俠女，誰不生憐？你眞太可愛了！若是眞不願意嫁給我！我便嫁給妳吧！」

謝小紅驚叫一聲說道：「你說甚麼？你嫁給我？」

聶小青直到此時，才恢復女音，發出一陣銀鈴似地嬌笑說道：「貂裘公子，濁世翩翩，倘若你不是一位銀樣蠟槍頭的西貝貨色？聶小青簡直甘爲情死！」

她這陣嚦嚦鶯聲，及「聶小青」三字，聽得謝小紅始而疑，繼而驚，終於傷心欲絕地，果然又是失聲痛哭！

聶小青知道姊妹分別以來，她所受之委屈，必不在少，遂在聽任謝小紅流淚發洩，一面除去化裝，恢復本來面目，一面替她解穴道，含笑說道：「紅妹不要怪我爹爹……」

話猶未了，謝小紅便自瞪起兩隻淚光模糊的美麗大眼，抱着聶小青的香肩，訝然問道：「青姊，那麼公孫爲我怎會變成你的爹爹！」

聶小青含笑說道：「他老人家先是我師傅，後是我義父！」

謝小紅「呀」了一聲，失驚叫道：「青姊，我在『哀牢山古森林』中，所放的那把火，莫非也將你燒在其內？」

聶小青點點頭笑道：「紅妹當日大概是千里遠來，所求不遂，以致氣得發昏，下手太快，其實你那把火兒，只要放得略慢半步，我就會趕出『古森林』來招呼你了！」

謝小紅咧着小嘴說道：「原來你那位爹爹，業已收了絕頂聰明的聶小青作走弟，難怪看不上我這笨蛋似的謝小紅了！」

聶小青失笑說道：「紅妹不要生氣，我爹爹怎會看不上你？他老人家多年宿疾，被你一燒痊愈，今日這場安排，叫做『假報仇讎眞報恩』呢！」

謝小紅苦笑說道：「這種假報仇讎之法，實在太以捉狹，把我嚇得半死！但不知眞報恩之舉，又是甚麼花樣？」

聶小青撫着謝小紅的如雲秀髮，向她含笑說道：「紅妹怎的還問我，方才我爹爹不是已對妳說明了麼？」

謝小紅驚喜地跳將起來，揚眉笑道：「青姊！你那爹爹當眞有傳授我三百六十五招『九宮八卦迷魂手』麼？」

聶小青點頭笑道：「紅妹放心，我爹爹生平不輕然諾，言出必踐！」

謝小紅聞言，拭去頰上淚痕，目注室門，秀眉雙揚，笑聲叫道：「公孫老伯伯，你的仇讎報夠了麼？若是業已報夠，該傳我那夢想已久的『九宮八卦迷魂手』了呀！」

公孫爲我哈哈大笑地，推門走進，手指謝小紅，皺眉問道：「天下男人之多，

不計其數，你這丫頭為何偏偏選上我那死對頭的徒弟葉元壽呢？否則，我把一身絕學，悉數傳給你們兩個丫頭，豈不……」

謝小紅嫣然笑道：「老伯伯！你和公孫獨我一生一死，人天相隔，還爭的甚麼勝兒？鬥的甚麼氣兒？你若也讓我和青姊一樣，叫你爹爹，葉元壽豈不成了你的乾女婿了麼？」

公孫為我聽得怪笑說道：「你這丫頭，簡直比你青姊還要聰明……」

謝小紅不等公孫為我話完，便自搖手笑道：「老伯伯不要這樣說，我若趕得上我青姊的一半聰明，你在『哀牢山古森林』中，就不會拒人千里，氣得我放起那把火了！」

公孫為我目光一轉，含笑說道：「紅兒，我有一件想不通的怪事必須問你！」

謝小紅聽他改叫自己紅兒，遂也立即改口，異常柔順地，扣着公孫為我的一雙手兒，嬌笑道：「爹爹，你有甚麼怪事問我？」

這聲「爹爹」，叫的公孫為我心花怒放地，先看看聶小青，再看看謝小紅，呵呵大笑，拈鬚說道：「紅兒！據你青姊對我所說，你們曾在『北嶽恒山』的『冷竹坪』上，獲得嚴慕光死訊，並掘土開棺，驗得屍骨！如今他怎會白骨生肉地，死而復活？」

謝小紅聞言，目注聶小青，含笑說道：「青姊！我們當日都上了那『冷竹先生』查老頭子的一個莫大惡當！墓中屍骨，不是嚴慕光，却是艾天澤特向爹爹推薦的屠夫石屍！」

話完，便把自己發現嚴慕光未死，企圖尾隨探秘，竟巧遇艾天澤、智通僧，改扮羅靜石，同赴「哀牢山」，求師遭遇，縱火燒林，斷去艾天澤雙足，結識葉元壽，大鬧「盤龍峽」等千艱百險，死而復生情節，向聶小青及公孫為我細說一遍！

聶小青聽完經過，方始恍然，但忽又想起一事，揚眉微笑問道：「紅妹，嚴慕光既然未死，却為何毀去左半邊面頰，並在武功之上，大有驚人長進！」

謝小紅笑道：「青姊不要心急，方才我所說，只是彼此別來的前半段故事呢！你大概決想不到，嚴光慕那半邊俊美面貌，竟是毀在他師傅手內！」

公孫為我訝然說道：「查一溟詐立墓碑之舉，用意便在宣稱嚴慕光已死，好讓他斷絕任何外擾，一意苦修，可見對這唯一傳人，極為鍾愛，却又為了何事，竟把嚴慕光之俊美面頰毀壞成那等怪模樣？」

謝小紅長歎一聲，搖頭說道：「見仁見智，各有苦心，我無法評論『冷竹先生』查一溟這樁舉措，究竟是對是錯？只好說將出來，請爹爹姊姊發表高見！」

語音之後，飲了一杯聶小青所斟給她的茶兒，略為潤喉，便把「冷竹先生」查一溟在「血河幽谷」，傳授嚴慕光「一元神劍」、「蕩魔笛音」，及贈與「金弓寶箭」之事，詳細加以敍述。

聶小青聽完這段故事，秀眉微蹙，似也對於查一溟毀去嚴慕光容貌之舉，難斷是非？

公孫為我却冷笑說道：「依我看來，這查一溟簡直是個老糊塗，老頑固，老混蛋，老不開通……」

謝小紅聽得他罵得好不順嘴？不禁嫣然失笑地，接口問道：「爹爹不要罵人，倘若換了你是嚴慕光的師傅，却是怎樣處理……」

公孫為我不等謝小紅話完，便即怪笑說道：「倘若我有嚴慕光那樣一個漂亮徒弟？不但不會毀他容貌，要他永絕情緣，並巴不得他能娶上八個絕代紅粧才好！最低限度也要將令狐楚楚，陰素梅及你們姊妹，四美兼收，決不至於把個業已掛在嘴邊上的謝小紅，被那葉元壽小鬼搶走！」

謝小紅聽得滿面紅霞地，嬌羞說道：「爹爹！你還直罵查一溟老糊塗，老頑固，老混蛋，老不開通，你自己才是個老不正經！我告訴你，嚴慕光既然有了令狐姑娘與陰素梅，葉元壽也一個不够，我要叫他依翠偎紅，把青姊……」

她話猶未了，聶小青便尖叫一聲：「紅妹要死！」駢指向她脅下點去！

謝小紅飄身微退，格格嬌笑叫道：「青姊！你莫要心裏高興，臉上害羞！女兒家，除了行為太壞，或是醜得無人敢領教以外，遲早必須嫁個丈夫！我們姊妹情深，若能同事一人，豈非親親熱熱，永世不分……」

語音未畢，聶小青嬌羞萬狀地，緊咬銀牙，掌發如風，又向她撲身而至！

謝小紅趕緊閃在公孫為我身後，笑聲叫道：「爹爹！你要帮我，青姊經過你的高明傳授，已非吳下阿蒙，我怎麼招架得住？」

公孫為我被這一雙嬌憨俠女，逗得滿懷高興地，眞替謝小紅伸手格住聶小青，哈哈大笑說道：「你們先不要鬧，我看看那葉元壽够不够這份骨格？有沒有這種福氣？若是我看不上眼，慢說青兒，連紅兒我也不許嫁給他呢？」

聶小青見公孫為我竟有點偏袒謝小紅，不禁氣得噘起嘴兒，頓足叫道：「爹爹！怎麼有了紅兒，就忘了青兒？應該還記得在『哀牢山古森林』中，放火燒你的是她，揹你逃出火海的，却是我呀！」

公孫為我微笑說道：「青兒！你對爹爹完全忠實地麼？我方才好像聽見你用『蟻語傳聲』叫你紅妹，趕快放聲大哭！」

這句話兒，聽在聶小青的耳內，竟使她羞窘得當眞「嚶嚀」一聲，聳肩啜泣！

聶小青一哭，却使公孫為我慌了手脚，急忙走上前去，拍着她香肩叫道：「青兒……青兒……」

他愈是欲加安慰，聶小青愈是傷心，啜泣得格外厲害，嗚咽說道：「爹爹！你好沒有良心，你……你忘了我替你梳頭髮，你忘了我替你理鬍子，若不是我聶小青，你那會看見浩瀚黃沙？看得見冰天雪海？直到如今，還半埋在『哀牢山古森林』的枯葉堆中，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吃毒虫，喝獸血呢！」

公孫為我聽得雙眉緊蹙，束手無策！

謝小紅却微笑說道：「爹爹！原來你天不怕，地不怕，却怕女孩兒家的眼淚一下，但你慌了手脚，我却有法兒，讓我青姊不再哭了呢！」

公孫為我聞言，趕緊向謝小紅問道：「紅兒快說，你有什麼法子能使你青姊不

哭！」

謝小紅笑道：「青姊對我們主人令狐楚楚姑娘，極為忠誠，她如今最担心的事兒就是我主人與嚴慕光，陰素梅之間，怎樣才能雲霧齊開，月圓花好？故而爹爹若肯把這樁難題，包在身上，以你的通天澈地之能，替青姊完成這樁心願，她就會破涕為笑，又和你親親熱熱，不罵你沒良心了！」

公孫為我聽完話後，果然立向聶小青含笑叫道：「青兒放心，你主人令狐楚楚與嚴慕光，陰素梅之間的這樁複雜婚姻，包在我身上，慢說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第四種……甚至我便想出第八種方式，也要使他們琴瑟和諧，月圓花好！」

聶小青哭泣之故，本是半出羞窘無奈，半出裝腔作勢，如今既聽公孫為我這樣說法，果即破涕為笑地，回過頭來，揚眉叫道：「爹爹！你莫要亂跨海口，這樁事兒，不好辦呢！」

公孫為我怪笑說道：「我不相信不好辦，但却要先把令狐楚楚找着再說！」

聶小青睫毛上淚珠未乾地，含笑說道：「爹爹！你不要用這種理由來推！我已找着我主人令狐楚楚與陰素梅藏身所在了呢！」

謝小紅驚喜萬分地，搶前兩步，拉着聶小青的手兒，顫聲問道：「青姊，你眞找着姑娘了麼？她……她現在何處？」

聶小青答道：「姑娘與陰素梅兩人，就住在『阿爾金山』之中，陰素梅並替嚴慕光生了一個兒子！」

謝小紅急道：「我知道，他們在『阿爾金山』之中，但……」

聶小青搖手笑道：「紅妹別急，讓我也喝杯茶兒，再慢慢把怎樣遇見姑娘經過，詳詳細細地，講給你聽！」

公孫為我「哦」了一聲，向聶小青恍然說道：「青兒，怪不得你回來之時，滿面喜色，原來你已找着令狐楚楚與陰素梅之藏身所在！」

聶小青點頭笑道：「有些俗語說得絲毫不錯，我這次與主人巧遇，眞所謂『有意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陰』呢！」說完了，斟了一杯香茶徐徐飲下，便開始敍述她與令狐楚楚的恰巧相遇經過。

父女同計議

原來，聶小青自從奉公孫為我，居住在「阿爾金山」以來，便經常出外探詢有無山民獵戶等人，聽說過「蛇蠍美人」與「幽靈鬼女」，在「天心谷」中決鬥之事以及勝負結果，雙方下落？

多次探聽，均無絲毫收穫，聶小青憂心無奈下，這次遂立意跑得遠些，直到「天心谷」口去看看！

她第一次尋人，便來過「天心谷」口，已知「天心女史」石無垢遷居別處，「天心谷」口道路，也由萬斤大石封死！這次再來之意，無非是想在谷外仔細觀察，有無主人令狐楚楚與陰素梅之決鬥痕跡，從而研判出一些蛛絲馬跡！

那知到了「天心谷」口，徘徊不久，依然一無所得！聶小青正自柳眉深結，忽而聽見「天心谷」中，傳出幾聲虎嘯！

這幾聲虎嘯，叫得聶小青好不疑心，暗想谷口既封，「天心谷」便成死谷，虎却由何而入？並跑到死谷之中則甚！

疑心既動，她便想進谷看看，萬一谷中尚有人居？則定對七月初七的谷口惡鬥之事，有所耳聞目睹！

聶小青主意既定，遂飛縱登上封谷萬斤巨石，進入「天心谷」中！

入谷不遠，又有無數亂石，堆起了七八丈高，把谷徑再度堵死！

聶小青好不皺眉，正想提氣騰身，攀援過這大堆亂石之際，驀然眼前微晃，一條白衣人影，業已從天而降！

聶小青閃退數尺，注目一看，幾乎喜得暈倒！

但她狂喜之後，却立即驚訝欲絕！

原來卓立眼前之人，正是她苦尋不得的令狐楚楚，却臉色如冰，毫無笑容，並穿了一身素白孝服！

聶小青見令狐楚楚的兩道眼神，冷峻地異乎尋常，不禁驚奇交集地，顫聲叫道：「姑娘，我……我去哀牢……」

話方出口，令狐楚楚便冷然說道：「妳不必把『哀牢』之行的經過告我，令狐楚楚永絕江湖恩怨，不願再問任何塵寰俗事？也不許任何人進入『天心谷』，你趕緊走！」

聶小青自幼隨侍令狐楚楚，備蒙愛護，那裏看過她以這等冷峻神色，對待自己？不禁心頭一酸，淚如雨落地，悲聲叫道：「姑娘，你……你為何……」

令狐楚楚根本不願意聽她說話，又自厲聲叱道：「聶小青，你趕緊走，並從此不許再來，否則我便把你一掌打死！」

聶小青委實如墜五里霧中，遂帶着滿面淚痕，咬牙叫道：「姑娘，你趕我走不妨，但須說明理由！否則，青兒寧願被姑娘打死，也絕不離開半步！」

聶小青這一要賴，倒使令狐楚楚拿她無可奈何？只得冷然問道：「你為甚麼騙我？」

聶小青愕然問道：「姑娘所指何事？青兒侍奉姑娘，向極忠誠，那裏敢有所瞞蔽？」

令狐楚楚「哼」了一聲說道：「聶小青，你講得倒很好聽，但嚴慕光已死之事，却為何不對我稟告！」

聶小青聽得全身一顫，只好囁嚅說道：「姑娘，你……你怎知嚴……嚴相公已死！」

令狐楚楚目中，精芒電閃地，冷笑說道：「你還敢賴？這是陰素梅妹子告訴我的！」

聶小青聽主人對於陰素梅之稱呼已改，不禁越發莫名其妙地苦笑問道：「陰姑娘又怎會……」

令狐楚楚冷笑說道：「我若不把內情說出，大概妳也不肯甘心！藍鷹譚幹曾上北嶽冷竹坪，在叢草間，發現嚴慕光之墓碑，並挖墳開棺，看見棺內有屍，屍下並有嚴慕光所用之弧形箭等物！」

聶小青聽到此處，知道無法再隱，只好含淚說道：「姑娘既知此事，請聽青兒解釋一下！」

令狐楚楚搖頭說道：「我不必聽你解釋，也知道你要怎樣解釋，念在你與謝小紅隨我多年，如今且把我所定主意告你，

但聽完之後，必須立即出去，永遠不許再來，並不許把我住在『天心谷』內之事，對謝小紅相告！」

聶小青深知令狐楚楚說一不二的個性，不敢當時違拗，遂只得點頭應命！

令狐楚楚見聶小青業巳點頭，便長嘆一聲說道：「嚴慕光巳死，我與陰素梅尚有何可爭？反因同病相憐，結為要好姊妹！何況陰素梅又替嚴慕光生下一子，總算未絕了他嚴氏香烟，我姊妹遂對天立誓，隱居『天心谷』內，永絕任何塵緣，一心一意，竭盡所能地，培植嬰兒，使他長大成人之後，放出特殊光采，有慰嚴慕光於九泉之下！」

聶小青問道：「我方才似乎聽得谷內有虎嘯之聲！」

令狐楚楚說道：「陰素梅乳水不足，我遂設法擒來不少雌虎，細心調敎，以虎乳育嬰！」

說到此處，神色又變，目中射出兩道冷森森的寒芒，凝注在聶小青之臉上，沉聲說道：「聶小青，你隨我多年，應知令狐楚楚的習性，言出必行，說一不二？我與陰素梅妹子，業巳約定，不許任何人妄入『天心谷』內半步，若是無心闖入，加以警戒勸阻，若是故意違拗？便將立殺不赦！如今話巳說完，你趕緊離去，與謝小紅覓人委身也好，游蕩江湖也好，但却切不可再來此處，以免我辣手相加，絕了多年情份！」

聶小青淚落如泉地，悲聲叫道：「姑娘！青兒自然聽妳的話，但我們便當眞從此永訣……」

令狐楚楚也微覺黯然地，搖手嘆道：「也不一定從此永訣，只要嬰兒長成，藝業練就，我與陰素梅妹子，携他闖蕩江湖，光宗耀祖之際，彼此仍可重逢！但主婢名義，却至此去掉，再見之時，以姊妹相稱便了！」

聶小青悲泣不巳，尚欲再言，令狐楚楚却再度變顏，沉聲命去！

聶小青不敢違拗，只好向令狐楚楚連拜三拜，退出「天心谷」外！

但她出谷以後，反倒高興起來，心想義父公孫為我，身具通天入地，驚神泣鬼之能，只要主人有了下落，父女們細加商議，未必便無法可想！

聶小青說到此處，巳把這段經過，整個講完，謝小紅遂雙揚秀眉，含笑叫道：「青姊放心，這樁事兒，不難辦呢！」

聶小青皺眉說道：「怎不難辦？紅妹莫要把事兒看得輕易，姑娘彷彿意冷心灰，萬情巳絕，態度硬得很呢！」

謝小紅微笑說道：「青姊不要發愁，再大的毛病，只要能對症下藥，扶本清源，決沒有治不好的道理！」

聶小青苦笑說道：「紅妹說來輕鬆，可知要能對症下藥，必需妙手仙醫……」

謝小紅不等聶小青話完，便指着自己的鼻子，揚眉嬌笑說道：「青姊請看，常言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又道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所謂的『妙手仙醫』就是我謝小紅呢！」

聶小青白了謝小紅一眼，佯嗔說道：「好！紅妹既誇海口，我就請教請教你這位『妙手仙醫』，倒看你能開出一張甚麼樣扶本清源的高明藥方兒來！」

謝小紅搖頭笑道：「根本不必開什麼藥方兒，我有兩味特效靈藥！」

聶小青被她弄得莫名其妙，惑然問道：「見你的鬼，你有什麼特效靈藥？」

謝小紅怪笑一聲，揚眉笑道：「青姊，你不要看不起我，我有一味人參精，和一味成形何首烏呢！」

聶小青愈發驚奇地，瞠目問道：「你從那裏弄來的人參精，和成形何首烏？」

謝小紅頗為得意地，格格地笑道：「這味『成形何首烏』是當世之中，獨一無二的陳年老貨！因為功能返老還童，故而雖然幻成一個老頭兒的模樣，却是童心猶在！至於那味『人參精』，則畢竟資格尚嫩，縱經苦練苦修，修成人形，但只有右半邊漂漂亮亮，左半邊不像人呢！」

謝小紅語音才了，便被公孫為我一把揪住頭髮，怪笑連聲說道：「你這壞丫頭，把你青姊騙得好苦！所謂『成形何首烏』及『人參精』，大概就是我這猶帶童心的老頭子，和那半邊面頰巳毀的嚴慕光了吧！」

聶小青也自恍然，遂嬌叱連聲，伸手向謝小紅的腋下呵去！

謝小紅笑得花枝招展地，連連告饒，並大聲叫道：「青姊！妳聽我說，我雖拿爹爹開玩笑，但他老人家與嚴慕光相公，眞是兩味足能治療主人令狐楚楚心病的特效藥呢！」

聶小青停手說道：「我聽妳說，若是說不出個相當理由，再會饒你才怪！」

謝小紅妙目微翻，把目光盯在公孫為我身上，嘛嘴叫道：「爹爹，你怎不放手，我又不是偷了人家甚麼金弓神箭的小偷兒，要被人抓着頭髮，强逼問話！」

公孫為我苦笑放手，謝小紅遂一本正經地，朗聲說道：「要想扶本清源，必先尋源究本，我認為主人令狐姑娘與陰素梅之所以心灰意冷，摒絕萬情的本源所在，只是為了兩件事兒！」

聶小青看了謝小紅兩眼，淡淡地道：「那兩件事兒，你講下去！」

謝小紅微笑說道：「意冷心灰之故，是為了獲得了嚴慕光相公的不確死訊！摒絕萬情之故，是為了悉心培植陰素梅所生的嬰兒，想使他將來能秀絕武林，光宗耀祖！」

聶小青點頭說道：「你這大夫有點道理，倒把病因分析的絲毫不錯！」

謝小紅向聶小青憨笑說道：「病因既未看錯？我這個蒙古大夫，就要用特效藥了！第一味是『人參精』，青姊請想，我們只要能把嚴慕光送進『天心谷』中，使主人令狐姑娘與陰素梅姑娘，眼見情郎未死，她們還有什麼理由，再心灰意冷？」

聶小青與公孫為我都聽得互相點頭！

謝小紅一面玩弄着公孫為我的鬍子，一面頗為得意地，又自嬌笑道：「第二味特效藥，我要用『成形何首烏』！青姊請想，嚴慕光那兒子若由爹爹貫些心神，自幼加以培植造就，豈不比主人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姑娘的調敎傳授，强得多麼！何況爹爹是個童心猶存的老頑童，嚴慕光的兒子是個天眞爛漫的小頑童，讓他們老少頑童，結成伴侶，確也頗適合，而且還蠻有

趣的呢！」

聶小青喜得連連點頭，公孫為我則氣得連連怪叫！

謝小紅仍自撫弄着他那頷下鬍鬚，向公孫為我，嘴角微披，揚眉笑道：「爹爹！你不要叫，也不要想抓我頭髮！紅兒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這回早有準備，先把你的鬍子，捏在手中，你若抓我頭髮，我就拉你鬍子！」

公孫為我空自狠天狠地，無所不能，但對於謝小紅這刁蠻義女，却毫無辦法，只好苦笑說道：「紅兒，不要胡鬧，且放開我的鬍子，讓我指出你這計劃的一大缺點！」

謝小紅放開他的鬍子，冷笑道：「爹爹，用不着你指出，我早就知道這計劃之中，有樁缺點，但這樁缺點，只要集中我們父女三人智力，加以精思熟慮，決不會無法解決！」

聶小青失笑問道：「紅妹！我眞被妳這小淘氣鬼，給弄糊塗了！你這蒙古大夫，既巳看準病因，又有特殊靈藥……」

謝小紅接着聶小青的話兒笑道：「却缺少了一樁藥引！」

聶小青訝然問道：「這『藥引』二字，應怎樣解釋！」

謝小紅笑道：「青姊！主人令狐姑娘不是對妳巳下絕情，聲明若再妄闖『天心谷』半步便將立殺不赦！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又怎能把嚴相公送入谷中，使他這味『人參精』，發生平肝順氣作用？豈非等於藥物巳備，却少了一些藥引兒麼？」

聶小青瞿然說道：「對了！姑娘向我說話的神情，委實斬金截鐵，毫無通融餘地，只怕頗難使嚴相公，安然進入『天心谷』呢！」

謝小紅嬌笑說道：「青姊放心，這樁事兒，雖像是個莫大難關，但我們有柄萬能鑰匙，是足以開得了任何關口！」

聶小青含笑問道：「紅妹說的萬能鑰匙，是否指的是爹爹！」

謝小紅偎在公孫為我懷中，一面撫弄着他鬍鬚，一面格格笑道：「青姊猜得不錯，我們這位老爹爹，通天徹地，無所不能！」

公孫為我不待她往下再說，便自怪聲笑道：「紅兒！你這壞丫頭，休想又來拍我馬屁！我確實可以使嚴慕光進入『天心谷』，並願意對他兒子，造就造就！」

謝小紅向聶小青拍手笑道：「青姊你聽，爹爹這一自告奮勇，豈不把任何問題，都解決了麼？」

公孫為我搖手叫道：「紅兒，我話還不曾說完，我這自告奮勇之舉，却附帶有交換條件！」

謝小紅皺眉叫道：「老天爺！爹爹是出了名的怪物，這項交換條件，必然苛刻得極為可怕！」

公孫為我向她瞪了一眼，含笑說道：「鬼丫頭，你自己一肚子都是壞水，便事事都往壞處想，其實我這條件，既不苛刻，又極平凡，只是一樁聲明而巳！」

謝小紅目注聶小青，搖頭笑道：「青姊！生薑還是老的辣，狐狸還是老的精，我猜不透爹爹心中想的是什麼花樣了？」

公孫為我笑道：「這樁心思，你們確實難猜，我要聲明我只是負責嚴慕光，令狐楚楚，及陰素梅等夫妻團聚，並培植陰素梅所生嬰兒，但却不參與將於清明舉行的『白龍堆大會』！」

聶小青與謝小紅，起初忽聽公孫為我竟不打算參加那場將於清明舉行的，無比重要的「白龍堆大會」！自然頗覺驚訝！

但旋即恍然有悟，先由聶小青點頭笑道：「爹爹！我懂得你打算不參加『白龍堆大會』之意！」

公孫為我揚眉笑道：「青兒，你懂什麼？且說說看！」

聶小青以兩道柔和美俏目光，看着公孫為我，嫣然微笑說道：「爹爹大概是因公孫獨我巳死，在『白龍堆大會』之上，尋不出相當對手，遂不願以麒麟踏蟻，獅子搏兔！」

公孫為我點頭笑道：「青兒果然聰明，這是我不打算參加『白龍堆大會』的兩項理由之一……」

話猶未了，謝小紅便自秀眉雙挑，笑吟吟地叫道：「爹爹，青兒雖然聰明，紅兒却也不笨！」

公孫為我「哦」了一聲問道：「紅兒既然這等說法，莫非你把我另外一項理由，猜着了麼？」

謝小紅正色道：「衞道降魔，本就是武林俠士應該殫智竭力，悉心以赴的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江湖扶持正義的艱鉅事業！爹爹若是參與『白龍堆』反使我們有了依賴，心生懈怠，故而才決心置身事外，讓我們這干熱血兒女，和那些魑魅魍魅，公公平平地，放手一搏！」

公孫為我見自己心中所想，全被這兩個玲瓏剔透的義女猜對，不禁哈哈大笑地，軒眉問道：「我心事確實巳被你們猜透，但不知你們贊不贊成我這種想法？」

謝小紅連聲答道：「贊同！贊同！只有在勢均力敵的公平競爭下，才能舉行一場精彩有趣的『白龍堆羣雄大會』！」

聶小青也自笑道：「爹爹！我們同意你不參加『白龍堆大會』，你總該說出你打算怎樣使嚴慕公相公，和我主人令狐楚楚，及陰素梅姑娘等夫妻團圓，父子相見了吧！」

公孫為我笑道：「青兒，紅兒，你們先去把嚴慕光抬來，我把他弄醒之後，才好彼此定計！」

聶小青與謝小紅，喜孜孜地走到後洞，把嚴慕光抬來，由公孫為我下手把他點醒，再由謝小紅告知他挨了六記耳光，暈絕以後的所生各事！

計議既定，遂自準備一切！

悲歡離合大團圓

公孫為我調兵遣將既畢，便獨自一人，趕奔那業巳封閉的「天心谷」口！

他到了谷口，暗運神功，提足眞氣，向谷內狂笑叫道：「石無垢可在谷內！趕快出來見我！」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正在谷中，用所煉藥汁，洗浸嬰兒，忽然聽得公孫為我語聲，不禁頗為驚異！陰素梅首先訝然說道：「楚姊！此人是誰？不但直呼『天心女史』石姊姊之名，老氣橫秋，太不客氣！其眞氣之强，也到了驚人地步，彷彿比我們

姊妹，還要高一些呢！」

令狐楚楚皺眉說道：「見怪不怪，其怪必敗！管他是誰，我們不必……」

話猶未了，谷外又傳來公孫爲我的强烈語音，怪笑連聲說道：「石無垢，我借你這『天心谷』中，與人打一次架，倘有損失，完全照賠，你若再不出來迎接我老頭子進谷，我可要把你這些封谷大石，全推倒了！」語音了後不久，便傳來「嘩啦啦」地一陣震天暴響，似是眞巳把那用來封谷的萬斤大石推倒！

陰素梅雙眉微挑，向令狐楚楚說道：「這人太不講理，楚姊照拂嬰兒，我到谷口看看！」

令狐楚楚亦覺來人，過份蠻橫，遂點頭笑道：「梅妹前去看看也好，萬一來人眞是什麼特殊扎手貨色，你便傳聲叫我，再對他加以懲戒便了！」

陰素梅「哼」了一聲，冷笑說道：「小妹在江湖間縱橫多年，除了姊姊之外，敢說未逢敵手，倒眞願能於這『天心谷』口，長點見識！」

語音方了，身形便飄，宛如電掣雲飛般地，趕往「天心谷」口！

令狐楚楚因深知陰素梅之功力，確與自己在難分軒輊的伯仲之間，遂毫不担憂地，仍自留在谷內深處對嬰兒細加照拂！

公孫爲我見谷中馳出一位素服佳人，遂不管她是令狐楚楚，抑或陰素梅，便自怪笑問道：「女娃兒，你就是『天心女史』石無垢麼？」

陰素梅雖是挾怒而來，但她身負絕學，眼光到底不同，一看便知公孫爲我是位從來罕見的出奇怪客！

遂略忍怒氣，暫不發作地，搖頭答道：「我不是『天心女史』石無垢，石姊姊業巳遷居別處，不住在『天心谷』了！」

公孫爲我「哦」了一聲，怪笑說道：「我若知道石無垢業巳遷居別處，便根本不必打甚招呼！乾脆在此等候我那小對頭來，和他比箭便了！」

這「和他比箭」四字，聽得陰素梅心中一動，又向公孫爲我看了兩眼，發話問道：「老人家尊名上姓？」

公孫爲我怪笑答道：「我叫公孫爲我，這個姓名，你們小娃兒，未必知道！」

陰素梅不禁失驚叫道：「老人家竟是一身具有『長笑天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及『千影神魔』三外號的公孫老前輩麼？」

公孫爲我目光微注陰素梅訝然問道：「女娃兒，年紀輕輕，怎會知道我老頭子的來歷？你叫甚麼名字！」

陰素梅既知對方來歷，不敢再復輕視，微抱雙拳，恭身答道：「晚輩姓陰，小字素梅！」

公孫爲我笑道：「你就是『世外八凶』中排上第八的『幽靈鬼女』麼？」

陰素梅搖頭答道：「晚輩雖曾有『幽靈鬼女』之號，但巳絕『世外八凶』之盟，不知老前輩與誰在此約會？」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對方是個年輕小男娃，姓名我不知道，他約我到這『天心谷』中，比鬥三樣絕技！」

陰素梅聽得好生驚奇地，揚眉問道：「年輕人物之中，那有够資格與前輩較技之人！」

公孫爲我連連搖手笑道：「自古英雄出少年，這男娃兒武功奇高，本領不小，我還未必準能贏他呢！」

陰素梅聽得公孫爲我這等說法，不禁愈發好奇地，又復向他問道：「公孫老前輩，那少年人要與你比較三種甚麼樣的技藝？」

公孫爲我笑道：「第一種是比箭，第二種是比劍，第三種是比鬥吹奏樂器！」

陰素梅聽了「比箭」之語，業巳臉上變色，再聽了比鬥「吹奏樂器」之語，遂不由得顫聲問道：「比鬥吹奏樂器？你……你們總……總……不會是比鬥吹笛子的吧？」

公孫爲我佯作驚奇萬分地，跳將起來，怪聲叫道：「陰姑娘，你怎麼猜得這樣準，那少年的一管玉笛，吹奏得如龍吟水，如雁叫雲般，美妙巳極！我自忖未必能贏得了他之故，就由於這最後一陣比賽吹笛，多半遜於對方，至於其他的一柄短劍，及十二根『弧形箭』方面，則任憑小娃兒再怎厲害？但火候方面！畢竟還差得遠呢！」

陰素梅巳不能不問地，繼續說道：「公孫老前輩雖不知那位少年人的姓名來歷，但對於他的面貌年齡……」

公孫爲我不等陰素梅話完，便自接口笑道：「他年約二十八九，但面貌却怪異得罕世絕無！」

陰素梅瞠目問道：「老前輩不妨講得詳細一些，這少年人的面貌，究竟是個怎麼怪法？」

公孫爲我答道：「他右半邊頰，美如宋玉，左半邊臉頰，却醜如山精！成了一張陰陽的臉兒！」

陰素梅皺眉問道：「他這陰陽臉兒，是自幼天生，還是被人所害？」

公孫爲我深知對方被自己打動，遂暗覺得意，含笑答道：「他是被人所害！」

陰紅梅搜根究底，再復問道：「他是被誰所害？」

公孫爲我何等刁鑽，眉頭皺皺地，搖手說道：「詳情我不清楚，只聽說彷彿是被他師傅所害！」

陰素梅尖叫一聲，詫然說道：「師傅會害徒弟？天下那有如此怪事，我有些不相信老前輩的話了！」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姑娘不要不信，天下之大，怪事無窮，我所說的這年輕娃兒，非但左半臉是毀在他師傅手內，並還死過一次！」

陰素梅連退兩步，失聲說道：「他……他……還死過一次？一個人能够死幾次呢？」

公孫爲我笑道：「據說這娃兒長得太以風流倜儻，享盡溫柔艷福，志力情奪，不思上進！他師傅一怒之下，遂把他俊美容貌毀去，使其永絕綺緣，並替他造了一個假墳，令那對他苦苦追尋的兩名倩女嬌娃，從此斷了指望！」

陰素梅靜聽至此，不由自主地又退了一步，並有些心情激動地，全身顫抖！

公孫爲我問道：「陰姑娘，你爲甚麼這麼激動？莫非認識我所說的那位少年人麼？」

陰素梅不答公孫爲我所問，却向公孫爲我問道：「老前輩，你說的那位少年，年約二十八九，以前曾多綺緣，結果他師傅遂把他面貌毀去，並替他設下假墳，宣稱巳死……」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不錯，正是如此！」

陰素梅銀牙微咬下唇，蹙眉問道：「老前輩還說他會使短劍，吹玉笛，並會使用十二枝『弧形箭』麼？」

公孫爲我笑道：「不錯，不錯，但不知陰姑娘對他如此關心則甚？」

陰素梅仍不答話，又自問道：「這位少年人，是何時與老前輩訂約，將於何時到達這『天心谷』內？」

公孫爲我看看天時，含笑說道：「他於七日以前，在『白龍堆』上，與我約定，大概最多再有半個時辰，就該到了！」

陰素梅目光連轉，向公孫爲我抱拳笑道：「公孫老前輩，請你在此等候你那少年對頭，晚輩有事，要想告退片刻！」

公孫爲我笑道：「陰姑娘有事儘管請便，但等事完之後，不妨再來看看我和那年輕娃兒的三場比鬥！」

陰素梅恭身一禮，不暇再作躭延，遂扭轉嬌軀，飛越第二道封谷亂石，馳向谷深之處！

等他見到令狐楚楚以後，喜心翻倒地，正欲暢述所知，却除却了一連串的「楚姊……楚姊」以外，根本說不出半句話兒來。

令狐楚楚好不驚奇地，皺眉問道：「梅妹，你怎麼了？」

陰素梅一面取巾拭去因過份喜悅而流下的紛披珠淚，一面期期艾艾說道：「楚姊，我……我……我獲知了一樁秘密？」

令狐楚楚嘆道：「梅妹怎的如此激動？我們懺情遁世，萬念巳灰……」

陰素梅連搖雙手，急急叫道：「楚姊，你大概萬想不到，運至死灰能再爇，時來枯木又逢春，嚴慕光居然未曾死呢！」

令狐楚楚聞言一驚，陰素梅遂把適才所聞，向她仔細轉述！

轉述雖畢，但因事太離奇，令狐楚楚仍半信半疑，遂懷抱嬰兒，拉着陰素梅，趕向「天心谷」口！

這時，嚴慕光遵照公孫爲我的預先安排，業巳到了谷內！

公孫爲我是有意安排，冥心細察之下，早就知道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全巳趕到，藏在暗處偷窺，遂向嚴慕光怪笑問道：「小娃兒，在我們未曾比較三樁技藝之前，你總該把你的姓名及師門來歷，告訴我吧！」

嚴慕光嘆息一聲說道：「我是傷心人，你何必要問我的姓名來歷？」

公孫爲我說道：「小娃兒，你應該自己想想，以我老頭子這等身份，怎能和一個未報出姓名和來歷的人，互相動手？」

嚴慕光裝出無可奈何地，苦笑答道：「我叫嚴慕光，是北嶽恒山冷竹坪『冷竹先生』查一溟的門下弟子！」

這時，令狐楚楚與陰素梅業巳聽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證明了嚴慕光果然未死！

依了令狐楚楚，便想抱着嬰兒，現身出見！

但陰素梅却向她搖手低聲說道：「楚姊！他既未死，我們何必忙於見他？且藏在暗中，聽聽他對於我們姊妹，是什麼心意！」

令狐楚楚聽了失笑說道：「梅妹，我們自從化敵爲友之後，簡直比眞正同胞姊妹的情份，還要親切！你怎麼……」

陰素梅玉頰微紅，赧然接口笑道：「楚姊莫要誤會，我是……」

話方至此，忽而聽公孫爲我又向嚴慕光高聲問道：「嚴慕光，你既是『冷竹先生』查一溟的弟子，門戶還算正大，却爲何自稱是傷心人呢？」

嚴慕光黯然答道：「我因醉心武功，一意鑽研絕學，遂辜負了兩位對我情義如山的紅妝密友！」

他在「紅妝密友」上，加了「情義如山」四字，自使令狐楚楚、陰素梅二女，聽得芳心中又覺安慰，又覺難過，自然而然地雙睛潤濕，順着玉頰香腮，垂落了兩行珠淚！

公孫爲我笑道：「你以前雖爲專心練習武功，冷落辜負了她們，如今武功巳大有進步，却爲何不去找她們呢？」

嚴慕光長嘆一聲，搖頭道：「我何嘗不想去找她們？但一來左頰受傷，自慚形穢……」

公孫爲我連連搖手，接口說道：「這種想法不對，你那兩位紅妝密友倘若是一片眞情，那裏會計較甚麼貌相美醜？何況你這左頰的瘢痕，並不見得治不好呢！」

令狐楚楚聽到此處，向陰素梅低低笑道：「梅妹，這怪老頭兒，蠻有趣味，他向嚴慕光所說之話，句句都像是在代替我們姊妹發語！」

陰素梅嫣然一笑，尚未答言，又聽嚴慕光往下繼續說道：「二來天涯莽莽，海角茫茫，一時之下，又到那裏尋找？」

公孫爲我答道：「你這兩位紅妝密友，叫甚麼名字？」

嚴慕光應聲答道：「一位是『遇惡魔如蛇蠍，侍君子是美人』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另一位是交遊不愼，致獲惡名，實則名實决不相符的『幽靈鬼女』陰素梅……」

陰素梅聽得芳心中頗覺安慰地，向令狐楚楚微笑，低聲說道：「楚姊你聽，嚴慕光總算還有點良心，不曾在背後駡我們呢！」

令狐楚楚聽了嚴慕光所說「遇惡魔，如蛇蠍，侍君子，如美人」等語，不禁想起自己化名諸葛朗，與他相偕千里，弔友黃沙的各種前塵舊夢，黯黯神傷，悽然一笑！

公孫爲我知道時機巳到，遂又向嚴慕光雲雲眼皮，含笑問道：「你這小娃兒，倒眞艷福不淺，一人獨佔了兩個紅粉魔頭！但不論何事，均有軒輊之分，你認爲令狐楚楚和陰素梅兩人，是那一個對你比較好呢？」

這兩句話兒，又好像是替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向嚴慕光發問，自使她們兩人，均芳心微跳地，雙雙凝神傾聽，靜聽嚴慕光如何答覆？

嚴慕光倘是驟然聽人提出這項話題？未免眞有些左右爲難，不知怎樣答覆才好？但如今却是受了高明指點而來，故而胸有成竹地，雙眉一挑，朗聲答道：「一個是情義如天厚，一個是恩情比海深，我對她們兩人無法分出軒輊！若合！則魚掌雙兼，皇英齊美！若分，便天涯散髮，獨嚼相思！」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聽至此，不禁相視微笑，但令狐楚楚懷抱中的嬰兒，却恰在此時，「哇」地一哭！

公孫爲我目注她們藏身之處，含笑叫道：「百刦齊消情永好，良緣從此不多磨！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兩位姑娘聽够了麼？你們應該出來看看這位獨嚼相思巳久的嚴慕光，更應該讓他看看他的兒子……」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知道踪跡巳露，無法再藏，只好帶着滿面縱橫淚漬，懷抱嬰兒，雙雙走出！

嚴慕光面對這兩位紅妝知己，也不禁千般感慨，齊上心頭，悲難自抑地，垂落了英雄珠淚！

六行淚落，萬種愁消，驀然間，一青一紅兩條倩影閃處，聶小青與謝小紅也從隱處現身，雙雙撲入令狐楚楚懷中，珠淚紛披，悲泣不巳！

公孫爲我雙眉一軒，哈哈大笑道：「你們五個人哭，我却一個人笑？令狐楚楚姑娘！你們心中抑鬱太多，不妨好好哭上一場，發洩發洩！且把嬰兒給我，讓我看看這娃兒根骨如何？配不配由我老人家對他加以造就！」

令狐楚楚聞言，又驚又喜，便雙手捧過嬰兒，向公孫爲我問道：「公孫老前輩，你竟肯對這孩子大費心血地，加以造就麼？」

聶小青遂把自己等人商議決定，由公孫爲我負責培教嬰兒，但不參與「白龍堆大會」之事，以及嚴慕光、謝小紅等，所有悲歡離合情節，均對令狐楚楚與陰素梅，詳加敍述。

令狐楚楚聽得自然感慨無窮，但陰素梅却在細一尋思以後，向公孫爲我含笑說道：「公孫老前輩，若依陰素梅之見，老前輩仍應參與於清明舉行的『白龍堆』大會！」

公孫爲我怪笑連聲，說道：「陰姑娘打算要我鬥誰？是鬥那『玉扇眞人』蕭去塵麼？」

陰素梅搖頭笑道：「慢說蕭去塵不配作爲老前輩之對手，連我與楚姊，因合研『血神經』頗有心得，也不會懼怯這位『玉扇眞人』！故而我請老前輩參與『白龍堆大會』之語，是另外含有一種用意！」

令狐楚楚看她一眼，笑聲問道：「梅妹有何高見？」

陰素梅柳眉微揚，含笑說道：「公孫老前輩，光哥，楚姊，以及青紅兩小妹，我向你們請敎一聲，在『白龍堆大會』以上，我們是以盡戮羣邪爲妥，還是以德威並濟，感化羣邪爲妥？」

令狐楚楚毫不考慮的，應聲答道：「上天本有好生之德，惡人應予向善之門，盡戮羣邪是下策，德威並濟，加以感化才是上策！」

陰素梅笑道：「既然如此……」

話猶未了，忽然聽得遠遠有人叫道：「醜鬼……醜鬼……」

這兩聲「醜鬼」，並非專向「天心谷」內發話，而是這人在漫無目的地，滿山提氣亂喊！

公孫爲我，令狐楚楚，陰素梅，及聶小青等，聽得均莫名其妙，但嚴慕光與謝小紅，却心頭雪亮！

嚴慕光目注謝小紅，揚眉笑道：「恭喜紅妹，妳那心上人葉元濤，又復找我來了，紅妹趕緊出見，給他一個『九泉眷屬死還生』的意外驚喜，今日所謂『雲破月來花弄影，悲歡離合大團圓』了！」

謝小紅眼皮微霎，向羣俠嬌笑說道：「葉元濤是塊未彫璞玉，可造之才，只嫌目空四海，性情太傲！今日正好機遇巧合，大可使他受些折磨，化化氣質！順便也試探試探他對我的一番情意，到底是否眞誠不變？」

話完，遂對羣俠把心中妙計，說了一遍！

公孫爲我首先含笑點頭，向谷外提氣傳聲叫道：「葉元濤，你要找的醜鬼，正在『天心谷』內等你！」

連叫三聲之後，羣俠便一齊覓地隱匿，只把聶小青一人，留在谷中相待！

頓飯光陰過後，葉元濤果然循聲找尋到來。

一條挺俊無比的矯健人影，便自闖進了「天心谷」內！

聶小青因謝小紅曾有與自己同事一夫之語，自然芳心微跳地，對葉元濤細加打量！

葉元濤的人品，原比嚴慕光還要俊美幾分，如今心思不同，再一細看，更把聶小青看得笑上雙眉，芳心少可！

葉元濤人到谷內，目光四掃，不曾見有別人，遂向聶小青抱拳笑道：「請問姑娘，這裏是不是『天心谷』！」

聶小青含笑答道：「不錯！你要找誰來着？」

葉元濤說道：「我要找一個右半邊面頰，頗爲俊美，左半邊面頰，却醜得如鬼的……」

聶小青不等葉元濤話完，便佯怒叱道：「胡說，那是我哥哥！你若再對他出言不遜，我便要把你敎訓一頓！」

葉元濤聽得雙眉緊蹙地，向聶小青道：「方才誰在谷中向我發話？」

聶小青揚眉笑道：「是我爹爹，你問他則甚？」

葉元濤惑然問道：「你爹爹怎會知道我叫葉元濤呢？」

聶小青嫣然一笑，緩緩答道：「我爹爹神通廣大，人間萬事，無所不知，知道你叫葉元濤，是椿微不足道之舉，你又何以這等大驚小怪？」

葉元濤驚疑萬分地，詫聲說道：「你爹爹能有這大本領？……」

聶小青接口笑道：「我爹爹有通天澈地之能，神鬼不測之妙，他老人家功參造化，舉世無敵！」

葉元濤聽的「哼」了一聲，雙眉微剔，在臉上浮出了不服之色！

——未完——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常服

氣金丹

